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知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第九〇册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補編第九十册目次

易學全書五十卷（一）

〔明〕卓爾康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刻本配舊鈔本

本傳 趙岳綖仁和縣志儒林傳

卓爾康字去病萬歷壬子舉于鄉授祥符教諭歷陞工部員外郎左遷常州府簡校陞大同府推官時盧公象昇為總督爾康建白兵事稍自[illegible]舒量移兩淮分司運判歲大祲為淮人請賑語切直多忌諱用是罷歸年年七十有五爾康孤峙介特以世道為己任篤于用六幼時與胡同嘉同學好古師事許孚遠而友高攀龍九召接少年寒畯鉅公要人片言不合終身不相往來其學以經術為本作易學詩經春秋辨義文震孟進講春秋將錄其書以獻會去不果萬歷間河決山東爾康年甫二十與同嘉下第居南京遣老僕裹糧襆被高家堰口諸生皆目笑之舟行南北迄道沂泗訪問黃淮河分合情勢作河渠議十篇旁及禮樂財賦漕運錢法官制六典皆要各有成書而尤詳于武備比官大同哈卜之議起爾康奏記象昇謂邊吏不知大計莫若宣諭西哈保全殘卜存中國大體象昇大以為然下邊吏施行子人杰字有枚以古文為當世所稱

海寧後學吳騫錄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乾䷀

乾元亨利貞

疏元則仁也亨則禮也利則義也貞則信也不論智者行此四德並資于智乾鑿度以水土二行兼信與智故畧而不言也

李鼎祚曰按說卦乾健也言天之体以健為用運行不息應化无窮故聖人則之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故名乾不名天也子夏傳曰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言乾稟純陽之性故能首出庶物各得元始開通和諧貞固不失其宜是以君子法乾而行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矣

傳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惟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焉

本義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而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于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

蔡虛齋曰乾道大通而至正最好玩味是此一句雖孔子後面許多言語皆在其中文之四德一大中至正之道也聖人之四德亦一大中至正之道也方知孔子主義理說不是易外意也

劉濬伯曰漢魏以下承乾之四德判為二物曰大通而利于正固是亨與貞為实德而元與利為虛物矣非易之本意也

何玄子曰元兼有大與始之義大以資其体始以言其功萬疏萬言大畧也于文人上為元〻為衆善之長如艸為根脉之長也亨者通也通則美文人獻亨之亨同百嘉會聚如人之備物以亨然故謂之亨利者宜也宜則不害如刀之利未順而便也貞亦兼正固二義徒正不足以盡之如木之楨

幹正而固也古語謂中之植木爲幹謂今之永久木也

爾康曰朱子曰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在氣中氣隨理只就天道言爲大始也亨嘉也物欲得宜也各正而固也就人事言則爲大通而至正易本卦兼文王辭爲人事主占而繫此辭特就人道立正爲訓以本文互之直下者言耳孔子見一理之渾融四德之彰著又以四言分之方氏曰六畫純陽惟天足以當之本大本通本貞本无不利不用戒辭此固推夫子純以義理說易也從本文之四分者言也然作易從蓍而起占辭本是文易夫子既以著長四句言天德之在人體仁四句言人事之合天擬此整齊而不以人事變曲之占斷當機之用故大哉乾元章乾元有始而亨重從最中大乾元通六龍以發揮文王繫辭之意決不悖爲夫子說易上下天人不可與要如此元亨利貞四特也四德也四字互合理氣占三者言之凡卦文所主有重于發揚者則但言元亨有重于收歛者則但言利貞如乾則陽剛不已無一毫陰柔之雜所謂純粹精也故四德渾然相爲用体有不可得而名言者焉

爾康

銘金氏曰六十四卦自乾坤外全言元亨利貞者五无妄以長男明從父臨以少女明從母也以長男先中男互從母革以少女從中女互從父而隨則少女長男交濟父母並有得乾坤之氣故皆言元亨利貞也必主長男少女者陽取其始陰取其終也不取少男長女者陽微不定陰衰不育也他或言元亨言利貞皆偏得之者也然僅缺一字即不渾全

初九潛龍勿用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爾康曰初九陽在初其位下朱子曰龍陽物也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爲潛龍程子曰陽處三爻之下聖德在愚俗中止如孔門含之則藏將許多經世宰物的彌綸一齊收拾不見何等力量陽在下也初陽下位便是不必以斷言皆一否下爲解

何玄子曰王文成之論云龍也作一人看有斷悔

無優劣作六人看有貴賤無優劣抑乾而潛可稱勿用非龍而潛發爾蓋然而安所休勿用執畔推引賈誼新書云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現誼之言如曰勿用者戒使勿為潛龍也蓋止使人无為謂之勿所謂勿用取女勿用有攸往小人勿用之類皆戒使勿為也愚按勿用只是戒用故傳曰君子弗用賞謂潛龍之不可為我賞陸之言誤也

賞從之曰龍不但飛見可宗即亢龍亦有濟于天下是以君子用之惟潛龍用處斟覓非混點于凡流則奇神于物外名教之所不能束也是以世不易名不成不見是使于天下迹有可殘即不謂之潛龍矣凡言潛者皆非聖人之潛已成數奇而老于潛或亢旧而退于潛俱退長于不用之地然潛有不用之用龍德必本于潛聖人大靜之極其体嘗潛

來知德氏曰如占得潛龍之象在天子則當傳位在公卿則當退休在士子則當靜修在賢人則當隱逸在商賈則當待價在戰陣則當左次在女子則當愁期萬事萬物莫不皆然若不知象一爻止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止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矣何以彌綸天地

爾康曰或曰此潛不當以勢藏言即全用之中而有至潛者存此是深論潛道却非本旨論理者有全体有當机不可過也此爻只以初陽在下未可施用為言勿者禁之之辭聖人當此時意念不生幾微不露　爾康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象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孔仲達曰田是地上可營為有益之處陸希聲曰陽氣在于田則生植利于民聖人見于世則教化漸于物故傳曰德施普也

蔡虛齋曰九二還是在下之大人講化處要有斟酌如云涵泳其德而莫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及繼之斯來動之斯和者恐是九五大人分上事

爾康曰陽至于二已稍上矣王輔嗣曰陽氣發動見

于地上九莫如田故以為象居中得正見稱大人
擬之于聖當如孔子傳曰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
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
德之人以被其澤皆可言為德純普即見在之中
儀可施本所謂隨其所及皆能有齊如孔子啟思
無疆萬世為土其澤甚普」 爾康

鄭衆四曰此下卦中大人也。修身見世神彩發皇
可則可法觀德而保者含此其安焉為位不在而
德在。故利見與五同有謂九二利見九五之大人
者謬甚

九三君子終日乾〻夕惕若厲无咎象曰終日乾
反復道也

則為陽上下皆乾居上体之下在不中之位有危
懼之'象禍福之交成敗之決也故曰終日乾〻夕
惕若惕若戒懼之心以可狀也君子本体惺〻亦
臨亦保嘗以有一鄉料人胜勝在故曰夕惕若雖
見可危安得有咎反復道者反〻復〻在這一條
路上聖人學問無時可息到此。地位只有功夫不
懈而已下乾已終上乾又繼此其象也　爾康

六乾之義獨以學問歸之九三儒者以為三人位
也此人不然聖人九地非學無時非學乾卦純粹
中正諸爻總是一人諸人總是‥德弟九二中和
則柔修身見世之德九五則健則着飛龍蓋世之
功用九三重剛不中有危懼之象則以學問歸之
學問功夫大聖時〻惕厲故聖人無危机執業是
其危机聖人九俱境惕懷是其懼境因文之危懼
為聖心之危懼安置學問于此爻聖人化工之筆
也若論學問功夫自消至亢一日少懈不得故文
言九二之庸言庸行九三之忠信立、誠九四之進
修及時六爻中三爻皆言學問則三爻之時義蓋
見矣　爾康

蔡虛齋曰反復二字來〻去〻不自休歇之意所
謂往來于懷也

何玄子曰說文作夕惕若夤按夕惕若厲古皆作
一句讀淮南子云終日乾〻以陽動也夕惕若厲
以陰息也班固云尸祿負乘夕、惕若厲張衡思玄

賦云夕惕若厲以省愆兮然據文旨雖恐无咎之文則屬字意不屬上且另自為句古文特闕二語相連而並舉之耳復六三頻復厲无咎文氣與此正同且從今讀

又曰无音無易内皆作此字說文通于无者虛无道也王育說天缺西北為无詩書春秋禮記論語本皆用无字奈變篆為隸始以蕃橆之橆為有無之無惟周孔首尾盡用无字蓋變隸之時不曾改也易不在焚故亦不改或作旡非无音既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象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爾康曰龍至九四已在上体有飛騰變化之象矣淵與田不同田是实地淵是深淵已離下体故謂之躍化在上体之下故謂在淵：乃龍之所託說能在淵語意本是乎嘗不必以淵可變化淵為深藏為解白徂徠曰爻詞但言或躍文言加一進字以斷其疑

註近乎尊位欲進其道迫乎在下非躍所及欲靜其居：非所安持疑猶豫未敢決志用心存公進不在私疑以為慮不謬于果故无咎也

乎全升云躍者暫起之言既不安于地而未能飛于天也此武王孟津觀釁而退之文也守柔順則逆天人之應通權道則違經常之教聖人不得已而為之故其辭疑

項平菴曰彭城劉牧謂在淵為藏非經意也龍之得水猶人之得時也何謂藏乎初九之藏乃在地下非在淵也牧殆為小雅魚潛在淵所誤爾小象進无咎也明躍而在淵為進而及時也文言曰乾道乃革卦至四則下章而為上時至卯則寒章而為暄皆進而得時者也

何玄子曰李氏曰或躍陽繫之也在淵陰繫之也大德與時偕躍而猶懷或之之心不敢則與無忌憚等耳進則為退則為進則武退則文聖人毫不以己與權之天命人心而已

爾康曰九四居上下之間處重剛之地學問至此有變化學術至此在經世通全乾而言之所該甚廣湯武革命固在此時而常為說似于太豪若嘗

登之翻出許多外相々形多山多與語全在世情
繞角上打點又几于過陋矣　爾康
九
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爾康曰剛陽中正以居尊位故為飛龍在天之象
蘇子曰飛者龍之正行天者龍之正處王輔嗣曰
以九居五龍德在天大人之道乎也位以德興德
由位叙以至德處盛位萬物之覩不亦宜乎造郎
造化之造陶成一個世道來　爾康
項平菴曰或謂二利見五々利見二非也熟玩文
言其說自明二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又曰見
龍在田天下文明皆言二之德容神化而人利見
之也五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天且不違况于
人乎皆言五之位尊道行而人利見之也二居陰
位其孔子文王之事乎他卦利見大人雖各主一
事言之不能如此之廣大然亦早者暗者利見德
位之高明者也
上
九亢龍有悔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呂伯恭曰上九過中居無位無民之地凡事理時

勢國家天下滿極而悔者多矣有悔者言此時固
有悔也有處之正則無悔矣故不曰亢悔亦不曰
悔亡而着有悔以戒之以俟君子自處耳
劉濂曰陽極盛而陰生龍既飛而思潛此自然之
理故曰有悔重則而亢時之所宜也乾道常不息
故必有悔龍神物也能與細々能與巨々能與高
高能與下々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亢而有悔
龍德之與時偕極而不失其正也
季彭山曰悔非不善之道人心反正之幾也乾之
上九陽雖已亢然乾道常不息故必悔易中言悔
有曰有悔者德有所失事拂于心而有懲創故謂
之有悔也有曰无悔者德無所失雖事拂于心而
無所怨尤故謂之无悔也有曰无祇悔者德微有
所失而心体卽一不至于蔵而生悔故謂之无祇
悔也有曰悔亡者失而既悔々而卽济不待失遠
方改而後无吝悔凌于几之初動而不遠諸故謂
之悔亡也後凡此類皆以此求之
章本清曰或曰聖人時遇乎亢而終亦无亢故聖

人无悔門湯武當商夏末造非亢之時乎桀紂雖忠君也以臣放伐其君非亢龍乎謂後世無以台爲口實非有悔乎周公于管蔡亦然謂人聖理義中正雖臣放君弟誅兄無悔心爲吾不信也爲理曰天之數以六陽而窮地之數以六陰而窮人之數以三陰三陽而窮陽數奇陰數偶天道不易明也伏羲畫六奇之卦以明之則天道著矣學老氏者曰吾能駐景而不死學佛氏者曰吾能湼槃而不生是欲陽而不陰陰而不復陽也有是理哉

朱矣鮮曰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以户唇切人頸也以若浪切高也吳幼清以人之喉骨剛而居高是也蓋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屈之意陰陽之理極變必變陽極則生陰陰極則生陽消長盈虛此一定之理數也龍之爲物始而潜既而見中而躍終而飛既飛于天至秋分又蟄而潜于淵此知進知退變化莫測之物也九五飛龍在天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乃在于此若復過于此則極而亢矣以時則極以勢則窮安得不悔

管登之曰循于不遠復无祇悔矣龍德而不免于悔何狀曰悔有二遠復而悔悔其不免歟過也出于心之毋自欺者也君子不可祇此悔變亢而悔悔其不可諉俊也出于心之不自滿者也聖人不可廢此悔

鄭蔡四曰樓亢本非美辞武云能之變化無所不有語亢而龍之德始晦武云上已亢矣龍德雖衰龍性尚在故有悔即不至于亢皆非也特此用象傳有六位六龍之文故云耳大亢固龍之一位然曰乘龍御天當自有調伏控制之法豈因其亢而遂與爲亢亢則有悔不亢何悔大傳曰憂悔吝者存乎介飛天之大人蓋自五將涉上之介界杜其亢矣

黄端伯曰上九之亢其宗門所謂尊貴墮乎本卦爲貞之卦爲悔悔則知變而有轉身机矣故以用九之羣龍九首終之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註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為不正則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

疏此一節釋經之用九之象辭經稱用九故象更疊云用九云天德不可為首者此夫子釋辭也九是天之德也天德剛健當以柔和接待于下不可更懷尊剛為物之首

孔仲達曰凡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陽百九十二爻相例以此卦純陽居首故首發之言凡陽爻皆用九所以總發諸卦之凡也下句羣龍即乾六爻皆用九以此卦六爻皆九故又言羣龍所以總結此卦之凡也或謂用九指專此卦六爻或謂專指上九一爻皆未然

程子曰剛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為首言乾已至剛健又要可更為物先為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為天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為首六爻皆同

歐陽永叔曰乾坤之用九用六何謂也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无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无九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六十四卦皆然特於乾坤言之餘可知

朱子曰乾為萬物之始故天下之物無不資之以始但其六爻有時而皆變故有群龍無首之象而君子體之則當謙恭卑順不可為天下先耳非謂天德不可為首也又非謂乾不為首也乾不為首則萬物何以資始而謂為首乎或問伊川之意似云用陽剛以為天下先則凶元首則吉朱子曰用九當如歐公說方有情理某嘗解得以不敢同伊川便是有這般處看來當以見羣龍无首為句蓋六陽已盛如羣龍然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无首則吉大意只是要剛而能柔自人君以至士庶皆須如此若說為天下先便只是人主方用得以下更使不得恐不如此又曰如歐說蓋為卜筮言所以須著有用九用六若如伊川說便無此也

游操滄曰乾以純陽〻極而亢坤以純陰〻極而
戰如其不變則亢而災戰而傷不能亢也乾用九
則陽知其陰而変故亢首吉坤用六則陰知其阻
而変故永貞利
蔡虚斎曰愚謂用九二字緫在初九至上九之後
明是指六爻皆用九者言故于用九二字有涉有
見羣龍无首之象如初九之潜龍勿用四字無一
字不自初九二字出也九二之見龍在田利見大
人亦無一字不自九二二字出也今以用九爲諸
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却又因像以此卦六爻
皆変者之占辭实是氣勢踴越觀象傳及文言愈
以用九二字當見羣龍无首亦可見矣本義若要
明通例盡于初九之下明之是亦可疑
胡仲與曰用九蓋謂剛而柔也然非以柔濟剛也
亦非剛変爲柔也若曰以柔濟剛則有慚德矣剛変
爲柔則剛爲失中矣蓋九爲純陽〻純无雜則德
爲純德自然圓融渾化剛无柔无出乎自然不吐
不茹本乎天性用九所以爲妙也故曰天則故曰
天下治
含登之曰用九以九爲用也用即德性用事之用
純陽之卦用皆天則無一毫之陰滓也兆以乾元
謂以純天之德而用純陽乙乾元之位一其數九
一者元之體九者元之用體與用合而分変化有
象于龍六爻之位則九之所衆也見群龍无首者
與時変化而無成心之謂首与尾對六龍之不可
分首尾猶天行之不可分旦暮也凡人心有一毫
之未化即非天德從其中之執而未化者遂見以
爲首則有尾矣六龍純乎天德神无方而易无体
安見夫見之後于潜而飛之後于躍也又安見夫
惕之先于見而亢之先于飛也寧有首惟不見其
首而以時爲之則觸處可以爲首時潜而潜即潜
爲首時見而見即見爲首惕躍飛亢皆然人見之
以爲有而乘龍实未尝有首也元首而元不有止
乎分之所當然而行乎時之所不得不然此之謂
天則天則即從天德中流出雖聖人亦不知其然
而然故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又曰天德不可爲

首也德有一之木龍安能無首學者未達天德妄
能見群龍之元首朱元晦謂六龍無淺深暗合元
首之旨而以用九為君道變柔則非矣聖人乘龍
乘一乎乘六乎曰乘一即所以乘六之論聖學之
大致則以潛為基而見以用潛惕以持見躍以行
惕飛以神躍亢者飛之極而沒反于潛六德之在
人心如晝夜之循環而無端隨時隨地无不可乘
若以時位而論則六龍亦无並乘之理雖適全德
備之聖人所乘不過一龍亢非飛孔子見伯夷亢
太公躍道雖相通用不相奪而就其所乘一龍之
中六龍亦森然具足焉則所謂敦化而川流即一
而成六者也然龍德無成心時乘無定格故有始
潛而終見始見而終飛始惕而終躍者又有見無
潛惕無見飛無躍且亢者千變萬化不可勝窮亦
各乘其時而已矣要之不可為首仰五帝而抑群
臣見飛龍之為首也軒仲尼而輊亢非見見龍之
為首也謂就湯可以就桀者必首躍謂避人不如
避世者必首潛貴氣節薄勲庸必躋亢于飛之上

急進修纔銳顛必推躍于見之先群龍于是有首
矣皆緣不知天德知天德之不可為首則紛紛之
見悉為我見
鄧元錫曰易數倚河圖中宮圖中宮天一天三天
五曰參天地二地四曰兩地一氣五運化原具為
中含外一三五合而為九二四合而六而數成著
三變皆奇天也則三三而九三變皆偶地也則三
二而六故九六天地之大用也易以識爻等六位
之物爻辭因之明爻之所効著以識動極四營十
八變之數動變觀爲審動之所用乾坤六爻皆動
著二用明天地之大用爲餘卦爻六爻皆動占不
于之卦各寸本卦爻次第觀之以主動非主變也
全主變乾之姤蠱家也何謂潛龍坤之優坤雷也
豈謂優膂哉
黃端伯曰易主變九者乾之變也乾之六爻未有
直于其吉者獨以乾之坤乎之凡悟而有其悟修
而有其修則圭角未融未可以几化也大用既圓
全体俱成彖哉故曰見群龍无首吉乾首出之大

人也至人又畏其為首用乾者宜思之
庸成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〻莫
如三四之地故僅曰无咎然人事之得莫大于无
咎而言次之故乾六爻不言凶亦不言吉純粹之
中惟一言字亦不得也有吉便有凶對矣吉以獻
善非純乾可用也故人道備于三四止曰无咎噫
可以無大過其聖人乎
爾康曰九純陽也用九用純陽也純陽剛健中正
無一毫渣滓無一毫私欲元氣周流休暇完足聖
人用之之在天一三五而為九筮之倚變少變老
不變而為九皆專于數非正義也能用九自見羣
龍无首見羣龍明六爻皆然也初是潛以勿用為
用三是陽以乾惕為用上是亢以有悔為用因時
乘位自以當机為用似乎有首然其休用各足變
化周流一時之中五位俱攝張子曰迎之不見其
首隨之不見其尾朱子謂六龍无後先正合无首
之旨若一于潛是蚓之状一于飛是驚之举耳豈
得謂龍哉永叔曰龍之剛強在首故无首吉正叔

曰陽剛不可為天下先二叔德是執謙則德不可
為首句斗章本清最為屏之其曰純乎天者不涉
于形迹故為首不可若曰陽剛不可先天下而為
首將當後天下而為是乎曰變則而為柔則用柔
可為天下先而柔可為首乎恐非聖人用九之旨
矣用九之義鄒湛氏王介甫熊南沙皆非　爾康
天德不可為首利永貞乃言九六之理至云用九
用六則為六十四卦用九六而不用七八發并看
九六之數也九是純陽〻用其極六是純陰〻用
其極陰陽之氣惟極乃純陽極則渾融故无首陰
純則凝固故永貞九即陽中陰六即陰中非渾乃
中之謂也永叔曰九變為六〻變為九及其筮也
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是以朱震觀易凡易中九
六與言各變之爻以易專為筮作而止誤聖道之
一者莫盛于此殊不知九六非同筮生用九用六
非因爻變天下總是陰陽陰陽各有至極陰陽之
氣惟極乃純九是純陽〻之極也故陽極取之六
是純陰〻之極也故陰極取之此陰陽之極德九

六之義也矣陰陽惟九六乃純如乾之九五坤之
六二九五二六極無得可言若他如陽極出暴陰
極柔荏者亦以九六與之是何二德之激絶乎爭
曰不然事有不同理亦異致假如一卦之來中正
者上也中而不正々而不中次之不中不正又次
之上者固從純德中見下者亦執不從純德中來
程子所謂忠亦不可不謂之性是矣上者次有事
與德合者以九六與之下者亦以九六治之必以
九六治之而後武謀武御各獻其形而無所遁聖
人作易無非欲人有悔德爲君子謀其大道密心
固自如此若七八之爲少陰少陽總是二純分出
先聖衆無四者之名後聖雖因作筮有四者之名
而本經正旨衆以九六尊之故九六者直經之例
也

爾康

鄒泰回曰五爲天位飛龍在天大人之造位優矣
龍九而愈上志得意滿然雖久持是以有悔夫九
五本是天德本可出庶物亢則駕于其上而更爲
之首執是天德而尚可爲首乎用九者持盈固自

有道勿乞于亢而已矣王介甫欲繫用九于亢龍
有悔之下雖未爲定論然王上面支實可有併觀
者文言傳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而此曰天德
不可爲首其義了然他卦陰陽相雜互相爲用惟
乾坤純陽純陰故特揭用九用六之義非爲九爻
通例也爻以初爲先上爲首六龍共是一龍々之
爲德可潛可見可惕可躍可飛而終不可使亢若
爲九所用則未見于亢是示人以有首矣用九者
沖乎頹乎一亢默運通體是龍貴不見何者是首
蓋當其亢而不與爲亢索所謂昂然表異者無有
也無有斯亢悔故吉此與老氏不敢爲天下先義
殊迎別龍墟氣或雲因雲以自藏使人可望不可
即有于雲端彷彿見之者其首卒莫可濟而見此
實象也六龍總不離潛雖用統之勿用乃善用九
耳夫以首出庶物之乾諸爻皆不言吉至元首方
言善矣龍德或過則亡亡陰之比元服左傳引史
墨錄乾之坤衆非解經正法

林貴中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孟春之月蒼龍七

宿皆沒故謂之潛仲春角亢見于天田退而望之
可在田之象焉季春氐房已出乎地孟夏尾箕未
離乎淵仲夏正于南方季夏則已過中而亢于末
中之位角星初沒故有見躍飛亢有之象聖人作
經極天人之蘊元所不該舉其一端以示人耳
楊溪園曰再現易中六爻初嘗對上二嘗對五三
嘗對四乾卦初潛而上亢故初勿用而上有悔々
復歸潛也二在田而五在天利見大人有同辭三
四重剛而不中故皆不在天不在田而无咎有同
辭大還求然大抵諸卦始終見于初上而析備于
中爻
郝仲輿曰爻初至五行爲十五圖書之中數也天
一至地十奇偶相生亦至五而盡故五爲中極過
五亢位
象抄曰爾雅龍有三停九似謂自首至膊々至腰
腰至尾皆相停九似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
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頭上有
物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升天其噓氣成雲因雲
以蔽其身故不可變今江湖間時有見其一二
足惟鱗不可得見用九見群龍无首是實象又龍
之九有逆鱗一人不可犯亢龍升而不能下焉逆
故有悔亦是實象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註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天形也者
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無虧爲物之首統
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于終始之道故六位不失
其時而成升降無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
乘飛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而御大器靜專
動直不失太和豈非正性命之情者耶
九家易曰陽稱大六爻純陽故曰大乾者純陽衆
卦所生天之象也觀乾之始以知天德惟天爲大
惟乾則之故曰哉大元者氣之始也
傳大哉乾元資乾元始萬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
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萬物資

始乃統天言元也乾元統言天之道也天道始萬
物為一字更有物資始于天也雲行而施品物流形言
亨也天道運行生育萬物也大明天道之終始則
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卦之初終乃天道終始來
此六爻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謂以當天運乾道
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保命太和乃貞利保謂
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大和是以利且貞也天地之
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大和也天為萬物之祖王
為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
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也
丘建安曰乾以一元之氣運轉于六虛之中始而
終：而始其生出者元也其歸宿者貞也而亨利
乃其間之功用耳即此析而四之則為四時合而
兩之則為陰陽實：氣所貫也舊註大明至御天
為元亨者出二句為利貞者非
趙汝楳曰一元分而寓于乾坤故曰乾元坤元天
地為乾坤之形乾元坤元為天地之氣形以宅氣

氣以神形乾元同汚一元而乾之然大者元氣亨
無運之于天成之于地：闡天中斯乾元所以為
大也
張彥陵曰揆各者分辨之意不相假借也正者止
于其所之意不相侵奪也保者守護之意無所滲
洩也合者會聚之意無所欠虧也然保合心從各
正來
焦弱侯曰大明終始至御天十五字具如清形萬
國咸寧之下此不必也乾道變化四句皆就聖人
說聖人乘龍以御天則聖人之變化即乾道之變
化性命則各正之太和則保合之于是栽成輔相
之道盡元亨者乃得利遂貞成而天道有終矣觀
後云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亦以雲行雨施歸之聖
人也
郝仲輿曰統天何也一元之氣為善之長為物之
始與天為一故曰統天猶元首統百體元宰統百
官言貫乎天心之始終也程伯子曰滿腔子皆惻
隱之心也夫惻隱四端之一耳何云滿腔蓋仁本

是渾然一体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義理智信皆仁也皆惻隱之心也謝顯道玩物喪志赧然汗顔程子謂此便是惻隱之心本羞惡也而指爲惻隱所謂滿腔皆是也凡生意皆仁也元亦然故曰統天乾元爲物資之以始非即始義元善也元貫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德言乾元之施統天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聖人體天大明終始人生所歷不過六位要人一健時乘六龍此德言聖人乾之元御天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貞利天以而氣統天天之元亨利貞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聖人之元亨利貞也

爾康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説天道便是説易道説易道便是説聖人用易合而言之以明易道之妙大明終始朱子説聖人元亨然直説易道本亦無礙乾道変化易荃皆就聖人説然説聖人而以乾道擬起亦無礙儒者爲分爲合總是模擬之詞圓融善讀朱子分之昧自不悖　爾康

啓蒙翼曰總之六爻也或謂之位或謂之龍何也析其六爻時有各當不得纖毫出入故謂之位總其六爻時當変易不得纖毫膠滯故謂之龍其位有一定不可踰之名龍有萬変不可擬之物執其至一者以貞位執其不一者以應時天運之謂御天

姚承菴曰天地間只此絪縕太和之氣耳在天爲命在物爲性資始流形物々而與之所謂各正也但未保合則謂之元亨而已自変而化各正者于是保合乃所謂利貞也以理氣分性命太和以利貞分各正保合供大謬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楊止菴曰日行一晝夜行天上下間至南北極之中邊得三百六十六度四分日之一是天行健人一呼一吸爲一息準日法亦一晝一夜有三萬六千五百餘息姜定朗氏謂天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息之間天已行八十餘里是天之行々又不息若君子自強只與日同循是有息必若天

行乃爲不息
干寶曰言君子通之于賢也凡勉強以德不必須
在位也故堯舜一一日萬幾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
終夜不寢顏子欲罷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淡心偷
力故曰自強不息
俞石澗曰聖人與天爲徒則至誠无息今不言無
息而言不息何也曰誠者天之道也聖人之無息
是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君子之自強不息是也嵩
山晁氏曰天行健當作天行乾趙氏輯聞云按集
韻乾當作健當是乾訛爲健也河南吳氏曰六十
三卦始于地勢坤終于火在水上未濟皆有卦名
獨乾曰天行健者字書乾一作健豈本作乾而傳寫
之訛遂以爲健耶或謂諸卦皆舉卦名惟乾言健
者乾爲君爲父不指斥其名所以尊君父也愚謂
是亦強爲異論耳與實乾健二字声訛也
鄭仲與曰天道健而無息人心運而有昏君子體
乾法天只是昏運而已陸子静曰精神不運則愚
血氣不運則病又云其理會事時如脉骨髓都在

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閒〻散〻全不理會
底人不陷于節中又云獅子捉象捉兔皆用全力
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
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体仁足以長人嘉會足
以合礼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
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爾康曰朱子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
此故曰善之長亨則且不必出礼字只就善之通
處有許多嘉美湊合于此故曰會義者得宜之謂
處得其宜不逆了物如快刀割物無所留礙即所
謂利蔡虛齋曰和不生于和而生于義和自利生
也此足明義中之和幹者莖幹也木之身也字從
于墻中之木橫者曰楨直者曰幹字從木事必以
貞方是有幹凡四德之理也惟君子能行之体仁
不是將仁來爲我之体我之体即是仁以仁爲体
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礼不求其
會故苟其多得其會則三千三百只是一處故曰

觀其會通以行典禮聖人動容周旋中禮者源頭
合也貞者固守其貞也固是實字亦是虛字以此
成文耳非是貞少乃如固字以足其貞也
高景逸曰元亨利貞者仁義禮智也聖人何以不
言智〻不可不見〻之于幹事之貞離事無智〻
無朕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
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
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郝泗山曰行違非指定出處言惟其心之所樂則
行之即世見謂非而名不在焉弗避也惟其心之
所憂則違之即世見謂是而名在焉弗趨也故曰
確乎其不可拔也
爾象曰林偕紀陽無一於之謀故以龍德不易乎
世不為世所變易一義也當隱之時以從世俗不
自昧其一義也皆非也此是天下有道丘不與易
孟子思以易天下之易言元治世之意也不成乎
名不以一善成名亦非巡是道可以易世不求治
世無心用之心隱可以成名不求成名無累身之
志用舍在我以避世元悶非審不在物故不見是
而无悶初非矯行特言其能行見全隱耳　小象

何玄子曰自古高節獨行之士有名隱高隱智隱
痴隱智隱非傑痴隱非情名隱非道高隱非聖惟
聖而隱若抽龍然能潛能見能上能下出則昭〻
處則冥〻不可以形迹物不可以羅網求初之龍
德而隱正此之謂也
張秀陵曰无悶二字全不是知命我貴的念頭盡
聖人之心原以萬物為一體到避世不見是地位
似與本念相違人情大都因時事之感觸而慷慨
與懷或使命自許或自是非人即此便是不平的
念頭聖人都無此念依然一体萬物之懷流行〻
宇宙之間而已故曰無悶
胡氏曰當子不潛而不能沮溺以偶耕孔聖潛而
龍者伊尹之在莘太公之釣渭足以當之矣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
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不伐德溥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爾雅曰道止丁中々寓諸庸々言庸行聖人神明
變化之德不離尋常日用閑邪存誠程子曰閑邪
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個誠將來存著今人外
面役々于不善中尋個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
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蘭廷瑞曰邪自外入
故閑之誠自我有故存之閑邪則誠自存更不費
力遯世衆未嘗損何悶之有善世衆未嘗加何伐
之有曾璧之曰移風易俗十庸言庸行之中而元
聖名無勇功故曰善世而不伐老者安少者懷若
洪鈞之造物而我無與焉故曰德溥而化
李隆山曰乾畫一實則誠坤畫一虛則兆敬故乾
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二字始于邑表心盖
而費天地自然之理也
蘇子瞻曰堯舜之所不能加桀紂之所不能亡是
謂誠凡可以閑而去者元非邪也邪皆盡去則其
不可去者自存矣是謂閑邪存其誠不然言行之
謹信蓋未足以化也

吳叔美曰乾以君之人皆有君德故曰德也君也
不必君天下而後為君
鄒氏曰曾子云見而不能揚墨以仁義而賊民見
而能者湯武之行道足以當之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々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
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几也知終々之可與存義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々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
註進修必有地德業必有物忠信、辭誠所以指其
地實其物也
註大進物之建者義不若利存物之終者利不反
義故雖不有初鮮克有終人可與存義者其惟知
終者乎
朱子曰忠信二字共別處說不同且如破釜甑燒
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如此方會進
德人只將言語看做說要聚容易說出來若一一
要實這功夫自是大修辭立誠便要立得這忠信

若曰不擇言逐事使說只這忠信涵養汨沒功夫
立不住了又不修辭立誠只于平日語默之際以
氣上驗之思與不思而發意味自別明道所謂脩
當自家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之實事旨只說發言
之乎易驟要使見其德之學薄所以養之成深矣
知至是知得至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處
這便可與理會幾微處知終是知得到終處終之
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裏這裏便可與存義可與幾
是見得實而進修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
守這個義只是這個道理常常存這裏
當發之曰忠以忠信進不以入處入云進業以修
辭立誠脩不以立功立名修要事只在尋常日用
間
蔡虛齋曰朱子曰此知為幾通書有誠神幾曰聖
人幾字亦作知幾看
黃端伯曰終日乾乾宗說君子行處天子却以知
至知終蓋乾知大始者也朝乾夕惕只是惺惺寔
覺微始微終耳知至所而上之九窮到性命最初

處所謂本於智也知終治而下之在窮到事業究
竟處所謂後得智也
爾康曰至者心有會處也一往而深非言而解是
謂至之晉人稱凡之說外氏体吻之警可想見其
至矣然彼由適道而來非如聖人從容之中也終
者我到盡處也然又而趨當下便了是謂終之如
周子幾微豐固外氏已安心竟可想見其終矣然
彼以識力而成非如聖人成性之存也凡是近神
知是先覺世間睽兆惟不由思想而忽通天機者
方能有得不然一現即隱矣若云幾微則密矣淵
深之真是名本体反以顯頓義是天理存是保合
惟人心綿綿不息之内而具有根性者方着得住
不然一實便散矣若云終條理則歸根追極之陷
是為功夫反成形跡知至是解悟知終是了悟知
至知終似識而非識至之終之似力而非力知至
知終總是此知此乃乾知大始之知非與知行分
立之知也此義程朱俱屬正解其餘邪説外道不
知說甚
爾康

邵氏曰管子云澇而不能盡種以待乎而竊私惕
而龍有湯之于夏臺文王之于羑里是以當之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無常非為
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故无咎
疏上而欲躍下而欲退是无常也意在于公非是
為邪也所以進退无恒者時使之然非苟欲離群
也知九俯仰並間于聚亦欲有為于天下也又曰
躍无所緣而能于地
呂叔簡曰君子進德脩業〻刻不如豬鹿古無文
字用以紀日行之事數也一事畢則去一刻事供
畢則盡去之謂之脩業古人未有一日不脩業者
故古人身脩事理而無急隋荒弃之時實有變動
惕厲之意
章本淸曰乾三四德業各自本文說居上不驕在
下不憂便是九二進德修業不可以執言非為邪非
離群欲及時也便是九四進德修業處何必謂九
三說以進修在四則見功大也欲及時三字最宜
玩味
爾康曰古之聖賢一生孜〻汲〻祇是學問功夫
時刻不懈一著蓋是在嶽九曷銘熬在燕故依有
潛飛進脩則一湯武放君遷祚以為撤天功業然
聖人不過自盡其職〻業〻愛滿慎獨之功而已
亂九一毫利天下之心亦无一毫成功名之念上
下非邪奇道正志也進退无恒日用常行也管登
之曰南巢牧野之事聖人雖曰行權亦日用進脩
事耳此語甚得古有以三杯酒一局棋為禪受征
誅之喻者雖是快心終成狂論欲及時者乃是恐
其失時之意非云不就先不就後也蓋天下陰沉
民生塗炭聖人不忍須臾忘懷一夫不獲即予之
辜百姓不安即歉之歉故及時全在進而有為所
稱進无咎者是也 爾康
管登之曰南巢牧野之事人謂聖人行權在聖人
則亦日用進修事耳天德原无作輟進修豈間險
夷當躍而躍正德業之日新處天與不取亦是進
脩失時故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湯有慚世

曰實之斷而武有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之惕可見
二聖人及時進修之心
邵氏曰當子曰躍而不能飛王以懦弱而抗周躍
而能者湯放桀武王伐紂足以當之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
也
此聖人居天位具天德故不復言進脩德業而一
以聖神功化洛漠炊累之妙言之
河玄子曰同聲互相應和故一雞鳴而衆雞皆鳴
又如鼓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首人撥絃質調而
絃音鉄出躍是也同氣互相求取故欲天雨而礎
柱潤又如陽燧取火于日方諸取水于月是也水
流卑濕之處火就乾燥之物秦淮海云内經曰南
方熱〻生火北方寒〻生水西方燥〻生金東方
溫〻生木中央濕〻生土是知水者寒之形溼者
土之氣水之于土妻道也夫從妻所好故水流溼

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于金夫道也妻從
夫之令故火就燥武以陰求陰此以陽求陰也晉
公明曰龍者陽精而居于淵故能興雲虎者陰精
而居于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虎陰中之
陽也惟陽中之陰能召陰故雲從龍惟陰中之陽
能召陽故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正猶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之義作謂起而在上聖人作則飛龍
在天也萬物覩則利見大人也莊氏曰天地絪縕
和合二氣共生萬物然萬物之体有感于天氣偏
多者有感于地氣偏多者故周礼大宗伯有天產
地產大司徒云動物植物本受氣于天者是動物
含靈之属天体運動含靈之物亦運動是親附于
上也本受氣于地者為植物无識之屬地氣凝滯
植物亦不移動是親附于下也又吳知清曰動物
首在上親上也植物首在下親下也在上雖味感
應惟明數事而已此則廣解天地之間共相感應
之義所以親上親下不同者以各從其氣類故也
聖人之同天下于一体者性也天下之歸性于聖

人亦性也凡有血氣莫不尊親類同故升作覩之
理又何疑焉楊敬仲云孔子諄諄設喻重復言之
所以明聖人作則物无不應人君必求諸己不可
求諸外也不可罪民之頑而不可化也不可默當
世之乏才共理也
鄒氏曰曾子云飛而不能參贊以一純而藏作飛
而能省亢舜禹湯足以當之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
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經者而无位九居上非位也高而无民下无陰也
賢人雖在下而當位不爲之助處上卦之極而不
當位故盡陳其闕也獨立而動物莫之與矣
爾康曰朱子曰凡初上二爻皆无位二士三卿大
夫四大臣五君位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
事而退閑僧家之有西堂之類王弼說初九无陰
陽定位伊川云陰陽奇偶豈容无也乾上九貴而
无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
說極好楊廷秀曰六龍之首故曰貴高自四以下
皆從九五故曰九斷象亦如此胥貸之曰亢龍與
時偕極聖人之不得已也何以悔曰聖人若易以
俟命其無衆乎處極重之勢也凡言亢者必極至
難返是以悔悔亦聖人之情乎曰聖人未嘗遠于
人情也情有喜怒哀樂聖人必不擇樂而避哀事
有吉凶悔吝聖人必不趨吉而避悔又曰能有亢
乎曰六位時乘亢亦龍之一位也位在則道在亢患
之有悔而无處于不亢之地此智士之所爲耳豈
曰龍德

邵子曰曾子云貴而无位伊尹辟阿衡之日高而
无民甘盤遯荒野之時賢人在下位而无輔者伯
夷之臥首陽也又曰亢而不龍實兆以擁立而衰
身亢而能若伊尹之放太甲足以當之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
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前陽在下也七節以理言此七節以人言後七節
以時言下者下位也舍者作止舍之舍以爲二

有君德而時則止于田故爲止合然下與時合不
問下者我不見而人不用也舍者我見世而人舍
之也解作上六亦得行事行進德脩業之事也自
拭者自當也乃獨知處上治脩言辭治家之實所
處家故有災也元天之心也九天之剛也聖人体
天之心用天之道天以元君萬物聖人以元君萬
民致治天下
象抄終日乾乾行事也全在行事上徵驗元城劉
公嶽晚聞君武問先生何以進日公正色曰君子
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遺乎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
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
德元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張橫渠曰乾二五皆正之中德五則曰大人造也
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大人而非聖乃位乎天德
也不言帝王而言天德位不足道也所性不存焉
潛龍自是聖人之德修其但未該其二乾之本体
五乾之極歟故以此當聖人之成德言乃位[illegible]是

實到爲已有之若曰思慮勉勉而至者此可言知
不可言位也位則實在其所矣
李子思曰時行則偕行可也時極則偕極是謂不
知變
易蘭鍰曰傳中既危其辭而曰盈不可久同窗之
災以示亢道非君子之經又抑其德而曰與時偕
極即終日乾乾之與時偕行以表亢道乃聖人之
權與時偕極不能優留退步也
曾發之曰天德元將故六龍元一可以爲首天德
元迎故六龍元一不可以爲首元將元迎天德乃
見言天則者天理自有分限節制一毫人力不可
得而參焉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見天則也天則
亦元可見隨用隨空不見而見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
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
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
雨施天下平也
註不爲乾元何能通萬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

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貞者必性情也

雖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者性者天生之質正而不邪情者性之欲也言若不能以性制情使其情如性則不能久行其正不言所利大矣哉者若坤卦言利牝馬之貞及利建侯利涉大川皆言所利之事此直云利貞不言所利之事欲見元不利也非惟止此一事而已故云所利大矣哉其實此利爲无所不利此貞爲无所不貞是乾德也

程子曰性情猶言資質体段亭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貞也利貞者性情也言利貞便是乾之性情

朱子曰明道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此語說得好不有其功言化育之无跡處爲貞

揚止菴曰元貞處已是見性情但成時萬物討收他氣伏尚柔嫩直到此結実時乃完：全：成一個法象性情于此方顯著也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三句又承上而言之百物生于春非亨利貞之所能也不言所利陰符經天之元息而大息生即此義若他卦便言利牝馬利涉大川可見乾始元也美利：天下亨利也不言所利不言貞而貞義已具大矣哉總贊乾之詞剛健中正純粹精皆乾有七德剛不柔健不息中不偏正不邪純則無疵粹則不雜精則不粗六爻發揮旁通情也中六位時成言時乘六龍以御天也中六龍時乘言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中雲行雨施言純者全一也治縣不二之名粹者齊美也治米不雜之名精微妙也治米堂極而无以復加之名

趙汝楳曰剛者一爻陽之稱卦具陽爻者有之健者經卦乾之稱卦遇乾者有之二五之謂中九五之謂正諸卦所同也兩卦不謀曰純八純卦是也剛柔不雜曰粹乾坤是也坤之爻二乾之爻一故精則惟乾所獨卦爻之德凡七諸卦不能備獨乾備之此乾所以爲大也

揚建秀曰正邪爲正正正爲中正正者道之純粹也精則未也中者道之精也義正執古偏也其無前

北之正也非中也洛師天地之中也夫惡吾道之
正也非中也孔子吾道之中也正者中在其外中
則正在其中道至于一而正々而中止矣
何晏子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則明元為始之義
也始與大異而惟始可以言大惟始可以元所不
遠元所不該含始而言大者其大有限矣蘇子瞻
曰情以為利性以為貞又云情者性之動也泝而
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無非性者事習之於情
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明由情以明工輔劉註
云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按性情鄭康成本作
情性則情為發見偽判性為本休而貞理或然也
卦六爻橫々原々者則即健即卦有二五実ア六
能則健不正中耶則以休言健無間言斷居二故
正陽居五故中朱子云或疑乾則元亨不得言中
正者不然也純者不雜粹者不疵純粹者則健中
正之至極精者純粹之至極乾德之妙非々々言所
能盡故于則健中正之內復以純粹精貫之六爻
乾初至上之六爻發謂發越揮處性曰動工肅云

能也六爻發揮言時各與旁通者而言心情與上
文性情之情同義此言用也蘇子瞻曰卦以言其
性爻以言其情大則健中正純粹而精者北乾之
大全也卦也及其散而有為分裂四出而各有得
焉則爻也故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以爻為情則
卦之為性也明矣時乘六龍者九家易云謂時之
元氣以王而行履涉眾爻是乘六爻也以御天者
苟與云御者行也陽升陰降天道行也程子傳六
乘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用著矣故見実
行兩施陰陽濟暢天下和平之道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
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淵言以前言龍德而隱此曰成德為行蓋德為龍
德其德乃成者有未成稟元可則即終身隱處只
是藏拙聖人恐藏拙者託于潛故特此點明為以
忠曰古人有以為實則方廉潔恬退寬柔者皆
成行非成德々々全要銷鎔氣質復還性情然又
只在行上見曰載々々世間虛浮一種精神憂無

着處

周顯曰德出于己在身内之物故云成行被于人
在事之外故曰爲行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灊康曰洪覺山曰學者覺也象山所謂心覺則聚
不覺則散是也潘去華曰德患其不聚已爲有耳
不學則不聚學者着察于庸言庸行之間日覺與
我炎泊所謂聚也學必問者防臆見也聚則混襍
若件〻不可遺棄故須辨問主于辨正是精一功
大寬居有二義有寬大之寬即張子所謂心大則
百物皆通之說又有寬長之寬乃從容優游無急
迫助長之意辨于混中見其別居于別中會其歸
朱子曰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優游培養功
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
地狹隘無處着功夫也又曰探討等當且須放寬
大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仁以行
之要在流行處出一個仁來一條生意貫徹連絡
于其中而無間也発餒成薪剝擱棄時只一縣絡
聯不絶生意一間斷便不可言仁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〻因其
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蒙引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矣
解曰三居下卦之上四居上卦之下交接處以剛
接剛故曰重剛非陽爻居陽位也所以九四告陰
位者亦四重剛位非二五故曰不中
易徽曰以下体言三爲上位凡人進一步則增一
分傲慢三則不驕以二体言則三又爲下位凡人
降一等則添一分憂悶三則不憂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
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註九三中雖在人但位卑近下向上爲難故危惕
其憂深也九四則陽德漸盛去五弥近前進稍易
故但疑或憂則淺也
唐疑菴曰不在天不在田四与三同三爲人爻四
出于三之上又且不在人矣惕又非其事矣蓋惕

所以蘭點于出處之際者四則已出矣所以善補
四之通者惟是疑而已夫上下有常進退有恒何
疑之有惟其无常无恒則介于上下進退之間所
以為疑固不欲以有常有恒之凡問夬卜上下進
退之間所以疑之也疑非狐疑之疑是詳審之疑
无疑之淵寂有疑之淵通
高景逸曰學登之曰不天不甲不人塵圖无滯或
之理也嗟夫繇重剛不中之義而知聖人處世之
很難也凡易之道剛能下柔柔能從剛兩剛不相
下亦不相從而又無並尊之理則以居中者為尊
二体之中並尊又在上体故五獨得聖人行道之
時而二亦得聖人明道之時為以其為群陽所宗
也所宗者在二五則其所不宗者在三四與初上
矣初潛人所遺也上亢人所外也三與四介在兩
軏之間而與未得中位音容已彰威德未孚岐于
相形相軏之衝而立于多凶多懼之地正君子難
于自見之日三乘二難乎為見而又不能進而為
五之飛也四承五難乎為飛又不能退而為二之

見也人之所宗者在彼既不能挾之以執此音之
所守者在此亦豈能捨之以徇彼道在我我不以
先人而人能挾其賢智以侮我位不在我我無以
馭人而人能逞其威力以凌我與暗毫無參不相
沛而相爰人不能累然而離其身也與此人參警
不相容而相制又不能沛然而決其藩也言則人
或嘲之動則人或撓之將潛則以立異嘗之將見
則以干時譏之天道或陰有所于而致棄人心或
默有所移而致驚佑于下或疑于上譽于邀款訕
於迷弗援弗推而猶忌其以立德名世不怨不尤
而猶虞其以德志加人此皆重剛不中之變態也
當斯際也處世不可易世不可遁世不可憤世不
可執經而扞格于世不可離經而自發于世不可
雖以大聖人處之亦惟乎其為道矣然而舍進德
脩業之外無他法也故夫子于兩言獨諄諄焉或
疑六爻皆龍德德相與有何低昂而三四多危
疑之詞也曰易道甚闊純六爻而論則取其純陽
折三四爻而論又嫌其重剛也故曰作易者其有

夔惠子噫其當惕與雖之時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
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天且弗違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爾康曰九二大人于道不容不用力至此則以道
為体元所容々矣嘗登之曰有開必先々天之學
九妙用在後天奉時中程子以大人心通天地之
先而用必後天事配天地之後而知必先天先天
者後天之体後天者先天之用也非能見天則者
孰知之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窺之際曰先天
几微既動形跡既着之際曰後天乾鑿度曰聖明
德備曰大人指九五與天地合德太極也日月合
明兩儀也四時合序四象也鬼神合吉凶八卦也
聖人一身都是箇先天弗違而天心從之惟戊所
欲非但契其道而已後之奉天時者天意已見大
人以時而奉之不先不後也　小康
嘗登之曰先天後天為一為二曰一之則先天之
學二之則後天之學何者天与大人渾然一天則

耳天則不可先也不可後也以此言大人先天々
亦先大人々々後天々亦後大人至于天則之不
先不後處亦惟大人莫之違天々不能自違也大
人象六龍以御天以其自我作古邵曰先天以其
時至事起邵曰後天而要之大人先天妙用皆在
後天奉時中序程子不云乎聖人不先天以明人
各因時而立政使時之未至而需人能先天以開
之則古之聖人俱先為後聖之所為而民說之況
危已久矣故大人心通天地之先而用必後天事
起天地之後而智必先天先天者後天之体後天
者先天之用也羲畫卦軒造曆堯禪禹湯而孔子
以匹夫明道術皆是義耳先天後天二之則不是
然惟見天則者能一之後儒張高聖學乎是篤先
天于後天之上以為別有一宗而不知先天學脈
尽在庸言庸行中惟其未始几先事至而悔是以
墮于後天耳王者純法後天不問先天可乎噫此
又謀伯謀夷之治難乎其語飛龍也已
吴園之曰先天後天總是一件只要狀他橫行直

撞與天爲一故分別倒先後形容之如亢龍之稱
受湯武之放伐分四時制五常制礼作樂綱畧舟
事其他一切開先創造者總是天地間未有此事
然畢竟天地間原有之理以其創乎常所未有則
以先天以其本乎理所原有則以後天總是見得
大人即天、、即大人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
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
惟聖人乎
爾康曰亢是勢在艱危非由身特高峻聖人當死
之時必要死而不求生當身之時必要身而不求
死當入山蹈海之時必入山蹈海而不婆娑人間
前頭止有一路絶無旁曲榛蔚之地可以藏掩可
以驟避知其退而決不退知其喪而決使喪故曰
不知退不知喪也然古今來大臣之國隱士若鄧
豈無其人豈皆亢龍聖人所謂得正少丹得正者
負理而順間心而安不動意氣不抗名鄧既非智
巧亦非狹憤乎、常、淹、然、視義以如歸求

仁之何怨所爲正一故死而比干己正剖息諸人
未必正身而箕子爲正被生諸人未必爲正入山
蹈海而許繇伯夷爲正務光諸人未必爲正君子
不可以不辨
爾康
嘗登之曰非聖人不能亢(其亢)不足以見聖人蓋五龍
皆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之地而亢獨異
然進不思退存不思亡得不思喪乃時勢之所驅
迫雖至于饑尼蹈盖家赧被謗同天下之大不韙
所不辭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然聖人實非知進
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者也其正自有在焉耳
亢之時以進爲正則安得顧其退以存爲正則安
得慮其亡然則其進不思退存不思亡適其所以
知進知退知存知亡而不失其正也使與五龍皆
地而處又不以今日之所持爲正矣故曰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再言聖人以見
亢之爲龍也伊尹放太甲于桐宮則致政不容于
不避周公剣諸侯于負扆則復辟不容于不歸其
得喪亢之道者

節沙按曰剛龍何謂亢亢何以名龍也以惟龍而
後能亢唯亢而後名龍動以天故也伊尹之放太
甲周公之正百工變非其位貴有位乎換非其民
焉有民乎上下交疑流言朋興下有帷乎于斯時
也慮退于進處亡于存患喪于得餞已其憂乎蹇
裳去之已不將能亢乎唯二聖知進而不知退知
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與時偕極必用其
換內亢領慮而外亢所于避嫌也然後能不抑不
順當遷于桐抗王世子法于伯禽流言作而居東
自非聖人亢我福利禍災履逆泊然而難與領此
曰其惟聖人乎歎之也蓋亢也实龍也然有周為
有不及為周公告君奭曰收罔勗不及是其悔也
今非龍而亢乎將出吝音從之悔云乎我乃知進
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至矣見群龍无首矣
張天如曰按乾解異同其細者不著〻其大者元
亨利貞諸家皆作四德解惟本義以為占辭朱子
曰古人淳質遇一事理會不下便須去占如占得
乾時元亨便是大亨利貞便是利在于正知其大

亨得正以後便是開物成務道理非此之川蓋元
亨是亦其所以為卦之意利貞固以為戒又曰元
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諸卦同至
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為四德而諸卦自如
其舊二會不可以己意横作主張也利既云和也
傳云萬物之遂本義云宜也彖曰大哉乾元至萬
國咸寧疏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者此三
句總釋乾與元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者此二句
釋亨之德也大明終始六位時乘者此二句總結
乾卦之德也時乘六龍以御天者此二句中明乾
元乃統天之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此二句更
中明乾元資始之義保合太和乃利貞此二句釋
利貞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此二句論聖人上法
乾德生養萬物本義則云大哉節首釋元義之雲
行二句釋乾之亨大明終始至御天為一節是聖
人之元亨也乾道變化至乃利貞為一節釋利貞
之義也首出節此言聖人之利貞也又保合太和
註云不利而剛暴疏云純陽剛暴若无和順則物

不得利又失其正傳本義則云係消常存合照常如太和陰陽合會沖和之氣也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撰著

坤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註坤貞之所利利于牝馬也馬在下而行者也而又牝馬順之至也至順而後乃亨故唯利于牝馬之貞西南致養之地與坤同道者也故曰得朋東北反西南者也故曰喪朋陰之為物必離其黨之于反類而後獲安貞吉

疏西南坤位是陰也今以陰詣陰是得朋俱是陰類不獲吉也猶人既懷陰柔之行又向陰柔之所是純陰柔弱故非吉也西南既為陰東北反西南則為陽也以柔順之道往詣于陽是喪失陰朋故得安靜貞正之吉以陰而兼有陽故也若以人事言之象人臣離其黨而入君之朝女子離其家而入夫之室其獲安貞之吉可知已

陸績曰先迷後得主利主者守也當以先迷後得

主為句利為句

傳乾坤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為貞坤則柔順而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得其常則安〻于常則貞是以言之程子曰利字不聯牝馬為義朱子不以伊川此說為然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

蘇子瞻曰坤之為道可以為人用而不可以自用可以為和而不可以為倡故君子有攸往先則迷而失道後則順而得主此所以為利也西與南則兌也離也以及于巽吾朋也東與北則震也坎也以及于乾與艮非吾朋也兩陰不能相用故必離類絕朋而求主于東北夫所以離朋而求主者非為朋也故曰安貞吉

乾鑿度云陰始于巳形于未據正立位故坤位在西南陰之正也崔憬曰安于承天之位故曰安貞吉參同契云先迷失軌後為主君亦以陽為主也

漢書天文志東北地事天位也

決錄曰西南得朋後天卦位坤居于西南也記曰陽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陰氣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蓋西南坤之本鄉兌離巽三女同居之是謂得朋求而從乾震艮坎三男同居矣故喪朋能倡期謂陽明陰朋者得之理某二先生皆言西南陰方東北陽方而不言其故虞翻謂月三日故西南得朋二陽為朋兌講習晦日消乙入癸乙東癸北故東北喪朋此蓋納甲之說與古文龍虎參同契之旨相類耳乃斥為融氣陰蓄中消寅苟與卦爻戌中消寅之說乎崔憬又謂西方坤兌南方巽離二方皆陰與坤同類謂南為陰何其長之與切消以卦位四為西三為南六四六三二陰相比故為得朋初為東上為北初六上六二陰相遠為喪朋其言亦無所據藝經指間三不能比而者孔子所逆布十干於其方戊已在西南其殆斯義乎方技家取之猶人先知者耳

潛解曰先迷者猶云先則莫知所之即不敢倡始

之意是也蓋陽先陰後陽唱陰聽自是定分諸儒
以迷認静之非是後得主謂後乾而順之則所得
主得正是迷之反錄傳後順得賞可証本義以利
字連主字讀亦是皆謬

易簡錄曰坤衆西南東北以離坎為正中西南恰
得本位東北兩當止之地不言西北東南避乾巽
及巽也坤道君子之慎於攸往如此西南三女為
為合之為朋不為母東北三男在為尊之為主不
欲朋西南得先不尽之分矣東北喪先不失所止
矣如是則更有失脚之事酷千古之恨有無之矣
○嘗螢之曰師心自用其道轉乎此先迷也以虚
受人漸入道妙此後得主也又曰欲速助長反害
天机先則迷也深造自得乃見天則後得主也每
貞字守貞不得守字更着力無利無主之每心每
意肯也

張彦陵曰先後不以一事首末言只是任己先物
則致迷居後從人則不失

揚止菴曰攸字向意有攸有所嚮向也

蔡氏曰分而言之安者順之為貞者健之守合而
言之則曰安于正而已

章本清曰以定位言之坤位西南而致役于坤得
朋也所以坤元成而代終者皆陰也艮位東北而
成言乎艮喪朋也所以艮之成始而成終者皆陽
也惟西南得明乃與類行同合於陰以代終離東
北喪朋乃終有慶實從群陽而得主可見朋之得
也以代乾也朋之失也以從乾也得朋固與巽離
陰類而同行失朋則可從陽艮終而有慶是西南
東北先往不順承乎乾捷者坤之道也彼以陰必
從陽離喪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者是尚以東北
為利也以坤當承乾之半必反之西南則有慶者
又尚以西南為利也試觀地之四方果有一方不
利不能資生者乎特任順承乎天耳惟見涉一偏
因于卦辭則以主利為句至文言後得主下缺脱
利字皆非也知得朋喪朋之皆利為地道之正所
以君子体此攸行不擇地而安故安貞之吉應乎
地道之無疆矣

易荃曰坤之元亨利三德同乎乾貞則獨指一事
曰牝馬之貞不輔嗣誤讀利牝馬之貞後利沿襲
非也北地馬群每一牝隨一牡而行不入他群坤
之貞全在從乾故以牝馬之貞配乾爲馬牝馬則爲
坤君子有攸往此一句總起下文也以先迷後得
主利言利在得主不利爲主也曰西南得朋東北
喪朋安貞吉言當貞于陽方不當貞于陰方也凡
此皆見所利所貞止于從乾更无他道故曰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見下柔順利貞
君子攸行則柔順正君子之所性非以此句爲總
起下文也

黃端伯曰地道卑位而上氣昌力而辭功奇天之
後而不爲先則有得而无喪矣易之係以朋皆
與陰爲類也陰爲偶有朋象馬乾卦六陽純乎君
子矣而終不謂之朋陽數奇獨而无對者也坤始
有其朋矣然而南得朋夫子以與類行少之東北
喪朋反于之以終有慶夫子以其悪抗黨乎需上
有不速之客不以朋稱乾爲之内也郎之朋從爾
思也其猶有感陰之状乎損益十朋皆歸坤體故
在上者從上言之在下者從下言之然益或無意或
之或之者大其無所比也
聖衷曰大地衆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却也正知
見獨馬則否他牛騾等行淫乃受獨牝馬受姓絶
不與牡相交故知坤不取龍謂其淫也牛下言貞
謂無愛也

袁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
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
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
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倚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配乾之則健中正
純粹也含包容也弘寬裕也光昭明也大博厚也
有此四者故能承天之功品物咸得亨遂收牝
馬爲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無疆
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
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爲柔也柔順
而利貞乃坤德也君子所以行也君子之道合坤

德也

本義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施地之道也乾坤共一元乾之所始坤即承之以生實與乾同運共行以成化而元无界限故曰德合无疆合弘光大正形容德合無疆之妙柔順正坤之利貞處使坤而有不柔不順之時則亦不足爲坤矣坤之貞只是順非健也

金汝白曰先迷是一句後得主利是一句陽陰之主陽先陰後乃理之常陰先則反常而迷後則得其主而利利猶順也故曰後順得常又曰後得主而有常先儒以主利爲句遂謂文言後得主而有常脫一利字則本文後順得常豈優說于大陰當從陽也既其類可于良朋猶泰之朋亡舍其朋而從陽故吉

游定夫曰其靜也翕故曰含弘含言无所不包弘言无所不有其動也闢故曰光大光言无所不著大言无所不被此所以德合無疆也

鄭汝極曰西南東北周後天圖坤艮方言坤土也土爰稼穡坤此致役本地者皆其類皆此而播故以得朋言之東北艮亦土冬至後寒極栗冽隕落爲甚重空土而已是喪朋也象先迷後得主利語本自相足象傳著先迷不著主利不正言後得獨以後順得常一語括之蓋以順表利以後順表後得也至文言又不著先迷不正言後得主利獨言後得主明居後主利則主得其主而主利爲得主得主爲後得之義躍然

陸庸成曰坤德利貞而曰牝馬何取也蘇牝爲地類可識坤德之柔順蘇牝馬行地无疆可識柔順之貞也君子攸行法坤貞以行也乾之君子行此四德坤之君子止曰安貞

方孟旋曰坤之力量不如乾行地以御天乎陂大不同雖亦與乾合無疆畢竟有形抑大小之別故下文以柔順二字承之柔順正坤之利貞處使坤而有不柔不順之時則亦不足爲坤矣坤之貞只是順非健也君子攸行與上地(行)行字相應都是柔行順行之道

爾康曰釋典引易函謝澤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故使臣從君女歸男也乾始于子左行而終于戌坤始于未右行而終于酉故男貴左女貴右也可謂妙得其解

象以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賴克宇曰君子觀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載萬物四海同仁八荒我闥渾拯博厚寬無際涯涘豈涛德之人消々之思猶有德色而々之智猶有矜氣條木之功猶有滿心何其陋哉旛文靖曰古人功滿天地德洽人群視之者無有分定故也

初六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註馴致其道至堅氷也者馴猶狎順也若爲獸馴狎然言順其陰柔之道習而不已乃至堅氷也

本義云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無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于其不能相無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主至其消息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

何玄子曰不曰霜而曰履霜履字何玩主君子言也若非君子則亦不能識微而知著矣凡陰進退主張在陽履有見于幾思之意亦當防微毋狃于不足慮聽其長而至于莫可爲也易爲君子謀亦言切用卽履卦開闢之義欲君子之難進也坤言堅氷卽姤卦女壯之戒防小人之易長也

楊止菴曰此今文履霜堅氷陰始凝也晁以徐氏无堅氷二字王昭素胡安定並以爲然郭氏京舉王云陰始上誤增堅氷字項氏云魏許芸叟引易傳初六履霜陰始凝也本義謂當從魏志又按漢書恭傳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氷至也然則二字誤增其來久矣又以至堅氷馴致其道也猶謂此與舍通取順失前禽同不必改今從之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程子曰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缺一缺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方便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于坤不言剛而言方者言剛則害于地道故下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言柔而後云剛無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无不利

本義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内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無不利

胡雲峯曰乾五爻皆取象惟九三獨指其性体剛建者言之坤五爻各取象惟六二獨指其性体柔順者言之初三五柔順而不正四上柔順而不中惟六二柔順而中正得坤道之純者也正則内直中則外方直則生物不可屈挠方則賦形不可移易内直外方直其德自然盛大不待習熟而無不利

○蘇紫溪曰不習非不學也曰敬以直義以方皆學中事即聖帝明王亦何嘗廢學然緝熙敬止非矜持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思而無思為而無為是之謂至學

鄒泰回曰二以柔居中得坤正位故坤德莫盛于二陽氣所到有施輒受有受即生莫之或閼若引純然乾性直坤亦承之以直也近物則形乞陰无大皆有分戒喉不可移若繫姫然乾道圓坤則較之以方也凡是天之所覆孰非地之所載德合无疆且與乾而並大矣若此者累待習乎習焉豈必有甚直者習焉方必有不方者天大非可習為也習而後利必有不利者六二本如是其直本如是其方亦本如是其大何假于習何不利之有此所謂簡則易能而可大之業由此也鄒肇謂坤之辟皆叶韻字韻則當以直方為句

爾康曰六二柔順中正坤道之純其德内直外方而其直方又大而其直方大又不習无不利總言坤德自然不須為作或曰不習无不利此言占詞亦可蓋無不利與謙六四群上六无不利同習也

書有習言語不習術言必不再卜而旬元不利術不占以乎之說也蔡虛齋以語錄德占之義不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本義說卦德而文語錄則說直方大是卦德不習无不利是卦占二說雜繫于朐餘頤劍決于謂占之一說向皆不明卦之本旨語是卦德如六五之黃裳其下繫辭戒如此而吉反此而凶者即就本德而致功戒之詞如本爻之元吉學者要分之以為占耳然以直方大為卦德以不習无不利為占詞亦无不可且文有止言本德者如咸初六止言咸其拇一句止以占為德者恒九二之悔亡解初六之无咎則本德即是占詞占詞即為本德可見矣以繫詞占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二句言之變即象占即辭居就平時誦習言動就臨事揆筮言變之為義即本象以觀其變化也占之為義即本辭以驗駁其言出也卦德卦占衆無二義益見微矣　康尔

鄭學曰坤爻辭皆協霜字韻此當曰直方而已大字衍文不然則無下句今按象辭曰直以方也文言亦只釋直方二字則其說近是但謂大字衍文非也大字自為句與既濟小字明夷中大字與亨利貞同為四德皆附于爻詞之下別自為句已也

爾康曰一念之萌一事之發皆自動六二直方之光安并不動凡二德戒詞自當以一動字殷仲說推動乃驗其實下語似滯大之為元大于卦有矣于卦者坤離六二是已何也中正純也　尔康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以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爾康曰臣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能固守其德正而可常可守內斂藏時發意與利貞不同或者時至而自發也從者不敢造始之意无成謂无身成王是含受代終的无成的作用總充得含章可貞意六三在純陰之中純粹懿美故曰含章非是以六含三之謂也如以六含三為含章則姤九五以陽含陽也何亦曰含章乎　康尔

揚廷秀曰為臣不任事求任事罪一也不任事則

好求任事則諂六三含其光明而不衒或從王事而毋必此所以光大也或云看非不任事之非求任事也如光大故能含章呂伯恭云如木先大胎中從鉄綠有一一功一一著使元安背文鮮強欲抑是欵制不住譬如挽小水多紐抑遏則制伏必泛溢若挽大則水自不泛溢都不須附背力人亦逆到故云人但言或從王事而不言之或有終有家傳只衆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他外皆就總拶無成有終節也在含章二字内元或是其含有終是其章

項安世曰先含章而後從事故不爲始而爲終雖含章而有終時故可貞而非必貞也故孔子發之曰以時發也言可貞則貞可發則發恐人誤以爲可貞爲當貞也文辭于可貞之下用或字接之使見以時發也之意

鄭泰回曰坤至三而体已具亦既是然有東坤道主藏其章不以外衒而以中含位雖匪貞然是可以貞者也含章而要之可貞則不躁以攪常亦不慮以避事時或出從王事亦不敢自遂其終則居之實吾何力之有何或敢擅惟是王事惟謹自有必盡之力爲之无終爲耳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註處陰之卦以陰居陰履非中位无直方之質不造爲事无含章之美括結否閉賢人乃隱施慎則可非泰之道

疏括結也囊所以貯物以譬心藏智也閉其智而不用故曰括囊功不顯物故曰无譽不與物忤故曰无咎六三以陰居陽位是造爲陽事但不爲事始待唱乃行是陽事猶在故曰含章章即陽之美也今六四以陰居陰内无陽事是不造爲事无含章之美當括結否閉之時是賢人乃隱惟施謹慎則可非通泰之道也

黄端伯曰鑿度云坤道有閉註曰閉塞滌脉性不發泄萬物不化名之括也大道將敗名曰道亟

蔣康曰四爲坤体上而在中有囊口之象陰爻陰位也陰而結閉故曰括囊猶囊括萬物也緘藏不

露是非而忘非惟无咎抑且无喜蘇子瞻曰咎與
譽入之所不能免也出乎咎必入乎譽脫于譽必
罹于咎咎所以致罪而譽所以致疑也甚矣无譽
之難也
李隆山曰譽者咎之招也六四之所以无咎者以
其无譽也
王伯厚曰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邴原也
全身以待時杜襲所以戒繁欽也故无咎譽
章本清曰乾四曰乾道乃革坤四曰天地變化每
卦由兩卦疊成矣至四則當變革之位
顧允字曰坤三四兩爻体在重陰當天地閉塞之
會位在卦中居深藏不見之地以含章曰括囊此
其義也三以陰居陽猶有剛力故為可貞言其力
可能貞固自守也三惟其陽故以發言四為純陰
故以慎言之
唐凝菴曰坤初之隱隱于无位坤四之隱隱于有
位无位則在是非得失之外而不與不成也易有
位則在是非得失之中其无咎无譽已難非其戒
懼之心時刻操持挾其謹密何以能之六四在于
兩卦之交下卦已為坤矣其有變化與否正于四
占之四仍以坤臨之則一味純陰无有升降乎天
地閉塞之時變化何由而出賢人則與造化同其
通塞者能不隱乎既以在位豈能潔其身從其
美而已矣謹正所以隱其美也然况六五方云正
位則知六四亦統乾之九四雖出而未當事任時
統可以括而括者也
何玄子曰易中言无咎无譽者二大過九五之无
譽少辭也坤六四之无譽多辭也于夫子兩象贊
辭之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爾康曰六五居中得正柔和純粹黃裳元吉坤德
之象如此黃者中之色所以配乾玄也裳者下之
飾所以配乾衣也元吉者吉之至善也此爻九不
可似以聖人言文王之徽柔可以人君言周成之
守成可以人臣言夔契之中和可以母后言太姒
之貞靜可

潛安世曰元亨利貞四字與吉凶悔吝相對元亨
元對以本末為分善之本為元善之效為吉元吉
元吉者善之至也於六五之言曰美之至也則元
在吉上者本長然曰此惟乾之元為大哉言三義
他卦元在亨上亦為大哉為始元在吉上則為善
而已

蔡紫溪曰文在中即美在其中之意言中則所以
為善也三五皆陰虛中陽故稱美焉然三四含章
五曰文在中此之謂闇然之章不斷之文甚矣聖
人之不貴文也

李彭山曰經中凡言吉者只是事吉而已元吉則
于道理為盡善而元吉也

俞玉渊曰或者難曰六十四卦皆以五為君凡居
五為剛中之君六居五為柔中之君今乃以坤之
六爻全為臣道元乃不可乎愚曰不然易中以六
居五蓋半也莫非君也在泰在大有之類則為謙
順之君在離在未濟之類則為文明之君在豫在
恆之類則為暗弱之君惟坤也不能君位坤實臣
道不反君矣此泉溪王氏之說坤之六爻皆順承
乾五之一君故坤之五不得為君此楊誠齋之說
竊謂六十四卦自屯而下陰陽之亂應雜乘之爻
承于是乾則全卦皆為君德而坤之凡二其位雖
臣其位則君也坤則全卦皆為臣道而坤之六五
其位雖君其道則臣也豈以與諸卦例言哉

鄭仲輿曰易象變動未可執一非謂君父聚不得
占坤臣妻妾不得占乾也非謂乾但可知不可行
坤但可能不可知也非謂乾六爻元小人坤六爻
無君子也六二之不習亦是生知安行之聖何必
坤定主賢六五之黃中亦是聰恭溫文之主何必
坤定為臣聖人隨宜設象非拘拘然拭迹之山谷
于初而龍戰之禍形于上何嘗一一皆聖賢事然
則以象地配乾首諸卦而稱至德何也蓋陰雖反
陽而坤陰非駁襍之陰天下之惡始于不純坤體
乾之純得元陽初分之氣未違于大始故稱簡能
体乾生物象地而為至德也初六地下六二地上
六三地生物六四長物六五成物上六藏物以人

論初爲始二爲處三爲將出四爲出五爲臣六爲
老休若夫變而通之元人元坤元事元坤元物元
坤爻可爲事爻可爲物因乎時與位與人而已程
正叔以坤六五爲尊位不可以人臣當之夫五之
爲尊位也象耳非五本名君也坤之爲人臣從象
耳非坤本名臣也天子之言以坤爲臣道妻道謂
臣與妻當效坤之柔順非謂臣與妻必居其一爻
也君有五臣亦有五夫有五妻亦有五元人元五
元物元五元事元五未可拘拘論也有乾自有坤
所謂一陽一陰之謂道故有易而同體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蒲東曰純陰至此已極龍戰者陰戰也傳曰戰于
乾者此時六陰已極一陽已生陰閉極而道窮將
繼微而勢長進與相爭故有戰象血有陰傷也傷
則兩敗故其血玄黃臨川王氏曰陰竊于陽故與
陽俱稱龍陽衆于陰故與陰俱稱血龍字畢竟指
乾聖人不與陰之爲龍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郝仲輿曰程子曰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用陰之
道也陰道柔而難常故用六之道利在長永貞固
用六者六爻皆用六也與乾用九一例有變而爲
陽則能永貞此本義以筮非言也夫是用六入皆
舊使柔必變剛而後能永則地必變天矣必變夫
北而必變乾能有是理乎不但陰陽反常而北純
坤乃廢死閉循之人則亦不足爲坤矣文言曰坤
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則剛方只在柔靜之
中不須變而後有剛方也故此永貞只在用六之
內坤有貞自是能永聖人見六爻皆用六以純坤
之卦故以永貞繫之見坤不離是一個柔故又曰
以大終其旨微矣哉
鄒泰四曰陽大陰小坤之順乾始乎姤是終乎鰥
是故曰以大終夫是之謂永貞爲坤之元皆是乾
而坤之貞并非坤自爲貞也然則坤道之大大之
以乾而已乾坤雖有用九六之分其實用六又不
過用九
張彥陵曰終不與始對備言結果見陽大陰小定

何玄子曰直者言其心體之正也方者言其制事之義也正之存于中如物之直而不外倚義之應于外如物之方而不能缺也釋正言敬者以正名直以敬修直陳器之云以正解直則可以敬解直則不可才敬則心必正爲下一轉語即喚把精神所以敬字更有工夫或引示衣然後其說深敬說爲改〻又說爲正不可從直如外之以繩方如絜之以矩程子曰君子主敬以直其内守義以方其外義形于外非在外也又云切要之道无如敬以直内心敬則内自直又云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個敬不是集義却是都無事了朱子云敬以直内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直是直上直下胸中無纖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正之意是處此事皆合宜如一物四方在面前截然不可得而移之意若是圓時便轉動得又云敬主而内自直義行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内以義要去方外則非矣程子云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朱子云有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顛倒又帝別他寂然的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于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又云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此凡物是義不孤猶大也全廣谷充弘大卜自龍然于物無私而與天地同其仁滋德之亦也不疑其所行終不習无不利楊致仲曰所行而不疑者如天地之變化雷霆交作風雨散施天地何疑之有吾亦何疑之有六通四闢變化皆起疑起于意有意則有疑無意則無疑〻〻之妙非言語之所及非思心之所到李子思曰文言字〻皆可位置非苟然也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者乾坤之別也先儒誠敬之學起于此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義陰陽之辨也先儒論仁義之用取諸此

孫聞斯曰乾之德謹信元可名坤則敬義而直内方外截然分別是亦方圓各爲象并由方而後可爲圓象且凡物由直而後可爲方又非動而不見

為直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坐則不滯者惟為下
于方所有當者易為用力持周六爻貞之心而後
可合用九九首之義
俞玉潤曰戴曰劉元城嘗改敬為正以直內矣然
小魚下工大處戰心言敬而正明在其中敬則有
所操守而不失其本然之止也或又曰記說云直
其政也政乃敬之訛爾敬訛為政〻又轉而為正
不究詩禮先生言禮記乃云後先生言休記為禮
禮又轉而為幾理成熟也
郭泰四曰文辭直方大以坤道言此則乾体坤者
言直其正也道鄉公云正當作敬古音相近而訛
郭四山從之謂禮深衣亦稱直其政蓋敬訛為政
又訛為正也其說最為有合敬則內自直義則外
自方敬義交修德所以不孤而大也在地道為不
習也不利在君子則為不疑其所行坦然行之與
地道同也何疑之有行者坤能不疑者乾知敬義
合內外即孟子行吾敬之意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
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何玄子曰董子曰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〻雨者
地之為也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命若從
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
在地名一歸于天非有至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
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又吳伯靜曰以時言
之天數終九乃不足于終代其終者地十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
譽蓋言謹也
呂伯恭曰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泰則蕃否則
隱然春生秋落氣至即應間不容髮初不待思慮
計較也若謂相待而動則已作而事有所以獨称
賢人隱者蓋衆人強自陽絕故與天地之氣不相
通氣至而貴者獨賢人而已
吳臨川曰草木蕃者君南所謂朝廷既治庶類蕃
殖是也賢人隱者洪範所謂百穀用不成俊民用
微是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肢發

于事業美之至也
徐幾曰黃中〻德在內通理文無不通言柔順之德蘊乎內而至盛又曰黃中通理以予當玩涵養不熟操守不固天理有一毫之未純人欲有一毫之未去未得為黃中也涵養熟久深存固貫天理全而人欲去矣然條理未達脈絡未貫則是積于內者雖有中和渾厚之美而無融暢貫通之妙矣得為通理也〻黃中而通理暢于四肢發于事業而後為美之至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亦此意也

易荃曰三爲坤之全体犹在上卦之下故雖美而含之爲耳若五則暢而發揮之矣故曰美之至六五當其六二並有故皆以君子言蓋直內方外之君子即黃中通理之君子也君子敬義夾持涵養熟矣操存固矣胸中洞然事理渾一更無疑滯謂之黃中通理正位居体居此體也非正五之位將何居焉六二內直外方而致其力至五之黃中通理則內外貫通無所容其力矣

郝仲輿曰問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曰本義以黃中通理爲什黃字之義可也以正位居体爲什裳字非也乾坤象衣裳之卦全體六爻皆裳也不獨六五耳二語發明六五之中德黃者地之中色也中者土之冲和氣也通猶會通之通理猶條理之理五爲中極則流通達條理條暢上位者即中五之位猶洛書中之皇極河圖中之五十皆正位不偏不倚之義也居体者地体渾身安重靜而有常上体之中不遷不動之義也

鄭泰四曰黃中通理四字已該全部之意正位居體即中釋黃中暢四肢發事業即中釋通理美在其中則通脈語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者萬理所該萬事所從出而衆美之原也黃于五行爲土于五味爲甘于五音爲宮于五常爲信于五事爲思于五方屬中央具條理何所不貫通直方之君子蓋黃中而通理者以黃居中位不已正乎所居者非坤之正体乎美固已在其中由中達外欲美可勝道哉于是暢于四肢而爲則從之中此美也

于是發于事業而身措陽之獻此美也舉例之含
有指者无不宜暢而發越所謂含弘光大品物咸
亨矣至是其以加矣此真正識坤元之能事也又
中黃裳二字不必分析裳字已該在中字內何必
以正位居体釋之若是釋裳則與示居下体矣況
此文重在黃不在裳
此類連四所當謂之事々成謂之業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
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
黃

蔡節齋曰十月爲純坤之月六爻皆陰然生々之
理無頃刻而息一陽雖生于子而實于亥十月之
陽特未成爻耳聖人爲其純陰而疑嫌于無陽也
故稱龍以明之古人以十月爲陽月者蓋出于此
○戰是陰戰稱龍者嫌无陽也坤六陰雖極一陽
雖此即生然此時尚是六陰則陰猶未離其類也
故稱血
肯堂之曰造化有戰人心亦有戰逆不勝氣性命
于氣此非陰疑于陽乎又有依性体以爲學而漸
失其真如揚墨之仁義亦疑龍也識其几而反之
其道利用戰龍德之君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謂之一戰而使真龍畢伏矣
何公子曰疑鈞敵而无小大之差也如禮記疑于
臣疑于君疑女于夫子之疑陽大陰小陰必從陽
陰既盛極與陽偕矣是疑于陽也
張彥陵曰故稱龍不是存空名之說爲世界示不
可一日无陽即當重陰用倍之時留元一點真陽
如何收斂滑住如謂止存空名以扶其衆則其之
戰者當是何物測言曰陰陽消息分不分有無試
看坤行至亥下有伏乾今之十月而謂之陽月正
是此意
豫象曰乾陽以生爲德乾龍御天陰陽相和則行
施元非害而坤陰以殺爲德坤龍戰野陰陽相交
則行施盡成災沴天地解而害兩作天地之正也
不解爲兩而流爲血雜玄雜黃或爲忠義剖肝畢
命之血或　肯堂蹻前就戮之血或爲生靈肝腦

塗此之血初早辨于萃見之初上極辨于黄裳之
後不容黄之樸于玄如此
張天如曰按坤解異同象曰履霜堅冰本義云按
姚志作初六履霜馴疏云抑順也本義云順習之
六五黄裳元吉傳以羿莽媧武爲喻云在爲君位
不可以臣異婦者之諸儒皆不以爲然云坤雖臣
道六五正大臣之位下得例以君位言然通而觀
之皆可爲君臣之戒也文在中也疏云休元則從
不用威武傳本義皆云美在中而發于外後得主
而有常疏云陰主卑退若在事後不爲物先即得
主也本義從傳云主下當有利字言後得主利坤
道之常也蓋言順也疏云順習陰惡之道諸家謂
善與不善皆由順而後積本義則順作慎又蓋字
疏云疑辭諸解則不訓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
事諸家以陰雖有美爲句含之連下爲句乎發項
氏曰非也含之宜連上爲句然疏云六三之陰雖
有美道包含之德苟或從王事不敢爲主先成之
也則主亦含之連上爲句也

屯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氣始交未暢曰屯物句萌未舒曰屯世多艱難未
泰曰屯
屯之時四塞其爲當草昧之時元氣未散決濛蓬
初四氣渾融无所不有故曰元亨利貞方屯之時
未利攸往天下未平得人乃濟故利建侯
蘇子瞻曰物之生未有不待雷雨者然方其作也
充滿潰亂使物不知其所從若將害之霽而後見
其功也
袁了凡曰使雷上而雨下動即宣洩其意終不鬱
濁惟雨在雷上一濁不漏故其動也兩意充塞于
天地之間此時尚未雨已雨即爲解矣所謂大亨
貞正在精神停蓄之時不在雨勢滂沱之後
張彥陵曰屯難之世虞患困束手倚驪巧豪傑自
運其才性々急于見功或反以躁妄而取敗故聖
人以勿往二字正之當英雄馳驅之秋而忽求其
壯心隱氣于寧靜之中有不動々則少慎矣此時

天下洶洶人心皇皇在賢圖治建侯樹屏方可濟難故曰利建侯

吳因之曰屯難之世正可見聖人大手段人情値此時大都思求可以求成而已乃聖人始終只是一一闢邪正則無奇謀詭計撥其征亂動不是撫天下地變化有神妙才幹只是胸中不肯自且了分毫終不參權謀私衷所以異于功名之士者以此

何玄子曰卦言利建侯者其事也利于建初以爲侯也爻言利建侯者其人也初之才可建之以爲侯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本義或問云此以下釋元亨利貞則文王本意何也曰乾元亨利貞至孔子方作四德說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即非也如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故筮得之者其占爲大亨而利于正初非謂四德也故孔子釋此彖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

蘭庭曰乾純陽坤純陰渾融各正皆稱爲元陰陽一交便有形質而爲剛柔矣故乾坤外諸卦皆屬于坎來震下乃屯也一陽初交于二陰便爲震一陽一交于二陰便爲坎謂剛柔始交也二氣一交紛紜雜揉便不可知故難生物不動則不生不出險則不得亨不得亨則不得各正性命故動乎險中有大亨貞之道焉斯時也雷動于內雲封于外暗昧晦塞正宇宙紛擾無主乃亂之時宜建侯以爲司牧爲立君置國事大勢艱故曰不寧也具四德然四德分釋則與乾同矣趙汝楳曰元之義二曰始曰大一元肇判種于乾坤乾爲陽始坤爲陰始是也乾坤交而陰陽雜不得復爲始故餘卦皆以大釋元而亨也發其例曰大亨貞三德已具而以宜釋利曰宜建侯而不寧四德之訓俱全

鄒泰四曰乾坤不言交以後六十二卦皆乾坤之氣也名其始故曰剛柔始交始交而難生于是乎

生蓋物生未有不雜者動物則治解雜于出拔物則勿由難于伸難即險也只一陽生然不以阻而武息進而動乎險中執德方長為能大通而足以斡安有不有當其未動於自為貴而未能為兩惟震雷一動坎之災皆化為雨而後人心則皆亦足此大亨貞之象也天造二句以人事擬之蓋也之時天運紛綸綱維未制其條亂如草其昏冥如昧上乎未有循從人民未有統宗急宜建侯以為之以收所以斡旋天造而寧其屯皆正自有元陂桔據震方動坎方勞者之何其可寧

何玄子曰變化稱大者大為陽據象辭元亨者十一卦陽為主爻者七卦傳皆稱為大陰為主爻者四卦傳不稱為大止謂之元亨程子以為大不足盡元義元亨重于大亨非也乾元稱大哉陽也坤元屬陰則稱至而不稱大矣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疏經謂經綿綸謂綢綸言君子法此屯象有為之時以經綸天下約束于物故云君子經綸謂綱以織綜之

蔡虛齋曰在天為雲雲之施及于地則為雨雨之收則為水雲盛方成雨雨盛方成水澤故屯大象取意為其雲不蘊隨蓄隨泄祇以慈其半耳詩傳曰雲欲雨之則為雨

楊止菴曰易傳曰天下元事有人不肯人有事則必掛不豪傑非經綸者不與也經綸之道不合于心則事至物來元所權度隨事應酬想有所為亦小補而已以此漢唐宋之治所以不三代也

爾康曰經首立其規模綸者解合而成之此開物成務之道紬繹圖為以解世之紛糾者君子之雲雷也雲雷屯則醞釀濃然後而滂降而天地審經綸密則謀慮熟然後紛紜定而世道寧焉文所曰經者總其緒而分之象雷之自歛而發綸者理其緒而合之象雲之自散而聚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爾康曰盤桓以習旋擇者自為融始擴求先生獨

曰磐桓猶言柱石按字書磐大石也猶漸于磐桓柱也猶檀弓之所謂桓楹故曰柱石慨曰鎮重不動桓是豎立不移周光德氏曰石根曰磐長立曰桓磐桓有柱石之才有鎮重之介故以磐桓象之有才者恒易輕為其事其志行正下句出也有守者未免重發以表功其志行正不句是已居貞行正皆從磐桓而見故象傳下雖之一一字意味有會之當世界洪荒生民險難天生此一一人以為付託而斯人亦以天下之重自任其在草茅岩穴之時不免險行善狀物情其屈已救人一念固必有狀捨人心鼓舞豪傑幾許作為埋光劉釆不得而一時之人亦必靡然從之如尹之在莘說之在野孔明之在隆中聞望隱然故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呂東萊曰說者謂初以剛居剛在屯難之世恐其銳于進故戒之以磐桓此說不然蓋初以剛明之才乃能與時消息自制其剛磐桓而不敢驟此正所謂自勝之強也此正所謂剛也惟剛然後能磐桓孰謂以剛為戒乎

何玄子曰才雖大非貞弗濟故曰雖磐桓志行正也只是以濟世安民為主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便為志行正便為居貞又曰利居貞即象辭所謂利貞大而正之義非靜處為居也春秋傳云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為得居但欲其志在救民行出于正則才與備輔

蔡虛齋曰本義卦辭利建侯象在占中初九利建侯占在象中卦辭主占有自卦而言則卦中之初九為他人故在此卦者利建此人為侯也爻辭主象者自爻而言則此爻當為占者所自當故惟此爻有得建以為侯而利也此亦通例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爾康曰六二柔順中正有濟屯之德名世輔佐之器也當屯之時而乘初剛初固豪傑名世之人欲與共功者二從五則勢有不遂欲從初則心有不

女所以分而不進為屯如邅如求為班如之象然初九所以難六二者非欲寇害之乃求與之相合有婚媾之誼此蓋人情之所難堪者而二之節益堅不與初為字至十年乃字一旦從九五之君尚能與起圖作一者豫初九之才果能忠誠除濟分可以相從之十年乃字蓋久而始決耳臣當擇君王陵所以去楚非交宴要長生所以歸漢事彭山唐見凌十年乃字竟作予初亦無言險難之世艱屯不進三爻俱來為班如而二獨屯如邅如者以其所處之勢係心于五遇勢于初尤難進也真正英雄兢兢業業孫洪溪曰屯體全在邅如邅者遲迴不舍然可素何此經綸真心非是則天下與我渙不相屬我亦泛泛焉姑牽尓以應天下而何以成屯何以孫不存

蘇子瞻曰夫初九屯之主也非寇也六二之貞于五也知有五而已所以異于五者則吾寇矣是故以初為寇

程子曰初為賢明剛正之人而為寇以侵逼于人何也曰此是據二以柔近剛而為義更不計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徐進齋曰易之道有已正而他爻取之以為卦者有已正而他爻得之以獲吉者屯之初非不正也而二乘之則為寇誅之上非不正也而五承之則有眷命

季彭山曰初生民之主實與二為婚媾而限寇豈可與之為讐哉但二以柔順中正之德守其女子之貞不肯字而嫁之耳至于十年則初於此時人心已歸天命已定難已極矣然後中而從之非謂從五也

鄧參同曰易言婚媾者凡三皆陽爻為主賁九三以六四為婚媾上九以六三為婚媾此初九以六二六四為婚媾二不字而四字也九五雖亦陽爻然屯膏則既不能求二而所比之四又已應初之求五誰與為婚大貞所以凶也易之不可為典類如此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不足則往外之賢無與成而之應初所以達濟時
之難二者兼備也乃可平兆明合決然而中留
然亦應以爻之象
稱意曰凡爻以上爲性下爲來六四上而從初亦
謂之性者率擬我者人上文當以性下可言來且
未而性言來而那性用文理固是如此如害上六
三人來讓人之求可謂之來不謂往也來矣詳之
指四然指初亦謂外之有應也而休相應非之
其文之謂也文之有應也二五相應非與初必
四三老上之謂屯也卦六四求往之明的于在初
似爲初四相應然六四柔順而正卦情上体衆與
下体相取况初爲卦主繫文係爲非同兩卦相應
之例乃求初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傳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爲之輔
則能濟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雖
屯難之世于其名位非有損也惟其施爲有所不
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
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己也威權去己而欲驟正
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已故小貞
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
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以道馴致爲之不暴也
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僖昭也不爲則常屯以至
于亡矣
本義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
于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
九得民于下衆皆歸之九五坎体有膏澤而不得
施爲屯其膏之象
何玄子曰程山魏氏云周禮有大貞謂大卜也遷
國立君之事貞不訓正也據說文貞卜問也從卜
貝會意五處險中不利有所作爲但可小事不可
大事曰小貞吉大貞凶統言所謂作內吉非外凶
用靜吉用作凶者蓋教以安靜俟時之意于理亦
通若漢書谷永傳引此文孟康註云膏者所以入
潤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
遭屯難飢荒君當開倉廩賑百姓而吝嗇則凶

臣吝畜則吉也此不過因上文屯膏二字附會成
文耳都與爻義無涉
鄒泰田曰坎為雨故曰膏詩所謂陰雨膏之也九
五陽剛居中得坎之正位本可以膏潤天下然時
當屯難一陽陷于二陰有屯其膏之象蓋坎不
為雨而僅為雲也
爾康曰大貞如振則帝正名分撥亂反正之事小
貞是政事之小者關于成敗吉凶者也立九五不
得不然還以此說為正用修擇小貞為近大貞為
君此類解周禮鄭又錢氏本此解也其膏如雲者
合之象雲須解為雨不可貞雲貞則雨必吝須是
大解大澍小貞恐止于為治治之數點而無以語
于普天率土之渥澤故吉小而凶大高中白又言
悟大小貞法演出極數始知小貞動之速大貞動
之遲也時利轉旋　快不宜深吝久靜故曰小貞
吉大貞凶實為至理此皆別得一解俱非本旨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爾康曰上卦屯之極六以陰柔居之雖欲有為而
才不足坐失机會故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也象所
言何可長也者呂東萊曰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為
治即入于亂也只有兩件更不容停待故以何可
長也挽公謂三非其應五不足歸不知五之不足
歸惑于近而不早自附于初九故窮而至于泣血
此言不然上六居上卦外勢窮力竭有心灑血元
力回天泣血漣如情事欲絕蓋遺老孤臣所處固
然者譬之吳末楊彪徒以司徒擁大位而竟撓已
去魯不能庇其子亦略可見若曰不早附于初九
此豈夫子特揉泣血之旨哉
何玄子曰屯難既極當思所為變通計徒泣何為
哉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泣涕不可禁也子
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
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而泣
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欲以泣清之也其為元
益莫大焉晉過江諸人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顗
中坐而嘆曰風景不如舉目有河山之異皆相視
流涕惟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

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由是言之屯之極孰不為泣而徒泣無施此光女之泣故曰何可長也此聖人言外之教離之六五以出涕沱若戚嗟若而吉如屯上六者進無必為之才退有允益之液亦朝夕必亡而已矣

爾處曰當天造草昧總治亂之時所依必衰國所主必弱君陵違衰夷之象自不可言其時也有英雄聚傑宏才大聖隱〻陰〻起于民間相當世道一情人心自然歸之天下未必有領悉舊君衛助獨夫之心亦決無有棄明就暗扶亡固亂之事其居貞行正建侯興業固自有一番作用在初之建侯非以助五二之乃字非以字五四之求明非以求五儒者于此多作許多嫌忌周旋不必然也蓋聖人作易乃從天下之生一治一亂之勢立論是千古為夜萬世為士心胸豈若春秋諱〻以尊周為義哉然焉所以安亡國君臣亦只得近也其貫止言勸各之私非有大罪小貞大貞所以開其吉凶之道明白無遺而致哀上六則曰泣血漣如焉出孤臣遺老一腔纏悲隕泣肝腸何悽惻之何可長句則又有望其絶〻一脉更無已焉聖人之心不干古若瞭哉

張天如曰按屯解異同屯剛柔始交而難生係以雲雷之象為始交謂震始交于下坎始交有中未子則曰剛柔始交只指震言所謂震一索而得男也雷雨之動滿盈疏云周氏褚氏皆六此句屬解事也蘐修事者以屯難之世不宜事也恐非義難曉故特將之傳亦云所謂大亨而正者雷雨之動滿盈也本義則朶云以二体之象釋卦辭草昧既云草謂草創傳本義云草〻亂元位序經綸疏云經謂經緯綸謂綱倫又劉表鄭玄以綸為淪傳則云經緯綸緝謂營為也本義則云經引之綸理之也女子貞不字疏云字訓愛傳作字育之字本義從賦氏說云女子許嫁笄而字君子幾疏云幾語辭諸解皆云事之幾微求婚媾諸解皆以為四求初傳云若求此陽剛之婚媾往與共輔陽剛中正之君濟時之屯則吉而無不利惟本義則云初九

在下來求四為婚媾九五一爻傳云有君之應名位非損而感惟已去漸心之則吉然正之則凶本義則云小事守正獲吉大事雖正亦凶

蒙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滿康曰蒙猶屯也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危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句而未舒曰屯蒙而未達曰蒙蒙家欽語俱是發蒙之德乾坤既開君長已立聖人憂之使天下不近于禽獸者惟教耳蒙自可通故亨故利蒙以養正故貞具三德為蒙卦下坎象流下上艮象峙上源流將出為山所峙包固其下有物勢洄達之形莊子所謂自然元氣流液于內是也故以名蒙蒙非昏昧愚暗一無所見之謂止是人生之初一段渾全璞玉未雕未琢外看雖無知識而所謂良聰良明畜藏于中將有所待而後開耳其可茂可養為作聖胚胎正在于此孟子所云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也筮者初必精誠再三則瀆而瀆初筮猶蒙之憤悱求通再三猶蒙之褻玩輕瀆故初筮則告之再三則不告不瀆即以施教也如此則蒙無不亨矣人性具足良明不之凡有可亨之理而九二剛中又得教之之法自重而不往教迎机而不輕教故蒙可亨然又必利于貞教不以貞則亦不可亨也所謂利貞者只是保養蒙之初體而已固守得遠然貞心使有可亨之理

胡雲峯曰諸家訓亨與利貞以亨屬發蒙利貞屬養蒙者惟本義以為蒙與發蒙者皆有亨道而利于貞易必如是看方為不滯也

蘇子瞻曰蒙者有蔽于物而已其中固自有正也蔽雖甚終不能沒其正故戰于內以求自達因其欲達而一發之迎其正心彼將沛然而自得焉苟不待其欲達而強發之一發不達以至于再三雖有得非其正矣大患蔽不深則求達不力求達不力則正心不勝聖人之于蒙也時其可發而發之不可則置之所以養其正心而待其勝也此皆聖人之功也

項安世曰洪範庶徵聖之反爲蒙然而蒙有作聖
之功不可忽也
蔡虛齋曰蒙亨蒙者亨也亨不終于蒙也然蒙之
所以得亨者在發蒙之有道耳匪我求童蒙童蒙
求我初筮告再三不告也蓋一則以發蒙者之能求
二則以明發之者告匪我求童蒙以下係又只是
就明者一邊說乃蒙者之所以得亨也看我字亦
可見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
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
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註退則困險進則閡山不知所適蒙之義也以亨
行之得時中也
程子曰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
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久則習若固有
若爲之不預及乎稍長意見偏倚於內異說交鑠
于外欲其純全不可得矣人皆知學當爲聖人亦
皆知聖學不外于正卻不知惟養正于蒙纔是聖

俞琰曰以亨行者蒙以亨而後行未亨則止所亨
則行也蒙豈能遽亨所以亨者時也樂記當其可
之謂時蓋不憤則不啟不悱則不發也時中者於其
可亨之時而亨之不先時不後時也
呂東萊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說者多
謂發蒙者不可自屈必求童蒙先來求我志與我
相應然後可教此固是正理然人或錯會此說尤
然不復與學者相接學者亦望風不敢進少接寡
與道卒不明須要詳玩志應二字此無以感之微
安得而應之應生于感也至理不容擬議一言之
下便當領解苟未領解暫置而不告彼繼未達其
胸中天理圓完然而不動也若再三瀆之則彼將
入于擬議揣度反淆亂其天理矣此之所謂瀆蒙
也
楊彥秀曰說者以蒙爲蒙昧之蒙非也蒙猶屯也
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元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均
而未舒曰屯擇而未達曰蒙故蒙有亨理果昧也
奚亨焉大抵蒙之可亨其妙在此蓋險則已有氣

拘物蔽之累止則猶有學重不遷之意此以行之
甚也
蔡虛齋曰剛明有可以發蒙中則善于發蒙剛則
明所謂以亨行也中卽時中故志應
郝楚望曰坎險在下遇艮止于上在人爲机械変
詐勢窮情迫生平智巧展措不及如奔馬遇深淵
頓覺沮丧所謂窮則反本禪語謂之鼠入牛角偷
心養純聖人所以取險止而象蒙也
何玄子曰養正者養其本然之貞也蒙以能止故
眞心尚存養蒙者亦惟保護之而使不失耳傳曰
本自無瘡勿傷之也作聖之功實在于此功乃功
夫之功非效功之功蒙與聖非両截故養正便能
作聖最妙在一養字後世不知蒙養之旨嘵〻焉
汩以言說滿以知見所謂鑿其混沌者也悲夫蒙
有自通之理故亨敎者因其亨而行焉此時中之
教也若五之志未與初應而遽欲亨之非時中也
初不筮而告非時中也再三瀆而亦告之非時中
也

張彦陵曰借解止字謂其執滞不通與險字則不
知止字正與下文亨行〻字相對謂其外欲不入、
內欲不出也閉通處卽是聖功要之得力全在此
耳
像抄曰人〻有此山下初出之泉却被險柔氣質
包裹了一包裹如一陽陷于二陰中上而又止了
一止故蒙亨非以止以行也夫艮止而待行以行
不以止故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周九德曰清水之濁〻水遏不流留窒言未疏者
能中其心而入焉者象之
啓疑卷曰艮山下有坎險是爲遇險而止不能出
險亦未知避險有蒙昧之象故曰蒙蓋天眞渾涵
知識未鑿蒙〻然不知何性之時以是爲蒙乃童
稚之蒙非愚昧之蒙也何言乎亨也知識雖未開
而天眞其在有可亨之道焉九二師也四陰皆蒙
上九則擊蒙者也記曰當其可之謂時孟子曰中
道而立能者從之則時之與中正卽道之要也得
見龍之時居下卦之中則諸家之止而欲通當養

則養當發則發當勿取則勿取皆時中之道以此道行之諸蒙焉得不亨故曰以亨行時中也我二也童蒙五也大都弟子之于師也其感法信從有志求教而後師之教可入以師而求之則強聒而扞格矣焉能入哉象曰志應者正以立之志能感發信從耳此所謂童蒙之求我也易以文爲才位爲志五陽位以陽從陽故曰志應然謂之應則二雖不求童蒙亦自有鼓舞興起之妙矣不然何以稱應哉

陸庸成曰蒙非蒙昧也昧何以亨蓋蒙者人之初也其覺性在中聖人之全体已該而領矣但內若險而外若止蒙而未開也有以開之則即險之處逢不竭之源即止之處寓不遷之極如磨鏡者去翳而明自現非始有明也故文曰發蒙發其在中者始若再曰包蒙包其所固有者使自得耳曰擊蒙擊其所本無者使全其良耳既貴心可証聖体而養之以正使是聖功是真能以亨行時中者求其蘊極所適而施當其机因其宗及而各隨其淺之所至此先覺之任非剛中如二者不能矣

方孟旋曰易卦曰山下有險險而止以此卦下險上止蒙也大方其止也混混沌沌莫知所之童蒙如此聖人知此雖欲不止其可得乎然既以險而止則必以亨通而行也聖人如此童蒙亦如此雖欲不行又可得乎故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言時止即止時行則行便是時中聖人與蒙亦然其供象山下有險二句俱以蒙之不好處有亨行時中就九二象蒙者言是如此說爲是

郝泰园曰屯之後繼以蒙次子代父而作之師也物始生而擇蒙然不明知竅雖封靈根具足可以作聖豈終于蒙有亨道焉亨在引啟蒙之責者得善教之宜若以我往求童蒙則褻矣所謂往教者不化皆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畢師者亦不聽何亨之有惟是童蒙內患其蔽即我求通於初一念專誠先以冀于求蓋我則迎其端而告語之其或至再三則念涉而志棼淵清已甚焉用告焉而執告非所以爲自已蒙所以亨利于貞而已不言九

者元体在蒙中故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周子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汚掘未入是出未混術
朱子一其文繫意見不立蒙之象也果行育德說
小畜德者養性鍊浴
周光德曰外紀非以任道故行也德而果之內驗
非以依道故於德行以育之除凡体之剛快中果
行体艮之靜止育德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
刑人以正法也
註處蒙之初二照其上故發蒙也發蒙說用刑說
斷也以性為刑不可長
胡雲峯曰利用刑人痛懲之也用說桎梏暫舍之
以觀其後也痛懲而不暫舍一於嚴以性是不知
有敬敷五教在寬之道也故吝
爾康曰以六居初陰柔稟而須蒙剛齊之然童性
易害于嬉初執之輒于正故利用刑人以正其法
納十規矩準繩之中也然又不可塞其天機使無
自得之趣故又用說桎梏用得人與說桎梏是一
時事而看之用方是以剪行時中變以往吝一往
於嚴不可往者一往之謂也書制官刑儆于有位
用訓于蒙士初陰暗正蒙士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註以剛居中童蒙所歸包而不遐則遠近咸至故
包蒙吉也婦者配己而成德者也陰陽而能包蒙
以剛而能居中以此納配物莫不應故納婦吉也
處于卦內以剛接柔親而得中能然其任家之任
子克家之義
爾康曰九二剛中朱子曰剛能包蒙不剛則為物
所蒙然能包蒙剛而不中如上九為擊蒙亦不能
包蒙包為包涵之包保獲天真勿使滿洩方能完
全蒙体納婦克家又即包蒙而纍之納婦有典常
與進之義子克家有善教者使人繼其志之義新
納之婦意相諧和愛履信至許與過多與之休息
則曰宴爾假之提獎則曰具饗教子弟者使如人
家待初納之婦人才何不速化子之承父不弟保

祿成家而以養志為孝如曾子養志親猶治命皆是大子以善教者使人繼其志予亦如此所謂其血脈也故曰克家師弟子授受何獨不然全文止九二上九為剛而九二中和居正既發可包既峰隨其所遇俱吾喜讀之法與家事決故曰剛柔接仲達以喝為非以接附陰是剛柔相接相濟為兼逮以包蒙納婦克家俱指五則非既指六五為柔九二為剛既指初三為柔上九為剛者俱本盡子克家非止領剛柔接句乃是全文也以全文而止以一語呼之者文之体通經皆然

胡雲峰曰此爻取其三義包蒙包上下四陰也納婦納六五二陰也包與納二虛能受之象克九剛能任之象一六五也性陰有蒙象陰應陽有婦象位尊有父象以五一爻而取象不同如此

蔡虛齋曰三句各自為一節包蒙是爻有此象占者能包蒙則吉矣納婦是爻有此象占者遇納婦則吉矣子克家又就是象占意已在克家內矣

郭鞏敏曰九二以剛中樹刑禁之操能之包容初蒙而脫其桎梏吉如之初在二所包中即在二所納中子者男之通稱坎為中男故曰子有克家象若如諸說取二五為應況子為人子以二為子則五當為父又以五為婦則二當為夫與以有夫蓋既曰包蒙似亦蒙不可忽而中之以納婦吉者皆指初也又曰初柔二剛二與初接故云剛柔接獨指克家指詞也如謂取其應亦存有嫌三爻而可硃接者此之六四據九五解之初六係九二故小象皆以剛柔際之即接也但以二爻相比言參九三之天地際亦如之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爾康曰人生為氣稟所拘則蒙之真体猶存故可發可包甚而可擊以利欲汩其心則不戎其為蒙矣故曰勿用取女然儒者謂以利欲汩心乃因金字生義耳六三不中不正以陰柔卿細曲見鮮干趙背之人以如陳相倍孔以說人公孫曲學以阿世皆是為以忠曰自無唯實見識終身沉於此

爲人何可入之門牆與之爲學
李彭山曰余大戒指九二戒指上九于義皆混矣
子但泛言之得其旨矣
鄧汝極曰柔不中正比陽失正見可欲而亂以蒙
其卦而棄其命喪其身乎其行之不順乃大亂德不
弘信道不篤見勢林爲見利汨之見高吉潤行行
故爲紐爲柔所學從爲无攸利矣
錢一本曰後世學業之師與凡有名位而行多人
師皆全夫之凡附學業而從師與依其名位而從
之以爲師皆見金夫之女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爾康曰陰資陽以爲明者六四質既柔暗又无師
友開發困于蒙者也不曰山巒而止曰吝者蒙体
其序也此是開發語要他反求通困之法張中溪
曰天下之象皆可救已爲能隆師親友則困而知
者與生知學知一也若終非困則吝矣六四爻位
居正他卦多有善者此則不然卦体爲蒙爪是困
人又處六四之位一團純陰安得不困遠二陽爻
且又無應皆相比之象也予謂卦名即一卦之大
義不可不顧皆以此
來矣山曰陽實陰虛實謂陽也六四上下皆陰實
之遠者也欲從九二則隔三欲從上九則隔五遠
隔下實者也故曰獨遠實獨者言本卦之陰皆近
陽而四獨遠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爾康曰童取其本大原于之心且言初也陰居故
曰日以照陽非以陰雜混也以蒙蔽所故有知不
如無知漸開不如未畫六五之蒙中而且柔純一
未發正孩提之不慮顛鄙大之空空希聖希天全
在此處故吉蒙六五五爻純和中正童蒙之養已
歸于此故以童蒙吉渾融言之以表其德者其全
蓋五爻爲一卦之主也如還乾比等卦自然爲之
于君非每卦五爻盡君也都仲與所謂五爲尊位
物之既成事之既定莫非五也是以爻五之義故
蒙之五係以童蒙吉訟之五係以訟元吉何等關
備者屯于君位而以成王之冲聖解五蒙以因鄙

之交質解五說真是瘳人訛魯
莊子瑾曰順則善從巽則善入否順而不巽則訟
而不擇從而不改雖是明師亦无可式之唯六五
有順巽之德所以致其吉象
程沙隨云以六居五以九居二者為卦一十有六
雖為時不同其中有五皆吉謂人君處中虛己而
任剛德之臣其臣亦以剛中應之惟蒙則不然
蒙從所應陰而蒙以之
疏順謂心順巽謂貌順故諸爻以順為心不是巽
者外迹相卑下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
也
本義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為擊蒙之象然取必
大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為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
其真純則雖過于嚴密乃為得宜故戒占者如此
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
蔡虛齋曰擊蒙是象下二句是戒占者言擊蒙而
用之于為寇則不利惟用之于禦寇則利順所用
何如
胡氏曰上之剛不為寇而止寇上之順己下之人
因其所而止之下之順也無除盜矣且于正明利
字意上下皆順此所以為利也
蘇康曰治蒙過剛為擊為寇為寇但求擊言大
不止發蒙而止擊蒙己不能如己衣山婦之炊矣
聖人欲擯棄他又發出禦寇一意為之有貪以所
不能知不能行也禦寇有保護其良知良能也為
寇之寇在我禦寇之寇在蒙有利不利於所擊何如
耳上下順者施者受者各得其宜無所不順
吳桂森曰二剛皆治蒙者九二剛而得中其于蒙
也能包之治之以克者也上九剛極不中其于蒙
也乃擊之治之以拒者也
楊止菴曰象言蒙謂二為人師道德為能上為淵
師其志亦咸均深謝以擊蒙為外事發蒙為內學
代淵以上九為國師曰利禦寇九二為家師曰子
克家合內外為二象皆未然也而要其義亦相發
也

卯象斋曰卦有衆一以立主者或以其中或以其少惟中也故蒙註闻主二皆以剛故惟小一故小畜主四大有主五雖柔亦尚之体不由文則有道焉而衆二体加豊帰妹者或以名而論吉剥凶或以時而震動艮静卦之取義備矣

張天如曰按蒙辭與同蒙亨疏云物皆蒙昧惟願亨通傳則云蒙有影發之理亨之義也既或求童蒙童蒙求我諸家皆繁言人求傳則直言君臣云二以剛中之德在下為君所信嚮當以道自任待君至誠求己後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又亨與利貞諸家以亨為蒙以利貞為於蒙者惟本義則云蒙與於蒙者皆有亨道而利於貞蒙亨以亨行時中也疏云居蒙之時人皆願亨若以亨道行之於時則得中也傳云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一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時也本義則云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初筮告以剛中也疏辭初筮云我當以初始一理剖決告之傳云當以剛中之道告而

開發之本義則云惟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有部蒙以發正聖功也疏云蒙之為義利以養正義正以刑訓人其道故人蒙昧隱默自養正道乃成至聖人之功大全諸解則云蒙昧之時先養正當到明發時使有作聖之功本義云九釋則貞之義傳又云使坤其義以明不正之戒下二爻外象之道也果行育德註云果行者初筮之義育德者養正之功大全諸解則繁云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利用刑人用說桎梏註云說當也傳云桎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無繇而入本義則云利用刑人痛懲之也用說桎梏暫舍之以觀其後也刑人者即說曰要楚二物以收其威書曰扑作教刑是也則桎梏不使所象拘束也九二一爻諸解皆云九二爻在下体之中能包家納婦任內理中幹了其任即是子係能克荷家事獨本義則云爻其三象義各不同納婦吉疏云陰來應二納九匹配而得吉傳乃云雖柔闇如婦人苟當納其所長含大註以為剛大疏云上九剛陽故

稱金夫傳例云多金之人本義云以金賂己而挑
之行不順也諸解皆云女行邪僻不順故不可取
本義則云順當作慎順以巽也蓋以順謂心順矣
謂既順傳則云合己從人爾從也降志下求果矣
也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需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傳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
故為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為需之主
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〻實有孚也
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以此而需
何所不濟雖險无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
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辨也

朱子曰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
卦首言利涉大川大川坎象又況臨于坎下以五
有孚故晦者光而亨也

胡雲峰曰乾陽在下皆有所需九五坎陽在上又
為眾所需〻而無實無光且亨之時需而非正尤
吉且利之理也有〻雖誠實而處中或有未正者
故曰孚又曰貞

吳因之曰需的道理極大進退出處須需而正旋

乾轉坤得需而成三年必世得需而洽美大聖人得需而進天地生成寒暑得需而順布若大需以免禍猶需之小者也

鄭孩如曰凡世人所為需者只為勢不由我實心中怔忡非出于情願實能需者不但看得理數破亦自涵養得到。自尔意必俱空脫然無累故曰光亨蘇子曰光者物之神也蓋出于形氣之表矣吾人只為個些子在不能脫然轉轉當係脫得去則以此斗置之華堂杻棘無所不可豈有不情願意思心不為物縛則形不能拘此所謂光亨所謂出於形氣之表也

爾康曰三乾在下遇險而需全倚九五為主方纔侍需者有人為需者有地然所需非九五乾德武不在居五正中之位則猥弱闇沮人不足重道亦不光故下三乾無上卦九五竟不成需也至九五為需之主而以一陽陷于重險之中銀包險難身在淪陷其望三乾之上勢誠急而情甚劫波入穴者尚得進不速之客以吉其終況九五同德之孚群龍共聚一德永堅其為通暢休嘉如何哉亨吉宜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楊廷秀曰需之義有二有需于人者有為人所需者需于人者初二三四上是也為人所需者五是也惟為人所需者既中正而居天位則雖險在前而終必允濟非若蹇之見險而止也雖坎居上而剛健不陷非若困之剛揜也

黃氏曰凡儒云見理不明胸中無主故亂大過大變而能持重者必心中實有主張也故有仕事之孚則不為小喜所動有正道之孚則不浮縣祈動下然神明無主手足張皇吾未見其能堅持也

爾康曰坎中之乾之中爻也德為天德位為天位此乾爻在坎者多吉然亦須有所加臨之卦何如倘在澤上則為節則在雷上則為屯膏皆不得優畜物孫名以非為陽德為之助也否訟乾雖在

上皆有陽純之象惟需非純乾在下三陽並處同
德方升而坎五之在上者翩然留嚀而有助儼然
在上而不狹始得居中而成其天位之實故此象
獨舉位乎天位以正中明之中陽爲實有孚也尊
而有佟光也凡帶陽連亨也得正履祥貞且言也
是辭備陳其美供以位乎天位一語狀爲乾之爲
德大矣哉
天下之人只見奮發有爲者能有功不知能需者
之性却亦有功質卿曰能需便是氣力氣力合者
未有不濟天下之事者也故聖人特發有功之義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既坎既爲險又爲雨今不言險雨者此象不取無
難之義也故不云險雨是已下之物不是須待之
義故云雨但言雲上于天是天之欲雨待時而落
所以明需之思特浣而疏德又亨故君子于此之
時以飲食宴樂
容安齡曰也散裳明德亨當音治然無慮飲食宴
樂以酒太平王在在鎬豈樂飲酒是也

爾康曰凡人則害得失進于其中經營趍趨皇皇
營爲不及一飲一食供不自然能需之人此容閒
静无營无涤朝饔而夕飧腑寬而胃平碌雖嘆其
時咏羔羊皆其委蛇其爲飲食何宴樂如之悄借
此以狀其舒徐自得景象乃謂飲食宴樂以俟其
自至安取義哉禪家以義理爲法喜食與實非之
意可以互發予謂前義猶依彷須待之旨模取世俗
之論也質平菴曰大象皆别以物象取義無重用
彖義者慕容曰萬物需雨澤人需飲食天下需涵
養雲上於天物之需也需者飲食之道人之需也
需于酒食貞吉天下之需也酒食者日用飲食之
謂以分位言成康文景得之以道義言簞瓢蔬水
得之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
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此義郊曠遠之地未近於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
又能有恒于其所之象
爾康曰學未至于志年志世不得謂之能需念未

至于無始無終不得謂之有恒初九陽剛在下能
守恒德且去險尚遠不至陷溺夫何咎

蔡虛齋曰用恒乎耐剛忍之意

葉爾瞻曰恒字即孚貞二字需之時尖能需為恒
豫之時不溺豫為恒益之時不求益為恒故皆用
恒字

何玄子曰同人以二為主上去二遠故上為郊需
以五為主初去五遠故初為郊皆由主爻取象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
小有言以吉終也

胡雲峯曰初九以剛居剛恐其躁急故雖遠險猶
有戒辭九二以剛居柔性寬而得中故雖近險而
不害其為吉衍在中者胸次寬衍綽有餘地以地
之衍形其心之衍不以迫退動其心亦不以小言
動其心如是終吉

楊用修曰衍寬平之地也左傳北名有昌衍漢書
地名有濡衍衍之文取需為沙義

談秉曰沙体飄散而躁泥体塗附而粘沙字義用
散妙衍從水從行水行沙上不脱不粘何等寬衍
係關斯取天元一点沙為獨鍾則又取外家事耗
矣

張彥陵曰沙非水也而為水之所也至離未有及
身之禍而言語之傷亦所不免非若初之需郊者
比也然幸其剛而得中能寧耐以待其自定故終
成濟險之功而得吉人言何足恤哉需于沙是處
象小有言正是需于沙正意

唐鼓菴曰三何以致言當是時知前其險者貴之
以潔身知其不陷者貴之以拯溺拯溺者失于見
幾潔身者至于亂倫而二之終吉不以有言而生
怪亂也此之謂孚貞此之謂不陷

薛仁貴曰郊遠水沙近水泥涉水難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
寇敬慎不敗也

楊廷秀曰初需于郊止而不敢進二需于沙進而
不敢逼三泥于泥則進而逼于水矣然坎猶在外
也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自狎水也

狎水死者勿咎水致溺敗者勿咎濕自我致之故
也若能敬慎自然不敗
胡雲峯曰需與漸皆取有所待而進之義需内卦
于郊于沙于泥由平原而水際非水際非人所安
也漸内卦于干于磐于陸由水際而平原平原非
鴻所安也皆以三爲地故也
項平菴曰三與險切近未必皆三之罪亦有居勢
逼然者其要在熟玩敬字而已災雖在外然亦不
自至我有以致之則在我敬慎而允失雖與之遇
亦無敗理蔡氏宗與小人同朝而自免于辱祖逖
與石勒爲鄰而自不可犯乾三之君子隨其所遇
皆當有以待之此其所以剛健而不陷也此爻在
乾爲夕惕无咎故以敬慎戒之
朱子曰或問敬慎二字云敬字大慎字小如人行
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喫跌便是
慎〻是惟恐有失之意三健体敬而且慎日乾〻夕
惕是乾下卦九三之德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本義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交坎體入
乎險矣故爲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
故又爲出自穴之象血陰傷也既傷矣何以出自
穴也朱子曰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于坎陷
四又是坎体之初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
陷了
曾登之曰曰血曰穴俱從坎象血者殺傷之地也
穴者險陷之所也下三爻待于險外四則待于
險中故爲需于血之象上比九五而能順以從之
則有所依而可圖出險故爲出自穴之象四本險
地以乾三陽之所以需而不化者今亦以能需能
出爲言此陰氏之謂從化也順以聽之五也
爾乘曰四與上坎中二陰故皆言穴惟坎外初與
三皆云坎窞也四上俱穴四指其將入穴而言順
總則無入穴之道故先言需于血而後言出自穴
上六本其象在穴而言能敬則有出穴之道故先
言入自穴而後言有終吉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爾康曰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九五一爻在坎險中常人處至險之中必畏懼過進元所聊賴五處主險而從容舒緩同恒得需是知險難之中自有安閒之地也故以飲食宴樂係之一爻之象即為全體

易蒙引需已至五獨曰貞吉者當需之時所恃者九五耳五坎体也使其正位而不中則必比險為險不容三陽之來使其雖中而不正則亦不能主持三陽而使之進也惟九五既中且正有德有權雖在險中不溺于險而能為主人以濟往客以係君子之貞而成天下之吉故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啓蒙翼曰舊說需作待義則當以下三陽為主非也五必能需下三陽下三必能待五之須則就之則使不至為坎所陷乃以需之義不當闕略也凡言其義則必于象有不然者然五何以能需也五以中正之德正位乎天德之位得時得位故能以其坎之中實為孚耳

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疏三人謂初九九二九三此三陽務欲前進但畏于險難不能前進其難既通故不須召喚而自來也

爾康曰晦云陰宜居下而居上為不當位也本義云雖不當位未詳上六以陰居陰是為當位今曰不當位故云未詳有云不當位者居陰極也指上而言有云三陽之來雖不當九五之位也指三陽而言未知孰是細繹之九五陽剛中正當位能需三陽之客乃以五來非由上速上六純陰處極不中安能主陽然其中比九五又本與三應有依附奔速之意故未大失朱子執陰陽爻位之說謂陰居陰陽居陽為當位故以上六當位為未詳愚按卦爻中于五多係當位于上多係不當位蓋以五中而上窮耳上非需主故其未嘗以爻位陰陽為據二亦中而罕言當位〻遜于五之尊也初三四亦不中而罕言不當位位未至于上之窮也

爾康曰門内有君子門外君子至九五陽剛中正
能為君子之主於下三陽不必速而自來九五上
卦之主與乾三陽氣類自然德聚不必專以上六
感九三爻成義上六須必三陽有履河濟梁之急
在三陽從容而進居常俟時此不速從三陽生非
上六之本情也

郝仲輿曰需者飲食之道也以之設卦何也造化
自然之節候也天地以需而運古非頓今也人物
以需而壯如非頓長也道德以需而成始非頓中
也冬以微陽需暑蚤以微陰需寒水以一滴需江
河土以一塵需泰山參天之材勾萌需之也凌雲
之羽黄中需之也故浮躁之氣不可以致遠驚悍
之性不可以全終聖人所貴需也卦正乾下坎上
何也天下至健者莫如乾至從容者莫如乾九陽
一氣獨往獨來陰雖來其底陷之勾乳行有常方
其陷也閉藏不出及其升也日浸月積群陰自消
故其卦坎來乾乾陽進坎險乎所以運變化之樞
而消磨群陰之道也然則何事于需曰一陽方陷
于陰内三陽欲進且未得合彼一陽此三陽非能
即拔二陰盛之需之而已矣如君子受制于小人
衆君子急之必災需之將群小自解然而坎險遇
他卦則不需何也夫陽氣而已坎雖為險無陽不
成苟不過陽而陰挟陽自主復何需惟與乾遇善
其同德而乾與坎聯位西北金水同根志本相須
非乾則内外不争進而行險所以必遇乾乃需也
或曰乾健好進焉能需曰健而好進者人心之強
陽也乾陽真氣未有進而不需者一陽生于冬至
春始動至夏方盛天下能需者莫如乾故根古如
茲陰隨其斟酌而不能與争人之精神有嘗不暴
從容悠久何功不建何德不成需所以繼屯蒙後
也然則乾不遇險不需乎曰乾之需非以險也乾
行自需初九所謂利用恒遇險而需者聖人憂患
天下為之象以戒夫欲速者耳陰陽之相乘也進
則必退成則必虧日必有夜君子必有小人中憂
必有夷狄天地之間何毫無險恒人欲急遽行之
豈知造化之理者歟或曰需者事之害此言何

謂也曰彼爲險底退縮者言此爲乾健用剛者言
也退縮之需不可有乾健之需不可無也其以飲
食宴樂爲象何也謂乾陽既升坎險既平用九功
成陽德方亨萬物各得所需如詩序所謂太平之
謂語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君子能從容素
位行所无事待天下之感則其象爲飲食宴樂若
急遽躁擾則一號十起食不暇咽矣坎畫中滿醉
飽之象詩曰坎〻鼓我言宴樂也
張慎甫曰乾天德也天德在我似可獨往獨來乃
重卦加之以坎爲需巽爲小畜艮爲大畜養之于
始畜之於中止之于終何也剛主於進非以坎煉
之其神不鼓非以巽畜之其机不裕非以艮止之
其蹈不極亢以復元亨利貞之本體故十二卦中
明示其意不然壯止之山亢龍之悔可慮也
張天如曰按需解異同利涉大川有而義、、齊險涉難之
義一乎耐以待之義行在中也疏云亦難雖近猶
未通于難而寬衍在中一傳本義則云二雖近險而
以寬裕居中災在外也疏云災在身外傳云三切

逼上体之險難故云災在外本義云外謂外卦也
自六諸家皆以爲三陽方來四出而不安于穴疏
云九三之陽欲上進六四之陰塞其路而相妨害
言侍持于以循待持于難中也三來逼己四不能
距故出此所居之穴以避之但順以聽命而得免
咎也傳亦同之惟本義則云四可出而不陷于穴
又傳云穴物之所安朱子曰穴是陷處喚作安處
不得上六入于穴疏云上六與三相應三來之己
不爲禍害乃得援助故上亦无所畏忌入穴而居
傳亦云陰止于六乃安其處故爲入于穴雖本義
則云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雖不
當位註云處无位之地不當位者也傳云陰且在
下而居上位爲不當位本義則云以陰居上是爲
當位言不當位未詳

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凡訟者物有不和情相乖爭而致其訟凡訟之依不可妄興必有信實被物止塞而能惕懼中道而止乃得吉也訟不可長若終竟訟事雖窒復惕亦有凶也利見大人者物既有訟須大人決之不利涉大川者以訟不可長若以訟而往涉危難必有禍患

項平菴曰需以有實故需訟有以実故訟無実而需時至何用無実而訟情得必窮故二卦皆以有孚為主需主九五訟主九二二爻皆在坎中二卦之有孚也卽坎之有孚也曲直本明故窒勝負未分故惕中止則吉終成則凶訟之情状十是曲盡矣利見大人或不與之較如直不疑或為之排解如卓茂武使其心化如王烈或為之辯明如仲由皆訟者之利也不利涉大川涉險之道利在同心雖胡越之人猶當如左右手比豈相爭之時乎然謀相攻衰禍愈出乎初交雖漢對逆濟比不利涉大川之明驗也

坤鑿度云爭而後訟義私不得信則言之于公祈以為訟

薛河東曰大上操于德性子思子所謂慎獨是也其次謹于存心孟子所謂三自反也又必若程正叔所謂愼交結明契券則又其次也

爾康曰乾一坎二為訟人之不得已而訟凡爭利爭名爭義皆是訟者人之不能免也

揚氏曰誠心而无詐者必不訟窒陳而无仇者必不訟惕属而畏刑戮者必不訟中和而不很愎者必不訟如是則吉也非訟之吉无訟之吉也不然訟至于終極而不反其凶必矣揚氏无訟也

爾康曰元精之辭不可以訟故有孚辭不得伸故窒心當多恐故惕惟有三者而不得伸故訟亦必有是三者而訟故訟不敢中吉終凶然以若終竟訟事雖復窒惕亦有凶也是矣凡大人則有爭者伸故利行險使伸是涉大川也故不利爭窒惕中此是就訟宜如此則吉總圖本卦所有之德而着

之

彖曰訟上剛下險〻而健訟〻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本義訟卦乾上坎下上剛以制其下〻險以伺其上訟之勢也內險以主乎健外健以逆乎險訟之能也故名訟

胡雲峯曰需訟二卦皆以坎之中實為主特需之坎在上為孚訟之坎在下為窒惕窒惕者孚之反也本義謂涉川尤貴于能待需待之義說利涉以剛來險以安獲陷就爭訟之意說不利涉其義備矣大抵能安其分則為需以相待不能安其分則為訟以相傾故需卦辭有吉无凶如須則無不利於訟則曰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如是而利如是而不利則自言之所謂順其所安為吉凶者也

胥登之曰需與訟俱以乾遇坎故取涉川之象需則利訟則不利者需之險在乾上涉川可出于險外訟之險在乾下涉則反入于險中也凡訟不可陷險〻則以一虛長百實

淵言曰自下而上內而外曰往自上而下外而內曰來人若見在外邊則爭念易萌訟端易起惟盡收攝歸向裏面來還反其心休之初則自有是冲然無競之本真而已二之得中得乃全在一來字耳

丘建安曰剛來而得中此卦變也易中言卦變始于此

爾康曰卦變之說據丘氏所言而詳之更未見確剛來得中以為自需上卦來也然如在彼卦不中今來得中方是以需卦在上為坎訟卦在下亦為坎總是剛中只分上下耳今不其移從之齊并以此語訟自需來非理則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註總訟音猶人也其也使無訟乎无訟在于謀始謀始則在于作事之不明訟之所以生也物有其分起契之過職不相監爭何由興訟之所以起

契之過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責于人

項平菴曰乾陽生于坎水坎水生于天一乾坎本同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悖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由是觀之天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之于初以貌睚眥而不啟也禍難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于匕箸之間蘇史滅宗忌起于談笑之頃謀始之道豈不深加省明乎

王龍溪曰凡非本有所無則孔子使無訟之意謀始之道非但慎交結明契券陳孔以啟之象則以示之辨上下定經界使其安分而無爭知恥而能讓皆此義也

胥登之曰天運而不已水流而不息故皆謂之行天水之行上下本自相違天之行剛而復始水之行性而不返亦相違之意已相違即有訟訟之繇端亦微君子作事謀始訟端絕矣

楊氏曰天氣上行水性下行是違行火炎上便為同人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孤始入訟境訟事尚微已是險柔得此少抑

劉廷瑞曰於心能初與三陰柔而不爭故不言訟也

楊廷秀曰初六以才弱而位下才弱者有慚念而无違心故雖訟不永位下者致瀆想而不敢大訟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狀小言判步猝所以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註以剛處訟不能下物自下訟上宜其不克若能以懼歸竄其邑乃可以免災邑過三百非為竄也竄而據強災未免也

步淵曰陽實陰虛九二剛來得中乎實明甚一陽在內陷于陰陰變陽甚明以室故窒訟以陽故不終訟況見九五故一見九五即畏懼不敢不克訟歸而逋宜矣李曰凡訟皆求直于上之人故曰自下訟上非謂下訟其上也

爾康曰无眚者周礼悲弱伲寡則眚之眚四面削
其地也惟九二歸逋以避咎故其邑三百户无眚
得免于削地之咎
張彥陵曰按貫說其邑人句逋上讀无眚自處卑
約示不敢抗王子朝奔晉是也蘇子瞻以不克訟
歸爲句逋其邑人三百户爲句渊於蕞而下爭也
邑人无眚免大獄株擾也若自歸三百户中擾獄
要免大悖
爾康曰鄭註礼記云三百户小國下大夫之制彤
敢仲曰古皆國邑非如後世郡縣吳曰庸人有户
默門故民數以户稱
何玄子曰争之既不能得則舍之未爲甚失輔二
剛中能以理自克一見九五即愧悔不暇不能成
訟逞歸而逃逋此過窒能惕而不入于淵者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
從上吉也
本義從上吉謂隨人則吉明自主事則无成功也
三陰柔不能訟又上比乾陽有所蔭映故其象如
如此
爾康曰蘇紫溪曰食德者安其分之所當得也不
與人競利也從王事无成者分之所不得越也不
與人競功也義人臣一有爭競之心亦謂之訟故
聖人因訟而并示其訓食舊德註云休大剛柔以
順其上不見侵奪保全其有一味守舊與人无競
即此便是貞此爵人未免見侮于人故厲然貞柔
自守畢竟无禍故終得吉以之或從王事亦惟從
上无專成之意按是安分自奇之人一切外事不
妝做其或從王事者三之性也无成者六之才也
王事不作聽訟說爲是其所及王事以上卦乾言
故言從上吉也六三陰柔不中正之文不美者多而
訟獨否者何也以其柔和不務於三求險乾初近
正故能獨守故常安受舊德其從王事亦惟從上
不敢專成食舊而貞六也從王无成三也大凡卦
五上乾也爲者以其位不中正而意欲與之從王
故危惧耳近上而險雖當以乾健之才尚爲敷鬼
近上而乾即訟坎險之極食舊而貞大義精雖如

九六三不中不正較九二之仰承九四之術尚供
不相似
符曰乾元有元或无過減損亦千成也以乾健
盛豈可有首以過衆危必至臧損隆者德新業
富極乎其成故尊元危者積譽叢尤取乎其成
故善元也是故坤從王事曰元成訟從王事亦
曰无成坤順訟健坤安訟險坤從王事道在括
囊訟從王事志在受服故坤忠而訟欺也忠必
讓成欺必襲取无成之德坤訟爭處之　倪鴻賓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
不失也
本義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故
有訟象以其柔故又爲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
心安處于正之象
呂東萊曰渝变而爲善也心之所之只有善惡捨
惡既不得轉不之于善將何之乎
龔括蒼曰二與五訟四與初訟其與爲敵者強弱
不同而皆曰不克者蓋二以下訟上其不克者勢
也四以上訟下其不克者理也二見勢之不可敵
故歸而逋竄四知理之不可渝故復而即命二四
皆剛居柔故能如此
馮厚齋曰九二雖有剛性而居柔處中又居下位分
義之所在而能制之故不克訟逋竄翕然恐懼
如此戴然不肯與天下爭也九四亦有剛性而居
柔處偏能患情與而貴之彼亦不克訟即命安貞
其悟受如此變然不欲與天下競也下訟上上訟
下之說未然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馮厚齋曰訟卦五爻皆不正惟九五一爻既中且正
中則我不終訟正則人不克訟此訟之最善者或
爲德之尊或爲位之尊或爲理之正或指主訟或
指聽訟或主中訟或指元訟九五訟一訟元吉何
等渾含周匝止與蒙之九五同說者必指以爲君
而以郤至與周爭鄇邑王命劉單訟諸晉爲言揚
敬仲又大之而曰舜之誅四凶孔子之誅少正卯
云云抑又過矣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本義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或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爲終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爲戒之意深矣

測言曰上九所謂終凶也然至曰終訟則凶反不警醒聖人于萬有倖中設爲鞶帶之錫曰或而即于必無可倖處斷其終朝之褫曰三言斷斷乎可倖得也

決錄曰褫康成本作拕晁以道曰如拕紳之拕乃得象意矣如清以褫與拕通則義上剛之極本以訟得三不勝其矜而終朝三拕之以除于人也象曰受服二先生從荀虞本曰褫服豈象義哉

鄒泰四曰訟至九五斷元吉矣更躋而上進中歷正叢獄或私故有或錫鞶帶之象錫者以下貢上也所從來曖昧不可知其何人故或之明非五錫也呂刑所謂惟貨惟來者是耶錫者賂以買直受錫者璽以眩官而終朝而三褫且隨其後何辜之有乾爲衣人爲環有帶象虎噬人而人自解其服曰褫褫之者不一而足故曰三褫他本改褫爲拕謬

尚康曰訟義無所不具而尤于爭功名爭富貴爭學問爲人訟訟之實故此爻命服以富貴指之天下固有以爭得官者如後世之躐求今時之攘搶昔之昏夜乞哀者今爲白日爭奪即三公九卿亦何足重象傳亦不足貴恥之甚矣則尤總氏曰古人所謂訟者非必訟官兄讓耻爭尚口便謂忠德而名以訟虞書嚚訟是也構訟同爭嚚訟亦爭爭爲固爭爭名亦爭矜而忿戾亦爭也商周以來乃有兩造有獄成有巽手推角之斷鈞金束矢之罰君臣交訟之患非古矣周氏之亂尤得伐心以說受服借言終訟得勝之象耳楊惲告崔氏息夫躬昔東平初以此侯卒以此誅天道固然

鄭仲興曰訟其枉始故小有言卻不可長訟患其終故雖得勝亦不足敬

張氏如曰按訟解與同利見大人尚中正也註以大人為九二既云時方鬭爭貴尚居中得正之主而聽斷之大全諸解則皆云九五居尊以作事謀始註中有德司契之文出於老子言上之有德司契要能使分明以斷于下亦不貴在人之下有爭訟也大全諸解則无之九二之註以歸而逋其邑為一句人三百戶无眚為一句傳本義則以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為句朱子以九二正應在五〻亦陽故為窒塞之象數此何以不言二百戶而言三百戶以其有定數也王弼說得意忘象伊川又說假象今象數亡矣只得從理上説故勉強說為小邑從上吉也既云順從上九故得其吉程傳亦然惟本義則蔡云隨人則吉六四一大註以復即命渝為一句安貞吉為一句既云九四訟既不勝反就本理變前與初爭訟之命即得安貞古吉傳本義則云能不克訟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于正蓋註謂命者與初相訟之命傳本義則直云天理又不克訟既但云渝變休息不与初訟傳則云四承五礙三而應初无與對敵訟无由興又各不同也

師

師貞丈人吉无咎

本義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于農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將為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

揚誠齋曰師也者慢民以器之以納民于軌之危莫其吉且无咎乎為民禦亂為中國振伏為天下除殘去兵不可也興師以其道帥師以其人斯吉且无咎矣誰之咎也

吳臨川曰舊本作丈人崔氏憬曰子夏傳作大人今按子夏傳雖後人附托之書然此象作貞大人

吉與国卦彖辞同皆以内卦坎中畫九二爲大人其義爲將丈字蓋大字之訛又按太玄衆首擬師卦其賛辞曰丈人推孥蓋用易語則大之訛爲丈先在漢已然矣王弼解丈人爲嚴壯之稱陸績則云丈人者聖人也潑按論語莊子等書稱丈人者謂老人人老而扶杖故曰杖人解爲嚴莊固未安陸績之意則是而無此訓義今定從崔說作大師之丈人指九二也若黄髮之尚父元老之方叔是以當易之丈人矣庶頫趙充国李靖柳共次也王翦爲樸王元謨則年爲而已矣然則川將必年周瑜謝玄可廢與曰何可廢也然必曰丈人何也將者國之司命必曰丈人謹之之至也

論衡云人以丈人爲王故名男子爲丈夫尊翁嫗爲丈人

張幼于曰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䟽師貳訓爲法或訓爲長惟師兵之師則訓衆也貞訓爲正者凡舉衆必須以正故訓貞爲正也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行險謂下體坎順爲上體坤若剛中而無應或有應而不剛中或行險而不柔順皆不可行師而得吉也毒猶役也若用此諸德役使天下之衆人必從之以得其吉又何無功而罹咎責乎

司馬君實曰夫治衆而不以剛則慢而不振用剛而不獲中則暴而无親上无應于君則爭危而功不成所施不在于順則衆怨而民不從合而論之而師貞之義始備

俞琰曰正謂兵出而有名也書武成云將有大正于商註云大正以兵征之蓋謂武王伐紂以有道誅無道是爲大正也孟子云征之爲言正也能伐天下之衆而以討亂禁暴弔民伐罪然後謂之正不正則兵出無名人心不服何以王天下今興師動衆而名正言順可以王天下矣故曰貞正也能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項平菴曰師爻以順爲武故三之否剝背皆凶初六、六三六五是也九二以剛居柔是以吉而元咎行險之貴于順也如此

爾康曰許慎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从帀从𠂤𠂤四帀衆意也按𠂤都回切俗作堆小阜也帀子答切周也鄭玄云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衆中言之爲卦下坎上坤所以取名爲師者自二卦之義觀之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故由辭以貞言自是觀之師比皆以一陽爲衆陰之主有統衆象然比陽在上純衆故象居師陽在下統衆從象將師耳鄭黍回曰一陽在下以統群陰將帥之象故卦名師洪範八政師居一焉蓋以才兵用謂説去兵師所從來尚矣聖生兵者不祥戰武者危然必以貞爲本如所謂禁暴戢亂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是也然爲不慎將以國予敵將者人之司命非得元老壯猷殺心所素服者不足當閫外之任惟統師以丈人乃克成功而吉凡合義而元咎九庶文王時則尚父其選於丈人哉按子夏傳作大人然乃宋儒杜子夏非聖門卜子夏太玄擬師其贊曰丈人摧孥蓋同馬融此而漢書猶爲可據

爾康曰秦方平未定學之意許爲之妄之卽比九二剛中之象漢儒誤釋之曰容儒義從之未然象言曰自後世不明行險而順之義便謂以義動民雖毒天下亦可爲則遺害豈少哉此仁心養之說甚言兵意可以息人主好大喜功之心然醫家言發毒者乃火相聚于一處究學之物豈因此之毒遂以此名師之爲害乎書稱毒痛四海詩稱比于于毒則毒作害解從來亦久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爾康曰師卦上坤地下坎水而曰地中有水何也曰水蹟地中行也水由地中行人見其有水也鑿之則有水、不外于地而背天之下皆水也古者井田之法隱兵于衆未見其爲兵也閒之則爲兵兵不外于衆而背天之下皆兵也此地中有水所以爲師之象也民者衆也衆者兵也容民畜衆哉

以爲寓兵于民非也大象皆別以物象立義無重剛象義者豈以師象必重述兵法乎項平菴曰以物類推之地之所以能同者以其中有水也千仞之山水竭則崩六尺之軀氣竭則死水所以畜地氣所以畜形君子之于民也浸潤之道深入乎其中所以能涵畜萬衆而不分也容畜屬坎民衆屬坤然揚敬仲說似已得之

揚敬仲曰水行地中有以容之則翕而聚師衆也不畜則不聚以其無有容之者耳故畜衆只在容民々容即聚民聚即衆

爾康曰兵農合一是周制而于大象之言不然存其說可也陸庸成曰嘗觀周禮司馬掌兵者也而言掌邦政何也貞之謂也九代之法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兵爲毒故未嘗明示人以用武也卒藏于六鄉弗謂卒將藏于六鄉弗謂將以卒伍而會于教官之司徒以卒化而学于礼官之大宗伯以卒禁而御于刑官之士師此正寓兵于農之意況四時有田則教兵不爲不先六卿皆將則爲將不爲不預何待到晝兵號而明示以暴天下之兵哉唐人府兵似得井田之意然井田寓兵于農府兵寓農于兵而兵有定額將有定員且將驕卒惰之爲患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註爲師之始齊師者也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々不可失々々律而臧何異于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

本義律法也否臧爲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在卦之初爲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

李西溪曰甘誓攻左攻右御非其馬之正牧誓五步六步七步五代六代七代皆不可亂周公司馬法坐作進退皆有常節魯侯撫師小爲原蒙戒以勿遂以其亂部分不可以爲師也春秋傳曰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

揚達秀曰楚之亂次晉之爭叛齊之繼亂吳之爭
合皆失律之師也初六師之初出也故深戒其出
之々初
御纂同曰左傳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是也初六
十乘其三同陷陽故著此戒戒云否則雖臧亦凶
者躁武又引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謂律服
其和否臧則不和故凶然是以律吹律之説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
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傳師卦惟九二一陽為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
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當制其
事惟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
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為下
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
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道則能成功而安
天下故王錫命至于三也

本義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
於五而為所寵任故其象如此

揚敬仲曰二陽五陰則五陰歸一陽一陽為主師
比是也一陰五陽則五陽歸一陰一陰為主同人
大有是也大抵陰與陽其情相得半之二女同居
而不相得者皆陰故也今五陰不應九二之一陽
則九二為主九二臣也而人心歸之於非人臣
之所宜惟在師之中為將帥則吉群陰歸應者士
感應也何不可之有

轄閒曰以一陽統衆陰非承大君寵任之專不可
文辭元此意聖人特發之謂九二之得吉由于六
五之天寵襃處得君乃克平蔡以中人監軍而僨
師者總總也

常登之曰王者之命有三錫有九錫三錫所以命
將九錫所以命方伯周禮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
三命受位丘建安曰王者用兵非得已嘗務真其
本心故三錫之命惟在于懷綏萬邦而已

何玄子曰愚聞之師云周書有之天道尚右日月
西移地道尚左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吉
禮左還順地以利本武禮右還順天以利兵將居

中羣順人以利陣人有中曰參無中曰兩兩爭曰
弱三和曰強爭曰在師中吉无咎此之謂也
郭象曰曰九二以一陽爲群陰主在下卦之中故
曰在師中夫師行前茅後勁右轅左蓐莅忠无承
之者惟是居中齊鼓運籌帷幄足雜其選以剛中
之九二纔然專閫而伐賊焉德與位稱正象所稱
丈人能以其師貞者也安得不吉何至有咎此非
二之敢于擅命也當遣將之始王實親爲推轂錫
以寵命至再至三是以拳命在此君善任而无中
制將受任而无旁撓且吉且无咎不亦宜乎在師
中循家人之六二在中饋不必以得中道作解其
中德已在九二内矣坤文有命象命非慰勞之命
亦不待在師中而後錫或陰謂之寵数以結其心
者似是而非
爾康曰九二以剛居柔才志中正象止言在師中
三字而握机帷幄提一帥將士安靜之心思鎮重之
氣度俱可模寫其要尤在能承天寵盖天寵既承
則上專委任而無牽制方叔王命故能代史裴度

得君乃克平蔡大將行師全在于此故曰吉錫命
謂專任以爲將非褒其成也衣傅剛中而應皆此
如春秋王使宰周公錫齊侯命然總是除暴安民
拯危救亂故曰懷萬邦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爾康曰易中言輿皆取象載物无輿人之義榮之
尸以人而主用木是主自主尸仍尸非尸即主也
如義和尸厥官飛子尸之則尸訓主亦非尸即主
也如尸而進盗尸女于是則指言死者若以大無
功之義推之恐似秦封殽尸楚收晉尸之類封與
收皆須輿之以往或輿尸或之一字不盡然也故
可輿婦若師徒大敗收歛不及歛當築京觀我必
埋渦淬矣古者師敗不忘棄與之而帰仁也不全
俄人戕蹈義也後世安于恒怯故不能收今哥人
被殺隨其墊隘以爲捨馱而去不如諸夷此其一
矣與尸程子主衆主說爲其統任不專也六三上
乘衆陰故有此象楊誠齋曰阿曲之師趙質爲將
而令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爲將而令出先穀後

世傳有中人監軍者帥焉位而不收
范大性曰二爲卦主三以失位之柔而乘之此師
之所甚忌者故有僨君之象古者兵難收術不忌
棄死者故狀尸以歸輿尸術以車載棺而謂之輿
櫬也或者有時而然之辭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傳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惟取其退之得
且不論其才之能否也易發此義其仁深矣
本義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
象如此全師以退賢於六三遠矣
易數曰禮曰將軍在左故其無寇收罕尚右示有
必死之志尊卑之分宜爾也崔景曰守卑居左四
居位得正善守之將也无咎者當退而退也使退
不得當則懈敗坑陷且不免訴得无咎君子曰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蓋左生而右死也
顏克亨曰善師者不戰守亦戰也善戰者不進退
亦進也滿之班師晉文之退舍豈必于進也乎使
漢高不至白登唐太宗不淹鴨綠將有何抉隨括
不量己非白起之敵狼于一戰而四十萬供坑趙
國遂亡朔川之役耶律針黔兵勢甚盛能柔欲避
其鋒王統以言激之遂赴敵而死左次无咎不其
然乎
何玄子曰二在師中爲羣陰所歸四無于二偏將
帥象也春秋傳一宿爲舍再宿曰信三宿曰次又
不前不後曰次次非退之之謂次止而不輕進
也若春秋次滑次召陵是已古者諒而避必于左
詩云兜鍪在辟四得位而无應无應不可以進得
位則可以藏故左次以聽主帥之令柔不躁還正
不妄動視三之輿尸遠矣思乎咎
卻泰四曰四以陰居柔雖不中而得正在師則偏
稗也兵事主山尚右若次舍則未有不于生方者
况偏將單兵當左乎故有左次之象再宿曰信過
信曰次左次非必退舍如春秋僖公四年齊桓伐
楚春師進次于陘夏師退次于召陵是進退皆可
云次矣杜氏謂次在事前次以待事又在事後事

成而次數諸將之所云代而書次者爲善救而書次者爲譏非也左次之四尚亦知彼知己不敢求陰以争利而惟主帥之節制是禀乎夫无咎
謝康曰謂六未失常次以備敵之服戒以備不虞之至未有班師之令豈作退舍之辭師有以退爲善者然左字說不得退將軍尚左乃是其常特次爲三宿不遠進兵故曰不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註處師之時柔得尊位陰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後應往必得直故田有禽也物先犯己故可以執言而无咎也柔非軍帥陰非剛武故不躬行必以授也授不得正則衆不從故長子帥師可也弟子之凶故其宜也

蘇人之修曰非禽之所宜犯王者將國作叛者所宜亂禽之犯苗則可獵取叛人亂國則可誅之此假化象以喻人事利執言者利執此言往問之而无咎也

佛五君位用師之主也故言興師用將之道御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奸宄爲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于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

楊廷秀曰此六五之君用將至要之法也非童子讀論秦南之仇則征葛之師不興非時日曷喪之辭則升而之師不舉興師不以其道可乎周莊陰爲大將而三桑定用魚朝恩爲監軍而九節度之師潰用將不得其法可乎與帥有道用將有法凡所謂師貞丈人吉无咎者欲執言奉辭代罪也

章本清曰五居坤土之中故取象田有五无坤土之中云云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合而觀之輿尸乃衆主之義與衆也古云輿論詩曰誰其尸之右云師徒撓敗何必言凶長子帥師弟子輿尸敗衄矣又云貞凶何哉若以尸非主

義焉解則詩云雖其尸之豈先宗猶尤婦而以女
為尸乎謂衆主之說章先生謂之出師固貴有名
任將尤不可不專六五雖中正尚屬陰柔故設戒
若是九五則不必矣以中行者謂九二以剛中之
道而行師也所為老成持重能休者不為兵端之
心者見其當任也
俞琰曰田有禽言當依郭京作之畋于田所以去
害稼之物執之則利故无咎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成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
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傳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
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
使有國家而為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況挾其
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此當言師終之義不取
爻義蓋以其大者若以爻言則六柔爲順極師既
終而在无位之地善處而无咎者也
丘建安曰初言師之出上言師之還至此則功成
凱奏之時也大君必有賞功之命開國功之大者
也承家功之小者也象曰以正功者言爵賞之命
乃所以正諸將武功之等差也然兵行詭道而昧
饕者狗之人既不能出奇以立功而立功不必皆
君子也此又曰小人勿用何耶蓋以小人有功固
當例以賞之若使參預國政則恃功以逞必至借
竊亂邦之禍故于小人戒以勿用而象曰必亂邦
也其意嚴矣
顧充宇曰上六而功成治定師之道終焉大何爲
哉行慶报功而已武王勝商之日報功不先于崇
德位能不先于建賢此所以爲武成不然援劍擊
柱方知帝尊寞理陰陽爲用此物何所不至我首
朱虛侯僇力于諸呂之亂封賞止及乎勃而章食
與焉則施之太偏則亞夫平七國之難封爵罔及
而梁王以拒吳得賜天子旌旗則待之太刻陳湯
矯制發兵斬郅支單于立功絕域之外而匡衡反
論其罪則責之太苛郝靈荃謨莫同奇斬突厥默
啜以除數世之患而宋璟不錄其功踰年始授郎
將則賞之太薄李廣利兩伐宛興師六萬止得

名爲千餘匹而兩拜封侯則賞浮其功王鄙欲傳
洮河忠意欺罔事畋置而不問之罪師臣李師中
則名振其實古今論功夫其乎者亦多矣故仲尼
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正之時義大矣哉
楊止菴曰小人勿用非至此始不用也古者兵農
無二途文武無二道師之始弟子不用故爵之時
終无小人不得分别其人而或以國家或以金帛
也若小人既有功而不用則爲負功非聖人公天
下之政
周光德曰朱子語録開國承家是公共底小人勿
用是勿與謀畫如光武功臣在左右者只節爲耿
弇賈復數人此與傳以金帛之説異朱子晩年欲
更定而未能者此類是也然愚又謂小人雖勿用
使在封國能不暴彼民哉意其當如殷説三監周
有行人有庶代治如今監司察舉乃可
陸庵氏曰聖人論師第一義曰貞而後世乃曰兵
詭道也悖經甚矣失律曰凶小人曰勿用而後世
乃曰用得其道但詐或作使又曰以逆取而順守

之悖經師之甚矣大八百諸侯三千臣心皆欲代
紂則代紂非武王諸侯王皆欲弊楚弑義帝者則
弊楚非高帝貞即在衆人之心也
張天如曰按師解與同奏天下之亦註説殺已傳
本義皆云害藏否凶説云行師不以號令節制紀
有功而藏何異于否惺條亦然惟本義云否作不
謂不善也九二一爻既以在師中爲一句吉无咎
爲一句在師中諸家皆云在師而得其中朱子又
云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爲吉師或輿尸傳謂
師而以衆主之則稟命不一而无功朱子曰從来
有輿尸血刃之説何必牽引别解也師左次疏云
師在高險之左以次止則无凶咎蓋兵法欲右背
高也大全諸解則云兵家右爲前左爲後左次言
退舍也利執言傳云執言奉辭也則其罪而討之
也與註疏同本義則云言語辭也以正功也疏云
正此上六之功傳云正軍旅之功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比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疏原筮元永貞无咎者欲相親比必能原究其情筮決其意惟有元大永長貞正乃得无咎元永貞者謂兩相親比皆須永貞不寧方來者比是寧樂之時若能與人親比則不寧之方皆悉歸來

倚比吉道也雜卦云比樂師憂人相親比必有其道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謂占決卜度非謂以蓍龜也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

本義比親附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則當為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比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乎則此卦大抵占得之多是人君為人所比之事

胡雲峯曰家之筮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不當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曰吉曰无咎曰凶皆占詞吉乃上下相比之占統言之也元咎則所比者之占凶為比人者之占分言之也不寧方來指下四陰而言後夫凶指上一陰而言來有自來後者自後吾惟問我之可比不可比彼之來比不來比吾不問也比固王者大公之道而為九五之顯比者也

蘇子瞻曰不寧是警戒意兢兢惕勵无敢少寧然後吾之精神與天下相貫而天下方來歸也蓋不敢以元永貞自足而忘戒懼也干寶曰天下歸德不惟一方不寧方來不但一方來亦也如不寧惟是之不寧得理無家之意又曰四方來然方新來來不足化言四方歸附之不暇也坤為方故曰方後夫凶者如萬國朝禹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

田横不來也或曰諸侯恐懼不寧即匀于禍變稼
猶勿斷之意此說得之
俞玉瀾曰不寧二字主君心戒懼說師敘之後天下歸附方新上下憂疑未定此取其情之親恵取其情之合不寧取其情之通
馮厚齋曰萃與比下体坤順同上体水澤不相違惟九四…又有分權之象故元永貞言于五比下元分權者故元永貞言于卦義各有在也
郝桑岡曰比之為道誠吉矣顧何以得比蓋嘗從其原而萃之得所為元永貞者體仁之德久而擁固非夫遠道以干物情也何咎
來矣鮮曰原者再也與禮記末有原之原同嘗則中在下卦故曰初筮比則中在上卦故曰原筮下卦名初筮上卦名原筮非真以蓍筮也凡子十二卦彖辭皆曰以則中言蒙則中在下故能答人之蒙比則中在上故有三德而人來親附也非舊註所謂再筮以自審也元者元善也即仁也永恒也貞正也言元善長永貞固也凡咎者有此元永貞三德也不寧者不違也四方歸附方新者不違也下畫爲前上畫爲後凡卦畫陽在前者爲大如睽卦遇元夫是也此大指上六也當剛當五之位天德元之象也初陰在下相率而來不寧方來之象也一陰高亢于上負固不服從人之象也
蘭庚曰諸家以原筮為再筮謂下卦為初上卦為再或又謂依師卦而再筮之初筮得師再筮得比其取証則在礼記文王世子命膳宰末有原則礼要當爲賈某原蠶者史記孝惠立原廟注皆訓原爲再耳然記稱末有原謂凡以原膳再進豈謂原即再乎廣志云有原蚕有冬蚕有野蚕或則是種且吳都賦鄉貢八蠶之緜何止于再之記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爲高祖原廟蓋亦追原之意非如武閣所云又一廟也大抵古注難據再筮之說無取則皆曰先王既紡則明德懷爲夫原筮元永貞也庶邦等作見第方來不寧方來也考工記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台謂諸侯之不朝者謂不寧後夫謂上六也

干寶曰比者坤之歸魂也亦世于七月而息來在
巳去陰居陽承乾之命義與師同也然卜也周礼
三卜一曰元兆坤德變化反歸其所四方既同萬
國既親故曰比吉考之著龜以謀王業大相東土
卜惟洛食遂乃定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德
善長于兆民戩祿永于被業故曰原筮元永貞逆
取順于居安知危故曰元筮天下歸德不唯一方
故曰不寧方來後服之夫還天失人必災其身故
曰後夫凶也

黄端伯曰他卦之言吉也將宣言之而已粟人為
比衆志喜故重複其辞以慶之初之終吉二四之
貞吉九五之顯比吉元非為比衆志喜也故曰比
吉也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
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註發比之時將原筮以求元咎其惟元永貞乎夫
柔黨相比而不以元永貞則凶邪之道也若不遇
其主則雖永貞猶未足免于咎也使永貞而无咎
者其惟九五乎上下無陽以分其民五陰靡莫
不歸之上下應之既得其安〻則不安者託焉故
不寧方所以來上下應故也人無有〻有皆不
求所與也有求安〻者不求所保大有其失實
附之故已得安則不寧方來後將合而親而獨
在後親或則誅是以凶也

胡雲峯曰師比皆一陽五陰師之貞獨重謂五應
二將之任也比之應則謂上下應五君之分嚴
也其曰上下應者五陰皆當應也曰其道窮者上
以一陰獨不能應也

趙汝楳曰一剛在上如東合坤衆而順從于下如
東之有輔占者卦之義輔者吉之由而擧卦名自
有而義

楊敬仲曰彼有道而我不服之是違道也衆咸服
乎彼而我獨不服是違衆也違衆違道是謂道窮

蘇子瞻曰窮而後求比誰其親之

潜解曰剛中者天德也正所謂元也陽主生陰主
殺剛便是好生之德皆仲无他性純中則比念養

渾十分純粹無他夾雜耳天德之淵本中有缺之
本心中者故虞廷以精一宗訓心歸併于執中：
者天理之極致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致建萬國親諸侯非諸侯以下所為故特云先王
也建萬國謂列土而封建之親諸侯謂寵眷恩澤
而親友之萬國據其境域故曰建也諸侯謂其君
身故云親也域中有萬國使之各相親比猶地上
有水流通相潤及物故云地上有水比也
本義地上有水水比于地不容有間建國親侯亦
先王所以比于天下而無間也肯象意人來比我
此取我往比人
諸子相曰先王封建之國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
不能五十里之殊相制相維以相聯屬建國愈要
民愈不見遠矣然侯者所以親民也巡行述職上
下相親如水地相比而無間也
呂涇野曰萬國曰建視天下猶一家也諸侯曰親
視天下猶一人之易爻曰建之而後親則親之而

脈絡通
何玄子曰水為土妃物無親于是旨予是傳曰地
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莊子曰水之守地也審正
比象也
郝泰田曰地上有水散而木始不喪非特水與地
比亦且水與水比縱橫布濩旁皇周決脈相潤而
情相附故名為比先王知夫天下可以一人統不
可以一人治于是封建萬國星羅棋置俾諸侯各
安其儀而子其民以番衛王室俾其勢易分而難
合千里王畿豈足制萬國之命于是制為貢禮以
親之如周禮所載春朝秋覲夏宗冬遇未已也又
為之時聘以結其好殷頫以除其慝間問以諭其
志歸脤以交其福賀慶以贊其喜致禬以補其災
雖小大異制遠近殊形皆欲然有一体之親則先
王法水地之象以為萬國莫相為之比者其為至
萬國象萬國維恭成以然呂氏春秋然眦裂建國
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而大國
塗山之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周初千八百國

已非舊觀蓋無形之除耳
胡雲峯曰師之役民籍其井田出也可以便民自
相合而井制比之建國親侯封建法也可使君無
民相合而為制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
之初六有他吉也
註蓋比之始為比之首長比之道須在一心元
秋各則莫不比之首信立誠盈滿乎質素之器則
物中來无長瑞也觀乎天下若信盈正應者豈一
道而來故必有他吉也
前奥曰初在應外以喻殊俗聖王之信光被四表
絕域殊俗皆來服比故无咎也
將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為本信中心不
信而親人人謹與之故比之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
也孚信之在中也
佛誠信充實于內若物之盈滿于缶中也世素之
器言若缶之盈實其中外不加文飾則終然來有
也吉也誠信中實雖他外皆當感而來從乎信比

之本也
朱子曰終來有它說將來似斷之便有那別意思
意思
楊氏曰親在始始在誠誠在實實在有初六親
比之始也孚誠實言實無虛相親之始
必在我有有至誠之心充實而不虛浮有而不飾
則在彼之吉我皆終能來而有之矣
爾康曰初六當算明之時率順之始以心事君止
有此孚盈缶只比有孚之心徹表徹裏使是盈缶
盈缶方是有孚稍虧毫素便減真誠有孚之心要
望獲吉我吉而曰他可見君子行神亦只是盈其
心而已
來矣鮮曰有孚者誠信也比之者比于人也誠信
比人則无咎矣缶瓦器也以土為之而中虛坤土
陰虛之象也盈者充滿也世坤土之器有一念而
念念皆誠自一事而事事皆誠非從虛有孚即
孟子所謂信人盈缶則充實之謂美矣夫有自外
而來也他對我言終對始言

按朱子比非以上六言比則各有非據處比相應似然不可然而亦不可若是泥之總之人以類聚物從氣合招者遂集各得其道六三當比人之時陰性陽剛不正不中自然見非即入邇匪即絕避之惻婦之由自然嬉戲即明勤績即精業必從之一爻為匪而與之比予比之匪人指傳指二四言本義指上六言夫二四兩爻內比外比俱是吉爻何得以匪人目之即使與推典要在初為正者在二可為鬼然比之二四雖是比五然陰得正无所攻取與他卦不同況看全卦與看分爻不同全卦既論二四自不得為匪也六三比匪傳以二四皆為六三之匪人本義則以比匪是上六也夫初六不與五應而應之且有他吉假如六三是一好賢從善的人何不可比而必比上六乎六二是內比之吉六四是外比之貞一意求來自得其益而何可反擬為匪然有兩傷愚謂二子之言尚未盡昔六三當比人之時以陰居陽既柔和又傲僻所與群黨者總一亂類匪人不在上下三爻見也

干寶曰六三乙卯坤之鬼吏在比之家有土之君也周為木德卯為木辰同姓之國也爻失其位辰體陰賊管蔡之象也比建萬國唯去此人故曰比之匪人不亦傷王政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孫康曰外以五在外取象亦非以五非應之說內比以心言外比以勢位言

王湘卿曰五為比主六二自內外比之六四自外外比之二四陰皆得正故皆貞吉

顏充宇曰比四柔順和正處在五陽之下得其所從親賢事上自得貞吉象詞曰賢曰上外比甚明不取初四之應而取於卦之主可見應之一義非易所泥也

易微曰六二六三皆非己之應也初六已之應也而遠也故六四皆不與之相比既不下從而內比則將誰親外比于上而已九五皆在上故六四比之若六四者特立獨行騎一世而無隣事一人而無二者與可謂貞吉矣崔杼之黨立而晏子獨

從乎公斗享之明分而轄愈獨在其外可謂貞吉
矣
潘康曰比以從上可見不當在外應同人二五俱
有不足之辭可見不當在外主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
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
中也
鄭康成曰禽在前來不逆而射示降者不殺也背
去者不射示奔者不禁也惟其走而前去者射之
示服叛取亂也
傳五方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
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
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
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于上若乃暴
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狹矣其
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
三驅為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先王
以四時之畋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為三驅之禮
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
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
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
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明
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
比于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
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
者也邑人不誡吉言其至公不私無遠邇親疎之
別也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諸侯
國中也誡約期也待物之一不期誡于居邑如是
則吉也聖人以大公無私治天下于顯比見之矣
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
然以臣于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
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
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己與
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
比己也于鄉黨親戚于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
禽之義也

朱子曰田獵之理置旃以為門刈草以為長圍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大意如此無緣得一一相似

馮平叔曰王者之比天下去智巧捐術數昭示以大中至正之道而已可以比天下而不可以示天下王者不緣也

徐進齋曰聖人雖無心于留天下而天下自不能釋然于聖人有不待告誡而自然順從之者矣故曰邑人不告誡

本義由上之德使不偏也

胡雲峯曰使字与師字六五同師之使不當誰使之五也此之使中誰使之亦五也

郭泰回曰五爲坎之正位正而且中位在德先以受天下之比何顯如之所以言也夫前禽者逆則舍之順則取之如湯之祝網任其欲東欲西欲南欲北欲高欲下不以矢禽爲介介也即晉五失得勿恤意也人不誡者五之剛中皆得于二之柔中同德相應若或使之也九五顯比之道如此

爾康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王輔嗣曰三驅之礼禽逆來趣己則舍之背己而走則射之愛于來而惡于去也是射去我之禽也或曰三驅失前禽三面之網前開一面以為門自門驅而入禽之向我而逆則舍之於九而傷順我而去故自縱之有為上援舍逆取順所取者所失者也是以射其代之禽也程子曰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其免矣故曰失前禽也是射向我之禽也朱子曰田獵之礼置旃以為門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去者免被驅而入者皆獲是亦射向我之禽也俞玉吾曰礼言畋獵之事以禽獸背己而去爲順向己而來爲逆而其面傷者弗以獻故前禽弗射而舍之是亦射去我之禽也孫聞斯曰舍逆取順者向前而來以勢則逆以心則順舍其身取正其心世人以不取爲失先王以勢取不取爲失其顯明大道如何聞斯亦只射

向我之禽第以順逆二字總在向我之禽上見耳諸儒之說逆順不同其言逆者逆我之命逆我顏行之逆也順者順我之命乎我用物之心也右射去我之禽則亦欲其去而從射取之則生者更歆之死以奄遠心有射向我之禽則以爲順又于舍取之旨以于舜強姑存之以來諸解可也舍逆取順以程子說爲正還從射向我之禽皆義王者不得已而用兵不勝愛物之心三驅者我之心我之命也前禽去者能用我之命而開之綱而去故失之若不用我而來自然射取以爲三殺說者況于面傷不獻以爲射舍我之禽不知射向我之禽有面傷者左髀者自關射之巧否何足爲擬且既云射去我之禽矣安得有面傷者乎其云舍取者舍其逆我而不欲取其順我而特與之生也然象詞此語又更有義有此用爻詞而以象詞足之者如下邑人不誡上使中是也此用象詞而以爻詞足之者即此舍逆取順失前禽是也舍逆取順是王者顯比之義試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如此

說則于此象辭古供充儆矣比以不偏爲吉故曰正中然必從位說柔居即位乎天位之宗邑人不誡言不去告誡丁寧有三義不必從其親已亦不得使其去已亦不當使其昉入中則自有恰好在然聖人直從作此空大而已我滌索猗神繼縈不決不然亦似順用大斷岐門開心劾淨終成收道上使中也使之一字何等把握來曰川命不入網而去者爲逆不我比者也不用其命入網而來者爲順比我者也邑人者中所謂邑者非一皆以所屬言也就天子三驅說則天子自有天子之邑自不相妨

虞翻曰背上六故舍逆據三陰故取順不及初故失前禽

蔡虛齋曰文獻通考曰田有大芟草以爲防田獵有限大芟殺草木以爲防士作田獵之儀設殺圍之處或舍其中或後止舍其中刊木田之前警士或聚鼓教示戰法當在其間止舍舍其防之廣狹無文褐纏旃以爲門既立防既當設周衞而立門

焉乃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以為門之兩旁其門蓋南開並為二門用四旃四揭也衆壇有以為檝又以衆檀相貫以為門中之闔闢中軌之表而邊埒車輪者間容握握而入邪則不得入其門之廣狹兩軸頭大旃竿之闊各容一握入此門當容馳驅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馳馬者觸之其軸頭擊者門傍旃竿則得不入所以罰不工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既无首之言無能為頭首也他人皆比親道已成已獨在後衆人所棄且其凶也

本義陰柔居上無以比下凶之道也故為无首之象而其占則凶

呂東伯曰聖人因上六之无終故推原其所以无終之由所謂无首卻不是指初六說大凡无終者皆緣无始今人言无終者以為初間未好只後來有少不好殊不知終之所以不善者只緣初不善使初間有一分未是處在當時卻未見到後來不善時皆自此一分發出

周光德曰無終訓凶非訓無首馮云以六位言自下而上況初始而上終初本而上末以全体言自上而下況上前而初後上首而初尾乾始艮貞既未濟晉可也

胡雲峰曰王翊云凡例惡前比吉惡後上六居五之後比之不先即卦辭所謂後夫凶者也諸家皆依之惟本義則與後夫之取義不同義就以六爻陽剛之變而為坤之陰柔故曰无首此以陰柔居上亦曰无首者乾之无首剛而能柔不為首也故吉此之无首陰柔不足為首也故凶然卦辭惡其後夫詞惡其无首蓋其才既不足以為人又不能自早以從人其凶同耳而義亦自相貫

爾康曰君者民之元首乃一体相成上六息不足為人所比是无首也衆叛親離凶何如哉此文言元首自為人比者言若後夫凶則自比人者言王輔嗣以此爻屬之後夫凶殊是无謂胡雲峯初從王說而後卒改之所謂不遠之復

張天如曰按比解與同原筮疏亦原窮其情盡決其意傳云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本義則云再筮以自審後夫凶疏云大臨論也或以為丈人大全諸解則皆從丈人之說但傳云夫旨剛強之人朱子又有兩雄之言而諸儒指後夫為上六則後夫則一陰之比言也程云言能親比而得吉本義云三字疑衍文朱子又曰也字疑當云比吉比蜎也解比字下順從也解吉字邑人不誡吉疏云雖不能廣普親比于自己相親之處不妄加討罰所以己邑之人不須防誡而言傳云待物无遜通親疏之别不期誠于看邑故吉也朱子則曰上之人斷明其比道其私屬亦比之不相戒約自然順從與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上使中也疏云比九五雖不得為王者之身堪為王者之使傳本義則云上之使下中平不偏大約註疏以顯比為比道之狹云五應于二顯明比道不能[illegible]偏相親如田獵三驅然與己相應者親之不相應者昧之必洗中正不苟喜怒征伐有常與師動衆止討叛

逆不及親己之邑故邑人不誡而吉是不得乎大人弘通之吉而猶可為顯比之吉推其比道狹故五身雖為王且可為上使之人非是為上之道也得本義則在當顯比為大公無私之君比天下之正道故云群陰各比顯比無私如斷一而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為王用三驅邑人不誡之象益順者取之喻下四陰順乎五逆者舍之喻上一陰皆乎五德之心人無心于親天下而天下自然不相告誡順從乎聖人此其大體也比之无首疏云无首從也言人皆比而獨後无能為比之頭首傳云无其始則无其終本義云无以比下言陰柔不足以為首非象所歸解雖異義相通矣

小畜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註不能畜大止健則志故行是以亨

本義小陰也畜止之義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惟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故為小畜又以陰畜陽能係而不能固亦為所畜者小之象内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亨通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

楊廷秀曰乾進而上物止之于前二卦均也何為乎大小力有大小也天下之有力者莫劫于風莫重乎山二者之力亦均也而風行天上為小畜天在山中為大畜何也制動以静不以動制行以止不以行乾欲進而山遏之其能以止止動矣風自物自行安能止乾之進能止之者惟能巽順以柔之爾

胡雲峯曰小過六五爻辭與小畜彖辭同文王之意謂一陰畜乎五陽陰有所不足不能成雨也周公之意謂四陰過乎二陽陽有所不足亦能不成雨也陰不足不許小者之畜陽不足不許小畜之過何也易用為存陽作也

蔡氏清曰畜未極而施未行不先以小小畜者乎知此畜字跟他以陰畜陽字未為低當其上九畜極而成畜字則有論理實能故雨雲至陰極則是所謂雲盛則事雨者矣何以反不成雨耶是有說也凡雲之騰上下已而速旋轉而者多陽其勢也成雨澤所謂雲行雨施也氣盛故也若其積聚過密其勢已定此乃雲之止者不久且自散矣故偏陰而雨不成氣已衰故也

二程全書曰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註坎體本陽陽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蝃蝀之詩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蝃蝀在東則是陰先唱也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也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

然
朱子雲谷記曰飛雲所霑畱則衣巾皆濕如沐又
今山居之人自言入雲氣中行則衣裾皆沾濕可
見雲雨非二物矣在地下升上天為雲、施及于
地為雨、聚則為水雲蒸方成雨、凝方成水澤
故旱天多雨意為其雲不發隨畜隨滯散以其其
旱耳詩身曰雲欲發、則多雨又小畜卦密雲不
雨為四陰所蔽錦豔訟以伸又曰雲解、方從以
濡之謂雲從風散而雨不成也雨不成者謂不施
下來也從空散矣金水內景也月是金水之類何
獨外影日月林亦外內影坎象也故月中有山河
影焉

郝仲輿曰卦下乾上巽六四一陰為巽之主惜五
陽之中五陽翕然慕嚮為陰陽之相求也甚切而
定于一五陽共遇一陰其意不分在下者進而趣
在上者退而來雖以乾之健與而是則往後能上
如約束然故曰小畜蓋陽氣之畜也陽不能畜陰
則欲之餘之衆多也大不能係小則係之其在人

心一私之繫柔然蓋從一中之牽累大業廢矣
二十之姤可以明百尺之剛一一陰之論可以制公
矣之祀故群陽生來于微陰也易懼陰為小然陽
為大造化之理大不能束小則小下威形而伸之
下受者甘而其畜則故曰密雲不雨天下之
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以小也卦體巽行天上
巽為風位東南乾為天位西北乾欲雲行雨施于
西巽風忽起于東南是欲雨而不果也
郝春田曰小畜大畜所畜皆乾、豈受畜之物亦
言其德耳有健德而莫為畜且以償險遲其強陽
神不恃而扎不裕乎畜有利于大者有利于小者
非謂小畜不如大畜特柔制與剛制異也巽而入
之其為畜也誠小然有亨道為小畜則何以亨不
見雲起西郊于雨不遽雨而先之以雲、不使雲
而布之為密雲綢繆之意積而愈厚不雨正所以
畜雨西郊之雲正所畜以四野之潤澤乾御天
之能畢貴紓不貴驟如此小畜所為亨也向使雲
氣不待族而雨成雲密矣雨輒思之降畜者來固

洩者無餘其爲澤也歟何氣爲卯之兌爲西卯兮
以大道明人事而說者沾沾就文王作解何居
竊嘗以按於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
起東北陽唱陰必和故有雨雲起西南陰唱陽不和
故無雨此亦不可泥大抵方之風氣異宜四時之
風節異候雨雨之應也各殊何得泥一以爲占況
象辭所重在畜正當指乃徐發明若諸家之說
似牽其不雨說甚小畜與爲陰氣爲陽以與畜氣
說者曰陰爲小陽爲大小者畜也小者爲陳細慎
密之義所以能亨而婦制大小人制君子亦在焉
正者見于卦而否者隨見于爻卦以表其德爻以
戒其事也此象不言正義止以亨字爲占密雲不
雨自我西郊則僅即其象而著之密雲不雨天地
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乃陽唱而陰
和故有雨雲起西南則陰唱而陽不和故無雨諺
曰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濺泥雲往南水潭潭
雲往北好晒穀是其驗也季氏曰西郊陰方但取
陰義非陽唱陰和之說也雲蓋有雨方興而雨者

不可執論我字古今爲文無不具有以此事對彼
事而言則此事稱我以此人對彼人而言則此人
稱我以今人今事對古人古事而言則今人今事
稱我蓋臨文者說成則誤是正義從勝損前參此
彼我之辭川仲虞駁之論其詞雖嚴其意甚戚
曰我者文王自我也則不可通成門代四自我也
亦不相合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
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既謂六四也成卦之義在此爻也體无二陰以分
其應故上下應之也既得其位而上下應之三不
能陵小畜之義小畜之勢足作密雲乃自我西郊
未足以爲雨也何由知未能爲雨夫能爲雨者陽
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烝而爲雨今不能制初九
之復道固九二之牽復九三更以不能復爲皆也
下方尚往施豈得行故密雲而不能爲雨尚往故
也何以明之夫陰能固之然後乃雨今上九獨能
固九三之路故九三不可以進而輿說輻也能固

其路而安于上故得既雨既處若四五皆能若上九之善畜則能雨明矣故舉一卦而論之能為小畜密雲而已密雲不足以固陽則雖漫亦盛密雲自我西郊故不能雨也雨之未下郊氣之未行也彖至論一卦之体故以密雲不雨象各言一爻之德故以既雨既處也

朱子曰凡雨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濕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陰包住他不得陽氣更散做雨不成所以尚往也

張氏曰小畜成卦在一陰以含居四故曰得位下三陽受其畜上二陽助之畜故曰上下應之健巽雖卦德是加一而字則乾健之中有巽順之道矣剛中而志行者畜之道本以全巽畜乾非止以四之一陰畜之也一陰之力何足止乾必合五之剛中而後成巽而後畜之志得行此畜之所由亨也

徐進齋曰尚往也陽也言陽升而陰不能潤止之也施未行陰也言陰未能畜陽降而成雨也言大行則非終不行矣柔得位非是以陰畜陽而為成卦之主人在上卦大巽在上卦皆言其位也

李彭山曰小畜者以陰畜陽巽以陰而畜者也大畜者以陽畜陽乾健畜者也健而巽畜乾而畜則其德巽而能入又陽剛在乾體之中不行為之主四不畜則志難遂至九五則陽剛其位而志行矣陽從于同所以亨也

方孟旋曰或以尚往為陽明不雨之故不知尚往正指陰之氣絪縕騰漫自下而上止過不定的時節所以密雲不雨若到雨時則陰氣一洩即止矣施未行句正謂君子之設施不能展布所以韜歛藏以待時耳非謂小人之施尚未行也卦名小畜以六四一陰為主惟六四為小人其餘五陽皆君子以一小人畜衆君子邪不勝正寡不敵衆畢竟畜道亦不能成此名卦本旨也故彖曰密雲不雨彖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都是不成畜之意

若以主其中而畜健之志于是乎得行所以亨
外爲寓密雲不雨々候未交雲之由此勝者尚往
而不遂伸也易爲占我西郊雲氣方旋雨之當雨
然遂能施特體而各行也此皆順其性亨而尤
以也々而並以寄小畜之而象盡此矣此謂一陰
畜之嘉者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既君子以懿文德者懿美也以于其時施未得行
喻君子之人但修美文德待時而發風爲號令者
風行天下則施附于物不得蘊施未行也今風在
天上去物既遠无所施及故曰風行天上凡大象
君子所取之義或取二卦之象而法之者若地中
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取卦象包容之義若履
卦象云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取上下尊卑
之義如此之類取二象君子法以爲行也或直取
卦名因其卦義所有君子法之須合卦義行事者
若訟卦云君子以作事謀始防其爭訟之源不取天
与水違行之象若蒙君子以懿文德不取風行天上
之象餘倣此

傳畜聚爲蘊畜之義君子所蘊畜者大則道德經
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
其文德文德方之道義爲小也
巽爲風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爲小畜之
象懿文德言大能擴充而施也
蘇氏曰大畜小畜皆君子畜德學問大畜有畜
拓乎宙包羅萬古之心胸故象以多識前德小畜
有一事必經綸行務之學力故象曰懿文德又節
伯兼云懿讀爲抑古字通用國語衛武公懿戒自
警常稱注大雅抑之篇也詩抑々威儀威儀抑文
德抑斂也退也抑其威儀不使放逸畜之義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註處乾之始以升巽初四爲己應不距己者也以
陽而升陰復自其道順而無違何所犯咎得義之
吉
傳初九陽爻而乾體陽在上之物又剛健之才足
以上進而復與在上同志其進復于上乃其道也

故云復自道既自道何其咎之有无咎而又有吉也

本義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遠于陰雖與四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故有進復自道之象

則實象以文辭而復字雖與後日之復不同然復自道似不遠復來復似休復頻復中行獨復已微之時者陽之復生于下此則于一陰消伏之時其陽之復升于上也

挂圖曰一爻一事一事一義〻所以斷是非而兆吉凶聖人能逆知于未然者即其義而知之也復自其道要其義則已吉不待究其事而後知也

周用齋曰升以陰畜陽為義又以自立不畜于人為道苟不自立則咎在道〻而其道大矣何其咎其他九咎不可是於之之辭游乃處正任此

鐵一本曰謝實卷以升古畜取正之義文言復取道之義蓋在下而畜于陰者也其不多所當而復于上者理也況初以陽居陽離其乃愆正應而能自守其正也以柔畜剛以剛反亟例有入于柔巽之道以為道乃從自家本健之道以為道所忌上陰不為所畜且復于道乃當然之理且其有吉何咎之有如九三之不正安能吉

為理曰陽本在上之物故其上進曰復〻也曰自道見由正道而復無私所謂原不欺由他途進是也全在與四正應上看出

何玄子曰大抵天地陰氣化人事皆有陰翕陽之時陽既為陰所翕便不宜過剛躁動躁則有害外謀妄之咎矣初以陽才居陽位潛伏于下不與陰事何咎之有先言何其咎而後言吉者蓋以无咎為吉也初與四應又變為巽健而能順故妄變凶之畜若此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註處乾之中以升巽五〻非畜極非剛已有也雖不能若陰之不遠可乘以獲復是以吉也

王輔嗣曰二之義俱以陰本副陽〻不距陰為隨復儒俱作吻力抵陰亦可

趙汝楳曰初以剛居剛初心甚銳位雖處下其復
也雖無文王繇與二以剛居柔與五居中有汲引
之助者雖固宜于不足亦不自失云有聖人之情
可見初以道自復二以柔爲復〻〻貴柔貴剛如
是
胡雲峯曰程傳以爲二與五相牽掣以及之説
則以爲二與五亦無二之牽復但係于初五之事
如自係于四
楊氏齊曰復于初善之善也不復于初而復于二
善也非善之善也何也初安于復故爲自復二勉
于復故爲牽復牽者勉强之謂爲其能勉于從
也二雖剛而㧾居中故能勉于復雖不及初之自
復豈不愈于過剛而不受止者乎故亦許其不自
失然視何其咎之吉則不係矣合過剛而不受止
則爲商紂拒諫之強晉惠公愎己其很矣
鄭春四曰二與初同体相比初既以爲[illegible]且而復
矣二亦牽連而與之爲從故其吉也如初復二之
体復以初小畜之卦是亦以初爲正相似不必取

五爲敵應
何玄子曰乾体今皆在上之物以與初相應而
復居于下盖當小畜之時陽貞爲陰所畜九二陽
居於位柔和以得不失故有爭故吉三陽同体故可
牽故夬卦亦以牽

九三輿説輻夫妻反目象以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本義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于陰而又
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説而爲所係畜不能自進故
有輿説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
故又爲夫妻反目之象
胡雲峯曰大畜九三曰曰日閑輿衛則利有攸往
小畜則曰輿説輻何也大畜以艮畜乾小畜以巽
畜乾大畜九三与艮一陽同德故其輿利往小畜
九二近巽之一陰而爲其所制故其輿不可行
吴草廬曰輻以爲与大畜輿説輹同殊不知大畜
小畜義異安得以爲同一輹哉蓋輹伏兔也在軸
之上承輿者車不行則脱之大畜陽能自止欲不
行則脱輹也小畜陽欲進陰爭有傷于輻而説之不

得行也則輹主十不欲行輻主十不得行蓋亦有
所辯耳
道中徑則志業下進如駕車與而欲行也與之行
心猶乎輪々有三十輻環湊于轂心之轂亡々為
陰爻所遏如輪輻散脫不能進
註輻謂輿下縛木與軸相連鉤心之木是也子夏
傳云輻車剝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本義以一陰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
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
也无咎宜矣
胡雲峯曰三陽健進四強畜之三雖說輻四亦不
能无傷故曰血曰惕已之也必有孚而後血可去
惕可出戒之也九五陽實曰有孚六四陰虛亦曰
有孚何也曰中孚二陰居一卦之中々虛為信之
本二五皆陽居上下之中々實為信之質小畜四
與五皆曰有孚亦此意也
胡雙湖曰三陽上進而六四獨當其鋒將拒而止

之必為所傷然以由中之信依附上之二陽與之
合志而共畜之則可以血去惕出而无咎矣四含
中虛有孚象
則乞德以上循九五以其為君子之鄰補故言上
以其切比故言合以其皆有孚故言志合亦志
則諸君子之志皆合矣君子之志皆天下而不為
私者也五與四隣而對中正專對中則有孚誠至
誠未有不動者居尊則富權力權轉未有不遂有
勢不獨任而誠則賢之誠不俟勢而力能制之者
柔所以為諸君子倡與
顏元孚曰小畜所以為畜四也四之所以為小畜
者五也六四無剛健中正之人居上制中剛四何
所恃以无咎四非虛中誠實則何以孚五故九有
孚與九五同而象曰上合志也其義微矣
御仲興曰象曰有孚惕出首六以陰居四九以陽
居五以柔承剛志同道合在渙之象傳亦曰柔得
位而上同九六四承九五皆為合志在小畜相得
九忠文而為後以陰居三其占凶矣

高氏曰六四孚五故血去惕出而无咎可見四之能畜乾者非四之力也

吳叔美曰易先小畜于大畜謂自小而後成大也若執小為淺便以意見於心皆取乾也故之取象與人身最切故總有餘不足都是而血氣仍需畜於血小畜要出血卻治逐血而後渙卦與其血象曰遠害也經下義盡明予謂從滋處一一會則本衆爻使不其位都其惕然去惕出覺無形件

潘凛曰四之比則一也乃比三而人疑反曰比五而有孚攣如蓋九三在下四處其上衆有畜之之力況卦分兩体情不相親譬人與使故其象反目不能知也九五在上与四一体本欲順皆四妥其下樂於附從巽為入為伏正是此爻之材故與五相孚而用力以畜乾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本義巽体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為以兼乎上下故為有孚攣如固結富孚之力而以其加之象以猶兮以其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

楊廷秀曰九五巽体而乾德故九五之止畜則乃健于六四之力九五之有孚乃貴于六四之孚以六四柔順陰之而上欲止其君亦欲止其群陽使不傷而已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君而行謙順柔克之政故至誠一孚于上下群陽皆說于下以巽止健故衆陽皆畏而畏其所止

胡雲峰曰攣字與孚字皆有相連之義初與二皆乾欲故二連於皆欲上進有牽之象四与五皆巽体故五連四上相與畜在下之三陽有牽之象然二與初之占皆吉五與四上皆无占吉之辭聖人言外之意可見也中孚九五亦言有孚攣如蓋言交如者與体之交也攣如者同体之合也

熊克宇曰九五居上得位雖有四之合志而陽則中正不藉四力為富故曰不富以其鄰不獨富也

劉去非曰間一九五也象以剛中志行欲之于乾文以孚志畜乾合之乎巽易不可為典要類如此也

姚承菴曰九五謂之不獨見得不尚以力服人然
動人心全恃此孚耳自古賢豪謂不能令之馳驅
以爲世之所用然其要在人主推心以置腹不在
區區威力間也滿堂欣以陽德君子亦以力畜皆
孚故凡派類類助而無鄰皆有德以孚亦衆便從
出不獨二爻明孚之爲大也
朱氏新曰九五言有孚則人皆樂事而從之矣不
必有其富也今五居尊位此富矣而人皆孚故曰
不獨富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
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註處小畜之極能畜者也陽不疑乎故既雨也剛
不能侵故既處也體巽處上剛不敢犯尚德者也
爲陰之長能畜剛健德積載也婦制其夫臣制其
君雖貞近危故曰婦貞厲也陰之盈盛莫盛于此
故曰月幾望也滿而又進必失其道陰疑于陽必
見戰伐雖復君子以征必凶故曰君子征凶
將九以巽順之體居卦之上處畜之終從畜而止
者也爲四所止也既雨和也既處止也陰之畜陽
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大畜畜之
大故終而散小畜畜之小故終不成與以長四用
柔巽之德積滿而至于六也陰柔之畜豈非一朝
一夕能致力積累而至可不戒乎彼積滿之謂云
戒繇其辭婦貞厲婦謂陰以陰而畜陽以柔而制
剛婦若貞則守此危厲之道也安有制婦其夫臣
制君而能不危者乎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
其盛將敵也陰已能畜陽而曰幾望何也此以柔
巽畜其志也非力能制也然不已則將盛于陽而
凶矣于凡望而爲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則凶
也君子謂陽征動也凡望將盈之時若已望則陽
已消矣尚何戒乎陰敵陽以必消陽小人抗君子
則必害君子安得不疑慮乎
項平菴曰易中載字皆訓爲積惟坤之象爲厚德
載物象其積也小畜之尚德載象以德積載釋之
大畜之大車以載象以積中不敗釋之則載之爲
積明矣今俗以舟車之積亦曰載而音則曰在德

二彖事大全諸解則以爲尊賢有集所守應然予
上下既到九五時六陽乎道此以合九三之陽
爲上九所制不復言道故取兩三下依從上故上
九得其變大全諸解直以下而有入已而志行者
今不行而變然亦除是亦通也亦無然以上九
有德積累可運氣使人感動傳六四六五之德
皆爲所主于此上亦六指爲之壯然而於德君下
以上繇六上九畜之極極說此九二征行之端大
全諸解則集以陽不可動大約卦此卦皆大全與
註疏多不合註疏以上九畜九三之陽爲主大全
以六四一陰畜五陽爲主也

履

履虎尾不咥人亨

此說履卦之義以六三爲主六三以陰柔履践九二之剛履危者也猶如履虎尾爲危之甚不咥人亨者以六三在兌體兌爲和說而應乾剛雖履其危而不見害故得亨通猶何履虎尾不見咥齧于人此假物之象以喻人事

傳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爲卦天上澤下天而在上澤而處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常履之道也故爲履履踐也藉也履物爲踐履于物爲藉以柔藉剛故爲履也不曰剛履柔而曰柔履剛者剛乘柔常理不足道故易中惟言柔乘剛不言剛乘柔也言履藉于剛乃見卑順說應之義

朱子曰履虎尾言履危而不傷之象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踏他脚跡相似所以云履虎尾是隨後履他尾故於卦之三四爻發虎尾義便是陰去躡他陽背後處伊川履藉說得生受

胡雲峯曰程傳訓履為踐為藉以上下論也本義
有所躡而進以前後論也于見乎為切諸家多以
兌為虎本義從程傳以乾為虎夫子象傳意也
大抵人之涉世多是危机下為所傷乃己所致然
故其辞危々若危于履虎尾之辞矣故凡卦爻
豈以履為占
陳潜室曰卦辞之虎尾主九四言其正体也爻辞
之虎尾主九五言其変体也卦為正体爻多変体
不可執泥
張中溪曰履虎尾即書云心之憂危若蹈虎尾履
虎尾要有不咥人者此特寓言至危而不危之象
爾
蔡虚斎曰以兌遇乾八卦惟兌為至弱惟乾為至
健今以至弱者而躡于至健者之後自是危机發
非所履也故独以履名卦而象傳從取其德而謂
之履虎尾不咥人亨也蓋卦德乃善履危之道也
哉
本義曰虎咥人者也然以和悅履之則不見咥而
反得亨以是観之人之践履畢竟何性而不亨乎
行於猛暴則猛暴服行于姦諂則姦諂化行于悪
雖則悪雖得皆和悅之致也然和非阿谷也悅非
媚悦也亦發有而不失其正耳兌之象曰剛中而
柔外之道也
不康曰履虎尾大凡臣事則君父叫除長上朋友
之交際有利害離合者皆是虎也武仕進攻一切
事為有危机所伏處即是虎尾也兌則惰說而易
御乾則分嚴而多畏故以兌履乾必須戰兢恐懼
如履虎尾方能有濟顕以践為義與程不同程之
践兌在下以躡乾跡之践兌在下以躡剛也
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
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註凡象有言乎一卦之所以為主也成卦之体在
六三也履虎尾者言其危也三為卦主以柔履剛
履危者也履虎尾有不見咥者以其說而應乎乾
也乾剛正之德者也不以說行人佞邪而以說應
乎乾宜其履虎尾不見咥而亨言五之德

九家易曰虎尾謂二也三以說道履五之應上順於天故不咥人耳已能巽說之道順應于五故雖踐虎不見咥噬也太平之代虎不食人亨謂于五已

傳兌以陰柔履藉乾之陽則柔履剛也兌以說順應乎乾則而循藉之下順乎上以承乎陽天下之至理也所履如此至順至當雖履虎尾亦不見傷以此履行其事可知

呂氏曰天下之至危者莫如履虎尾今則履虎尾而元咎嘆之患自此以往何所不可旋虎尾之至危以則很不可以机祇亦不可唯以柔順說則雖處至危之地亦无所不安矣衆人惟其今蕊曰則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孔子益以居位言之凡孔子之象爲多是發其大者以示人帝位亦危机也故古人以爲道大投艱于朕身又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可見矣

章本清曰下兌上乾履曰柔履剛自三之柔爻言也下兌上坤臨曰剛臨柔自二之剛爻言也卦名義各有攸當也彼專指踐履臨蒞爲言者豈知畫卦必自下而上而名義則必以陰爲爻數少者爲之主乎

洪化昭曰于柔履剛處也之可危於說應乾見履也可亨於剛中正見履之不疚于上天下澤見履之當辨上下定民之志聖心之神明不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焦氏云履卦名合二義若以爻言之則在上履踐于下六三履九二也若以二体上下之象言之則履禮也在下以禮承事于上取卑承尊之義故云上天下澤履易合萬象反覆取義不可定爲一体故也

傳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各位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擧而進之士修其學之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于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于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

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先定志也君子觀履象而分辨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兪琰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不言于上天下水之訟又不言于上天下地之否而必言于上天下澤之履何也曰上天下地其分自是難又何必辨上天下水其行自相違不必辨唯上天下澤則有不可不辨者蓋澤水漫遠遠望則與天相連不知孰爲天孰爲澤此君子所以觀此象而辨上下定民志也

樓尚書曰地在下矣澤又下于地故天下之最下者莫如澤.

何去子曰齊子云勢明則民定而出于一道故人爭爲宰相而不羞爲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知求不可以力爭也又六尋穴之室與與楳之位則父子不相別六尺之與元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而況其大者乎雖然天澤一定之分三尺孺子亦能知之所謂辨者亦于其細微之際人所易忽者而明別之耳人知天威之不可犯而不知路馬之不可慢知凡弊之不可踰而不知疾行之爲不弟君子欲移風易俗齊治均平必欲隱微疑似之間盡分縷析使民凜然畏懼不敢踰越尺寸乃可定其心志而帖然順治也詩曰天尊地卑君上臣下則古之義雖僭逆悖然不順者何擇比有哉

瀾庵曰以兌履乾程朱爲是豈特六三履九二之說爲非即九五九四履乾者亦非履之爲禮亦非正解孔子見辨上下定民之志說有似于禮故以禮爲言而揆于周之其實禮可以爲履而履不訓禮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註處履之初爲履之始履道惡華故素乃无咎處履以素性不從必獨行其願物無犯也

傳履不處者行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无咎矣夫人不能自安于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

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為有而無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

本義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為物遷率其素履者也

汪瑔之曰俗士務華悚以矜縱然見其淺務尖要以快意獨知獨行類是自慊境界果勝以素真也人心第一念也如是而履更無夾雜故曰獨爾衆曰初九在全卦之始論其道理如此凡卦初爻皆有然者非處履之初未為物遷之謂也生平所入之境不同見在所行之素自一以素安素位之素固不必在下乎能乃為吾素凡所入富貴貧賤夫伏患難無不皆然可見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註履道尚謙不喜處盈務在致誠惡夫外飾可也而二以陽處陰履于謙也居內履中隱顯同也履道之美於斯為盛故履道坦坦無險厄也在幽而貞宜其吉

丘建安曰履以陽處陰位為美二與四同也而二有坦坦之易四有愬愬之懼者二得中而四不得中也二與五各得中位二貞吉而五貞厲者二以剛居柔五以剛居剛也故履外諸爻惟九二為能盡履道之義

易簽云二虛位而言幽人者以其無應于上雖處富貴貧賤不以得失自亂故也豈必深山窮谷之士始為幽人哉不以榮華縈其抱向之行則曰素不以岩廊損其山林之致則曰幽

劉言曰人生世上風波即在日用坑塹不離目前在在有鑊虎之危為求其至平至易不傾不陂無如道之無荊棘見以為坦道無炫耀見以為幽若認為避囂入深天下僅有山林岑寂之人而中不見道此內不知有多少突兀也

程敬承曰自孚最有味外物何足亂我吾心自為之亂耳志定而安于道之謂坦道坦而遠于悟之

謂也

何玄子曰愚聞之師云九四以懼免九二以不懼免此為例用法也詳言虎咥不懼已有坦然不亂虎將從之意所揚其乎矣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〻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吳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註居履之時以陽居陰猶曰不謙而况以陰居陽以柔乘剛者乎故以此為明眇目者也以此為行跛足者也以此履危見咥者也志在剛捷不修所履欲以陵武于人為于大君行未免此于凶而志存於五頑之甚也

丘建安曰眇跛爻柔也能視能履剛位也

胡雙湖曰武人陰象以一柔為成卦之主而統五陽且在履卦中故有武人為大君之象然者謂行二陰柔非武人之象不如陽類多是寬和仁柔厚人陰類多是剛狠強暴之人陽主生陰主殺陽之氣溫厚陰之氣嚴凝之

胡雲峰曰凡卦辭以爻為主則爻詞與卦同如屯卦利建侯而初爻亦利建侯以卦上下體論則爻詞與卦不同如此卦云履虎尾不咥人而六三則曰咥人是也卦言不咥人兌三爻說體自與乾三爻健體相應也爻言咥人六三一爻與上九一爻獨相應履虎尾而首應也六三眇自以為能視跛自以為能履從武人而自以為能有為于天下者也爻之詞曰履虎尾咥人凶象占其矣

揭廷秀曰聖人之于六三惜其志而恨其才易惜乎其志也以陰居陽其志非不剛也易恨乎其才也陰柔而不足以有為也以跛眇之質介乎五剛之間而欲履天下之至危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其傷敗也必矣凶孰大焉才不足以伸其志聖人所以惜其居位之不當也亦不深咎之也

韓湖曰三固多凶以六居三固不當位伏在陰卦它有陰爻以分之則其害猶一分乃主此卦之時莫有截其權者故此眇而自說能視跛覺而自負能履眇則不審于履跛則不強于履遂居乾後肆

然後之無優說順啞人之凶更其自取循之以剛
參之武人欲履乾而借大君之位其爲凶不待言
矣
何允宇曰六三以柔居剛不中不當眇視跛履非
是眇而能視乃眇而自以爲視非是跛而能履乃
跛而自以爲履也于大君而有爲者必須文武兼
和之人方可經濟若一于武者爲于大君豈不有
凶志剛指本文言六居于三陰柔之人舟慢傲很
其剛益甚且自恃一陰爲諸陽之主有惟吾化持
何所不服之意武以剛指此意言者非
何汝子曰爲猶義書宣力四方汝爲之爲大君指
九五陽爲太五君位也不可爲而曰爲于特謂其
以暴力之剛而欲使令乎武謂武人志欲自爲大
君者非凡卦五陽而一陰則衆爲之主三本陰柔
而以孤陰無偶欺性情之托如眇者之能視跛者
之能履然有剛暴之志在上其能安之乎其履虎
尾而遭咥固其宜也而三于此亦惝然思變矣
禀本指曰履六二巽初六皆陰居陽位皆取象武
人信乎陰多躁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註適近至尊以陽承陽處多懼之地故曰履虎尾
愬愬也然以陽居陰以謙爲本雖處危懼終獲其
吉故終吉也
疏以謙志得行故終吉
本義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然以剛居
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
胡雲峯曰爻以位爲志三志剛所以觸禍四志行
所以避禍
徐洪濱曰愬愬終吉者爲臣與剛果之君不同他
人瑞譏可付之不久而明君父有怒直須歸誠待
罪不敢泄泄愬而又愬非爲懼也一変履前即吉
凶不論自保元吉一變履後即禍患不論能保終
吉履爲柔履剛則尾爲履乾爲乘六三履虎尾是
矣九四亦曰履虎尾何也爲乾虎之尾故在四爻
亦可言履猶鼎之六五皆言鉉也來吉元三爲虎
首自履至尾與在三則以乾爲虎在四則以九五

為虎之說俱非

郤泰回曰四已入乾體而下比于兌所履循是虎尾也以剛明之才處多懼之位不敢爭處愬愬前行盡避患惟恐不速若有所追而脅從皆斯時甫脫虎口豈必遽吉然愈遠于山則愈進于吉愬愬在其終矣象所謂不咥人亨者指此愬愬與迎向行而不止之耽三以初二為虎尾四以全兌為虎尾或履而凶或復而吉其所以履之有異也有謂四與初敵應履初之尾有似滯

喬泉曰雖傳以履為不處若處之則不免于虎患矣四之愬愬志不在處而在行是以終與吉會亦惟終吉而後見其志行也履虎尾三字連為卦名以卦名連合文說象是易法如需于郊需于血漸于干漸于陸是也初九九二以文義不及耳六三九四俱著一履虎尾亦無不可也以對六三則乾為虎對九四則五正為虎者非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正義曰位正當者釋夬履貞厲之義所以夬履貞厲者以其位正當處在九五之位不得不決斷其理不得不有其貞厲以位居此地故也

本義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無所疑礙故其象為夬決其履雖使得正亦危道也故其占以雖正而危為戒深矣象言位正當者傷于所恃

為理曰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履至尊之位聰明睿知天下皆不己若禮樂征伐政權皆由己出欲其履至于果決獨斷弗詢度為天人君一言一行之發天下之法則人民之憂戚生死係為可輕易乎哉

朱寅曰象傳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卽九五也然象言不疚爻言夬履何也蓋夬決其履而過為者卽所謂疚病也象言其德之善而已而此則言其病所以戒之也大傳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德得行恒易以知險五健之至矣而知險之戒可不慎哉

蔡虛齋曰剛中正有能為之資而履帝位下以兌

說應之凡事任其決斷夫才傷于所恃而危多出于所安故曰夬履貞厲也劉牧曰剛而居尊故嚴非危也益發揚蹈禍之主意任決其險矣故有夬履之象其所居之位宜乎如此不言吉凶者則善則忠惟其所爲又任人君自處何如耳

俞琰曰易六十四卦以九居上者不特一卦未嘗於九五言帝位唯履九五獨言之履者辨名分之卦也六三雖以一陰統衆陽然而臣也其位則處下也上有九五之君在焉六三蓋不可僭也故特稱皆九五之尊而名其位曰帝位易道崇而抑陰尊君而卑臣其訓嚴蓋如此也

彥陵曰夬孚不在山悔吝例只是危之之意不是以夬履而至于危聖人正危其履之夬也如一貞字甚危之辭危者使平所謂履帝位而不疚者正在此

鄒泰回曰九五之位何(位)以帝位也履而不能夬任賤應者之咎人疚矣夬履者以我位之正當我彼之不正當宜如是其貞且厲也況五乎剝兌於此同或謂陽於所恃何歟

黃端伯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所以制輕易之心也九五湊陽自用而又無嚴畏之意是以正行而亦厲也

尔康曰夬履貞厲與飛龍在天不同何以言正當也卦一也而所加之卦異則卦良亦異文一也而所從之卦異則文義亦異今以乾對兌則以剛止之君而臨和說之下易孋邪媚何當有感發懷慘忽象易道留疑可以徵想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註禍福之祥生乎所履處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視履而考祥也居極應說高而不危是其旋也履道大成故元吉也

朱子曰居履之終視其履而考其祥做所周備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後面半截卻不好未可旋是那團旋來卻到那起頭處

胡雲峯曰吉所以爲慶元所以爲大小畜履皆不取本文義小畜取畜之終履取履之終但小畜之

終身從六四一陰說來故曰出復之終既從諸爻說來故曰其旋元吉

蔡虛齋曰從字最重是閫閫滿足無一毫罅隙僅缺之意不今考其吉凶而必考其作看人事多方有久有近其遠者吉凶或見于數百年之後或見于數十年之後近者只日前便可考於那然所履已終其祥兆則當有可考者矣如孔子貢司魯邾二君執玉高卑其容俯仰而知二君之將亡亦非日前旦夕事也視履之終不是終身之履只是一事之履祥兼休咎之意其旋元吉亦兼未得元吉者之意其旋元吉實是救前做盡善說以承上句祥字及本義得字俱說不得通

梁寅曰上履之終也人之所履有說之上始則誠偽未可見惟視之于終然後見也故視其所履以考其善否周旋元虧則其吉大矣是文也豈非動容周旋中禮而為盛德之至歟

六因之曰善惡禍福總是一個善惡正其所以為禍福故其旋而元吉便在元吉，有其旋之視聽其旋者元吉之形聲一時俱到聖人常把善惡禍福一樣看常人撇却善惡專論禍福而学遂成人間私事耳須知視履考祥考禍福正是考善惡

鄭申甫曰考無時而可忽也有一生之終有一日之終有百行之終有一事之終非以上當考而初不用考也特以上在卦終而發之自考者故得其旋列終而發易便自無文

大旨曰世之做惜仁義補塞罅漏苟獲則做矣而元有于祥元住生心虛室生白者祥則似矣而默取于履故視履必考祥考祥必視履乃為元吉之道不然是一偏之履於履無道取矣

黄氏曰環中而運者謂之旋旋者周身之靈机應世之閫局也上九陽居陰位又應兌柔以濟之其視也考也正在上周旋之深處也故盡善而吉祥處焉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吉之大在上冬之也

朱矣解曰考其履之善必皆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下文其旋是也旋者周旋折旋也凡凡以義合而裁然不可化有謂之方化人之步履折旋也

以天合而出然不可解者謂之剛循人之常德則旋也化雖有三千三百之多不過周旋折旋而已考其善于周旋折旋之間則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矣豈不元吉

則光德曰降祥者人也休咎道謂之祥吉便是吉祥不吉便是凶祥非別有祥即災吉悔凶吝祥未便是禍福乃禍福之兆耳旋者反也化有進反進循直遂而無委曲回旋一循之直進而無反則周折盤旋而非大履者矣乾有元義乾上能運轉有旋義元善也化以周旋為至善也況至于善則祥可知故曰吉

丘建安曰初上履之始終也初言往上言旋一進一反而履之象可見矣中四爻以剛應柔者吉以柔履剛者凶以剛履剛者偏以剛俯柔者能行而不輕于行九二之幽人貞吉四之愬愬終吉是也以柔履剛者不能行而強行三之跛履是也以剛履剛者能行而決于行五之夬履是也

王輔嗣曰陽處陰位謙也故此一卦皆以陽處陰為善

瀾康曰履卦綜全以卦德取義說而應乎乾故有履虎不咥之象履之義則從全卦上取來其意又異義象之上天下澤以君臣上下之分言也九五據帝位而不疚而又曰夬履則為君道矣然非乾坤所對下卦是澤故九二是臣以而以然人言之中則臣矣則亦臣之臣也三爻則以剛安之履本卦之主而曰武人為于大君則又乎常之權也矣上九處位之極積累之終人則生一長而以視履考祥終為初之當行須二之當不亂三戒其志則四惕其愬懼五戒危其貞厲慢可旋視祥可旋考如兵大善無不吉矣易卦取義變化之妙如此

張天如曰說履辭異則履傳訓為踐為藉本義則以有所蹈而進朱子曰以陰躡陽是隨後如躡腳跡故于卦之三四爻發虎尾義伊川云處躡則說得生受也諸家多以兌為虎傳下民則以乾為虎

初九素履疏云處履之始而用質素傳云安其卑下之素本義云未為物遷則而合其素履道坦坦

註無體議體中二意幽人貞吉疏云在内卦之中故曰在幽傳本義則不作解此但云所履得坦易之道也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貞則而吉中不得兆也疏云在中傳云其中恬正則所履安裕或解為中正無累意無大球也或人為了大在疏解或人云行此或武加浚于人欲自為于大君傳本義則直云幾々反也不覽了履而幾反行之傳本義則云周旋無虧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

疏陰去故小往陽長故大來以此吉而亨通物既大通多失其節故不得以為元始而利貞也象云財成輔相以四德不具之故

胡仲虎曰三陽來而居内三陰往而居外陰陽之正惟泰卦為然自乾坤至雜陽三十畫陰三十畫陰陽之數適相等然後為三陰三陽之泰々豈偶然哉三陰三陽往來之卦凡二十而泰否適居其先故卦辭獨以往來言吉者言其道之善亨者言其行之通闔乎則云坤陰之母無不藏在户為闔乾陽之君無不出在户為闢々往則闔來闔往則闢來以氣言之為啟閉以道言之為離合以内外言之為往來故卦有内外人有出入往來相交内外相取上下相形吉凶相分君子小人相窮相屯易譜曰兩儀既分自是一陰一陽必欲小無大有

不成世界即使去小　大亦費人工不若小自爲
往大自爲來則賢愚　有各安之分尊卑亦有相
制之功乃以爲泰之道
卽泰回曰易言往來自此始蓋以泰卽否之轉躰
襍卦所云反其類也蓋謂坤本下而往上乾本上
而來下然則在否乾上坤下遂得其本然矣何以
亦謂往來陽貌陰之故天大地小地在天之包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
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
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此是彖傳中變例聖人觀此世界不覺爲否道陽
雖抹變所以把卦辭一口吐出直達通暢玩則是
二字口氣又天地交等語正是從泰的時節看出
這許多好處吉而且亨深爲天下慶幸之矣　康不
瀾康以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不是所遠小人亦
不必調停小人君子長一分小人自消一分正氣
足則邪氣退消者自然減少孳盡也消者消其道
非消其人天下未嘗无小人而不見有小人之道

以其消融于君子也
何玄子曰予嚐云陽始于復而至于泰而後爲大
壯而後爲夬泰之世不若大壯與夬之世小人愈
衰而君子愈盛也然而聖人獨安夫泰者以爲世
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迫而逐之使之窮而無歸
其勢必至于爭爭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爲故獨安
夫泰使君子居中嘗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爲無
措然後君子之患无由而起此泰之所以爲最安
也恐謂蘇說衣善不善請之將爲調停之說矣惟
晦翁云論陰陽各有一半聖人于泰否只爲陽說
道理看來聖人出來做須有一个道理使得天下
皆爲君子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
去治他急迫之却爲害不然如舜當舉皋陶伊尹
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敢爲非被君子夾持得
皆榮而做好人了此豈極是道若長一步長一步
道消者一步消一步卻復卦說字意然小人道消
非消小人也乃化小人爲君子也不然消將妨交
矣魏文靖事宋穆陵進講泰卦嘗曰內君子外小

人固爲泰也第在外而心腹是寄不爲外在内而情意不親不爲内一時聞者無不嘆賞可謂深于内之解者矣

易因曰致泰之道但大小交相往來可當泰矣故初九身在三陽之下處泰之初而即志在外之陰欲以來交于小致四等翩翩相信而小大交也故九二以包荒之德而尚主六五以祉元吉故而歸妹則又不但有其類而願亦遂以行矣然知致泰之道在于往來之交則知往來之間亦非久長之道而泰難常保故三上皆以天命申戒正欲君子察往來之机以善其後耳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註泰者物大通之時也上下大通則物失其節故財成而輔相以左右民也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天地待人以成天地所以成其道以体言輔相其宜以用言不必分過不及

朱子曰問財成輔相无時不當然何獨于泰時言之曰泰時則萬物各遂其理方始有財成輔相處若否不通一齊都无理會如何裁成輔相得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註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相連引者也茹相連引之貌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爲類首舉則類從若茅茹也陰順而應不爲違距進皆得志故以其類征吉以者初以之也征往也不言往而言征者要其道之得行同類征征然以正往也

袁梅岩曰不謂之往吉而謂之征吉蓋凡言征者必以正行之

章叢清曰初雖一陽在下而三陽已于此乎類進矣故有拔茅茹以其彙之象大致泰在初而以之者初也一正進則所進皆正人同類並進勢不可遏故征則吉象曰志在外也象謂上下交而其志同初之志其在茲乎

鄭伯熊曰以其彙君子與君子爲類也三陽欲進而以之者初也曰以其彙小人與小人爲類也三陰欲復而以之者四也傳曰能左右之曰以即其

義也

郭璞洞林讀此文至彙字斷句泰之征吉引其類
以有為否之貞吉擇其人以有待
朱子曰以其彙屬上文嘗見郭璞易林如此做句
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讀了蓋拔茅連茹物象也
以其彙者人也
何玄子曰彙韻會註云本作𢑴草木𢑴字之訛或
作彙今文書作彙按彙雖似彙楷者即蝟也義與
茅茹无涉古文作胃字亦狀草可知茅根𢑴字乃
牽引供起之象測而為彙傳寫誤矣古注又以彙
作類解于此文義亦通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
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傳二以陽剛得中上應于五：以柔順得中下應
于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為上所專任故二
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
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

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
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弘之
度有忿疾之心則无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
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
世人情習于久安：于守常惰于因循憚于更變
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為于斯時也馮河謂其剛
果足以濟深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于衰
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
之輔不能挺持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
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容寬含此云用馮河則是奮
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
乃聖賢之為也不遐遺泰寧之時人心狃于泰則
苟安逸而已惡能復深思遠慮及于遐遠之事哉
治夫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
隱賢才之在僻陋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
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于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
而正之非絕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
自古立法制事牽于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

桀奢侈則害于近戚限田產則妨於貴家如此之
類既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必牽于朋比也治
泰不能朋亡則為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
能合于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合中
行之義也尚配也
項平菴曰泰之所以成泰者以六五九二上下相
交其八同歸于中行所以泰也九二之陽上交于
五如舜之尚見于帝故曰得尚于中行九二之中
行那指六五故六五象曰中以行願也六五之陰
下交于二如帝女之下嫁于諸侯故曰帝乙歸妹
治泰之事皆九二主之六五獨以心享其效而已
故九二之爻詞言事甚多而不言其福六五之爻
辭言福而不言及事人君之道莫善于此故曰元
吉
趙汝楳氏曰說文包自此之反覆也又包音義同
匂荒有數義怠荒訓肆荒服訓遠乎[illegible][illegible]虛荒廢
訓大今義所謂包者大之小則有遺乎矣詩小旻
不敢馮河毛氏曰徒涉曰馮謂勇健也遐遠遺棄
也
吳園之曰四件一時俱有蓋一事中而四者齊備
絕非各有所主之謂易緯曰包荒仁也馮河勇也
不遐遠濟也朋亡公也仁足以容勇足以濟遠而
不遺逆而不狎斯以中道光其陽德保泰之道也
已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
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註乾本上也坤本下也而得泰者降與升也而三
處天地之際將復其所處復其所處則上守其尊
下守其卑是故無往而不復也无平而不陂也處
天地之將閉平路之將陂時將大變世將大革而
居不失其正動不失其應艱而能貞不失其義故
无咎也信義誠著故不恤其孚而自明也故曰勿
恤其孚于食有福也
註天地將各分復之際
宋衷曰位在乾極應在坤極天地之際也地平極
則險陂天行極則還復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

焦弱侯曰六四居三陰之下群陰所從以接陽九
三居三陽之上群陰所依以接陰二爻正相交之
地爻中二字字相應三字四々字三彼此相信所
以為交

邵喬田曰三四乃天地交際之會未性消長之幾
于此乎判過此則內陽漸衰外陰轉盛雖多艱貞
其可得乎聞之正在此際矣或謂天地可交不可
際曲說也

徐直方曰平陂往復者天運之不能无艱貞勿恤
者人事之所當盡天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嚴其
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一諉之天運以為无
預于人事則聖人之易可無作也

蔡節齋曰孚者信然之謂勿恤其孚不可以陰之
必復而動其心也
平陂往復者天運之必然所謂孚也實勿信其
必然而以陂之必平復之歸往為當然則人事既
盡天運可回故曰于食有福　不承

六四翩々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象曰翩々不富皆
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註乾衆上復坤衆下復四處坤首不固所居見命
則退故曰翩々也坤爻皆樂下已退則從故不待
富而用其鄰也莫不與己同其志願故不待戒而
自孚也

陸德明曰以居之陰故曰不富三陰皆願下復四
能舉之是能用其鄰也能不富而用其鄰必其德
義素著故不待戒約而信也三陰皆不安其位故
曰失實

邵喬田曰陽為實群陰在外也已久今在內向而
就陽以不富而皆于富蓋衆虛欲反于實也失實
舉正作反實

吳園之曰翩々二字狀鴻群小人深斥虛已引類
呼朋勝雖上進景象不當二句又足以闡翩々不
富者不自恃其多虛心以交于陽也不戒以孚不
必語誡而誠心相嚮之意失實者心虛也

蔣康曰三陰在上其勢甚盛有易隨象當上下交
時三陰委心從陽不恃其衆故曰不富以其鄰此

五字連讀象曰翩翩不富詞不可累舉故作省文
非以不富為上也不然則謙之六五迎頭便曰不
富以其鄰又將何為乎以經證經不必旁引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
也

使六五以柔陰居君位下應于九二剛明之賢能
倚任其矣臣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
而順從于陽則以之受祉且元吉也

趙汝楳曰史謂湯為帝乙陽虎為帝乙為微子之
父子夏曰歸妹陽之歸妹也京房載湯嫁妹之辭
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
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
必以禮義楼書濔諧言畏多相去賢明德徽祀皆
云自成湯至于帝乙為本始終以已之則帝乙乃
紂父也子夏傳非卜商之書卜可信據今抵五為
君位遺以六居之者足於之后妃帝子帝女以然
寓君位之象坤之黃裳歸妹之其君之袂仍夫人也
剝之宮人妃御也明夷之箕子帝子必參與歸妹
之妹帝女也聖人雖欲明交泰之義猶必象以帝
女參參于君位之辨

郝仲輿曰按商帝號乙者前為成湯為天乙中有
祖乙武乙而帝乙最後帝乙七祀文王始立立三
十祀而帝乙崩然則帝乙正當文王之世周公作
文辭據文考時王為象世儒并文辭以為文王何
怪乎疑帝乙非紂父也

又曰五與二皆泰之中二言泰象不言吉五言祉
元吉不言泰事何也乾陽所以開泰乾泰不可言
吉如乾九五不言吉而坤六五言元吉亦此意乾
為泰而坤受祉故曰以祉

歸妹虛心下賢明良相配之象若作實擬毋乃太
癡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
隍其命亂也

註否泰上極各反所應泰道將[illegible]上下不交果不
上承尊不下施是城復于隍果道崩也勿用師不
順攻也自邑告命貞吝否道已成命不行也

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不可力爭但當自守反
已自治可也雖得其貞亦不免于羞吝命亂故復
否告命所以治之也纂曰上之自邑告命化誘所
謂周衰猶能以刑政治其私邑是也邑之外非命
之所及矣不圖之于早至此元可求何故貞吝康爾
吳叔美曰六爻各一妙川初拔是開泰于陂二包
是善保泰大力量三艱貞則當机一着所以使泰
之不入于否者全在此四五柔丈能享泰平而已
至于上特像泰極必否儆戒死方之意盡闡于此

异

何玄子曰古書多以己所居邑為邑如王東割邑
商邑翼〻四方之極盤庚不云歐邑周公作新大
邑是也

桑翻曰無水稱隍有水稱池

按余解異則泰小往大來吉亨既云四德不具者
物己泰通善失其躬故不得以為亡治而利貞傳
云不云元吉元亨者泰非一槩也本義則云貞者
有陽剛之德則吉而亨後茅茹以其彙註疏以拔

茅茹為一句以其彙為一句本義則云郭璞洞林
讀至彙字絕句川馮河既云能受容兆為河之恩
人即包荒意也傳本義則云果斷剛決勿恤其孚
蹟云信義先以誠著故不須憂其孚信也傳本義
則云孚者所期之信也言不必憂天運之必至元
性不復天地際也呂東萊曰元平不陂天地際也
今本作元往不復晁氏曰宋衷本作元平不陂元
往不復董鄉陽曰按程傳從今本〻義從古易元
濃多存之今不敢輒改姑從程傳云帝乙歸妹胡
雙湖曰按以京房傳則帝乙為湯從以陽光之旨
則帝乙為紂父自邑告命貞吝蹟云否道已成物
不順從惟于自己之邑而施告命下既不從故貞
吝朱子曰泰方極之時只得自治其邑程先生說
心離散自其親近者而告命之雖正亦吝然此時
只得如此雖吝都未至于凶

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治亂否泰世皆歸之天行乎・破往復易訟且然文王于否斷口即說否之匪人四字即以否運屬之於人不肯以否諉之于天非匪人無否非否無匪人不可二視不可分言其詞嚴其意直諸儒紛紛作解者何也此特群邪當路天下皆陰君子自无伸首吐氣日于餒曰不利君子貞泰先言小往大來而後言吉亨是以天運推之人事也否先言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往小來是以人事參之天運也咸以不利斷君子貞別讀　蔺康

桂慄曰否不通也于不通之時小人道長致亦匪人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貞也

卸泰四曰陰出地上而長至三六陽已消其半故卦名為否世道何以有否否之有匪人也匪人不貞斯能致否當此天地閉塞之候任他、而扶君子之正道起而與之角其誰與我非特无救于否且益重其否耳所以不利君子貞也或謂君子不可固守其正則是君子不利貞非不利君子貞矣

○孫聞斯曰大往小來非上卦往下卦來之謂也下卦何嘗不云往上卦何嘗不云來否謂七月卦此陽往陰來直就大氣運而言

邵類曰京氏傳曰卦氣以十二辟卦直于十二月其先生消之隱者其源發自子夏傳子夏曰極六位而反于坤之復其數七是也既四月卦坤十月卦自乾坤二卦外上經泰否臨觀剝復六卦三十六畫而陰之多于陽者十二下經遯壯夬姤四卦二十四畫而陽之多于陰者十二上經自泰正月而臨十二月而復十一月陽月順數已往自否七月而觀八月而剝九月陰月逆推未來下經自遯六月而姤五月陰月順數既往自大壯二月而夬三月陽月逆數方來此陰陽多寡消息自然之序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

子道消也

此節句〻與㕘錯反卦之所以為卦者以其有上下之交也若上下不交則君臣隔絕情意不通豈成個世界有卦與无卦同

鄭九陽氏曰健天德順天德內健外順體性威德者也剛柔剛占十性而莫能自還故否曰內柔外剛不復以健順稱焉

內健者必順中蓄者外必瀉故內體貞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易簽曰化書云儉於聽可以養虛儉于視可以養神儉于言可以養氣儉于嗜慾可以保壽命儉于心可以出生死不可榮以祿如下可得而祿不可得而辱之謂非成君子也

高中句曰窮不可榮君之祿是戒君子知淺本義不得以祿位榮之方是儉德之旨比處論說得極大將他德行消化无痕令人不得尋覓捕不見他好處又不見他不好處祿元自而走之也此不作過空的看正在群位中也無數蒐他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註否之初處順之始為類之首也者順非健也何可以征居否之時動則入邪三陰同道皆不可進故茅茹以類貞而不諂則吉亨

易徵曰泰之時以同心為吉三陽在下行無不出于正故以同征為吉否之時以同貞為吉三陰在下念未必皆出于正牽引同類必反而之正則吉故以同貞為亨易簽轉移世道只有聯屬善類一著象抄君子小人止于邪正上合不是陽則定為君子而陰柔必為小人也

鄭泰四曰卦以上下不交為義然爻辭則不某其交更欲締其交下三爻各就本爻取象不必預立小人之目否初拔茅與泰初亦无甚異泰于時春也茅亦柔止否于時秋之茅以剛止初有可拔泰以三陽為彙否則以三陰為彙初六拔茅茹其其彙而拔之茅未宜如泰之往征故前以貞征貞則不為植黨之謀且預定休休之業其斯以為吉且

亨也已此筆即初自為拔何必指四坤利永貞初居坤首有貞道焉

涵康曰否內三爻俱為陰爻陰爻即是陰位陰才非陰即為小人世俱作小人說非也泰在治平群然從進無所不可否當邪枉故以貞訓之當泰之初不獨善其身而有公天下之意故曰志在外否則在衰亂之時正好砥節蹇蹇宜人故曰志在君止奄卦欲得君之說雖本先儒甚不合理且初六在君可以無外泰已言在外矣此復言外乎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傳六二其質則陰柔其居則中正以陰柔小人而否則方否于下志所包畜者在承順乎上以求濟其否為身之利小人之利也大人當否則以道自處豈肯枉己屈道承順于上惟自守其否而已身之否乃其道之亨也故曰上下不交何所承乎曰正則否矣小人順上之心未嘗無也

胡雲峯曰大人否亨見得否者君子之事小人固無所謂否也

楊敬仲曰包者含而不露承者順而不拂李宏父曰保泰之道莫過于乾亨否之道莫尚乎坤乾天也天無不覆故九二獨以包納荒野之量而主泰坤地也地無不載故六二獨以包容承順之道而亨否

項安世曰當否之時欲包小人而受其承非有大人之道者不能於否中致亨也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不驚不猜惟大人能之乃若君子之常道則為儉德辟難而已否六二所稱之大人即九五之大人也項說甚是第承字派泥象解未然

楊啟曰君子當世值平運則宜擴有容之量以維繫天下之英才如九二之包荒是也世變失則當用澤身之道以慰安小人之指志如六二之包含是也

楊鎣曰包承包羞如婁師德狄梁公輩皆是也此其大人亨否之道與儉德辟難者又是一等吾以包承包羞為小人象何以曰志在君曰不亂群不

亂群者善與之處而中實不亂所謂〻〻然不亂群是也若飄然遠衆何以為此言

象抄泰亨道而行道之亨否亨退而道尊之亨自古君子進退皆有關于世故在内〻重在外〻重否亨不讓于泰亨也或曰包荒聖人入處内外之量也承君子坤順有容之象大人應合乾坤于否泰見之矣

精義曰包承是六二之時處世當如此未實之以人也下方言小人吉大人否亨以剥之小人為人所包承則無跳與之患人能包承小人亦無激亂之虞故吉

吳叔美曰泰二包否亦包泰之包坤不遺一〻物不涵一變乾包度量也否之包坤為二〻包承受得起含容得下坤包能事也包承〻重然不戒于包荒但其事只是順道成道小道故小人吉〻吉大人〻處此自有個御否御亨之道大人同在否時間行順柔之事然却有个然〻主宰乾坤之事業故曰不亂群非但小人不可間君子亦未易幾故繇大

像抄曰泰亨豈非大人事惟到否亨其大尤見故否二即係以大人此示君子處否之道尤以關萬世小人出小入大見念作聖之門

像抄曰孟郊處身中時病生身長平蓋此皆後學也羞可證之義象

孫淇澳曰凡人承者方包是群天下制污與之共事而一身為之淵藪其不利多矣小人之所謂吉而大人之所謂否也大人生平一介不苟取與方是對人不立崖岸形若不忤而心實自白故曰不亂群其心之光大直不愧泰之光大亨

尔康曰承者接侍避順不與之忤而又包之則承不使承又有一段含容忍耐之道二在下位即以承言亦可包承二字是言道理應當如此故引小人君子不同以别之世人所謂承者在進承祇承一邊說故不敢如于己子非然君子豈承得已哉小人有此已承自不作罪過故言大人則或其為否而已此小人大人還以位分言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蘇君禹曰包羞亦宜就君子言有含媿忍恥以待
机會之意易因曰以正處否之法所謂嘿而自乾
視衆厳憚者也故爻不係以凶咎而象但言其位
之不當蓋言其不當九五大君之位又不當九四
大臣之位勢且无如之何唯有覌釁以俟時耳
郝仲輿曰泰抜茅爲己予以陽在内否内陰而爻
亦君子者聖人以否託之君子也否不可无陽猶
泰不能无陰泰九二包荒否六二包承故二卦皆
言包而朱晦菴以爲不觧非不觧也北儒學主于
貞寧以易從己不肯舍己從易以爲包則誤己而
不如不包則誤國家以否三陰皆小人而聖人未
嘗不以爲小人也六三雖小人而初与二断不可
以爲小人如否三陰皆小人則泰三陰安得獨爲
君子若謂泰無小人則否亦不並有君子泰三陰
皆君子則否三陽亦皆小人其説不可通矣
像抄曰包承以承爲包一皮膜外包之羞以着爲包
心術内包聖人以小人言立包承亦柔吉其承删
小人遷善之門小人其包醒君子鑒人之目

呉康曰泰卦上三爻爲陰爲小人否卦下三爻爲八
陰爲小人此以卦体論也聖人説卦立義泰之爲兩
卦六爻總是泰否之道否之一卦六爻總是處否
之道儒者執象太拘故于包承包羞俱説小人所
以義不能通不知包承包羞俱是其位如此所以
處位之道如此故包承之下明列小人大人若以
包承爲小人則大人之否亨何爲乎六三于包羞
何以言位不當乎夫否下陰爲小人則泰上陰亦
宜小人令覌六五歸妹元吉之詞豈其然乎儒者
以包羞二字醜惡可憚不思如于君子故有異解
其心可取而於文無當矣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胡雲峯曰諸辭皆以命爲君命本義以爲天命蓋
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否九四有命否泰之
變皆天也然泰変爲否易故于内卦即戒之否変
爲泰難故於外卦始言之此本義于泰否之四皆
曰已過乎中而否之三不言也泰之三必无咎而
後有福否之四必无咎而後疇離祉三四乾坤交

極之處陰陽往來之會君子當此必自无過而後可爲福而後可爲疇類之福故曰否九四時吉凶未判必有命方得无咎其所謂无咎者天也非人也曰本義云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占爲有命无咎蓋惟四不極其剛此所以爲四之无咎也一讀諸天可予哉

河玄子曰命謂天命天下事理過中則変乾坤四曰乃黄泰四曰翩翩否四曰有命人豪過時未有念命限唯於何則念命或以命懟或以命異而鼓人之氣者亦或以命決否九四之所謂有命聖人因厭亂之人心而鼓君子之氣也无咎与他卦不同勧勉之也疇者同類之三陽也離者麗也離祉者附麗其福祉也

周瑞聖曰疇離祉言疇類之人俱受祉者非己受祉也故曰志行

都仲興曰泰九三陰來至而先云无咎有福祐之也否九四陰已去而始云无咎疇祉受之也此之似涉風波近岸舟中之人交賀也

不康曰否至九四則泰來必矣故又謂多憂辛之詞聖人于泰而不言天命言人事恐人之恃命而忽人也于否之將泰不言人事而言天命恐人之怙亂而忘治也四有命无咎以爲无性不復天定勝人命則有必不終否者有何咎乎小人勿得甘心樂禍而君子不可懈志圖存也命此當與群生咸若一切疇類之事自當獲福而離祉矣志行也象始以人事足之言其衰撥亂之志得行也否者先言有命而後言人事正見否自无不泰之理所以歎之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易簡錄曰否五小人閉塞之患非正不足以消其邪邵子詩請觀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立脚人非如當門當關之當不足以當正與當不是滿盡形容正令人望之而若有儼然植立者在故特言位位正中：義深於位正當：有力量此正當與正中之辨

鄭孺孝曰苞桑非固結之喻陸宣公收復河北後
請罷兵狀有云邦國之杌隉綿綿聯聯若苞桑綴
旒幸而不殊者屢矣然則苞桑生也叢生之桑細
而弱其根係重於萌爽可方今天地未開大人休
否謂休廢而否塞也又一意
卿奉回曰或引陸宣公疏以苞桑綴旒並稱謂是
累卵朽索之喻然觀繫辭身安而國家可保則仍
當作堅不當作脆或疑此二句有韻蓋古語也曰
大人吉明非小人之吉可概矣
尔康曰人依木息休人依于木勞者得憩暇皆許
陰有九許安援危豈之意作休息解義是而意太
盡休否者不是一于九為某為之而無險嘆矜挈
之攘耳此撥亂反治時期固循不得也險艱不得
否休命承休之義可也

上

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上九以剛陽之才處否之終否終則變故有傾否
之象蓋天下無常否之理人事苟得自不長也
按否辭弄間象曰儉德疏云御儉為德傳云儉損
其德本義云收斂其德六二大人否亨疏云大人
川此包承之德能否閉小人之吉其道乃亨傳本
義則云大人處否其否而後道亨不亂群疏云小
人不敢亂群傳本義則云不亂于小人之群九四
有命諸解以為君命本義以為天命注疏又云九
四諸解則初六之福由九四諸群則云九四必有
命方得无咎疇離三陽皆獲其福則命下由九四
時乃三陽也九五休否注疏云否之休矣者傳本
義則云休天下之否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鄭康成曰天在上火炎上而從之是其性同于天也

傳野取遠與外之義易鑒曰人目所望北連天際處為野蘇子瞻曰野者无所求之地也

蔡節齋曰聖人衆不以廣狹論要在公私之辨苟得其正雖一二知己野也苟其私交即知識滿天下宗也故曰利君子貞恐天下錯將于野認作廣字也

彖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註二為同人之主所以乃能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非二之所能也是乾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應不以邪而以中正應之君子正也故曰利君子貞君子以文明為德

項平菴曰兩卦皆以離之中爻為主而以乾為應者也同人離在下以德為主故曰應乎乾首應其德也大有離在上以位為主故曰應乎天而時行者應其命也故先在下曰應乎乾大畜艮在上曰應乎天亦卦例也

同人以一柔為主使柔不能以同乎人也必以天德行之故雖得位得中而必應乎乾乃可謂之同人至于利涉大川則又曰此乾行也明非柔之所能辦也甚弱矣曰凡卦之以柔為主者皆然履之六三不能以自亨也必曰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小畜之六四不能以自亨也必曰剛中而志行乃亨大有之六五不能以自亨也必曰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凡此皆柔為卦主而其辭也必称亂為此乾之所以為大歟

黃宮曰應乎乾者二應五也乾行者五行與二應也二雖得位得中畢竟是柔使柔不足以同乎人二有于宗之吝然是柔害事須是五以乾行與之為應乃可盡君子之同

張彥陵曰此卦之名同人者以其无私而同一陰

也不曰與五陽應而曰應乎乾見得同人之道止
在同德相應不必以上下俱同爲同也然又不曰
與五應而特借乾之一字明无私之義則利君子
貞意亦可想見
象曰八卦正位離在二今大有上卦之離來否同
人之下卦則不惟得八卦之正位又得其中而應
乾九五之中正也下與上相同故名同人卦辭同
人于野者六二應乎乾〻在外卦乃野外也故曰
于野乾行指利涉大川一句不言象而言利也內
文明則能察于理外剛健則能勇于義中正則內
无人欲之私應乾則外合天德之公文明以健以
德言中正而應以爻言此四者皆君子之正道也
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者君子即正也同人于野
指六二也利涉大川者乾也君子貞則總六二九
五言之
六二得位得在下之位一陽一陰在下之中者猶
得在上即革四爻亦可謂得位非陰居陰陽居陽
爲得位之謂也

蘭康曰君子貞全在中正而應上見乎卦心光之
曰文明以健蓋惟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
義文明以健行之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
後中正相應合乎乾行所謂君子正者如此大人
同此心〻同此理五能得其所謂正即得其所謂
道而天下之志流行于方寸之中矣故曰惟君子
爲能通天下之志正謂即是通處
畢九思曰乾之大象當用乾字而用健字六十四
卦逆无應乎坤應乎離應乎坎應乎震應乎巽應
乎艮應乎兌而獨同人優曰應乎乾亦猶无坤行也
離行也坎行也震行也巽行也艮行也兌行也而
獨同人曰乾行也然考震六三爻亦曰震行以乾
天乾兌離震巽爲陽其故惟乾兌于乾可曰應乾
亦惟同人當可以乾行震行若天行但曰健下曰
乾六十四卦也〻非乾之分体其尊于乾而不言
乾是爲乾以君之〻天義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蔺典曰乾參于離相與同者故以同人其乾非是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註應在乎五惟同於主適主則吝用心偏狹鄙吝
之道
傳諸卦以中正相應爲善而在同人則爲可吝故
五不取君義蓋私比非人君之道相同以私爲可
吝也
蔡虛齋曰同人貴无私係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
于上則私係矣有私係則情有所偏而不能大同
矣故吝者只不能大同便是吝道也象傳曰同人
于宗吝道也象占還須分說如諸爻例
又曰同人于宗本是宗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
人今乃謂同人于宗吝者蓋卦是乾其全体上承
其有相同之義然同人之道貴乎廣今二五相同
雖而相與則寡然其道則狹矣故卦辭則曰于野
亨求所以是其義也此則曰于宗吝人必見其相
於于野也
唐凝菴曰宗尊也指九五二獨以五尊爲而應之
故同人于宗不能大同故曰吝然二五本正應二

以中正相應如此之惟我何與于之爲文而臨六
二陰道本當如是蓋當吝而吝吝卽是道豈可以
吝少之我故曰道也正義所謂文明以健中正而
應
邵文莊曰同人之五二君子何求之深也此所謂
克蹈至義之盡也二也五也貞矣而未能通天下
之志也嗚呼天下爲公之世尚矣昔者先知先而
不發時啓以天下同從不以先用從也從知爲而
不發枚卜以天下同爲不以從用爲也蓋大同之
道如此不然而惟同心相與不知其他此夫人之
交也聖君賢相之相遇也豈其然哉孔子曰二人
同心其利斷金蓋亦謂大人之交云
郝仲輿曰或問云卦本同文丈元同象何也有意
求同則爭求不同者不求同而大同故君子
類族辨物乃能通天下之志卦本純乾六道无私
惟六二以一陰爲離在人爲心人各有心是世路
通塞物我異同之端其正則爲君子之貞如二之
同五是也其不正則爲小人之爭如三四之求同

于二是也二五雖中上下俱應處大同之時二未免于吝五有待于先同人之道均未廣也蓋論爻位二以卦主在下不如小畜大有之居上六二以柔主則不如師九二之為陽故卦爻有伏師之象允大同之德

潘縉雲曰以卦辭言之則有大同之義以爻義言之則示阿黨之戒

鄭孩如曰二應五正也而以為吝何也吾以為非應五之為吝乃未得應五之為吝也蓋二在初三之間初三與二俱為內卦有宗之象焉二以其近親也未免有係焉而不能即同于五者也此其所以為吝之

鄧天錫曰同人于野豈必于宗二中正以應善之其為同矣然有應亦以有同也同于宗也專一先生之言宗為妹娣以同區畛自縛紐其下應亦謂大德雖甚同豈謂達道譬猶鹹鹽梅然各異所嗜雖其甚嗜豈能盡天下之味哉必不達矣各道也二得位得中而應卦得象得名歸之然在爻位

小當所應為同象于宗而吝仁卿以私之介何遂哉可惧也夫

爾康曰侯果諸儒俱以二獨從五為于宗之吝而啓疑卷之說亦似可聽語知二以純陰獨守諸陽所仰中正居位衆德攸歸卦曰應乾則諸爻皆應非獨應五也既不獨應五則其取吝者非以五也蓋二之陰德又爲下位諸陽惟六二是應亦無親偏狗之私而有黨與之植故爲吝耳同人之道出門無咎于郊未得于野焉尊則宗爲本家之人尚在門內同人于此義取要能無咎于宗之義唐曰宗尊也以五爲尊而應之也李鼎祚爲以乾離同宮乾含離胡雲峯則曰二性同五復成爲五來同二復成乾性來相同乾離各反其本是之謂宗劉濬伯以二承來皆剛而又同體有引環之象故謂宗卽泰四則以六二在初与三而爻之實介離間体故謂宗三說皆似是總是二以純陰爲諸陽之應既爲純陰自不能無偏狗繫戀之私謂之吝也亦宜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註否同人之際俺下卦之極不能包弘上下通大大同物黨相分欲乖其道貪于所比據上之勢其敵剛健非力所當故伏戎于莽但敢顧抗也升其高陵望不敢進量斯勢也三歲不能興者也三歲不能興則五道亦以成矣安所行焉

胡寅峯曰卦惟三四不言同人二與五相同而三四有爭奪之象非同者也

來曰九四在上故曰未三四皆爭奪非同人矣故不言同人三恐五之親二故有犯上之心四忌二之比三故有陵下之志六二其三四之剛州予

而中爻曰三四非中正故不能同人伏戎于莽戎心也升其高陵亢氣也動是皆私昧之途將安之乎

鄭泰四曰剛指五三與五同功剛仁予伏莽者知二為五所必應欲以己之剛起而敵之亦可謂不度德矣至于三歲不興仍自負其行列益雄與雖為行終非亂剛之敵或謂安而行之亦云安可行俱謬

爾康曰九三九剛不中不正好勇鬪狠之人其于同事紛扶人情向背求机舞智挑鬪織撥風雨之來無鬱黑白之凡時發古風望氣營構白衣使人才日壞秩援不爭隱之比肩等人一伏一升一起一息九四猶弱自知其悖閨不可行九三情則人與相敵亦行不去曰三歲不興以弗克攻人何益哉此輩上下左右前可用其奸詭無不反覆不必在二與五也第二五中正得位為其尤忌耳

爾康曰敵剛指四卦中惟此兩爻一居上一居下勢位相通卦体各別況此兩爻皆剛各不相下故曰敵剛易中言應多不盡然乃若二五之正應三四之相敵向上之相戎則似有背体而可論也

爾康曰敵剛指四于例亦合第九二不中不正強狠自恃之人傲上陵下朋家作仇九性非敵此卦俱是陽爻俱與二應而三思奪之不必拘定九四一爻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
則困而反則也
胡實峯曰三雖以剛居剛然懼五之見攻者屬于
勢而不可敵也四以剛居柔欲乘墉以攻終不克
勝者是能屈于義而不敢故也
蔡義曰九四亦欲同于二而為三所隔故乘墉而
攻之三居下卦之上墉之象也然四以剛居柔故
能以義自反而不克攻此吉之道也同人諸爻未
有言吉者如九四之與兵攻奪亦非得吉之道也
然聖人于此爻獨言吉者所以深美其能自反也
常人之情過而能改者鮮矣而於訟與私則必伸
其志其能自反者為尤鮮蓋有計窮力屈不得已
而退者矣未有其力之強而能自退者也
何玄子曰言歛則恐人誤以為攻二也文言作言
與皆明歛在上卦安行者分而行和順之則之
意故爻不言出義同心君子能以應通天下之志
則三四亦皆安于其所當得而无非分之覬矣
郝京山曰據九二以剛居剛與離全体不應六二
之不從已惟忌九五之能得二故欲以敵五為心
究其不與也為勢屈九四以剛居柔與乾為体故
不敢敵五而以攻二為事謂二折而入于我五自
莫能爭也究其不克也為理屈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
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註象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然則体柔
居中衆之所與其剛用直衆所未從故近隔乎二
則未獲厥志是以先號咷也居中處尊戰必克勝
故後笑也不能使物自歸而用其強直故必須大
師克之然後相遇也
傳九五君位而爻不取人君同人之義者蓋五專
以私暱應于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當與天下
大同而独私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遇
則笑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体也二之在下尚以
同於宗為吝況人君乎五既于君道无取故更不
言君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間隔之義
郝仲輿曰朋黨立而戈矛起雖有弗攻之四而郡

正未明黨論終難破也必有到中之君持衡于上扶而去之物而辨之正之扶而抑之抑也堂堂折折如大師然庶可以破私為公息爭歸怡大同之天下可以通矣何以言先號咷後笑也蓋其始不切實許多辨析許多決擇而正邪一定朝廷肅清何喜如之故曰先號咷後笑何以言大師也蓋主持世道者貴拔貴斷克勝也有三之式不可克五之師以勝之

當克曰豈惟于二為合一切伏莽之寇來墉之攻盡行銷融合陽大諸君子之類更无有不合大師克相遇之象文言克相遇而象亦以相遇言相克匪五一人之克匪五二二人同心之克能使人終相遇非人終相克不能克則俱滯同人之用遇則通為君子之正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而无不同蓋以此

來曰中直與同卦九五中直同即中正也言九五所以先號咷者以中正相應必欲同之也相克者九五克三四也

同人之先句不必用號咷亦不必說詞笑只是論理之詞二五中正而應義理本同蓋惟是中直乃能同人故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先字指後字說當號咷之時眾非以私曲故作此乖異是同人之先衆有中直的道理其道本同故物不得而間之必相克而後相遇必大師而後相克所以飭之斷也洪覺山曰非九五以中直之心主之于先又何以為大師地乎大師只是剛毅自斷不使讒邪得閒之意直中二字不平惟中故直

九五斷健中正斧斷共直非情欲愛憎所能牽亦非是議論所可搖筆墨不能遷同而克遇者王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註說者[illegible]之[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居于外不能同

志而遠於內爭故雖无悔吝亦卜得其志
朱子曰同人于野是廣大無我之意同人于郊是
无可與之同人也取義不同
晉登之曰居卦之外不復得同于二矣有所同亦
世外孤高之侶耳故曰同人于郊特立寡群亦可
无悔然而其志終不得也
尔康曰出門同人正取出門之初未有所與耳豈
惟六二之柔和九五之中正即上九之疏遠三四
之翼戴尚未有迎距也菊有真味者无不合為說
者以為且同六二泥也且以兩少為同與隨之初
九鄰之九二皆前遇偶故為門然則陽前遇陰者
亦多矣何不各然乎夫六二之應九五固也然夫
與象義衆別于宗之吝亦惟陰爻皆不比陽而同
陰終為吝耳三以剛居剛故終其燥而不能反四
以剛居柔故則而能反爻義誠然乃而爻總是強
力私智實同於異之人革有甚有不甚耳升四望
五乘三攻二毋乃太碎異同之曰二句是聖人就
他地位想他情景特設此語以形容之如水月鏡

花要看得虛活是也若九五亦豈能即與六二同
哉二陰位下疑忌易生後笑之先不勝號咷必用
大師乃克相遇則非苟同可知已同人于郊地在
曠遠特身不在局中若可无悔而有志于天下同
家者終不能遂此正與通天下之志相反故曰未
得
丘建安曰上九處同人之世豈不欲與人同者哉
特以一卦五陽皆欲同二而三伏戎四乘墉五用
師相勝相摩不奪不厭而已遠處於无與同之地
超然出于群爭之表于人固无所失矣于己亦未
為得也周公于爻以不異于人者善之故言其无
悔孔子于象以不能同于人者病之故釋之曰志
未得也又曰同人六爻以六二一陰為卦主上下
五陽皆欲同之同人之道貴廣不貴狹卦言于野
亨是也在諸爻以比應為同故不能盡卦義合而
論之有應而同者有比而同者有遠而无與同者
有爭而不能同者二與五應以正道相同在二言
于宗五言相遇此應而同者初在卦下出門遇二

無爭于五故同人于門比比而同者上處卦外无
應于五亦无済于二故同人于郊比遠而无與同
者三四介乎二五之間與五爭二而不知天理之
同物莫能間故三伏戎不興四乘墉弗克此爭而
不能同者同人之道非矣然則世之與人同者
與其爲初之比而同不若五之應而同者之出于
正爲三四之爭而不能同不若上之遠而无與同
者之无所爭也
意翁曰卦之所以相應獨二五而已不能盡六爻
而同之也而名之爲君子之正使其盡同則亦無
貴于二五矣
洪覺山曰同人彖言而爻少善辭何也爻以比應
爲義故少善也不論應之正不正而少行比心爲
則皆非矣初九在下无應比于二而不出門之
心即即天下之心矣无所咎
劉伯子曰于門同之初也于野同之終也于宗異
之始而爭之作也乘墉伏莽起于宗済中而應乎
乾二之德也於宗非二之德也戒也二承乘皆剛

而又同辭有自環之象故戒之以私而進之於公
即利君子貞之旨而明告者也
吳園之曰同人二字道理極精細有同而不同有
不同而同有同以天下者有同以一二人者有耳
目見聞習末之交而隱然自與之同有有分海内
莫與同而同于萬世之後者有終古莫與之同而
同以天地日月山川鬼神者惟稽其理之何如耳
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其同也正所以爲異也審矣
三代之盛比同以天下者也高逸廉然從耜而耨
殷者七三仁孔子天下莫能容而七十子信之此
同以一二人者也考槃在澗獨寐寤歌雖絕世離
俗海内必史有數人逸士不相傾而相合者比隐
然自同者也夷齊叩馬寂寂宇内雖與同心然而
萬世忠臣義士之胆此其首倡不同于當時而同
於後世者也至于古之至人値時勢之遂然求此
心之自盡有不可與爲于人又不可明言于衆且
古且今離則深之比肯惟其淸此則月皎則寒暑
同運並行于天地之間此雖說戒所不及然豈可

謂元是享元是人哉須把彖傳通天下之志一句參解卦名總是

爾康曰同人六二大有六五俱以一陰為衆陽主而同人則吝大有則吉何也二卦俱以陰德為人所歸然大有在上有德有位天下所服人靡不從德是大順若同人六二則下位矣下位之人而身價朝野之权口持公私之議雖是普同反成狹隘是大可羞吝故上比下比皆非而家語曰與其下比也寧上蓋謂比

胡雲峯曰武曰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而卦名曰比曰同何哉曰比者一陽為衆陰所比而坎陽居五為得其正故曰元永貞是其比也即所以為君子之周同人一陰為五陽所同而離陰居二為得其正故曰利君子貞是其同也即所以為君子之和同人于野其同也大利君子貞其同也正為人大同亨道也雖大川可涉然有所同者大而不出于正者故又當以正為本

按同人解異同同人曰三字疏云同人卦名繫屬六二故捨同人曰所言同人卦曰已下則不關六二故疊同人于野亨之文傳則云三字漢文本義從之蕭山毛氏亦曰虞翻諸家先一人為之說者特王弼夾之耳凡三作于高陵傳云有非高傾望之意朱子言此說雖巧恐非正意而胡雲峯則從濟乃云伏戎于莽歎攻二似有異五意升其高陵雖畏五又有窺望意九三伏戎九四乘墉諸家多以三四為欲攻五今義則以為攻二同人之先以中直也疏云以其用中正剛直之道物所未從故先號咷傳則云中誠理直故不勝忿抑而然

大有

大有元亨

注不大通何緣得大有則必元亨矣

傳卦之才可以元亨也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便有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亨也

疏柔得尊位群陽順應大能所有故稱大有則其物大得亨通故曰大有元亨

丘行可曰一陰在上卦之中而五陽宗之居尊能柔物之所與而諸爻之有皆六五之有也豈不大哉惟其所有之大故其亨亦大也

周光德氏曰乾坤十二卦而北大有謙大有以乾天火性也謙以坤地山同性也者故二卦之辭全吉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疏六五處大以中柔處尊位是其大也居上卦之內是其中也剛健謂乾文明謂離六五應九二故云應于天也德應于天則行不失其時以時而行則萬物大得亨通

傳言卦之所以為大有也五以陰居君位柔得尊位也處中得大中之道也為諸儒所宗上下應之也夫居尊執柔固衆之所歸也而又有虛中文明大中之德故上下同志應之所以為大有也卦之德內剛健而外文明六五之君應于乾之九二五之性柔順而明能順應乎二二乾之主也是應乎乾也順應乾行順乎天時也故曰應乎天而時行其德如此是以元亨也王弼曰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大有則必元亨矣此不識就乾成大有之義非大有之義便有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大有而不善者與不能亨者有矣諸卦具元亨利貞則彖皆釋為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為元亨盡元義也元有大善之義有元亨者四卦大有蠱升鼎也唯升之彖誤隨他卦作大亨曰諸卦

之元與乾不同何也曰元之在乾為元始之義為首出庶物之義他卦則為善為大而已曰元之為大可矣為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不善者乎事成而後有敗〻非先于成者也興而後有衰〻固後於興也得而後有失〻非得則何以有失也至于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為先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司馬君實曰大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亡亂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衆元亨也

俞玉潤曰同人離應其德故曰乾大有應其時故曰天大有与純乾止爭一畫若以九居五則為乾而御天矣

蔡虛齋曰剛健文明其德之体也應天時行其德之用也剛健則能勝乎私欲文明則能灼乎道理應天時行則凡動靜云為自无過不及之差矣謂之大善而亨則貞與利在其中矣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既天在天躰高明火性炎上光明之甚无所不照天之明命福善禍淫君子以遏惡揚善是順天休命也

朱子曰火在天上大有凡有物須自家照得見方見得有若不照見則有无不可知何名為有遏惡顯善非止用人用人乃其一事耳

楊誠齋曰天討有罪吾遏之以天命天有德吾揚之以天吾何與焉此舜為有天下而不與也故曰順天休命同人離在下而推不敢肆故止于類而辨大有離在上而权由己出故極于遏而揚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傳九居大有之初未至于盈滿畢无應與未有驕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于害也大凡富有鮮不有害以子貢之賢未能盡免況其下者乎匪咎艱則无咎言富有本匪有咎也人因富有自為咎耳若能享富有而知難處則自无咎也

胡雲峯曰諸家多以初九无交害爲无上下之交所以有害本義從程子之說謂在下无係應而未涉乎害蓋无係應三字已自見无上下之交矣富者怨之府故當大有之時只易有害初陽在下未與物接所以未涉于害也何咎之有

楊敬仲曰大有之時聖君在上四方咸仰初九雖在下亦當出而交當出而交而不交則害者害道也害吾之德也當入而出爲躁動當出而入爲闇避皆非正道聖人誨之曰出而交匪爲咎也克謹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謂在大有之時則害在初時則未必害也乾初則貴潛需初則貴其不犯難履初則貴其獨行惟大有之時則貴其交也

楊誠齋曰初九乘剛陽之資不曰无德逢大有之世不曰无時上有六五之主不曰无君下有衆陽之賢不曰无類然以无交而害者獨遠在下故也賈生明王道而黜于文帝好賢之代仲舒有醇儒而廢于武帝用儒之朝轅固公孫非其交也此非君子之咎也咎有所在也愈難進君子愈无咎矣故聖人傷之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非傷初九也傷大有之世備有此遺恨也雖然使大有之世猶遠皆不遇則約葉終不遇矣

蔡虛齋曰當大有之時亦當有者也雖當大有之特然以陽剛正也居下處卑也上无係應无所援也又值事初新與事接也故爲未涉乎害何咎之有本是无咎然或以爲无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故艱則終无咎艱則无咎此戒占者之辭

義海曰交害者相交以利害也大凡以觀而交於人則必有睽之者矣以喜而交于人則必有怨之者矣以利而交于人則必有害之者矣唯君子爲能用心廣大故无意于交也今初九居大有之始處卦之下是无心于物有也无心于物則所尚遠大不交于有害匪咎之道也又當艱難其志終吝而不變則可以全得无咎

高中白曰大有以上下交孚爲判初九以无交爲害然非咎也亦必艱則无咎者特立獨行圖易非

事也
黄端伯曰大有之世上下應之之時也二之哉三之事四之匪彭上之尚賢皆與五爲交有也初九居初无應雖不受交之利而亦不受交之害爲九三享帝之公抗戒小人之害甚矣交之甚也初九諸爻皆以應五爲美初遠五而不相應衆未有交亦不受交之害蓋居下而潛本宜如是雖无交而非咎其也凡必處之以艱其推其慎則无咎者終不至有害而匪咎者可終免于咎矣乾剛好進銳以艱勗之

錢啟新曰凡日行交道或自內而外或自外而內當其交處則有陵掄之害而初不當內外之交故曰无交害

郝洲山曰馮衍梁鴻皆无交于盛世者也衍退而自修故免鴻作五噫之歌以取憎則不知艱矣

尔康曰有交而与人相處與事相涉必有判害此以戒人故止言害耳

辯聞曰此爻之象辭但舉卦之名爻之別就釋以爻之詞而化不立一路似若无所發明然其三百八十四爻之例則其明且辨曰大有則其時曰初九則其位時位若此是以无交害也聖人以爻義已明故於此特發諸爻之例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何玄子曰程子云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呂伯恭有言大臣之位百責叢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劑盤錯棼結欲其解紓黯闇汙濁欲其茹納故爲大臣必如此大車以載而後可以有攸往楊敬仲謂言卑力之有餘德之大者无所不備无所不齊泛應曲當通行而无㝵是也此王佐之才惟伊尹周公當之胡仲虎云不曰吉者大臣任天下之重職當如此也僅得无咎處大有之難如此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註處大有之時居下體之極乘剛健之上而獲淂其位與五同功盛推之盛莫過此焉公用斯位乃淂通乎天子之道也小人不克害可待也

本義亨春秋傳作亨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亨享獻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淂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為亨于天子之象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小人无剛正之德則雖淂此爻不能當也

周充德曰上句美之下句激之當有之時以剛正之德漸進乘中之主啟心沃心无非致有保有之術此以君子之道事其君而非小人能也若小人處有將以豐亨豫大之説進矣

何玄子曰三居下体之上乘極剛之勢而承柔順之主熟名一時莫過焉用以受宴饗于天子非德莫之能勝蓋桓文之業也彼惟能輸其忠實勠力于天子以舟輸大有之治而天方虛中下矣故有公用享于天子之象後世之假此名以挾权者比比而是聖人防之預矣故曰小人弗克

義林五六虛中下賢則三之用亨分明以此剛正之德輸之于王所謂以嘉猷入告爾后是也小人當大有之時無珍可獻有岐可通徒為害而已 康水

王臨川曰易之辞有王有先王有帝有后有大君王以德業言先王以書統言帝以主帝言天子以正位言后天子諸侯通称大君天子尊称

易蒙曰凡卦九三多其二義以其處上下之際故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時四近君之高位為處大盛則致凶咎彭盛多之貌詩載驅云汶水湯〻行人彭〻行人儦多之状

雅大明云駟騵彭〻言武王戎馬之盛一

楊廷秀曰彭本擊鼓聲剛盛也字書擊鼓伐鼓聲

擊之曰求從中擊之曰彭迭声而動不止曰彭

諸本叢借而未詳

焦弱侯曰九四[illegible]不損而

衆將所歸也能以匪其彭者之可以无咎[illegible]且其

彭是以謂明皆六五所有非四之有也勢雖逼于

五若無若虛何咎之有明辨晳者無妄蕪說之咎
于上下分義能辨則而晳也以易有所啟且其彰
有能之初依明辨晳
彖字斜應則上二爻皆大中以應之其相因取義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以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誼者膺以柔處尊以中孔孚于物上下化之信以
發志故其孚交如大不私于物物亦公為不疑于
物物亦誠為厥公且信何惟何備不言而教行何
為而不威如大有之主而不以此道吉可得乎
程子以六五虛中為孚本義以虛己應九二之賢
為孚依本義說孚二交字方有着落但本義以威
如為戒辭是六五不足于威而以此防之然愚丈
辭還是威生于孚之說于語意為順六五之威自
應範之劉來揚應湖以易而无備謂六五之孚堪
夫平易非其有意立威以設防備而自威有道之
威說亦好但依本義說亦好文无戒辭而象有戒
辭初無兩妨　爾康

蘇子瞻曰六五處群剛之間而獨柔无備之甚者
也以其无備而物之信故歸之者如交也此柔而
能威者何也以其无備而知其有餘也大備生于
不足不足之形見于外則威削
俞琰氏曰係辭傳云人之所助者信也當大有之
世在下者本有備助之志而在下者能以誠信接
下又足以感發之則應之者交至故曰厥孚交如
信以發志也易平易也備防備也六五為大有之
主其道德之威足以服人而人自畏之敬之也其
為吉也較之肩肩然從事于兵刑術數之防閑此
則坦然平易而无戒備之苦故曰威如之吉易而
无備也威如之吉其義與家人上九同
蔡虛齋曰厥孚交如謂上孚于下下孚于上兩相
交也非謂六五之孚交于諸陽也象傳曰信以發
志也則惟本言之曰原來是六五之孚有以發上
下之志蓋據見在則上下兩相孚推本原則由上
發其孚
來矣鮮曰威如即泰己易而无備即无為者依舊

註作戒辭則小象此當曰威如則占不應曰威如之吉也

當北曰五以中虛文明應全乾之剛健爲孚不言有孚言厥孚匪一人之孚而上下之孚匪一人之交而上下之交合上下之有以相交合上下之交以戒孚厥孚交如之象

郁泰回曰疑人者爲人所疑防人者爲人所防交皆而威亦褻惟五有中孚之信繫陽爻九不應之志信以開發其志厥孚所爲交如也然心成城即坦易有餘威何煩脩樂所謂君不爲垣墻人莫能毀脩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不設脩而脩弥裕威如之言以此離火燃于乾陽之上有發象乾易以知險五歲有之故曰易而无脩莊子云无盜鶴列于雍熙之間无從寘于錨壇之宮與吾氏威天下不以兵革同義若夫內周樓既外不欲獨行可謂脩矣威于何有

又曰樓豐六二小象亦云信以發志但彼則自發其志此則發所應者之志家人上九爻辭亦云有孚威如但彼以威成其孚此則以孚成其威故彼曰反身之謂此云易而无脩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王弼曰餘爻皆乘剛也獨乘柔順也五爲信德而已履焉履信也居豐富之代物不累心高尚其志尚賢也爻有三德盡夫助道故係詞具焉

何玄子曰五以下諸爻下應也斯之謂人助五以上一爻上應也斯之謂天祐所謂順者以六五柔順言也蘇子瞻云信也順也尚賢也此三者皆六五之德也易而无脩六五之順也厥孚交如六五之信也群陽歸之六五之尚賢也曰履信者以五所信之四陽爻位皆在其下故以履言蓋雅言六五之德而上九天位則當歸六五以福也

項平菴曰內爻象詞皆抹大有者明他卦在初而无交未爲有害當大有之時乃爲有害尔他卦上九衆六五未必盡吉當大有之時尚賢如此乃爲吉无不利爾二爻皆即全卦取義故以卦名冠之

○李宏甫曰六五一爻脩言六五所以大有之德

上九一爻備言六五所以大有之福德福兼備六
五上九合為一人然則上九其天矣
姚安之曰二爻可併一爻予曰惟二可以併初惟
五可以併上二併初師蒙其著也五併上觀師井
章其著也備師蒙義例升解中孚可推備觀師井
章義例萃渙蹇比可推他若勿用取女主二言也
師或輿尸主五言也此又一例也
爾康曰大有上九德是賢五之詞處此富盛之世
遇此柔正之君享此天祐之福五爻已盡其全矣
聖人于此元可取義故即六五之德與福而歸之
秋爲之上九玉鉉即六五之金鉉也舊說九位賓
師太隨
爾康曰大有六五上九二爻其義最明其詞亦簡
係詞中別說三義蚨之本卦似覺稍剩因五有信
以發志之語而歸以履信係之因履信而歸以思
順及之此說本之于爻也至又以尚賢句義益難
明若以六五為賢則六五君位不可称賢若以上
九為賢則本位為賢難以自列若泛言尚賢則大
有太平之世尊賢用賢致治本務何必盡入尚賢
王輔嗣曰物不累心高尚其志為尚賢則上九自
称為賢也蘇子瞻謂卑陽歸六五為尚賢則六五
君位不可称賢也永叔謂係辭乃諸儒傳述之辭
非聖人親作故係詞不如本卦之簡耿
楊誠齋曰八卦乾為尊六十四卦泰為盛然乾之
上九悔于亢泰之上六吝于亂盛治備福孰若大
有者六爻專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群賢畢集
无一敗亂之小人无一害治之匪德嗚呼盛哉
按大有解異同大有元亨註云大有則必元亨傳
則云非大有之義使有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應
乎天儲氏莊氏云六五應乾九二亦與五為休敏
云應乎天傳則云六五之君應于乾之九二休命
諸家多作脩命本義以為性命順天休命註云順
物之命傳云奉順天休美之命初九无咬害匪云
无交切之害諸家以謂九上下之交傳从義則云
居下无係應而未涉乎害九二大車以載註云為
五所任蔡氏則云載九五九三用公亨于天子之

亨傳如字本義如春秋傳隋作亨訓為獻朱子又云亨享二字說文本只一字故易中多互用公用享于天子註疏云五為王位三與同功通乎天子之道傳云亨通乎天子者人臣不私其有為天子之有本義及諸家則云六五享礼之盛必九二乃能當之九四匪其彭之彭註訓諧害謂九三也疏云九三在九四之旁也背心承五非取其旁言不用三也傳則云盛貌本義從之則胡氏曰卽大字之義易而无備疏云不私于物无所防備物自畏之傳本義則云若无威嚴則下易慢而无恭敬備上之道備謂備之求責也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今于履信思順而尚賢疏解尚賢則云上既居無位之地不以富有縈心是清淨高潔慕尚賢之行也朱子則云五交孚信上能履之則為履信謙退不居則為思順志從于五則為尚賢矣程傳同自天祐之疏云從天以下悉皆祐之傳則云行順乎天而獲天祐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謙

謙亨君子有終

疏謙者屈躬下物先人後己以此待物則所在皆通故曰亨也小人行謙則不能長久惟君子有終也然按謙卦之象謙為諸行之善是善之最極而不言元與利貞及吉者元是物首也利貞是幹正也于人既為謙退何可為之首也以謙下人何以幹正於物故不云元與利貞也謙必獲吉可吉可知故不言之

虞翻曰君子謂三艮終萬物故君子有終鄭玄曰謙者自貶損以下人惟艮之堅固坤之厚順乃能終之

本義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于下謙之象也如是則亨通而有終矣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

程傳作終其本義謂先屈後伸又似以功勳為終

供無不可仲達言君子能終其謙之善事又獲謙
之終福更充察
馮厚齋曰一陽五陰之卦其主一象也一陽在上下
者為剝復象陽氣之消長也在中者為師比象衆
之所歸也至于三四在二体之際當六畫之中故
以其自上而退處于下者為謙自下而奮出乎上
者為豫此觀畫爻象之本旨也
王陽明曰千罪百惡只生一傲子不孝臣不忠弟
不悌象不仁丹朱不肖只一傲結果了一生傲之
反為謙謙非只迹象上做功夫須中心通誠化其
頑心戾氣而忠信孝友皆從此出允升之聖只是
允讓温恭而天下服矣
楊用修曰有終言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久而
君子能終之也大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不肖之事
賢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醫折簡服
葉拱墻貴誰不知誰不行一臨利害乃為趨避讓
曰飢焉在廁溪然無声投鬚其身争心乃生由身
言之小人烏能讓哉古之君子能謙有終者焉之

不矜伐小也伯夷之避國而逃次也晏子之久而
能敬又其次也若大張毅之走懋蕭王恭之下白
座一則謙之作一則謙之賊也何終之有
徐鍇云謙猶嗛也談苑文志引易之嗛嗛卽謙謙
也常昭云嗛猶小小也為卦艮下坤上艮山之高
而在地下是貶抑其尊甘處物上推遜卑者使君
己上也合二卦言之內艮為止則退己而不進外
坤為順則讓人而不争所以為謙也
何玄子曰易兌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
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
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
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
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隘此六者謙德也易曰
謙亨君子有終吉是以衣成必缺衽宮成必缺隅名
成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
盈而益謙地道変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又道
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朱子曰變盈流謙揚子雲言山殺瘦澤增高此是說山上之土爲水漂流下來山更瘦澤增高

俞琰氏曰艮本坤体乾交之而成艮艮之光明卽乾之光明也艮陽畫在上而陽氣發現于外是以光明天道下濟而光明謂天本居上其道則謙降而下交于地故其光元不著明也地道卑而上行謂地道卑處于下而能謙順以奉上故其氣騰而上行也

又曰或曰謙乃一陽五陰之卦九三乃成卦之主爻也凡卦以一陽統五陰者彖傳皆以剛言故復曰剛反師曰剛中而應豫曰剛應比曰以剛中也剝曰柔變剛也而謙之彖傳獨不言剛何也曰謙以止順爲德不可以用剛也

蔡節齋曰虧盈益謙以氣言日月星辰是也變盈流謙以形言山谷川澤是也害盈流謙以理言災祥禍福是也惡盈好謙以情言予奪進退是也變盈流謙地道憤盈則有傾陷之疾水德善下故有流謙之道

尒康曰地道卑而上行指坤也天道指艮艮德是乾于文不可言山道故以天道下濟言之非如希爽之說以艮自天來爲天道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傳地体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内蘊高大之象故爲謙也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則文理不順諸象皆然觀文可見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君子觀謙之象山而在地下是高者下之卑者上之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則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

顔師古註曰裒取也言取多者以益少者萬物皆稱而施與平也

吳臨川曰山在地中則高降者而下卑者升而高一升一降而高卑適平矣物之多者裒取而使之寡猶降山之高而使之卑也物之寡者增益之使之多猶升地之卑而使之高也一裒一益而多寡適平矣稱物平施謂稱量物之多寡而損益之然

後可所施均平而多者不能偏多寡者亦不偏寡
也
俞琰氏曰裒鄭荀董氏蜀才作捊云取也字當作
捊廣雅曰捊減也有擊義或曰斂來之也或疑地
中安得有山蓋非實象夏乎巷曰此正實象也以
天下地勢觀之地之最下而負海者其中最多大
山非地中有山而何若曰地下有山則不可爾或
曰有疑之曰謂地下有山何為不可也愚應之曰
非知渾天之說不足以語此知渾天之說則知山
與水皆麗地中猶人身中之有骨與血故此與謙
皆在地中若地下則是空虛安得有山
蔡清氏曰以卑蘊高謙之象也此與上本義小全
高而地並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也不同蓋
上本義所謂謙者主山言謂高而能下也此主地
言謂地雖卑而中之所蘊則高而卑亦歸于高而
能下也內充而外歛也但山並高而地至卑乃屈
而止于其下者高卑為二人之象此以卑蘊高則
高與卑皆就一人身上言也同一卦之象而所取

却有二義亦就賁卦彖傳文明以止人文也與本
義所取離明于內艮止于外者不同以卑蘊高自
掩其高也
王畿氏曰君子取有餘益不足以善同人則皆不
肯平矣以貴下人則貴賤平矣謙者內止而外順
此平施之道也
郝仲輿曰地至卑也百步而登丘陵人以為高矣
此凡人之見耳四隅相距萬里高山峻阪不知其
凡泰華恒霍高皆千仞自百里外視之已淺為平
地豈其山不高能謙也然自東南仰視西北地勢
稱天柱其上行無疆亦未有如此者此五上利征
伐卑而能尊謙所以有終也當謙而語征伐沈潛
剛克執同人九五之大師克乃為中則古人有行
之者周公以王室尊親吐握下士作周泰先可謂
勞謙已而其相武王誅紂滅國五十天
下大定謙而能伐止而能順也後世如張留侯李
鄴侯亦近之此謙之大占也
吳叔美曰君子以裒多益寡裒字下得奇義非損

去其多也只是蕴之而不露其多謂之裒多不是
有所增加了寡只是以虚亡自處使能容受取
益謂之益寡如此多寡一般平視是裒物平施也
物合人己同是物人己本一謂之平施良多山之
能自藏匿寡地之能容哉
初六謙謙君子用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
牧也
荀爽曰初最下爲謙陰承陽亦爲謙故曰謙謙張
南軒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如牧牛羊然使之馴
伏方可以言謙今人性性反以驕矜爲客氣此特
客氣非浩然之氣也
王景孟曰六謙德也初卑位也以謙德而處卑位
謙而又謙者也故曰謙謙
楊誠齋曰德學者允盈色德薄者允卑辞如鍾磬
焉愈學者声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功有労而不伐
不德惟至學者能之
李彭山曰用者用此文之義以渉大川也渉川不
可以争先争先則急于進而有患以至謙之道渉
川則无争而可安也六而居下非利渉之才故不
言利而言用耳
周光德曰初以不正而訓極善者他卦以居剛
爲不正在此卦則反爲有而不居以卑蘊高之象
正與坤六三含章同義此易之不可不爲典要也
已
郭黍四曰貢高之念非所以處人即非所以自
處謙謙君子處于至卑不雖爲谿而乞谷義其自
牧有如此牧兼閑與養二義閑之以制其縱養之
以馴其性也居下卦之下卑象凡牧所不敢卑老
氏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儲二以柔順居中是爲謙德積于中謙德之積于
中故發于外見于声音顔色故曰鳴謙居中得正
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爲哉且吉者
有爲得貞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
朱子曰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
其正則吉蓋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他要貞謙而

不貞則近于邪佞上六之鳴謙如不以章顯之極
而有開則失謙本意蓋謙本不要人知况在人之
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未得
御記曰本于衷心而達于辭者是謂鳴謙行之順
則而形於聲貌是為偽謙是皆以柔否亦而二者
其中故曰中心得其正故曰不違則
尔象曰人之為謙必從其言見之假令其辭氣沖
和語言謙畏則其人之謙可知况六二身在下位
凡所行事卽其所鳴便是衷心便是成德鳴謙配
二其位伏然非若三之勞而功能可見四之僞而
舉措如意者也蓋三四俱當位任如周公之謙豈
是一鳴足以相質章先生云二之謙見于言四之
謙見于行以為言行元二鳴撝不分各舉其一而
互言之其義以明而未蓋至云自家號鳴其謙尤
不足道矣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傳大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為保其位而言之也
而言保其位者蓋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言謙之
道如此如言為善有令名君子豈為令名而為善
也哉亦言其令名者為善之故也
宗義曰本義卦惟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
所歸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有終而言
程敬承曰勞民服人道好謙之公心也非僅僅不
敢與争功能已也苟然則君子豈但以功名終者
哉服其不服正相反蓋五必征而後服而三則九
不服也故謙惟三有終
何玄子曰周禮事功曰勞九三一陽為衆陰所歸
上下倚賴勞而有功循安處下聽自視然故有
勞謙之象為周掛勞是為哀始勞而能謙是謂寧
終非大禹之不矜不伐周公之孫几碩膚忠足以
當之
此爻主卦其占辭與象同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註處三之上而用謙為則是自上下下之義也承
五而用謙順則是上行之道也盡乎奉上下下之
道故无不利指撝皆謙不違則也

六四柔爻亦德居主爻之上自然歸何在五爻之
下自然承順所謂上濟下行者皆于此見故先言
无不利而後及其德惧之也撝謙或言發揮或言
施布或言撝裂謂裂退避而去或言紓散發達不
違沖挹子夏曰撝化也言上下化其謙也京房曰
上下皆通曰撝謙惧未得舊註曰奉也吳非吳曰
有作有為必盡其事也 朱康
釋聞曰謙以卑下為尚自三以下言治己之謙自
四以上其位愈高不容以卑下為義故言治人之
謙
方孟旋曰四多惧之地下乘功臣非利也上利大
君非利也今上下皆讓四又柔而得正上而能下
當此上下无疑忌之際而兩全其事上敬下之發
且其無不利也然九三實世之功臣也四以柔乘
剛无功而居功臣之上以九三謙謙之君子于四
何嘗有見忌之隙然四自當撝播其謙以收其推
賢讓能之誠而表其不敢自安之意可也
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

征不服也
本義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為不富而能
以其鄰之象
顏鯨氏曰六五不富以其鄰、物可懷可有供不
足恃非衆人衆附之謂也執下持謙方能合衆惟
賢惟德可以服人故有不富其鄰之心方有征伐
之利行師如此乃旅王者伏羲執言又其次矣
不富以其鄰五字連讀蓋六五坤体之中連四爻
上有富鄰之象而五柔中虛自視欿然必不恃其
有衆以加人也不恃其衆則以理服人礼干信甲
更且侵伐故无不利
六五利用侵伐言有此等德位者不恃衆不恃威
一味謙虛的人當在先己則无瑕可戮今討有辭
人自服之故利侵伐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
用行師征邑國也
本義陰柔无位才力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于行
師然亦還足以治其私邑而已

項平菴曰六二鳴謙象以中心解之上六鳴謙象以志解之豫之初六鳴預象又以志解之然則凡言鳴者皆志也志有憂有樂皆寓于鳴當豫之時人志以從上爲樂當謙之時人志在下不以上爲樂也二在下卦之中如其所欲故其鳴爲得心上在上卦之上欲下而不可得故其鳴爲未得志此非小象辭之則後世必不敢分爲二說也

鄭九暘曰上乘謙極〻而鳴衆情歸之可與用師矣而上也位不當也夫中也志未有得爲其于二其鳴同其所存與中心得者異矣卽用師亦僅僅征邑國已爲故謙欲其自得之也於戲謙豈易言哉

周光德曰一說病上六之過謙欲其自治以剛武一說少上六之才位僅可自任其邑國况不當作假象然非別用剛武只力治私偽剛勇謙了虛耳蓋六二上六均是鳴謙而其所以鳴者不同六二中正其鳴以誠中心得也上六叓亦居正其鳴近于矜音矣觀不誠則不能動志人不得也故聖人于六二无貶辭而勉上自治

新鰥氏曰上六九二鳴謙豈以口說自鳴第二處下位一表其持中谷外之德一著其鳴見世之實其實可賞故以鳴謙言之若上六德已於位已上矣此時而鳴謙豈得已乎故曰志未得也卽參用以上六具有全坤處謙之極似可无鳴然猶不免鳴謙者蓋地大物衆饕羣其閒邑國豈盡歸正于是有戒課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一切裁謙而出如書之大誥詩之東山皆所謂鳴謙也用以行師小則征邑大則征國乃所利矣責人謂湯誓之詞泰誓之辭據大泰誓直偽撰耳若牧誓亦何嘗據此可得鳴謙之旨坤爲土故曰邑國爲衆故曰行師說者以爲僅可征其邑國何缺又曰均之鳴謙也二中心得而上志未得者非謙德有優劣二中而上不中其所值之境異也一方梗化寔惜上志于是奉辭伐罪冀其不得已之志安得已于鳴乎蓋佳兵者不祥善戰者不起兵驕則敗師非遑志之具惟鳴謙乃爲可耳故曰利用

行師征邑國

二之鳴謙發中之得上之鳴謙犂人之眾故曰志未得其二不同者以此

小象曰上六其六五俱是在上之人更是純謙之德亦有征伐之任說者以為德衰散去人然也顏鳴謙不得志與不當其降不同行師征邑國與刑用侵伐不同何故位居偏上終非秉中居尊之权才亂純陰或獻獨斷獨行之勢其戒此故哉

或問謙之五上兩說征伐何意朱子曰坤為地為眾凡說國邑征伐處多是用坤聖人元不曾著意只是因此象方說此事

來知德氏曰凡易中言國邑者皆坤土也升卦坤在外故曰升虛邑晉卦坤在內故曰維用伐邑泰之上六曰自邑告命師上六曰開國承家復上六曰以其國君此益之中爻坤曰為依遷國此曰征邑國皆因坤土也。

黃氏曰二鳴謙則得上鳴謙則未得其鳴謙則同而志之得未得異何也二以柔居中而應五之柔中上以柔居上而應三之剛上也行師以征邑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豈二之所樂哉

彖謙解異同地道卑而上行諸解但云凝物之下其氣上行傳則云惟以其處卑所以氣上交于天乃見謙尊意地中有山說取包物夫人之象本義則云以卑蘊高傳云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蘊其崇高也若云崇高應于卑下之中則文理不順也哀多註云多者用謙以為哀財求先多者其物雖多未得積聚以謙故益其物更多而積聚大全諸解則云物之多矣哀取之而使之寡稱物平施說云隨物而與多者少者俱得施程子則云稱者治裁之道謂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朱子曰又多見在己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用涉大川諸解皆云涉險難而无患害胡雙湖則云總取謙退不爭先之意自牧說云養也傳則云自處也六二鳴謙或以為自鳴其謙或以為謙德積中發于聲音執不若讀而有聲為自然本義所云

以謙有聞與註多名之言合也中心得也疏云中和為心傳則云中心所自得非勉為之撝謙註云指撝皆謙傳云施布之象朱子則云發揚其謙征邑國疏云但利征外旁國邑不能立功在內傳則云邑國己之私有征者自治其私志未得也疏云以其居在于外其內立功之志猶未得也傳則云欲謙之志未得故不勝其切至于鳴也朱子曰為其志未得所以行師征邑國蓋以未信從故也大畧上六一爻傳謂恐其過謙故利用剛武自治

本義謂其質柔無位僅能征己邑國也

豫

豫利建侯行師

疏謂之豫者取逸豫之義以和順而動動不違衆衆皆悅豫故謂之豫也動而衆悅故可以利建侯也以順而動不加無罪故可以行師也无四德者以逸豫之事不可以常行時有所為也縱恣寬暇之事不可長行以經邦訓俗故无元亨也逸豫非幹正之道故不云利貞也又云建侯即元亨也行師即利貞也按屯卦元亨利貞之後别云利建侯則建侯非元亨也恐此疏非也

傳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悅服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悅順之道利于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和悅不能使之服從也

何玄子曰許慎云豫象之大者賈侍中說不害于物愚按豫為獸名性不害物必以寬和安舒為德者今莫得而詳也晉書地理志云河南曰豫州豫

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意頗相合然則安舒二字是豫本義阮其後也分詁爲三一曰備豫爾雅解豫爲敘郭璞註此豫備者有敘中當謂凡事豫則立是也故係辭傳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一曰悅豫諸儒皆謂豫者樂也序卦傳言以喜隨人亦取喜樂之義故大象傳曰雷出奮豫先王以作樂殷薦一曰佚豫蓋孟子一遊一豫之豫當所謂元時豫怠元敖逸豫是也故雜卦傳曰謙輕而豫怠此三說者相爲首尾又能悅豫必始于愉豫悅豫之極則必至于佚豫皆具安舒之意此卦震上坤下震動坤順順理而動上下皆應當尚以悅豫此義現大象有作樂之文可見矣

又曰鄭葬二說以坤震分屬建侯行師其義各異然考屯卦有震無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謙卦有坤无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當從鄭說爲正而吳幼清又謂坤爲衆侯之國震爲坤衆之帥則統全卦而言于鄭當二說俱不相礙矣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疏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自此以下廣明天地聖人順動之功也

鄭剛應謂四爲群陰所應剛得衆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爲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爲動而衆順所以豫也

晁氏曰剛應志行以交言豫之才也順以動豫以卦言豫之德也

楊誠齋曰順言理預言心何以知理之當然我心之同然是也見人心則見天理蓋人心天理之集也循其所當然斯得天下之大說故曰順以動豫理先心而得也合其所同然斯天下之大順故曰豫順以動理後心而行也豫矣順矣天地亦如之而于建侯行師乎何有

鄭仲與曰剛豫之象曰順以動豫又曰說順以動何也曰此二句永非一正一例其豫卦名義惟順以動三字而已豫順以動承上將下統人心如之言頑之順以物雖天地不異此云尓今強作一正一例謂頑以動頑者循理而行則悅也頑順以動者理先得而後行之要之惟順以動一句為正釋既順動則不先不後預備之義自在其中矣

又曰凡順之至者不動則不悅動則順應故悅不悅而動是強動也故文曰豫順以動未順不先既順不復因氣机自然時中而已未豫而先者為鳴豫而不動為介豫至而望者為盱當豫而順者為緣遇豫而不忘者為疾極豫而忘反者為冥鳴盱疾冥四者處預之咎失其所謂豫者也故順莫善于貞莫善于由貞以待順緣以行動如是則未豫其豫必至既豫其豫不息天地聖人悅預無弱惟其善處豫而已

尓康曰卦應不足初與四三與上抗：相貞言九卦一陽居四在上卦上承于五下乘三爻君民皆所倚毗故以剛應言之位任偏不可言洮中涉于孅不可言得位剛應二字尚肆甚當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傳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伏陷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于聲樂之象也先王觀象作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于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謂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

鄭康成曰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各象其德而為制治爪山田樂之為用制祀聘享祭祀各有所主惟郊祀上帝則大合六古樂而奏之大司樂圜丘之奏樂極九變是也故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郊祀后稷以配天配以祖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配以考也

項安世曰豫之大象言作樂者凡豫多不善惟豫

逸豫怠豫戲豫皆非君子所尚惟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以此為豫與天地祖考同其德則元惡於豫矣然樂亦有鄭衛故必曰崇德明非淫樂也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明非自娛也聖人之為豫慮可謂深矣崇德代章德之說文曰作樂之盛稱殷樂與殷皆盛大之意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既處豫之初而獨得應於四遇豫之甚是帮鳴于豫但逸樂之極過則淫亂徒得于樂所以凶也雷出于地正值其初以陰下之人而當震奮之始安能自持佚樂是眈罔所必有故曰鳴豫所以致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註處豫之時得位履中安夫貞正不求苟豫者也順不苟從豫不違中是以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明禍福之所生故不苟說辨必然之理故不改其操介如石焉不終日明矣

傳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與時合也惟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為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節介如石之堅也

胡雲峯曰諸爻皆溺於豫者惟二五不言豫六五貞疾不得豫也六二貞吉不為豫也初與四三五比四故為凶為悔為疾六二不係于四介乎初與三之間獨以中正自守其堅確如石故豫最易以溺人而六二則不俟終日而去之其德安靜而堅確故能見幾而作蓋不為逸豫之豫而如有先事之豫者也

蘇子瞻曰以陰居陰而處二陰之間晦之極靜之至也以晦觀明以靜觀動則凡吉凶禍福之至如長短黑白陳乎吾前是以動靜如此之果也介于石果于靜也不終日果于動也是故孔子以為知幾也

章本清曰豫二位各中正獨于四无系承比應之嫌此所以明決而見幾之早也三則盱而悔矣

爾康曰介說文云分猶也凡物兩間為介介所以分也介于石謂如石之間截然分晰明決之至也不終日者當逸豫之時如宴安鴆毒放得下撇得開翻然而去能不留滯外凡不三宿即此義本義解凡在豫之外程傳斜然在豫之中此義當以程傳為得夫六二誠知人也一段剛正乃尔固知病要唯蓋未同信非有養之人不能也

爾康曰豫六二下卦坤也坤之六二柔和中正未嘗有介決之義而此獨言介石言見凡者以處豫言也其處豫如此者以對九四言也九四一卦為剛爻。象又云剛應而本爻又著其由豫有得之美其非不正可知且六二與四相應不若初柔承比不若三五而獨介然自守明決見幾與四一毫无涉故初則有鳴豫之凶三則有盱逸之悔五則貞不死之疾而我獨超然事外此其所以獨吉歟夫九四固正人君子也諸陰得凶固其自取六二何以避之若賊獨擅逍遙之致哉可見于小人固不可同于君子亦不可比同小人同入倖邪之群比君子亦有比周之黨四本君子而六二自遠更為中正是以人貴自主而願欲獨行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顏鯨氏曰六三豫者扣豫也宴安鴆毒使欲夫卻盱而仰望使有覬覦思進之類安得不悔遲與不終日反躭樂忘倣留連不出故亦有悔盱望豫外遲滯豫中六爻十三志徒而行除柔自如此

黃端伯曰蘇子傳曰據靜以觀動者見物之正六二是也乘動以逐物者見物之似六三是也物之似福者誘之似禍者劫之我且睢盱而赴之既而非也則復雖有誠然者莫敢赴之矣故始失之泰而其終未嘗不以遲為悔也

尔康曰豫三爻正與二爻反盱豫則非介于石矣遲有悔則非不終日矣盱豫日惟望讀為樂自當有悔遲未即悔也迷而從容則无悔遲亟況溺則悔遲固有悔進升歟以有悔仲遠謂直云盱豫樂其欲進累云有悔求於遲也是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志得大

行也

得曰曰居大臣之位永乘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夫欲上之信唯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患乎其无助也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曰卦惟一陽安得同德之助居上位而至誠求助理必得之姤之九五曰有隕自天是也四以剛陽迫近君位而專主乎豫聖人宜為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順之道也由和順之道不失為臣之正也如是則舉主于豫乃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時于豫者也故惟戒之以至誠勿疑

熊過氏曰簪如士冠礼以爵弁服簪裳于衣之簪速也景迂晁氏曰古冠礼未有簪名冠簪之訓至侯果始有之耳程先生釋簪為聚朱先生兼取疾義皆非也按舊京氏作撍蜀才同此谷戠疾也是疾之訓撍而非簪也然則徐為速者簪之正義也

靳鰜氏曰豫九四人當豫時何為不豫第不可行耳由則順其自然自遂其遂不如其和而和自生此繇豫之妙也當此之時開心見誠與天下共相發舒勿生疑二朋自盍簪矣朋指諸陰言陽爻任中有孚象一爻横亘有簪象

何玄子曰豫之所以為豫者由九四也獨任陽爻為動之主衆陰順從莫不繇之以得其豫故曰由豫繇如路之可由盍合也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謂古冠服无簪按益職論神禹治水遺簪不顧非簪而何弁服之笄是也相從之朋合聚如髮貫於一簪三陰象髮一陽横亘三陰之首象簪

尔康曰一陽主卦以九居四亦非純用剛者剛正純誠以人品言休休善美爭其所處在弱君之下衆陰之仰自心不能無疑其自心之疑正其謙抑之心也故易以勿疑勉之正詩之無貳無虞以勉武王也朋合簪以群陰之已歸言之亦非欲其聯絡狀給也其弱君以應比爻為凶為悔五之貞疾亦四為之謂九四不得為賢臣亦非

繇即民可使由小大由之繇仁義之繇人當豫時

自有飲食燕樂之道无卹之而以天下爲狂惜亦无物之而以天下爲慮雖欲鳴豫不可肸豫不可在由之而已順鯀氏順其自然自遂其遂之説甚合大有得小无所不循矣人情本一天下大同惟我先有隔礙于其中使此心不暢天下便有阻忌於汎裂志雖多故必勿疑坦：明：通：暢：天下之人自然悦懌以奏聚于民於我所謂朋盍簪也　爾康

虞翻曰豚自從也懐有五陰坤以衆順故大有得得群陰也盍合也坤爲合盍ﾆ聚衆也簪舊讀作撍作宗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來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傳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爲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強近者四本无失故于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于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已之義各據爻以取義故不同也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于豫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

爾康曰六五以柔来剛居在上位樂樂怠傲不恤國事又有九四權輸重推於強臣授司命於柄相威权日去无能有爲于貞悔痾之疾也但六居中未祧奈興名未亡詎絶譬如人犯虚弱之疢淹纏過日所幸元氣一線尚存恒不至死現春秋戰國周自平王至赧是遠若此似文周據見後日本朝氣數故作此論若至後代又成変局矣此其隽識也

爾康曰當豫之時柔居尊位无震發之心而甘逸豫之事當：有疾固所必然張氏曰疾者豫之反金縢曰王有疾弗豫是也儒者見乘剛之説輒疑九四頗有據簒之意其实不然六五惰居過有剛毅之臣凡事忌不得逞如後主遇孔明亦有疾而勿豫耳不然縱念亡身豈止于疾哉人猶知貞疾之故以乘剛而不知恒不死非乘剛之力不可也不曰中不死而曰中未能死而九四維持之力多矣

藺康曰爻之五位一一卦之主也豫五本質柔弱而下乘九四之剛凡事不肯擻作又恃有九四安于怠惰困下之剛四以成己之柔五故貞疾如此非九四一剛見陵而有此貞疾也

楊廷秀曰六五以柔弱之資居當豫之時耽晏安之鴆所以疾也有九四剛正之臣以正之所以貞也然其致止于恒疾而不死終不能去疾為全人何也弱也凡常有望之望之不能使之為考宜者帝有揚震揚震不能使之為光武正而不死中而未亡九四之力已不少矣自正者挺而逆見正者操而役

四問曰疾猶孟子所謂疢疾六五柔順得中而下乘九四之陽剛能自敬畏貞而有疢疾者也故曰貞疾惟其有疢疾所以當不死所謂生于憂患者也

郁泰四曰五與四同是震体而為四所簡每不豫而有疾五能貞之蓋不敢縱晏安之鴆毒而絶之以固守其疾也即此謹疾一念便是四勞之机故疾則疾矣而恒不至于死孟氏所謂生于憂患是也說者以衰周守府之君當此爻殊謬

張紹子曰疾者豫之反也有疾則勿豫勿藥有喜損其疾使遄有喜介疾有喜皆言疾之愈而可喜此言貞疾未可喜也僅得不死然則初之鳴三之盱上之冥其不中者皆非生道矣

何玄子曰六五之不死若劉後主之初年似之然後主雖知倚任忠武侯而所少者貞疾之軍公亦終于死而已非必忠武侯之尉職之也又凡人臣如忠武侯者有幾苟所秉者王莽之剛曹操司馬懿之剛欲其恒不死亦不可得然則九四一爻阿衡忠武二人蓋彷彿近之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註處動豫之極極豫盡樂故至于冥豫成也過豫不已何可長乎故必渝變乃得无咎

胡雲峯曰冥豫與冥升迷復同義聖人不言冥豫之凶而言成有渝之无咎廣遷善之門也事已成而能變猶可无咎則未成而變可知矣初鳴豫凶

斷之以凶甚于初者所以過其悪也上冥豫則闇
之于冥豫想于終者所以開其吝也或曰豫上六
變則為晉々明出地上亦冥矣
京房曰上處豫之終昏迷不反故曰冥豫然變体
能動々則有渝變之理苟能知豫不可溺悟然而
改要知其々者之不明々乎故聖人不更言其之凶
專言渝之无咎
徐進齋曰豫有三義曰和豫曰逸豫曰備豫大象
所言和豫也六爻所言逸豫也豫備不在卦爻無
此義傳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此備豫
也
胡雲峯氏曰爻辞與卦辞不同有三卦辞取同楽
之意爻辞除九四外皆為獨楽卦辞只一豫字而
爻之言豫者不同初六上六逸豫也六二幾先之
豫也六三之遅従豫也九四和豫也六五之疾弗
豫也卦辞主九四曰斷無而志行是以總言至于
爻辞則九四以勢位言六三以其有勢位之可藉
故上視之以為豫初六以其勢位可以為強援故

恵之以為豫且不勝其為豫自以自鳴凶之之道
也
胡光徳曰近説豫非悦豫之豫許氏文表乃兩定
之豫也中庸豫卜跋易豫于前故曰豫備以執豫
順者預其悔也
按豫辭異同豫卦辞既云九四總者以悪豫之事
不可専行也又莊氏云建侯即元亨行師即利貞
傳本義則絶不言四徳之故但云豫順動而故利
建侯行師也豫之時義大矣哉既云豫卦有二体
一直嘆時二嘆時用三嘆時義其説甚詳李隆山
曰各随卦体而贊之初九異義未有時々而无義
有義而无用者也不終日疏云見其悪事即能離
去不待終日傳則云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其
而動豈俟終日也盱豫疏云盱謂睢盱喜悦之貌
傳本義云盱上視也謂上瞻望于四也朋盍簪々
註云疾也傳云聚也本義則兼取二義六五貞疾
傳云居得君位貞也豈制于下有疾苦也諸解則
云沈痼疾也上六冥豫成有渝註以其豫成為句

疏云極豫盡樂乃至於冥昧而成就也如俾晝作
夜不能休已滅亡在近傳亦云昏其已成也天大
全諸解則以究有渝為句言事雖成而能有變則
无咎

隨　隨

隨元亨利貞无咎
疏元亨者于相隨之世必大得亨通若其不大亨
通則无以相隨逆于時也利貞者相隨之體須利
在得正隨而不正則邪僻之道必須利貞也无咎
者有此四德乃无咎以苟相從涉于朋黨故必須
四德乃无咎也
傳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衆所隨與
已隨于人及臨事擇所從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
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
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于貞正隨
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
柯鯨氏曰隨有四德无咎之戒以卦体言已隨是
隨時則有隨意之雖亦是從物不妄隨之失无
成大亨成大過則感快違貞或任執皆咎也无
咎則有其美无其弊矣
來矣解曰隨元亨然動而悅易至于從隨故必利
于貞乃得无咎否則所隨不貞則雖大亨亦有咎矣
不可依穆姜作四德
何玄子曰初為震主上為兌主兩爻俱无係應則
其動也无心其悅也无情而得貞之道矣按卦有
震者皆主動惟隨卦之震專取不動為義震在兌
下動不遷動也惟不遷動乃所以善其動此動之
所以召悅也故曰利貞无咎
又曰愚按乾之隨臨无妄五卦彖辭備四德當自有
其義穆姜之解隨即文言傳之贊乾也豈隨與乾
合德乎偶思之自震一索得男至兌三索得女震

者陽之始兌者陰之終也內震而外兌六子之總括于其中於此其所以上配乾德也然然此皆非由辭正義配象傳以利貞置述下元亨詩朱泉曰隨字最為惰理最為九心存心之亡宜也功業之元瑤操皆是故以四德與之一意厂順不元府吝故又以元咎為戒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註震剛而兌柔也以剛下柔動而之說乃得隨也為隨而不大通逆于時也相隨而不為利貞災之道也故大通利貞乃得无咎也為隨而令大通利貞得于時也得時則天下隨之矣隨之所施惟在于時也時異而不隨否之道也故隨之時義大矣哉

程子曰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喻只為時也若不是隨時即一一聖人出有事皆做了後來者後事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有時不可也

俞琰氏曰隨之為卦大抵以下隨上故初爻二二係三三係四四隨五此任下者无不隨上是謂天下隨之雖然隨之義一也又言交又言係何也曰初九以成卦之主之主不可隨人故不言係而言交係者隨而板惡不捨之意六二六三上六其性皆陰柔而板滯不捨故皆言係隨者道乎正故謂文雖取其相比相隨而不必其然然非陽否陽位陰否陰位則必有戒之之意

黃端伯曰隨自否變否卦三陽居上三陰居下易上之剛來于二陰之下為震隨之所以名也剛來二句須主震動言之余嘗攷京氏易傳隨為震歸魂之卦則剛來之義昭然矣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氣和同草木萌動時乎

尔康曰剛來而下柔程子以為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為說不知震剛在下兌柔在上此卽剛來下柔柔若自上而來故稱來內辭也動而說以卦才言動而說則動非勉然有何不隨程子曰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于此

也故貨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凡貨之有欲人知其義之大而識之也

周光德曰當䑛尾果献玉堂之記問旦献治下之蹈依歸德而受相判轉姚公立樣史凡皆學士所謂有道人者循下元是即元者時者矣王甫人時時之宗乎在之宇下人當從之譯排辟言能如是則天下知所從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本義雷藏澤中隨時休息

孔建安曰雷陽聲發聲于春蔵其動也收声于秋冬其静也澤中有雷其秋冬之時乎君子体天行事故動共雷俱出静共雷俱入如雷出地奮豫以之作樂崇德雷在天下大壯以之非礼弗履天下雷行无妄以之對時育物皆法雷之動也如以雷在地中復以閉關息旅后不省方澤中藏雷隨以之嚮晦宴息皆法雷之静也

餘琰氏曰雷發聲于春收聲于秋元正秋也時為秋則雷隨而收聲故澤中有雷隨君言雷震澤中澤隨震動則是帰妹之象非隨之象也

項平菴曰震朝氣也兌暮氣也春入于秋兌之暮也卯入于酉日之暮也未之金郷則絶雷入澤中則賢人入晦時則息皆隨時之明義也

黄氏曰非文所隨時而動大象所隨時而息

易賸曰聖人有息无瞬謂之息若无覩聞无動作思慮若蟄中龍火然凡理深言之即所謂止所謂主静所謂夜氣今人習心既成事緒頻例惟有昏睡耳可言宴息乎

袁黄氏曰宴息從洗心藏密来於下身心安閒自在者宴也萬緣俱息一念不生者息也使身安而心不安身息而心不息纖然酬應而塗忙於在操想方馳不得謂之宴息

章本清曰澤中有雷隨而伏之震驚百介皆收声而渊蟄也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豈特以日出而作故日入而息也哉蓋為神隨氣以發揚從而神隨氣以收斂惜亡于旦書之所為凡有于日夜之所息此則衆人皆然非君子法天之學也真火藏真

水九氣會九陽正所謂潛神于淵所謂淵然雷聲
是也君子隨時航非時習之學哉
象抄曰嚮晦入宴息陳圖南先生求金鎖時常人
九所重惟睡乃為重其世以為息魂離形不動骨
未九所細會求心念物想交塵也中不知身是夢
一日有一客訪先生遇值其睡少有一人歸掖其
息聲則以墨筆圈至十數如是數次滿紙烏塗莫
辨客怪而請問之曰使先生聽吾調此混沌之譜
也

馬理氏曰兼從予到非隨也到來而息于柔動而
涵于靜始謂之隨耳故澤中有雷以造化至動至
神之氣而蟄于一澤之中蟄然寂然而無動無聲
為斯相從之至象雖不足以喻之此隨之象也
卻神與日冷中有雷之象澤中君子以之隨象也
在天為日入在人為之息象有宴息也日皆立息
也禪家有定息止觀出入息法調有照無皆當景
澤中之義聖人之學在心上用功只言最信言命
或孔儒教人靜坐蘇子瞻六言隨其深自淺言調
調息晚近學者非此莫能入芮舊與人何必諱
之
蔡云楚齋謹審不可太過三才之理俱有動靜也
嘗考狀人三更不睡則血不歸肝而面色青黃日
間少精神諸病生矣
只非真口入只晚得出而順息白乎有燈之妙用
不曉得入而退藏君子有隨之主宰只曉得雷與
澤從為天地之本抵不曉得澤靜雷藏為天地之
息機故冷中有雷聖人服以名隨世人紛紛揣揣
要物要說出而應用皆非只緣入而退藏先沒有
退雷君子嚮晦先有了澤中之雷則其入宴者都
是雷淋蘇孫卻是造化息機騰入而入昨出而出
隨時之義莫晰于此澤中之雷何其不驚天動地
嚮晦之息何嘗不時行物生
卦以物隨為義又以隨物為義大象以隨時為義
三者隨義備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
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呂伯恭曰隨人之初亦不可忽故聖人教之以隨之本旨人先須有所主然後可以隨人或變而隨人惟正而後吉也出門交有功非特安常如此學者為學亦如此今之為學自幼至長多隨所習熟者為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然後有功象又贊以不失也者常人多謂親戚之言必不從我須之心可也大抵不知親戚敵于愛其為我謀也必不若公且如本親着論官我則必多功我進步功我退從之直不失乎如與親戚論財則必多功我受少功我辭從之豈不失乎惟利害不相及之人性之說得依公合理吾能隨之所以多有功而不失也。

林次崖曰官有渝三字見人下得鄭重見得隨非小可連心体都要與一齊豈可不凛然以更句玩本義不私其隨語只是擬從得則不阿其所好之意

朱康曰初爻為一爻之主故隨官非以偏主當官也一陽下動使有渝意蓋一動于隨意念係着非渝者鄭然亡我之心矣官有渝若曰官自此有渝矣何等婉切然此之渝不得不然只要從正則吉心能變境境不變心則使藩籬而為大家如能出門而交方能有功凡天下事淵思深熟非所以出吾心者又何大也出門二字只廣于安傳曰初與二相得出門交有功也本無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註陰之為物以柔順世不能獨立必有係也居隨之時体分柔弱而以乘人則動豈能秉志遠于所近隨此失彼弗能兼與五處已上初處已下故曰係小子失丈夫也

楊誠齋曰隨與順則遠者不至而自去扶于邪則正士不問而自昧勢不與也故遠于為初與八〃而正臣退避以遠罪非予疏而信張象而篆像相率以柔去而況不為遠耶者予棄于彼而合順之曰係

楊氏曰以剛道人皆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剛有以自主柔不足以自主也故初九九四九五

不言係而六二六三上六皆言係也

易徽曰二爻位俱陰近應之情有餘處從之志不足陳相識許行解夫之說而背陳良聖賢之教棄丸翹子敖從驩之學而忘孟子道德之師皆係小子失丈夫之謂也人之所隨一從蹉跌卽不可救矣可不慎與始氏

丈夫小子俱是假象非有所指六二柔順故係小子六三陽居故係丈夫

來象曰小子三也丈夫初也此非以六二隨三三隨四四隨五為象不論相應有以二之失丈夫為五三之失小子為上雖亦可通實不然也然謂二是係三失初三是係四失二而以初為二之丈夫四為三之丈夫三為二之小子二為四之小子亦非也蓋人惟无隨則已一有所隨將前則失後顧左則失右意在物處便失實有意在為人便失為己學問功大以至事情向背功業建置都是如此丈小大子不過借此以形容之不可泥也

來衆曰係小失大人固是六二之才然所謂小者亦是細行小節非所云遠耆德比頑童之謂也觀象曰弗兼與則小亦所當與但不能兼耳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呂伯恭曰今人之言論媚君子之言不知論君子與論小人之異古之人祇有君子之心雖功而守直之心甚堅使其一面直前則君子亦未必與我為君子雖事而步逃訊咻利居貞之義則知君子不可苟隨也六二既失君子隨小人固不足論至六三既隨君子而聖人又戒之以利居貞蓋隨君子而不能利居貞則君子所見于我則亦預以是知隨人者不可無所主也卽無大所謂君子不可以獨合此且得利居貞之意

李彭山曰四陽當位而三從之以求隨則以皆隨明隨有求得凡有所求皆得也然四非正應又有於係而已非正大之情故不言吉而戒以居貞居有非隨之義也

吳因之曰三之質地亦無以過于二矣非真見四

之爲君子而當親初之爲小人而當遠也以此相隨恐不免責其捨而判其有故何害貞之戒洪曹山曰謂之利居貞何也三之不中有係心爲其從是也其係則非也其得是也其求則非也易微曰誘以立身者以狄滿爲意而俟邪佞仕進者以苟得爲嘗而卻居正此所謂隨有求也以明係陽而相符合則然隨承順必有求：必有得也相三之于四不患其有求而不得患其不隨而必求故爲三計者求而不得不爲三患求而有得不爲三衆惟守己不求則爲三之正斯故利居貞易答三與四皆不正恐其隨爲說隨求爲妄求得爲苟得故戒之而利居貞丈夫謂四小子謂初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爾康曰三較二稍上故陽又謂得位係在丈夫其推任氣力又可倚賴故隨有求得已然只要居貞守正從道則無不利志舍下者何也丈夫不能無求隨亦不能無得不三求得亦易爲然弟恐不中正象不能無求並進有了上一層便棄却了下一遂故象釋曰志舍下也出一志字六三之品行自見

爾康曰二之係三失二似可九吾三之係四亦可無吝獨謂其失小子而以初爲小子未盡然也蓋小子爲陰初九重陽當名丈夫又隔一位非比非應爲得以小子與之于謂丈夫小子無是理象丈夫非陽小子非陰陽不定正陰不定卻係大非倭係小非考卦意不過有隨便有係有係便有失指言其勿能兼與之意以爲戒耳然其係而不兼德本于人才所致而又爲震之二三皆陰爻故也劉石門曰隨之上陽爲隨而三陰爲係可見矣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傳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于隨則有獲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于己爲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于上衆心皆隨于君若人心從己危疑之道也故凶居于此地者奈何惟孚誠積于中動爲合于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

丘建安曰豫隨九四皆大臣也豫之有得猶隨之獲也但豫柔君在上四之志可行於其所在君而五貞疾隨剛君在上非四可化故其戒在臣而四貞凶也然則豫隨九四之位皆疑何以濟有以自信而孚上下之心斯免矣是以豫而勿疑亦明哲而以隨而有孚中有明功而无咎也
言登之曰以剛居柔上有九五下有二陰上隔下從九猶不至故爲隨有獲之々孚然得其位則得無大對獲則人隨下得矣其義亦有有凶之理而未見凶也處得其道如下所云則无咎矣
步徵曰聖人于吉凶之際論義理不論禍福義當吉也不幸而凶吉固自在禍何傷于我義當凶也即幸而免禍亦自在福何益于我蓋自危由于勢逼禍積起于名高聖人于九四之獲而斷以義凶矜誠之誅不嚴于是
余康曰有孚在道內有孚信之心而外之所處一一合道此所謂明也明功者惟其明哲所以不危罪故曰功也

九五孚於嘉吉象曰孚於嘉吉位正中也
胡雲峯曰四五以陽居三上二陰中陽內陰小有中實象故皆曰孚然四之孚戒之辭之也欲其孚于五也五之孚許之々辭也喜其孚于二也
蘇子瞻曰陰以嘉偶曰配而婚禮爲嘉故易凡言嘉者非配也隨以從人爲義從人欲多合其正而近莫依初九從六二六三從九四長于比同均也九五剛陽居尊與得六二正應所孚一于中正爲隨乎々良无所係天下成不言而信之化矣此非隨之至善者乎吉孰如之
吳非美曰五居中正天下所隨宜使隨人然善之所在則舍己而從果合天下之善皆其所隨也發善之所聚曰嘉元善不從不曰隨而曰孚此隨道之極至也大可以正惟九五足以當之
沈蛟門曰隨者隨人之義故多合其正應而近足依初與二相從三與四相從而上又與扱則從繼得失異狀而其于比皆均也九五剛陽中正爲隨之主宜其示人以私我故戒云孚于嘉吉若謂惟

者是信不間其為誰然後為王者大公之道
爾康曰嘉（配）偶婚曰嘉礼言陰陽相得也隨之世皆
苟于求合故陰爻有所係四陽貞而山淮五陽不
苟隨而隨出于孚故謂之嘉而吉也曰孚于嘉孚
以也非賤之貴九五尊位中正惟嘉是孚孚一剛
作孚以木盡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
上窮也
傳六上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于隨者也拘係之
謂隨之極如拘持纏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係
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王用亨于西山隨之極如
是昔者太王用此道亨王業于西山太王避狄之
難去豳來岐邠人老稚扶携以隨之如歸市蓋其
人心之隨固結如此用此故能亨盛其王業于西
山西山岐山也周王之業蓋興于此上古隨極則
為太過然在得民之隨與隨善之間必如此乃為
善也施于他則過矣
易聞曰上六不能孚嘉天下從人說而隨乃拘係

之縱維之乃遂從之已安可得于大王者以嘉礼
親和國動而人悅雖西山之人可使用亨況其臣
與何必拘係而縶維之也文王之感慨深矣其說
本之蘇東坡以拘係從維做不好看從云從人以
就己也似此小象上窮語說亦順然與本義不合
於隨在初則道在終上居道極亦當說然隨之關
結而不可解者已有拘係之乃從維之之象蓋此
爻為九之上柔順之至九以為喻者有以拘而係
之者係之不足者又從而縶之維之者是雖逃之
不脫辭之不聽況可得聞而離之乎此其隨之之
誠雖用亨于西山神且隨之而格則人之隨可知
上窮窮字作好字而看與性各窮字不同言其
居隨之終誠意固結之極也
陸甫成曰隨隨元亨利貞四德而貞為要故曰大
亨貞爻亦有貞吉為蠱止言元亨利而不言貞且
爻又六不可貞而貞字不更見焉何也隨元故也
無故而動既則必言貞以防之蠱則飭也當飭而
巽止則聖人最欲激之使幹不復言貞以陷之

劉石閒曰天普物聖人順事作止語默皆隨時也
大無我而後能無係無係而後能隨係己私隨天
德也人知六二之係之爲失而不知六三之繫焉
夫夫也夫常元大亨小貞不可以有係以係爲隨
而欲執所繫之小大以爲得失是小繫二象之而
可乎曰然以步之繫乃手之從行以求予曰不
與大從大者隨之謂也從小者亦之謂也求木中
性是清通而不可爲有神變而不可爲衰陽之爲
也係始于形是困依以爲質附麗以爲生陰之爲
也故隨之三陽爲隨而三陰爲係四体陽而位陰
故古之以先惟後獲之道而成之以計功謀利之
山所以擧係之外拙係之激深拼流推而去非類
其隨之九四乎
按隨解異同隨時之義大矣於傳云與諸家同此
質隨時之義大與損寡諸卦不同諸卦時與義是
兩事本義則從王肅本云隨之時義澤中有雷既
云說卦言動萬物者當説萬物者澤故注云澤中
有雷物說之象朱子曰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之
象當隨時宴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不然既云
雷動則君子當動作不當宴息六爻皆卦有彖卦
才而得其義者亦有本兩体便得其貞者隨則各
而下柔動而說隨此就卦才得隨之義澤中有雷
隨此象上得隨之義程子以說備矣官有渝貞云
元悳元係可隨則隨所從之志有能渝變非正是
從也傳本義則云官主守也既有所隨其則所主
守有變易也有孚在道以明號云心存以誠者信
在十正道有功以明傳云至誠在中於身在道唯
其明哲乃能如是故號解明功也云明立其功傳
則云明哲之功上六一爻註以拘係之乃從爲一
句維之王用享于西山爲一句號云最處上極是
不隨從者也隨道已成而特不從故須拘係之乃
從也欲維係此上六王者必用兵通于西山險難
之處乃得拘係也傳本義則拘係之乃從維之二
句總言隨之固結而不可解但王用亨于西山傳
則云太王用此道亨于王業于西山蓋周家始基
之地也本義則亨作祭享謂誠意通神明神亦隨

之又各不同

蠱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既蠱者事也有事當為則大得亨通有為之時利在拯難故利涉大川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甲者創制之令既在有為之時不可因仍舊令今用創制之令以治於人人若犯者未可即加刑罰以民未習故先此宜令之前三日殷勤而語之又如此宜令之後三日更丁寧而語之其人不從乃加刑罰也其褚氏何氏周氏等並從鄭義以為甲者造化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寧之意故用丁也今按輔嗣注甲者創制之令不云創制之日又巽卦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輔嗣申命令謂之庚輔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則輔嗣不以甲為創制之日而諸儒不從輔嗣注旨妄作異端非也

伏曼容曰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蠱為事也按尚書大傳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然為訓者正以太古之時元為元事也今古蠱者是卦之惑亂也時既漸流物情惑亂故事業因之而起惑矣故左傳云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是其義也

程子曰先甲三日以究其然而慮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來而為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必皆有所責之日甲乙丙戊己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別一般爾

蘇東坡曰大一日十二千相值支五十六而後世未有不知者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則世所謂六甲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則世所謂六庚也甲庚之先後陰陽相反故昔取此以寄治亂之勢也先甲三日子戌申也申盡于巳而陽為兵並時生陰治將生亂故受之以後甲後甲三日午辰寅也寅盡于亥然後陰極而陽生蠱之九五以巽之則其治亂皆極其自然之勢勢窮而後變故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夫巽則不然初雖失之後必有以起之譬之于庚先庚三日午辰寅也後庚三日子戌

中九庚之所後甲之所先也故先庚三日蓋于宗
後庚三日蓋于己先陰而後陽先亂而後治故曰
元初有終又特曰吉不言之于其末而言之于九
五皆明此九五之功非巽之功也
貴永濟曰天干以甲為始以癸為終先甲三日則
為辛壬癸則有終也後甲三日則為乙丙丁則有
始也終則有始天道自然之流行而甲則用以
為始者也是道也天且不能外也人道承先啓之
終者可不十後事其始哉艮東北巽東南甲正
東故有先甲後甲之象甲居震位承艮起巽亦可
見終則有始之義者云先甲之辛為自新後甲之
丁為叮嚀未然則有始之義不相關至于蠱之周
終有始既壞復治序卦蠱者事也雜卦蠱則飭也
皆互為發明
蠱者物之壞也事之始也蓋器不至十極弊而不
可復整則不復新事不至十大壞而不可收拾則
不復始百穀不至十陳腐而不可與食則不可換
是以壞則有復治之机終則有復始之理故蠱卦

有元亨為萬說以元亨主天運言非也
左傳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視之曰疾不可
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趙
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
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蠱
皆同物也傳文字之皿蟲之柱之訓以器受蟲害
昔為蠱蘇子瞻以器久不用而蟲生之謂之蠱比
皿蟲也潜虛云百年之喪勝者為工惟物之蠱朱
子云器中盛那蟲教他自相併此亦皿蟲也所謂
皿蟲為蠱也杜元凱又謂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
曰蠱國語載醫緩謂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
伏于蠱莫嘉于穀穀與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
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所謂
穀之飛亦為蠱也在卦巽為長女艮為少男少男
而說長女非匹蠱惑之象巽為風艮為山山木為
風所落蠱壞之象所謂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也
以卦義言之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
巽而上苟止故為蠱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注上剛可以斷制下柔可以施令既巽又止不競爭也有事而無競爭之患故可以有為也

疏褚氏曰蠱者惑也物既惑亂終致損壞當須有事也有為治理也故序卦云蠱者事也謂物蠱必有事非謂訓蠱為事義當然也此以化入告之也終更復從始告之殷勤下已者天之行四時既終更復從春為始象天之行故云天行也

朱子曰若要分內外卦看如巽而止則成蠱止而巽便不同蓋先止後巽卻是有根株了方巽將去故為漸

胡雲峯曰諸解以巽而止為治蠱之道夫苟下卑巽而上苟止豈所以治蠱哉先儒云通其變則為隨不能通其變則為蠱蓋剛來而下柔剛柔之情交慕此動而彼應故曰隨剛上而柔下上下不交且下卑巽而上苟止故曰蠱蠱隨之相反以此凡卦德當分內外先後如隨則我先動而彼說歸妹則先悅而後動歸妹之凶又與隨反蠱則內卑巽而外苟止漸則內靜止而外卑巽漸之吉又與蠱反諸爻皆言往有功蠱獨曰往有事蓋有事已事亂已治不可无事視之也

胡旦曰周只看當夫才不能止靜今既止靜乃能行權故可以治蠱

陸象山曰上不止了所止則不能斷制下不代于從順則不能承令剛柔不易位則不通相應不以中則不用此四者以幹其事然後能濟難有事而大通所以不窮也

呂伯恭曰往則有事天下之事向前則有功不向前百年只如此往則有功也

陸氏曰剛上柔下同為上下不交若以其善言之亦可謂之尊卑有序則不交者交矣巽而止固為卑巽苟止以其善言之亦可謂之從容以漸則謂缺苟安之習亦交矣故反其所以致蠱者即所以治蠱也官登之曰此義稍精亦近于鑿但言反其

下交而為上下之交反其卑巽苟止而為匡救振
作之道可矣大孚即使卦義釋元亨謂其道反之
即是也
楊誠齋曰蠱泰之變泰之初九上而為蠱之上九
泰之上六下而為蠱之初六故蠱亦泰之壞陽上
而不降陰下而不升則上下之情兩隔而不通矣
順而不健艮止而不行則上下之才兩弱而不立
天下之事焉得而不壞也乎蠱事之壞也數壞矣
而曰元亨曰天下治何也蓋極以元知其文以里
丕斷救亂為治根蠱為飭源雖然亂不自治蠱不
自飭不植不立不振不起故利於濟大難往有事
也然則其遂往涉而徒往乎曰否舉事之始逆慮
其敗當在事先追覺其成當在事後庶乎其可矣
甲始也先後各三日思之詳也然則有始者允以
後甲為重也後甲終也能謹其終則能保其有始
矣
周光德曰元亨者天下之患常起于不通蠱既極
矣姑一通之未足也必求有以大通之闕政大為
疏理人情大為調達然後天下可得而治也然大
通之治可以元亨望於子哉苟安不可涉艱險不
又進一反其上下不交內巽外止皆以大有所事
可也
先儒又曰元亨作功夫有世業云此數條上繫去
求天毋失怙曾責人治蠱之辭非言天言人之說
最是
像林曰先天巽位西南後天坤來居之一担坤母
之責任在巽先天艮位西北後天乾來居之一擔
乾父之責任在艮艮任乾于上巽任坤于下乾上
坤下則否是為父母之蠱之象六十二卦與幹乾
坤之事卜蠱先例元亨而天下治有乾元則九而
天下治分量以巽艮論先以乾坤論後巽坤柔之
所以入艮乾剛之所由止蠱遂蕩得乾坤二元矣
能先後而為六日之甲也
象
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傳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為有事
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于民養育其德也

在已則參德于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無大於此二者
李隆山曰山下有風則風落山之謂山木摧落蠱敗之象飭蠱者必須有以振起之振民育德巽風之鼓為號令也育德者於長山之林木材力也易中育德多取于山故象亦曰果行育德
張獻翼曰風自下而上以生物者也風自上而下以殺物者也小畜之風在天上恒之風在地上渙之風在水上无所止也故曰行山下之風旋轉于內而已亡能達也故曰有山下有風風遇山而止則木氣不能宣暢而中壞蠱之象也
童本清曰小雅云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觀此而蠱之義明矣邵子曰蠱者風之族故風字從虫是山風蠱亦是實象然豈終于蠱哉振其蠱而通之者風也育其枯而榮之者山也要在疏通山木而風氣之不鬱耳此則飭蠱之道也
按山下有風風遇山而止則木氣不能宣暢而中敗壞蠱之象也以民風言之風循于下而振作鼓舞之權在上故曰振民振則頹者起矣而已德木或作新元本息而日育涵養以妥其成也順枝一番飭而輒止者人從世道之變由民風壞已民風之壞由已德壞已故振民育德非二事只為治蠱之道一也
張彥陵曰此卦利涉與他處不同是聖人要他打起精神幹事不可畏難苟安此一語最為喫緊然其有所退托而不敢前也故言之可以鼓其跳蹇其扭十日前而不爲長久之計也再言先甲後甲以善其謀元非示之以利涉之道而已
黃端伯曰蟲從風生巽爲東風亦生蟲之害氣也形家謂風之所經吹地多蟲故曰山下有風蠱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註幹事之首時有損益不可盡承故意承而已
本義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

防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為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劉江除曰定於考者前人之法未嘗不善惟時久弊滋至于蠱耳幹者整其弊而還其初也此人之恭條：相承如子承考然武王文之寓此：由舊是也不可貞有如孔子之獵較先簿正是也小有悔首如彈瑟是也不彈瑟則身不活而彈之不免十痛以痛易生何大咎之有

尔康曰此卦以子幹父蠱為義初六為成卦之主剛柔相濟又當繼承之始故即以有子考无咎許之所謂初爻繫卦之義于幹父蠱其事未免相左其言未免相拂道逆而心苦不能无愧然意在寧親善于繼述是以終吉考者父之別稱康誥曰大傷厥考心是父在亦得稱之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註居于內中宜幹母事故曰幹母之蠱也婦人之性難可全正宜責己則既幹且順此曰不可貞也幹不失中得中道也

俞琰氏曰夫以初六之柔而拯父九二之剛而拯母聖人之意可見矣向使父剛而母柔則何至於蠱惟其父柔而母剛此其所以蠱也歟

張彥陵曰不可貞正是幹母蠱之法蓋事與主與事屬主不同與主售于有為一轉眼便遂我去做惟主極怕事必委曲周旋方允有濟若直行己意反啟其畏難苟安之心如何能幹其蠱男子陽性知事可以理格父有不善人子或涕泣以道流血不改婦人闇可以此施之九二体剛用柔又居中位故得中道然此言母蠱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三陽剛太過雖幹之蠱而不免有小悔者在巽体之上而過于剛高則失順親之道或一朝氣之忿終非至誠之感孚故有小悔然蠱非剛不足以幹之究其終不至于吝

王湘卿曰以九居三剛之至也以此為臣是諍君

之臣以此為子是歸父之子則有不順之名始雖不免于小有悔然不陷君父于不義則終无大咎也

朱子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无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斷斷乎以劉器之ゝ徒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至其他諸公欲其寬裕无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雖之撥掩遲得過後而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

楊誠齋曰幹蠱者非剛則事不力過剛則禍必至過剛而禍不至者九三其庶乎然亦危矣九三以剛處剛過剛也見天下之弊不勝其情欲一決而去之此其禍不為晁錯則為景延廣然能小有悔而无大咎者九三處巽之極以極順行過剛故過而不過小有悔過剛也无大咎極順也子房之安太子仁傑之存唐則其蠱之九三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註陰柔當位幹不以剛而以柔和能裕先事者也然無其應往必不合故曰往見吝

楊廷秀曰六四以陰柔之才居近臣之位此大臣之弱于才而舊病懷未全之任者也可以徐不可以亟可以寬不可以迫故曰裕父之蠱猶以寬也又曰往見吝以往未得戒其進也嘗謂曹參為漢漢不參矣亦ゝ三代之訓而大公自也患常欲有為常欲然為非不為也自量其不如蕭何而不敢為也故能成清靜寧一之治此蠱之六四寬裕而不敢勇往者歟

呂伯恭曰六四遜近于五正如子遜近于父只是就父之事調停斡從容寬裕始得若欲峻截行徒自任必見吝也

爾康曰父母之過不可但已然亦須於一定路使有旋轉方能行濟父母以凡為以颯然是此義六四以陰居陰柔而得正故曰裕蠱裕寬也以裕為給人子所須第一不可一意于裕以見吝耳往者惟裕之行有不逮意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中正幹父之蠱而使不失其令名此爲用譽以幹之是不使得親以正而諭親以道親非惟不見己之過而益見己之善是謂用承以德吉不足言

鄒泰曰以此曰譽矣何從消譽之由來承父以德用蓋賢爲論是非揜過之迹泯之名實後一德用承然皆父使人不以承獻而以承德所謂用譽以幹之也

劉元德曰蠱非一日之故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明父養其疾至子而發也人情无大患難則日諭天下已治而衛事浩川則畏其諭也蠱之與巽一也巽不爲蠱有九五以幹之而蠱无是也故巽无初有終吉不言之于彖而言之于九五明九五之功非巽之功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衡上九居蠱之終无事之外是賢人君子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不累于世務者之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才抱德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于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所處雖有得失大小之殊皆自高尚其事有也象所謂志可則有非進合道者也志可則欲當天下後世景仰風欽範向其志也意

胡雲峯曰初六言意上九言志意柔而志剛也

張南軒曰蠱之時不患无事功之人患事功習勝人多而且以從機會此風不息將復救而爲蠱矣上之不事高尚欲以此預救其壞也故聖人以爲志可則寧獨清風高潔足以廉頑起懦哉蓋婺有文二篇皆論此意

易微曰禮記以終事而退爲人臣之節釋不事之義即伊尹周公以寵利居成功也此其志真可使後人繼之于无窮故曰志可則

爾康曰劉陽非遁世不事〻之人當蠱之終則亢事之時也在蠱之外則不當事之人也故曰不事王侯之事爲事然當事者以幹蠱爲事不當事者以高爲事故不曰无事而曰高尚其事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臨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既揆序卦云臨大也以陽之浸長其德壯大可以監臨於下故曰臨也剛既浸長悅而且順又以剛居中有應于外大得亨通而利正也故曰元亨利貞也物盛必衰陰長陽退臨為建丑之月從建丑至于八月建酉為時三陰既盛三陽方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八月有凶也以盛不可終保聖人作易以戒之也

傳以卦才言也臨之道如卦之才則大亨而正也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預為之戒曰陽雖方盛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為戒必于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無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禍亂之至也

李隆山曰至于八月有凶者言之于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復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八月而不當數至遯六月臨觀乃陰陽反對消息之常理文王於臨以八月有凶為戒其義甚著豈可外引遯卦謂周八月哉

胡雲峯曰本義解臨字諸家所未發蓋訓近訓大即見上臨下不見下剛臨柔之意本義依如臨深淵之臨謂進而逼于淵此謂所臨者剛進而逼于柔也蓋謂之復者七日來復陰之極而陽初來也謂之臨有朋來无咎二陽皆來而逼于陰也故復亨而臨則大亨復不言利貞者復是初陽之發元有不善臨則二陽浸盛易至放肆故戒之也或曰方臨之時則懼其為遯何也曰遯者去也剛浸而長君子之朋來固可喜陰浸而長君子之類去亦可憂長有消之机未有去之几不可不戒也陽長至二未過乎中卽為之戒貴乎早也若論反對則

觀爲八月聖人于觀不言陰之盛而于臨言之易爲君子謀也又曰八月有三說觀八月一說也愚臨六位至遯初二二陽凡八位八於數爲陰於象爲月愚剝六爻至復初一陽凡七位七於數爲陽於象爲日二也復下震々少陽七位于東爲日出之方臨下兌々少陰八位於于西爲月出之方三之

楊誠齋曰臨之元亨利貞非乾之四德也亨貞而已故彖曰大亨以正至於八月非必至遯而後爲八月也陽進上窮陰生下爻々而再進然後爲遯則猶陽之以泰大壯夬乾姤也陽未消而曰消不久何也蓋消不在遯而在臨々之消不在初九而在九二自坤之初六爲復之初九與坤之六爻而七故曰七日々陽也七與初皆陽也曰來復者聖人喜一陽之來歸也自坤之六二爲臨之九二與坤之六爻而八故曰八月々陰也八與二皆陰也曰有凶者聖人戒四陰之猶盛也凡二以二陽之進逼四陰之服不曰凶乎六三一陰已在前矣迫切近矣不曰消不久乎二君子方來而四小人未去君子可不戒乎若俟至于遯而有凶則旬郅及我九百里爲能害我奈以一臨四周公以一臨三孔子以一臨一故奈之流放周公之東征視孔子兩觀之役爲惟自一卦言則二陽對四陰爲君子寡而小人衆自六爻言則六三一爻爲小人

又曰浸而長說而順君子之亨也剛中而應君子之正也剛以驟而長々必易消剛以很而進々必不順剛以過而忤々必不應浸而長則莫之忌說而進則莫之拒中而和則莫之違能比三者則大亨矣然必正而後可是三者有不正浸其無說則諂和則流蓋正者天之道也浸謂二陽未大盛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

領鯨氏曰臨四德以天道言至于八月有凶亦天道也人事云何長机即是消机進勢即是退勢起綱修整礼樂輝皇而頹懷陵剛之孽即在其中

淵言曰元亨利貞惟乾足以當之臨二陽耳而何以像辭亦然蓋二陽方長于下正乾金之積神凝

聚於此

臨八月何子元曰先儒自寅至酉爲兌其說是也今按李溉作自建丑至申爲否虞翻鄭玄自子至未爲遯者非陽生言七日陰生言八月者陸希声言兌在西方月生于西兌象消八故以八月戒在復震在東方日生于東震象得七故曰七日喜于近七八主靜故于彖象言之王介甫詩說云陽生言日陰生言月程沙隨曰陽極于九而少陰生于八陰之義配月陰極于六而少陽復于七陽之義配日義衍其說也

張彦陵曰自一陽以至六陽惟乾稱元亨大壯與夬不言亨復與泰言亨不言元乃臨獨言元亨何也天下之勢惟方興爲最盛二陽之浸長方興之勢也故盛莫盛于臨

方孟旋曰聖人名辭還純龐開闊不如後儒拘者識臨之一卦伏羲以二陽臨四陰故名是猶君子臨小人也文王係詞初二三之臨是名卦本旨亦取君子臨小人小人臨君子之象至係四五上之臨非名卦本旨矣各取上臨下之象或以皆或以民或不必拘拘方盡臨道始以晉天子大象傳或思容保之說從啟臨有來非強說而底係也晉因欲制去天子大象誤矣

爾康曰觀或與或求而以臨爲與其相與之情親切有味而天子稱臨曰臨大也則大之一字包涵甚廣說者又以大字屬陽則非凡我能容覆人教誨人皆大也不必單指陽言至朱子變通之訓亦是有意張彦陵曰二陽浸長一陽正大之義如初出之日光焰逼人小人自然抵當不住似乎變通也

爾康又曰至于八月陰盛之月也陽長使陰消故戒以有凶八月者以八月爲四陰之月此卦四陰在上遂得八月故以爲象不必扯及遯觀反落葛藤

胡斐湖曰自乾以下元亨利貞占辭凡七卦乾坤屯隨臨无妄革此臨卦元亨利貞二陽浸長之占也然一陽復惟曰亨三陽泰惟曰吉亨四陽壯惟

曰利貞五陽失元亨利貞皆不言何獨臨與乾似也豈非元則一陽初動自二陽以往皆陽德亨也通皆利在貞正乎七卦除坤外皆一陽居下可見矣後儒不作占辭惟以四德論以爲乾坤後數卦與諸卦優劣不同故得其四德誤矣若作占辭方知文王偶于數卦及之他卦未嘗不可用此占者也

何玄子曰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優進於臨陽氣日盛晉必生乾故聖人以四德係之而曰天之道也然曰大亨以正而不以四德析言之則亦與乾異矣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吴一源曰舊云自臨而泰而姤而遯是八月之卦爲消如此未見消之爲不久也惟其根前是元〻旺八月所以即消而三爻曰无攸利可見盛將盛時有說意便是消局故聖人兆之以甘又教之憂甘則何念可弛憂則何念可懈

何玄子曰浸長也二陽長于下而漸進也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甚有味列子云一氣不頓漸一形不頓虧說苑云江以遠迤故能永山以陵遲故能高學以積漸故能進人以涵泳故能襄皆浸之說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彊

澤上有地只取地臨澤義然澤之所以恃有限防安靜而不至于潰溢四出者地之惇厚无限也君子休之以臨民无一人不欲浸其性无一人不欲遂其生也故爲无窮无疆之義

胡雲峯曰不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无澤之深不徒曰保民而曰容民其度量如坤土之大

孫聞斯曰臨澤上有地以地之大也而澤下之澤氣流行地不能遏相浸相清一世爲漸故彖曰剛浸而長蓋澤柔而所以爲澤者剛也

郝仲輿曰說卦象山澤通氣可謂臨矣必託諸地澤何也惟相親然後可以相臨群山之下有大澤而高卑勢殊澤不能以水浸山山不能以高傾澤

是相背非相臨也故澤遇山則循惟地勢卑而下
以順澤之水浸而上以悅地水土行而相親猶人
主卑易近民之歡樂附上所臨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註咸感也感應也有應于四感以臨者也四履正
位而己應焉志行正者也以剛感順志行其正以
斷臨物正而獲吉也

李隆山曰山澤通氣故山上有澤其卦爲咸而澤
上有地初二爻亦謂之咸陰陽之氣相感也

吳叔美曰陽之感陰陰之感于陽是自然而然之
理不假一毫造作二陽居下四陰自然來應彼此
自相感通而咸臨故初與二皆謂之咸臨咸感也
陽進而感陰感而無心所謂咸也

鄒泰四曰初九下三爻皆臨于人者初九一陽在
下其氣上行无不畢届業大所比所應所承一切
皆有以感通之故曰咸臨陽居陽位相感以正非
有心爲感是以吉也臨初即是復初故彼元吉而
此亦貞吉象所謂利貞者如此

尔康曰初九一陽居下其氣自爲感通故曰咸咸
使有相與之義矣陽德方亨德始位正秉允疾痛
故曰正雖有嚮長之机未當臨陰之任未可謂之
志行正而已

又曰初二陽上四陰不必以初咸四二咸五叔美
說殊雅正然臨以相近爲義初陽四陰二陽五陰
惟此四爻謂之正應所謂二氣感應以相與最爲
貼切即謂之獨感四五亦宜故初二兩爻咸字俱
同似不可闕然非美所言因至理通例于諸爻不
亂卑悉尤相合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正義曰未順命者釋无不利之義未可盡順五命
須斟酌事宜有從有否故得无不利也則君臣上
下獻可替否之義也

胡雲峰曰初剛得正未見其勢之進故曰貞吉二
剛得中勢可以上進故不特曰吉又曰无不利至
六三則曰无攸利扶陽抑陰之意可見矣

楊誠齋曰初九居下而不輕從近臣宜也九二當

剝長之還感六五之君得大臣之位吉矣元不利矣何嫌何疑而不順君命乎蓋君之於臣非致敬盡禮道合志同則不足與有為也可以順命則赴之如决流如轉丸未可以順命則守之如介石如移山故武丁一君甘盤傅說異去就武王一聖太公伯夷異顯晦伊尹孔明一身于代湯先主異從前九二之於六五何必汲汲于合哉且六五中順之君虛心以俟九二而不能必其從而況強慢之君乎二陽方長千載一時也而初九乎貞固九二不順命則衆陰可得而忌之乎且不得而忌而況得而害之乎

頻𧷤氏曰臨九二既吉又元不利爻辭甚善而象曰未順命不得其解已思之此雖中正之德而實方浸長之陽二陽壹勢既盛臨陰又進群陰之衆而乍以剛強先物似未肯降故以未順釋之陰當負時未必不順聖人為君子謀戒陽開如此

章本清曰陽當居五陰當順從今陰居在上亦有未順命之象感未為長且所感在初不必專指六四在二不必專指六五蓋專有所指則三與上獨非其所臨乎

吳氏曰二為剝中之悅一卦主爻剝浸而長全在十二故吉元不利象曰未順命也此義要另有是大子發一卦中大寂係處二陽在下是陽進陽長故臨大之義吉之卦論四陰在上陰方衰盛又陽爻二非一君之義殊非可恃之時故曰未順命也陽使是天命三陽成泰方舉世順命若臨二陽如何樣得順命 元不利者就剝中之德言感之者盡善也其未順命就四陰爻位言其意之者未全吉則所處之勢然也八月有凶正是此意故特係此象指憂危于浸長之時儆戒深意存焉

爾東曰初二二陽浸長以臨群陰柔謂剛中而應大亨以正此也二陽同長故初二皆曰咸臨即是優朋來之義也而勢雖正其勢終孤四陰在上其勢甚盛未必即能順命于陽此聖人於陽長幸美之時而即致防危之意何等深切然不戒初而戒二者此卦止有二陽宗與坤不同初方擬書其道

豈當使說不順二位為中乎六五陰正對此上
又已无陽故說謂十此耳
張文饒曰臨之初二皆曰咸臨有咸象也咸之用
在兌之說也發之九五曰大發有大象也大與發
軌兌用兮之外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
既憂之咎不長也
註甘者邪佞說媚不正之名也體非其位居剛長
之世而以邪說臨物宜其无攸利也若能盡憂其
危改修其道剛不害正故咎不長
呂伯恭曰六三以陰柔在上處位不當却有兩路
若知處位之不當強照說人則无攸利若知處位
不當戒懼自守則可无咎甘求諸人既憂之求諸
己
朱康曰六三為兌之主文陰柔不中不正其位不
當故為甘臨甘者甜心好語口惠而實不至也在
君子則為雖處之治在小人則為足恭之人故无
攸利既憂之无咎此又以訓正六三之道也然三
為陽位有能憂象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潘康曰六四地澤之交四澤當坤來水際見巽地
與澤切至親臨正在此為故至臨胡雲峯說至是
矣然三臨之切者也何以不言至三邪不正以甘
媚為臨不足臨也且未與澤分體故十當位坤始
之四特言之恐為而至有欣喜之意為互五剖一
有欽遲之意為寄遺而至有洽比之意為至二剖
一曰到也一曰極也剖到為得
梁寅氏曰謂之至臨矣而必于无咎何也曰至臨
者非臨之至善也以以與初為應相臨之情最為
切至耳陰柔无臨人之德而惟以私情相臨得无
咎可矣而豈能大有為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胡雲峯曰六五自是柔闇之主何為以知稱蓋謂
之臨多是以己臨人五虛中下應九二不任己而
任人所以為知所以為大君之宜中庸曰聰明睿
知足以有臨又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

遯言其皆出于此欲天子體乾四德言仁義礼不
言知〻元大言于坤周公係文詞獨于臨之坤体
曰知臨五常之德知藏于内坤以藏之故也
爾康曰六五以地中下臨澤中有大君臨民深悉
閫閫之象坤德最盛柔中居尊其体順其心虛其
德文明以此臨民正是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故曰
大君之宜行中者六五君德尊位用人行政擇中
用中皆其所宜故曰行中也
虞仲翔云至下也謂下至初處當位有実故无咎
按說文云至鳥飛從高下至地也從一一猶地也
象形不上去而至下來也仲翔之解至本此奇而
確矣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註坤之極以敦而臨者也志在助賢以敦德雖在
剛長剛不害厚故无咎也
尔康曰坤順之從敦厚之極以此臨一卦之上是
以坤厚載物之德臨治天下深仁厚澤淪肌浹髓
使天下後世无一人一時不被其澤何吉如之此
正是敦思无窮容保无疆意志在内者言上六德
厚信孔純无粉飾炫耀之施一意在内若言志應
于陽以爲在内則淺而无味矣俗吁地上爲堆爲
敦上文坤土最高處故以敦象之
李衷光曰上爻爲坤之本位故曰敦臨敦者厚也
厚德載物而居上所謂以厚終也
項平菴曰臨之卦義不專取字訓但因事立義耳
人所需者以飲食爲急故需爲飲食需不訓食也
人之所履以礼爲重故履爲礼履不訓礼也治蠱
者必有事故曰蠱者事也蠱自訓壞不訓事也能
臨物者必大故曰臨也者大也臨自訓涖不訓大
也
按臨解異同臨字之義頌云陽德壯大可以監臨
於下本義則云進而凌通于物胡雲峯曰諸家訓
近訓大俱不如本義依如臨深淵之臨也八月之
解不一胡氏所列三說其繁矣初九咸臨之咸註
與傳皆云感本義訓偏與皆胡氏以爲其義勝于
諸家也未順命諸家以爲未可盡順五命本義則

六爻詳六四至臨既云盡其至極之善而爲臨傳
本義則云切臨于下臨之至也上六敦臨註云以
敦而臨傳本義云敦厚于臨

觀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註王道之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
盛乎盥也至薦簡略不足復觀故觀盥而不觀薦
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盡夫
觀盛則下觀而化矣故觀至盥則有孚顒若也

本義觀者有以中正示人而爲人所仰也九五居
上四陰仰之又內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
所以爲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
然尊敬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
在中顒然可仰也或曰有孚顒若謂在下之人信
而仰之也

朱子曰不薦者言常時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
則是用出用出則先後有初意矣中心藏之何日
忘之楚詞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正是此意

又曰盥而不薦與神武而不殺朱子皆以爲是聖
人不犯手做底蓋盥則必存不薦是喻聖人致其
潔清而不輕自用武則必殺不殺是喻聖人潛其

理而不假其物故彼謂之神武而此下文別以神
道言之
楊誠齋曰當盥而必躬之初不以萬物易一誠及
薦獻多品之後乃以一誠託萬物以誠託物誠始
衰矣上之化下為盥而不為薦則學誠有諸中而
顒肅應于下矣
又曰敬莫大于觀盥而政令為下故曰大觀觀能
大觀九五是也
項平菴曰古之君子不必觀相與言也以禮樂相
示而已此所謂觀也盥者祭祀之初若方諸東來
盥乎于先凡祭之事百未為也存者禮之最發四
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元不凍也齋明盥潔
先用陳布而有孚顒若已不可掩蓋相觀而化其
神如此故謂之神道也先儒謂盥則誠敬方專薦
則誠意已散盥而不薦謂專而不散非也仁人孝
子之奉祀也豈皆至薦則誠散乎此但以盥而不
薦象發已無為亦非重盥輕薦也如所謂不動而
敬不言而信豈言動為不美哉但不煩言動而已
矣

熊過氏曰觀依陸作去祭諸鄭康成曰諸侯貢士
于天子大夫貢士于其君以禮賓之唯主人盥而
獻賓賓盥而酬主人設薦則弟子也今觀六爻俱
元祭義而有觀國賓王之文漢五行志地上之木
為觀其於王事亦可觀是也自為李長以盥為灌
地降神王弼因謂祭莫盛于盥誤灌為盥矣程先
生云不使可誠少散如既薦後長寧周氏以薦有
稽顙而不知薦元亂意謂祭已南面稽顙薦上帝
豈可訓亂耶王弼本作盥而不薦只如消曰敬之
盡人甚達觀人者但觀其初盥不待既薦之後也
二家文雖通并本旨矣有孚顒若有孚者下之孚
也彖傳所謂下觀而化也顒說文云大頭也詩云
其大有顒凡卦以初為下終為上二陽頭之象所
謂大觀也來先生止謂尊敬於有遺論文中子贊
易曰至觀曰可以盡神然乎哉
何玄子曰許慎云顒頭大也爾雅云顒顒君之德
也廣韻云顒仰也五至誠以動物而物感仰焉曰

顒若有象大頭在上為人所仰之意
李惟孝曰除卻聲色方可有會
何玄子曰薦訛盥而不薦作祭祀解細思文中元
无象且云初盥降神誠意未散至薦簡略則不足
觀備天子既灌而牲之説也朱子非之以為王者
之薦豈有不誠之理云不薦者言常時誠敬如盥
之意常在也今按穀梁註云无牲而祭曰薦〻而
加牲曰祭禮記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无田則
薦余法庶士庶人无廟死曰鬼註疏凡鬼者薦而
不祭是薦非盛禮无豫王者之祭乃以薦言斯宜
從鄭義
吳叔美曰觀全是一段神行默孝默契故无可擬
議道設盥而不薦兩語把一團对越神明精意流
通妙境畫出一個不言自孚真象使人讀之感通
之妙究然在目此所謂化工之筆沖旨曰剛與神
相對之象
郁仲興曰按禮器云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
之薦周禮小宰之職凡賓客贊祼大宗伯之職大

賓客則攝而載祼〻與灌同諸侯朝于天子始至
天子使大宗伯祼以鬯酒无籩豆一獻而罷禮至
无文也諸侯相朝亦然鄭康成謂諸侯貢士于天
子大夫貢士于其君皆以此禮賓士然考諸周禮
有賓興之文無飲食之禮儀禮有鄉飲之禮无賓
興之文鄭以鄉飲賓興無據以盥不薦為賓興固
失矣鄭云觀光用賓而附會之也不知惟祼无薦惟
鬯條祼惟天子有鬯諸侯賜鬯乃有不賜則貲鬯
于天子若諸侯與大夫賓興安所得鬯備及无數
之士此鄭氏言禮所以多附會也文辞觀光用賓
亦以天子賓諸侯為象王者賓為國惟諸侯稱大
賓客小雅蓼蕭燕樂朝諸侯曰既見君子為龍為
光是也士與自鄉可詠賓王天子所未可遽用賓
解易者襲康成之訛而王輔嗣又以為祭祀大祭
祀而祼豈有不薦者乎
小康曰人當祭神之始齋戒列臨時精神聚會意
思凝結初步未榮盥手時乞為祇肅之始最初一
念何等專摯若至于薦又是後時後念矣盥而不

薦聖人特言其未薦前之致如此有孚從人之感
言也顒首之大也上以精誠默運而人皆作之以
首相役如將此觀祭而在前惟見其顒然朱子曰
有孚顒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更無下觀而
化之義貼切以著其為觀非以薦為誠意懈散不
足觀也若論祭之當敬徹始徹終惟有不我孔嘆
矣式禮莫愆之語乎有孚顒若或以祭者言亦可
蓋言爾時其首仰然若鋭在前非人之向化投首
之謂也尚事長以盥為灌逆生裸地降神之說王
輔嗣因以灌為盛禮者誤也鄭康成說選已是第
言賓與之時賓主供盥以來仲與之說則康成誤
也夫盥者賓與祭祀供有盥而不薦言不存之時
顒若可觀矣如清廟謂不特此存之後是也此卦
之盥當以祭祀為正以賓興言者拙觀國之光生
義耳仲與止言天子諸侯之制不主賓興亦不主
祭祀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
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
人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徐幾氏曰大觀在上以位言順巽正中以德言有
其位无其德不足以觀天下有其德无其位亦不
足以觀天下

張彥陵曰神道設教猶言聖人設教皆神道耳蓋
以教顯神非以神為教正與愚天下以神有辨

俞琰氏曰中正以觀天下則又貫九五之德而中
且正足以為觀以示天下也書君牙云爾身克正
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九今五為觀十上
而中正如此況又以巽順相遇歟則必通天下豈
有不化者乎

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為觀神道設教聖人所以為
觀極觀道而言之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趙汝楳曰巽為風坤為地蓋言小下有風者四旋
不行之風觀與渙言風行者舒散發達之風：之
行于地上猶大觀之周于天下故為觀之象先王
體之用以省方觀民設為多術之教

劉三山曰觀民設教如春之木常敎以衰柔衛之
淡風敎以礼別奢如會則示之以儉儉如娩則示
之以礼之類是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
也

註處于觀時而最遠朝美體于陰柔不能自進无
所鑒見故曰童觀趣順而已无所能爲小人之道
也故曰小人无咎君子處大觀之時而爲童觀不
亦鄙乎

項平菴曰初六爲下民日用而不知則其常也故
无咎君子不而著不察則可羞矣

蔡虛齋曰以誠兆而言則陽明陰暗況于在下故
曰童觀以力量而言則陽強陰弱以分量而言則
陽大陰小以制行而言則陽主義陰主利以作用
而言則陽舒發而陰遠迴推此類求之天下之理
得矣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註處在卦內柔順寡見猶有應焉不爲全蒙故曰
利女貞處大觀之時居中得位不能大觀廣鑒但
闚觀而已誠可醜也

本義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闚觀之象女子之正也
故其占如此丈夫得之則非所利矣

徐進齋曰闚門中視也陰柔居內而觀外雖與五
爲應前爲三四所蔽所見不明闚觀之象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疏我生我身所動出也道得名生者道是開通生
利萬物故係辭云生生之謂易是道爲生也觀風
相幾未失其道故曰觀我生進退處進退之時以
觀進退之幾未失道也

傳我之所生動作施爲本義我生我之所行也二
說俱平實吳草廬曰生者人之神明也惟內心自
復不能識我生非本体會惺不能觀我生

胡雲峯曰三處上下之間有進退之象他卦三不
中多不吉二居中多善而觀以遠近取義如此諸
爻皆欲觀五惟近者得之六四最近故可決于進
六三上下之間可以進退之地故不必觀五但觀

揚所爲而爲之
楊誠齋曰六三以柔居剛其位非正必進不可也
以順應上其勢有牽必退不可也量已而爲進退
察乎未失道也未失者深許之辭也此亦學者事
也若大聖人仕止久速惟其可而已何必量已哉
六三九五皆曰觀我生辭同而德異六三察已以
從人九五察人以修已
沈存中曰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戾
天魚躍於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窓前草然觀
其意思與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意皆
是于活處看故曰觀我生觀其生又曰復其見天
地之心學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開豁氣象
不患不和平
質義曰我生者猶言生理生涯生事生產謂之德
業所以顯晦其身者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傳觀莫明于近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
也四切近之見其道故曰觀國之光觀見國之
盛德輝光也不指君子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
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
道德可知矣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疏九五居尊爲觀之主四海繇我而化我教化善
則天下有君子之風教化不善則天下著小人之
俗故觀民以察我道有君子之風著則无咎也
本義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
之君子之象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當觀己所
行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得无咎也
爾康曰李彭山曰五本陽剛在上之君子卑陰自
下觀之非能中正以觀何以使下觀皆化非能化
天下于中正何以爲大觀之主故曰觀我生君子
无咎也九五中正以觀天下下觀而化正是此意
不求天下而先求我生將我所立法樹木處一一

省察然九五地位觀民正所以觀，觀我觀者身所
行之當否但觀民俗之善　而已此本諸身而徵
諸民者也書云當于民監止此意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三為己之進退則曰我生五為大觀〻民則曰我
生若上雖居上而无位其一體並生之心不能自
己不但現一切之生身世人已通作一現故曰其
生蓋曰我尚有民可對曰其則源之矣曰我尚有
位可任曰其則離之矣天下不能並生吾心不能
盡愜故曰志未平

項平菴曰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言君子必能
如九五之居中體正雖如上九之謙身在外便可
无咎耳不然九五建中正以觀天下雖元吉大亨
可也豈止无咎而已哉明二陽向消故道大而福
小也項氏之說如此其實不然君子對下童與女
而言初童觀也二女觀也三學人也四觀國者也
皆以觀之遠近為優劣惟五上二爻皆陽為四陰
之所觀陽則中正皆君子也蓋曰九五觀我生是
君子也何咎上九觀其生是君子也何咎二爻是
陽故君子稱乃贊其已為君子非望其求為君子
也

爾康

爾康曰易于治人之事多曰吉曰亨于自治之事
多曰无咎人惟无咎為難有吉亨而不无于咎者
有之而仍得无咎者九五雖已觀天下然祇在補
己之德上磨勘故曰君子无咎易蓋曰觀外一爻
勝于一爻所觀漸高所見漸剝又曰觀以四陰而
逼二陽聖人却謂二陽在上為天下所仰翻作一
段好光景

又曰觀我生者以我對人而言以天地萬物而與
於我則親溺由己而為擇以思故曰觀民觀其生
者即我亦忘矣以我而出于天地萬物則志量无
窮而无岸猶病故曰志未平觀我生自是无弊之
憂觀其生自是孔顏之量

朱以鮮曰君子无咎对初爻小人无咎言下四陰
爻皆小人上二陽爻皆君子小人當仰觀乎上故
无咎君子當觀示乎下故无咎

蒙引曰上九之觀其生只就一身之得失言不言觀民之義何也不當事任也故曰志未平也雖未得位未可忘戒懼也

輯聞曰其備言之也與我爲対

按觀解異同盥諸家以爲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也朱子則云只是洗手不是灌鬯

初六小人無咎諸解槩云小人之道傳則云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六三觀我生諸家皆云我身所動作既又云道得名

生利用賓于王疏云居在親近而得其位明習國之礼儀宜利用賓于王庭傳則云賢德之人人君賓礼之志未平疏云以特處異地爲衆所觀不爲平易志未與世俗均平傳則云志意未得安寧即本義不忘戒懼意

噬嗑

噬嗑亨利用獄

傳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虚人頤口之象也中虚之中又一剛爻爲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嗑故爲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于天下之事在口則爲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爲有強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天下至于一國一家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于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之象推之于天下萬事皆使去其間隔而合之則无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爲義在二体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

呂伯恭曰利用獄須是去其間所以言獄者又須

是推究病源所在不曰用刑而曰用獄者蓋獄者
察其情也當察其何處間隔然後治之
李子思曰天地生物有為化造之梗者必須用雷
電摶擊之聖人治天下有為民之梗者必用刑罰
斷制之故噬嗑以去頤中之梗當處以去天地之
梗刑罰以去天下之梗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
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註有物有間不齧不合无由亨也剛柔分動不溷
乃明雷電並合不亂乃章皆利用獄之義柔得中
謂五也能為齧合而通必有其主五則是也上行
謂所之在進也凡言上行皆所之在貴也雖不當
位不害用獄也
疏剛柔分謂震剛在下離柔在上剛柔云分雷電
云合者欲見明之與動各是一事故剛柔云分也
明動雖各一事相須而用故雷電云合但易之為
體取象既多若取分義則云震下離上若取合義
則云離震合體共成一卦也此釋二象利用獄之
義也
犢六五以柔居中為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
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為不當而利于用獄者
治獄之道全剛則傷于嚴暴過柔則失于寬縱五
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
朱子曰象詞中剛柔分以下都掉了噬中有物只
說利用獄又各自取義不說頤中之物間易中言
剛柔分兩處一是噬嗑一是節此顛難解曰據其
所見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剛柔分分備均也
又問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於此言之何也曰偶
于此言之其他卦則有義又曰剛柔分請意共日
來分何
石介氏曰大凡柔則言上行剛則言來柔下剛上
定体也剛來如訟无妄渙等九二是剛体在木上
而來下上行如晉睽鼎噬嗑等六五為柔体本在
下今居五位為上行
楊誠齋曰昔五侯僭逼罪狀顯明成帝得于覩目
非不明也乃不能置之法則當不與電合矣蓋

韓楊之死宣帝非不斷也然皆罪非當死則電不當與雷合矣此卦〻象雷電並作則是當罰即罰當刑即刑如雷之奮而與電合照所當罰利所當刑如電之照而與雷合有以先慮乎獄理克成獄道矣故曰雷電合而章

章本清曰當雷電並作聲光開闢見噬嗑之象

何玄子曰剛柔分正謂中四爻所噬者如膚則柔如乾胏則剛如腊肉如乾肉則柔中剛皆順中之物所謂分則剖別之謂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俞琰氏曰或曰噬嗑倒轉而賁亦有順中有物之象亦可以噬嗑而以為賁何邪凡曰噬者必下動賁无震故不得為噬嗑也或又疑之曰若然則噬嗑與豐取象何以異哉曰豐則先明後動猶電閃而雷繼之震而擊之故豐之象曰折獄致刑噬嗑則不然雷先動于下電乃明于上吐震耀而已不係物也故噬嗑之象但曰明罰勅法明罰如金作贖刑所以懲其過也勅法如象以典刑所以防其惡也言之於設教之後所以輔教之不逮也

唐鶴徵曰雷震必電〻燁必雷亡不相合者故係噬嗑先王以其震為威以其電為明威與明合故以刑法為弗茅先明而後威則其法必當豐之所以折獄致刑也先威而後明恐有未明故但取離之明以彰其明罰取震之威以申勅其法示人以不可犯而已

黃氏日抄曰程朱諸家皆言于卦合云電雷今云雷電者字相類而誤惟鄭氏謂象亦云雷電合而章不必以是疑經文愚按此卦雖離上震下然陽氣將震發乃閃然成火故雷與電止一氣而雷為主電者雷之精光如爆杖火一出而聲即透亦無在戶雷電非其他判然二象之比象言雷電合而章踏意艷好紐文未必誤也

朱梁山曰勅字本音賚相承作勅字

張中溪曰蔡邕石經一本作電雷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本義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屨校滅

趾之象止惡于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而无咎也
○朱震氏曰荀卿曰菲對屨赭衣也尚書大傳曰
唐虞象刑上刑赭衣中刑襍屨即傳所謂纂劓之
幪安之中刑之幪或菲或對或憃或劓皆單為之
説古者制爲作幪赭衣當刑者服之以示愧恥幪
較使止而不行小懲大戒故无咎
易筌曰六爻皆言治獄者初爻子夏曰或爲治者
不可不禁其微是也周官掌囚下罪桎足械也械
疏曰較罪之大者何之以較屨較不懲必至何較
滅趾不懲必至滅耳
倪鴻寶曰屨校滅趾无咎屨校已危滅趾不死棋
其心始知悔留其身使補過是則聖人之仁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註二爻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罪惡者易服
故取噬膚爲象膚沒也深入至沒其鼻也二乘初
剛是用刑于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
咎也
吳氏曰二三五爻畫物之脆者四剛畫物之堅者

二三五皆柔二五以柔居剛雖脆而堅二以柔居
柔最爲易噬膚者豕腹之下柔軟无骨之肉古禮
別實于一鼎曰膚鼎二最爲噬象膚又近初剛初
爲頤之下齦凡噬物下齦之動最有力以其近能
噬之剛噬至柔易噬之物一舉各當罪无留難以
至所噬之膚掩過噬者之鼻也
俞琰氏曰噬膚與噬腊噬肉同文滅鼻與滅
趾滅耳同文五刑一墨二劓得刑故于二言之
蔡子木曰去惡不嚴是長奸也先已不力是留欲
也夫鼻者人生之始也深沒其鼻根株悉拔矣於
咎何有書曰除惡務本
焦弱侯曰噬肉而掩沒至鼻不可謂无如史言曾
操桃易元載重歛笑至以頭沒杯案中沒即此疾
字意也
何玄子曰他卦以柔剛爲危噬惡者以柔剛爲利
柔剛有難處有得力處也六二實六二難處也噬
嗑六二得力處也
郝仲輿曰凡猛獸噬肉畫上合而唇吻沒鼻故爲

獄情漸入之象

爾康曰噬膚噬腊肉噬乾胏噬乾肉皆頤中有物噬而合之象腊之噬難于膚胏難于腊乾肉不若膚之易而易于腊胏其為間之大小用刑之淺深亦于各爻見之膚者柔脆无骨之肉六二柔得正而乘初剛治之易〻故象噬膚小物全体而軏曰腊〻之言夕也朝暴于夕乃軏曰腊肉藏骨六爻三剛有此象也乾胏乾肉而帶䏶骨至堅難噬軏肉胏之去骨者自膚而至胏言肉則全体矣五正位居上獄以屬之易立言之序如此

又曰噬嗑六二程子以柔剛為用刑于剛強之人未然凡六畫之卦合兩体而成一畫之畫合衆爻而見是一爻之中而于承乘比應皆相關取之噬嗑雖上震下震以一陽奮迅于初而六二即乘之同有剛柔並濟之道剛柔並濟折獄固宜如是此爻乘剛緊与柔接故有噬膚之易耳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註處下体之極而獲非其位以斷食物其物必堅豈惟堅乎將遇其毒噬以喻刑人腊以喻不服毒以喻怨生然承于四而不乘剛雖失其正刑不侵順故雖遇毒小吝无咎

三在膚裡故稱肉腊肉之噬雖于膚噬喻刑腊喻不服毒喻難獄狀仲曰三以柔弱居剛決之位弱齒而噬堅韋無遇毒之吝乎然噬所當噬故无咎也位不當非以六居三之不當乃三位之自不當也

李之輸曰小物全軏曰腊本草曰凡腊脯中謙者有毒又曰漏脯有毒故腊肉不可多噬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註雖體陽爻為陰之主履不獲中而居其非位以斯噬物〻亦不服故曰噬乾胏也金剛也矢直也噬乾胏而得剛直可以利於艱貞之吉未足以盡通理之道也

傳四已過中是其間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曰噬乾胏〻肉之有䏶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

也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爲得剛直之道雖得剛直之道利在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四剛而明体陽而居柔則明則傷于果故戒以知雖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不貞也在噬嗑四最爲善

楊龜山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爲間者也以六爻言之則居大臣之位任間除之責者也

丘行可曰噬嗑惟四五兩爻能盡治獄之道象以五之柔爲主故曰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利用之言獨歸之五而他爻不與焉爻以四之剛爲主故曰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吉之文獨歸之四而他爻謂之元吉也主柔而言以仁爲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爲治獄之用仁以寓其哀矜威以懲其奸惡剛柔迭用恩威並施治獄之道得矣

顏鯨氏曰魏利桌趙廣漢之獄蕭望之治韓延壽之獄化爲所持王莽肯瞿治張湯之獄卒以湯故受誅公孫賀捕朱安世欠以安世搆而獄亢故曰貞元皆聖人之爲戒深矣

章本清曰四利艱貞吉象曰未光也五曰貞厲无咎得當也使儒乃云周公取四孔子取五何其陋於那爻象觀之四噬乾胏得金矢五噬乾肉得黃金此四之所以艱而未光五雖厲而得當也孰謂二聖有二義哉

又曰噬嗑九四得黃矢解九二得金矢皆以本爻奇畫取取象故旅六五曰一矢亡也金矢謂其用剛直以攜析也後世不察仍楷周禮鈞金束矢之文以解得金矢大未受民詞而先出金矢此豈可以訓哉

易荃曰周禮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矢百爲束铜三十斤爲鈞金入矢以自明其直入金以自明其寔不直不寔則沒金矢于官故曰禁訟小而獄大四得金矢蓋兼小大而理之五君也非大獄不敢以斷書所謂罔攸兼是也故獨曰

得黃金蓋君臣之分如此即今之告紱典時銅也
古今不相遠迂儒疑周禮爲新莽之書不信其言
則舜典金作贖刑者亦非欺弱佚之說如此然此
文金矣不然
爾康曰利艱貞者獄清甚難徒用堅真尚未能盡
服念不一散見貴詞傳必艱而後可既旅艱自多
哀矜涕泣之色毋得有光九四占辭三爻无咎四
獨吉者則治獄又以剛爲尚也通柔豈去聞之道
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利无咎象曰貞利无咎得當
也
本義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胏者也黃中色金
亦謂鈞金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于人人
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戒占者
之辭也
丘建安曰噬嗑三柔爻皆用獄者也而五最勝五
之位與二同而五能噬乾肉二但能噬膚者二以
柔居柔而五以柔居剛五之才勝于二之才也五
之才與三同而五得黃金三不免遇毒者三之柔
不中五之柔得中五之位勝乎三之位也六五之
才之位視二三則有間矣而爻辭但无咎而不及
九四之吉五之柔又不如四之剛也然則欲尽噬
嗑之道捨九四其何以哉
李西溪曰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以剛噬者有
司執法之公以柔噬者人君不忍之仁也然貞厲
則无咎正如穆王訓夏贖刑刑既怪矣况曰朕言
多懼是也
沈蛟門曰象言五不當位此曰得當者何得之爲
言困不得而生也謂五本當惟能以貞厲自持亦
得當矣是不當者可易而當也
李衷一曰獄者天下之命也法者天下之平也君
主之其道兆仁臣守之其道兆義九四人臣之
執獄法易執法之爲難故雖艱而用貞九五人
主之勢尊行法易欽法之爲難故雖貞而利用厲
人臣奉君行法之意有限故加以艱而曰吉人
君奉天愛民之意無窮故但曰无咎而已

何玄子曰全一所云此卦當與訟卦合觀訟者方爭而求辨非剛中之君不能畏其志故曰利見大人噬嗑則已斷而行刑非柔中之君不能恤其情故曰利用獄然與其恤之于終不若化之于始故此六五之元吉終不如訟九五之元吉也

九四則臣九五柔君子勝皐陶曰殺之三宥曰赦之三正此意

朱康曰此利用獄之爻也乾內全体黃金中和之象質不過乎剛者也六五上位之人以柔用獄而猶曰貞厲无咎者聖人謹重用刑獄柔中不廢剛也

又曰用獄之道治貴情恕念在哀矜當爲剛之卦而柔乃上行夫子以爲柔居上位不宜而于治獄適合故以取之然畢竟獄情姦出許多葛藤非剛不斷六五以六在五本非在柔一邊又詔急以貞厲无咎戒之能貞厲則不當者更美之而爲得當其透切可知是聖人欲六五以剛濟柔非以柔濟剛也儒者不察因其陰居之位若謂治獄者惟任於柔則過矣中四爻六四以柔便有遇毒之吝六二雖柔尚藉所乘之剛六五黃金過于金矢可見卦不當以位言爻得當以事言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易荃曰六爻皆治獄者若以初上爲受刑之人則以滅趾爲无咎甚不通矣初治于未甚故无咎上在卦終而猶有怙終加以賊刑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謂非爲人上者所致不可赦曰凶二三四五在頤中可以言噬初上在兩端但可言較耳

像象曰中四爻在噬相噬明動得合〻則與柔畫成其爲子君初上在噬元噬明動不合雖皆剛畫墮爲小人初懲小人之始猶无咎上怙小人之終遂凶耳目之用分言之視曰明聽曰聰合言之聯聰則明不聰聰則不明五得中上行離坎合而聰明其上何較滅耳〻失離明並塞坎聰象言聰不明者此

高中憲曰聰古聽字滅耳之凶其剛愎自用者乎

何玄子曰何負也謂負之于首也上畫爲首剛畫

在上首械之象械加于首而沒其耳
按噬嗑雖異同利用獄疏槩云以刑除間隔之物
傳則分明之曰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
明炤之象利于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偽得其
情然後可以設防致刑也諸家從之剛柔分疏謂
震剛在下離柔在下朱子云一卦三陰三陽謂之
剛柔分〻猶均也語意與日夜分同上行疏云既
居上卦意在而進傳則云謂居尊位當電柔邕石
經本作電雷明罰勅法疏但云可畏之義大全諸
解則蕪忽寧之意初九无位註與傳皆云初居无
位之地但註以位為陰陽之位傳則云爵位之位
不行也疏云罪過止息不行傳云禁其止行六五
噬乾肉註以為堅傳以為易本義則云難於齧而
易于腊胏故註云物亦不服本義則云人亦不服
得黃金疏云既中而行剛能行其戮剛勝者也傳
則云五居中而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剛益得大
臣之助也諸解皆云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則
六五又以柔勝者也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賁

賁亨小利有攸往

鄭康成曰賁文飾也離為日天文也艮為石地文
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二文相飾成賁者也
猶人君以剛柔仁義之道飾成其德也剛柔雜仁
義合然後嘉會禮通故亨也卦互體坎艮〻止于
上坎險于下夾震在中故不利大行小有所之則
可矣

許慎曰賁飾也从貝卉聲貝水蟲背有文如錦故
為文飾之義京房云五色不成謂之賁文彩雜也
傅氏曰賁古斑字文章貌王肅鄭玄皆云賁黃白
色也孔仲達云艮為山離為火以火照山之石故
黃白色也揚子雲太玄經賢首次二曰黃不純蚤
于根注易賁卦山下有火黃白色也故曰黃不純
也

俞琰氏曰賁乃噬嗑之倒體柔來而文剛謂六二

之柔自噬嗑六五而來分剛上而文柔謂分噬嗑初九之剛上為賁之上九或謂一陰一陽卦皆自復姤而來二陰二陽卦皆自臨遯來三陰三陽卦皆自否泰來非也或又謂彖傳此言剛柔來皆從乾坤二卦來亦非也夫乾坤者衆卦之父母三百八十四爻无非皆乾坤也又豈但一陰一陽爲然哉小字當依郭京作不字上九乃陽畫之大不可以小言也柔來文剛則文在內而內文明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則文在外而止止則不可動故不利有攸往郭京曰天文上脫剛柔交錯之一句紫陽曰理或然也

陸北沙曰易卦文莫非文也何此卦獨得爲賁蓋天下之文皆陽爲之也然陽必有資于陰而成文非陰則无所麗而文章不成也故離以陽麗於陰而爲文明之卦艮以陽分于陰而爲光明之卦其陽陷于中與伏于其下則皆晦爲陰所蔽而取幽陰之義矣然旅不得爲文者以離在艮上有去其所止而不居之象其明不可久也又離相見之色也艮相分之色也相間者近而愈辨相分者遠而愈明內卦近也外卦遠也於賁則合於旅則反矣又旅之三與四乃二陽并也并則不文矣亦其不得與賁並者也

何玄子曰家語孔子筮得賁愀然有不平之色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者吉也而夫子有不平之色何也孔子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中有火賁非正色之謂也大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謂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李衷一曰小利有攸往亦美詞生生編云小利猶言周旋中禮意言云小者文也余謂小即五爻束帛戔戔之意言雖儉而固而亦利于往即孔子從先進意也

又曰賁乃噬嗑之倒綜所謂柔來文剛者只是噬嗑之離上倒入而在內也六五之柔來居二在初三兩陽之間豈不是柔來文剛所謂分剛上而文柔者只是噬嗑之震下倒成艮而居上也初九之

剛上皆上九在四五兩陰之上豈不是剛上文柔柔來不吉分離反是離中偶不動也剛上言分者賓反是艮下畫奇移在上也以離卦傳參之自見諸說紛紛畢竟支離無賤

吳斯美曰噬嗑動而明剛柔判遠相合縱處所以合而章賁明以止剛柔相濟判各止其則處所以成文而賁故曰賁飾也至美所以成飾然道文都是天然之文不曾加得須增飾至文還是元文故又曰賁无色也顏致飾與无色二義可以想見

賁之為賁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註剛柔不分文何由生故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柔來文剛居位得中是以亨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剛上文柔不得中位不若柔來文剛故小利有攸往

胡光氏曰日月五星之運錯行乎二十八宿經星之次舍此天之文也即卦中剛柔交錯乎六位者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粲然有禮以相接者文之明也截然有分以相止者文之止也是則卦中離明而艮止者也

項平菴曰古人之于文不敢一日離也古之聖人謂人之情不可以徑行也使夫人而可以徑行則將先所不至是故因其羞惡辭遜之節而為之文以飾之其交也以禮其合也以禮百拜而飲三辭而受六禮而婚所以諭其情而示其恥也荀子不知而以為偽墨氏不知而以為費戰國之君以為迂闊西晉之士以為鄙吝獨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以為此所以奉天命之變成人倫之化不可一日無也故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今觀賁之六爻无一爻凶咎者雖疑者亦終于无尤雖吝者亦終于有喜聖人之貴文如此者之何其以腐人之不便而遂皆經世之大防也哉又曰賁之卦辭微夫子之彖則後世之說者其誰近之賁亨謂內卦也小利有攸往謂外卦也二剛

為質而以柔文之則卦之內體固有能亨之道也及內之一剛分往居外反使二柔為質而以剛文之卦之發用如此豈堪大事哉故小利有攸往而已大抵以柔文剛則順以剛文柔則悖義其質既弱則文無所施也凡卦之法以內卦為主事外卦為發用故夫子釋之如此
唐凝菴曰何以謂之文柔也文以文其質謂之文質以質其文亦謂之文離明之文太過究且滅質矣非艮以有文之敝柔不至過而遵以成文此分剛上而文柔之說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王廙曰山下有火文相照也夫山之為體層峯峻嶺峭嶮參差直置其形也如彫飾復加火燭彌見文章賁之象也
飄山下有火賁者飾見火上照山有光暎文飾也又取山含火之光明象君子內含文明以理庶政也明庶政者用此文章明達以治庶政无敢折獄者勿得直用果敢折斷訟獄

傳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為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之以折獄也
朱子曰此與嗑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艮與離之在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庶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謹用刑而不敢留獄粗言之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于折獄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旬時丕蔽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是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
胡翼之曰獄訟至幽隱有剛明之德則可折斷賁之象其明不遠故聖人戒之
何玄子曰山者百物之所聚也山下有火則照見其上品彙皆有光彩故賁飾之象然明得山止而

不過則亦不輕用明之象也故君子法之凡百司
庶府之政一〻関吾明以辯理亦如火之照山也
法度典章粲然成天下之至文非于折獄則不
然呂刑云非佞折獄惟良折獄蓋恃其明察而深
文巧詆緣飾没情凡有含寬矣故言剌嚴者曰
深文言暇疵者曰文致法曰文網弄法者曰舞文
治獄之多冤未有不起于文者此皆敢心誤之已
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註在賁之始以剛處下居于无位棄于不義安大
徒走以從其志者也故飾其趾舍車而徒義弗乘
之謂也

闲聖璣曰初之舍車而徒其有賁趾之雅士君子
處里閈間十可以来可以无来之時角中素履安
于徒步以視彼飾軒車服情人服旨其文采不慊
然自若乎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傳以須為象者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
唯繫所附也𧗠加飾于物因其質而賁之善悪在
其質也

鮮于洗曰賁之一卦柔來文剛乾本九二消坤之
上六來而成文故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楊誠齋曰六二主一代文明之大臣也然非六五
文明以止之君有化成天下之大象中山柔順之
悪以求六二之飾邑六二肯輕就乎下有禮樂之
文而上來還君子惜其不待求而發上有禮樂之
闇而下無対君子恥其求而不能應

唐鶴徵曰文必須質〻必須文天下相須之切无
有過爲者二爲文剛之主上爲文柔之主二主正
相須之最切者也故以須前人作鬚須之須者甚
非蓋賁之二即噬嗑之五賁之上即噬嗑之初在
噬嗑原急求其合者賁至于二之明盛矣二惟中
正知文之不可以過故須上而为之俱與不能偏
以文勝則文質之相称可知二去上遠非正應故
称須蓋有待也

來康曰六二純陰當位居賁文明在中賁之盛也

居下位而未有得時行道之任雖貧有可弃然非相須之殷而相遇之親不能興起故當須以待上與上與與乃可耳唐太宗有礼樂之間而房杜皆不置剝是有上而下無與與也賁須有禮樂之才而文帝竟以未遑是有下而上无與為與也

禮記不可斯須去身斯者辭于此須有待于彼辭則離待則合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傳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兩陰間處相賁之盛者也故云賁如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曰濡如賁恩其雍也濡恩其溺也三本剛正能久貞而不變防文勝之獘崇忠信之朴則下不陵上卑不陵尊而萬民定天下安矣

何玄子曰詩六轡如濡所飾之文釆鮮澤也然謂之濡則亦有陷義若既未濟言濡首濡尾皆濡而陷者也受物之飾恐為物溺故戒之曰永貞吉戒其文之過也威儀文辭礼之文也以其外心也中正元卿礼之質也以其內心也長守其陽剛之正而不為陰柔所溺則不至以文滅質而陰之賁我者且為潤澤之濡不為陷溺之濡矣

鄧元錫曰三剛得正柔來文二成離体美文明踖然不其貢乎得無溺于流乎惟永貞剛正離其若濡於莫之陵言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本義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无尤謂若守正而不與亦無他患也

潘雪松述曰六四艮体其賁將止而文將反於質矣故曰皤如四白而白與艮陽白賁同象

鄧元錫氏曰賁為盡飾之極三所為濡如也六四當艮止之初承離章之後而皤如翰如艮以之止雖其當位得無疑乎然匪爾之寇乃與賁賁之飾正相合是婚媾也儀特之求終无尤矣

程敬承曰下三爻詞皆主文上三爻〻詞皆主質皆以白言之皤如白也帛亦白也至上則艮体之終為実之極其賁也即白是賁矣

而得其人心之本然矣故曰得志

尓康曰項平菴曰九三六四在兩卦之交其文皆盛而不相得三以乾之重剛而達離之上賁之終拔而明應者也其文光澤而可鑑故曰賁如濡如詩所謂六轡如濡也四以坤之重柔而處艮之下賁之陰静而篤實者也其文淳白而無華故曰賁如皤如白馬翰如人與馬俱白言德與位俱静也兩爻相近而相反如此故其情不得不疑然三有剛正之質非純文也以正守文孰能傾之又何慮於四哉故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凡卦至四而変四當爻位之変與三相反誠有可疑之迹然而四亦居正非相畔之人也又明之與篤寔純剛之與純柔濡如之與皤如非相為冦実相為婚則柔相錯離艮相交天下之至文也而十四何尤為故六四當位疑也匪冦婚媾終无尤也在賁之時以相雜為文而文体性雖異終歸于當故兩象皆以終為言六四與九三兩体交艮離雜剛柔交錯正賁致飾之時然六四純陰其有含章之德正當文明交錯之時而皤如翰如俱以素言雖為當位豈不可疑然此文艮止之初由文返質其文非以藏文止吾婚媾遠相配合亦何尤哉

爾康曰六四當離之極文明過盛故曰賁如居艮之初返有伊始故曰皤如其所居地位亟欲返本尚質有如翰馬之疾不如三之濡如雖為極文匪我冦實乃我婚媾無質則文不立无文則質无輔文質相須德以成吾賁也大抵為賁如又為皤如或飾或素內懷疑俱當位固有疑也然実為婚媾又何尤乎

又曰此兩爻合言明止雜飾素交是全卦之界限兩卦之各分故以為言非若俗說三有暱比之邪初有隔遠之患作此調劑也當位之疑諸說未明惟王輔嗣或飾或素內懷疑懼二語最透然其或飾或素又本爻之詞賁如皤如来賁如為飾皤如為素飾素並見所以匪冦婚媾均无可疑故象辞以无尤快之初不作飾衣賁非指三皤不指初賁為皤如為艮止初爻之始尚有可疑至上九則艮

止而已極卽賁卽白合不足言疑不必用矣
又曰以其當位得與初爲應但礙于三故遂疑者
孔仲達也四與初相遠而三介于其間是所當之
位爲可疑者但子也亦謂所當之位言者朱子也
上九以剛文柔六四頓從上九之急爭隔于六五
恐爲所間故有疑者楊次袁也正一無猶斷不與
九三爲婚又雖始疑之終不尤者楊敬仲也以陰
居陰爲當位疑懼其三之親比者來矣鮮也初正
應之比已而我位遠當其間是爲可疑不以陰居
陰爲當位者唐鶴徵氏也當見于初與四剛柔相
當初九疑而勿來者錢啟新氏也三恐不得賁四
故疑者周鷁氏也四與初應乃質素如初皤如翰
如非以剛文柔者又爲二三所隔故自疑不合者
爲理氏也以上諸說不如王輔嗣爲優
何玄子曰艮三爻皆言白當從來成詩一說以黃白
色解賁山下有火々光照石故有黃白之色黃者
離色所以言白者艮爲石々色白也
六
五賁于丘園束帛戔々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
喜也
本義六五柔中爲賁之主敦本尚質得有之道故
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々之象束
帛物薄戔々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
奢寧儉故得終吉
孔疏曰諸儒以此爻爲貴飾丘園之士且爻象元
待士之文此蓋皆論爲國之道不尚華飾而貴儉
約言若惟用束帛招聘丘園儉約待賢豈其義也
于
鄭伯熊曰京朝爲華丘園爲質也說文戔々多也
委積貌若束帛有戔々委指之多可羞吝矣而終
不然也故束帛非錦也雖多可吝
何玄子曰程子云戔々剪裁分裂之狀淺小之意
按說文戔賊也從二戈徐鍇云兵多則殘也故子
夏傳戔々作殘々
尔康曰五是卦位之尊正以人言是居尊以德言
是成德以事言是大事然各因其卦而表之如優
言敎憂言蒙言童蒙言訟言訟元吉以一字槩括

全吉無所不設此卦賁是小利原非斷賊文章圖
華綵美故以丘園之賁者之爻一選是作多為合
束帛戔戔止是丘園之賁所以可吝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註處飾之終飾終反素故任其質素不勞文飾而
无咎也以白為飾而无憂患得志者也
項平菴曰賁之上三爻皆若與卦相反四以為冦
然疑終以婚媾而无尤五以務實相吝終以成功
而有喜上以處賁而白若當有咎終以在卦之終
而得志蓋朴素為寧之人其初嘗若悖時而難合
及其久也察其本心之相成見其事理之當然始
之以免尤而終喜必歡於終而後得志也
唐凝菴曰賁如皤如賁白猶二也白賁則白即賁
矣所謂文明以止者此也
周光德曰上九只言白而不言白為何物故知其
意特究而深也得志非得志于天下乃遂得本心
之初楊慈湖曰人心之初純白无染反本復始還
得其志

徐進齋曰內三爻離體以文明為賁初賁其趾二
賁其須三賁如濡如皆有所設飾也外三爻艮体
以為寔為賁四皤如五丘園上白賁皆尚質素不
假外飾故曰賁无色也
余東曰此爻正是艮止處飾之終反素之極還之
于白純任質矣白賁二字白字是義賁字是卦名
用不便成文故倒字以明之爻例通然非賁是一
色而白其質之謂也王云即白即賁尤非
按賁解異同疏云賁本是泰卦故分剛而上分柔
而下傳以為不然蓋謂凡卦之變皆由乾坤豈有
乾坤重為泰泰復變賁之理賁之下離本乾中爻
變離上本坤上爻變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
上故云剛上非自下体而上也然朱子又以伊川
乾坤變六子之說為非是則二說又當有考也賁
亨疏云連云賁亨者由賁而致亨事義相連也本
義則云亨字疑衍天文也傳云承上文言陰陽剛
柔相交者天之文也本義則云先儒說天文上當
有剛柔交錯四字明庶政无敢折獄註云用文明

不用威刑傳則就賁歸上說朱子獨曰明庶政事
之小者就離上說折獄事之大者无敢折獄就艮
上說離明在內艮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
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不能及他故止
而不敢折也九三賁如濡如疏云与二相比和合
文飾而有潤澤傳本義則云三與二四二陰閒
或賁六四當位疑也疏云以其當位得與初應俱
疑于三故遲疑也傳則云四与初相遠而三介其
閒是所當之位爲可疑也終无尤傳則云終得相

賁本義則云守正无悪六五一爻先儒以爲招聘
丘園之士而注不從之故昔論爲國之道不尚華
飾而貴儉約傳義則與先儒同本義解則与注疏
同但先儒以爲惟用束帛招聘丘園而傳則云上
九在外而近如丘園六五受賁于上九而賁于丘
園受九裁制如束帛剪裂爲變〻以成用注疏云
六五若能每事質素如丘園則財不妄費所束之
帛變〻數多而本義則云敦本尚實故象丘園然
陰性不免吝嗇故象束帛變〻是以注云用莫過

儉奢而能約必吝乃得終吉本義亦云禮奢寧儉
雖吝而終得吉其解又小異若傳解吝終吉則云
賞賁于人爲可吝享其功終爲吉又不同也上九
白賁傳云尚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沒實耳本
義則云反十无色盖云五已有文吝之漸九爲賁
極反本又云據則上文柔賁不當說白或以各說
〻義可不拘也上得志者傳以爲尸賁之功朱子
則云不假文飾優游自得郭疏得其本性之意大
約此卦朱子與傳多反其注疏多合

剝

剝不利有攸往

註坤順而艮止也所以順而止之不敢以剛止者以觀其形象也強亢激拂觸忤以隕身〻既傾焉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

本義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內坤而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故不可有所往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趙汝楳氏曰以剝訓剝猶以巽釋巽為其不可以他釋也而郭京云剝〻落也殊為未然詩八月剝棗為自我剝彼詩棗之未落為彼自衰落剝有以陰剝陽之義落則不可以訓剝也

李陰山曰夫夬曰剛決柔而剝曰柔變剛何也曰此君子小人之辨也君子剛明果斷小人陰賊險狠君子之去小人声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夬小人之欲去君子辭不順理不直也萋菲浸潤以侵蝕之使之日消月鑠而不自知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皦然矣

俞琰氏曰順者順夫天理止之者止而弗動非謂順小人之勢而止其惡也觀象謂現此剝卦之象也觀此剝卦之象遂得處剝之道不然則逆而悖理動而激變非徒无益反受其害如漢之黨錮唐之白馬是已

程敬承曰反剝為復之机全在順止二字止而曰順孔疏謂在剝之時世既无道君子行之不敢顯其剛直是也故順乃所以止而止乃所以行在剝則不利有攸往而順止在復則利有攸往而順行行卽從止裏養成端倪切謂剝之不往與復之利往有二道也

别傳曰天行之說剝復同詞蓋天以陽為体〻主止以陰為用〻主行也在姤則曰天下大行在遯則曰與時行在否則曰有命无咎志行在觀則曰風行地上天行健則見于純乾在剝而亦曰天行

者蓋君子法天以爲行則消息盈虛之權固不在天而在我矣故曰剝者復之機也

胡仲虎曰凡卦畫皆象也皆當觀也於剝獨言之者爲處實君子言也又按虞仲翔謂五消觀成剝故曰觀象章本消息爲說皆從其說然于文理鑿矣

爾康曰剝下五爻俱是剝陽之陰而看爻則以陽受剝爲義易法固如此五爻總是爻爻受剝之意初爻受剝直從足起其下已蔑餘可知已二爻亦是寡陽蔑蔑受剝曰未有與者以爲二爻應當有與而今未有與也三在五爻之中上下无交俱相見剝故曰失上下也至四則近災矣六五貫魚宮人而以承陽居其中受剝殊甚畢易另起一義不見其剝耳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俞琰氏曰山之根深藏于地中不可得而紀極而曰山附于地以衆人所共見者言之耳莫高匪山今以附著于地剝之象也山之巔高出于地上安靜而不搖蓋以地厚故也宅居也爲人上者欲安居于上可不使下之厚乎

蔡節齋曰卦以下剝上取義乃小人剝君子也象以上厚下取義乃人君厚生民也下剝上者成剝之義上厚下者治剝之道也

來康曰卦之名剝以卦才取象五陰剝一陽也象以卦象取義山附于地地厚乃可承載于山也厚下安宅象義之順有也兩義卦各有所取意不相妨今欲附會剝義而有剝落傾頹之說殊爲牽強

項平菴曰凡象所言皆六爻消長之象凡象所言皆八卦取物之象大抵卦有吉凶善惡而象不然者蓋天下所有之理君子皆當象之故卦之凶者既不可象之以爲凶德則必于凶之中取吉以爲象爲剝與明夷是也人君无用陰剝陽之理則當自剝以厚下君子无用闇傷明之事則當自晦以蒞衆凡此皆于凶中取吉也諸卦之例皆然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註床者人之所以安也剝牀以足従云剝牀以足
也蔑猶削也剝牀之足蔑下之道也下道始蔑剝
陽柔長則正削而凶來也
疏在剝之初剝道從下而起下道既蔑則以侵削
其貞正所以凶也
楊止菴曰蔑貞與蔑下蔑字不同蔑〻視也藐然
若無之意也蔑浸没也初柔雖微而剝從此起其
削剝有不可測者故蔑下之爲凶也
王輔嗣曰蔑猶削也孔仲達云蔑謂微蔑物之見
削則微蔑也吳幼清云楚俗有削蔑之言吾鄉所
削竹曰蔑
蔡介夫云牀有二如陳元龍自卧大牀而客坐于
下李林甫一夕登徙其牀常應物詩風雨對床眠
是卧床若謝萬據胡床管寧坐聚床揚素撫床謂
李靖君當坐此床諸葛亮每見龐德公輒拜床下
此坐床也床者人之所安其体則上实下虛取以
象剝足在下又取以象初剝之初六即始之初六
也陰消陽自下始五月始之一陰始消一陽于下

猶剝床而先及其足也王輔嗣云蔑猶削也孔仲
達云蔑猶謂微蔑物之見削則微蔑也吳幼清云
楚俗有削蔑之言
六二剝床以辨蔑貞凶象曰剝床以辨未有與也
疏辨謂床身之下牀足之上足與床身辨之分處
也今剝落侵上乃至于辨是漸近人身剝除中正
之道初六蔑貞但小削而已六二蔑貞是削之甚
極故吏云蔑貞凶也象云未有與也言无人與助
之也
崔憬曰床梐也在第足之間黃云床簀也鄭玄云
足上牀辨謂近膝之下屈則相近伸則相違也
楊止菴曰未有與釋蔑貞凶剝柔相應比曰與凡
陽体陽位皆同專指應言未然丘氏曰用九四言
有與井初六言无與咸五爻皆應上則係應以相
與艮六爻皆不應則敵應不相與二在剝全体之
下本有一剝比應之與无以止柔之進故也大凡
小人爲害使其間有一君子與之以遏止之則猶
有所顧忌而不敢肆惟其未有與之剝道所以進

長而不可救也聖人于此不謂之無與而謂之未
有與蓋不忍陰邪害正猶冀有以止之也
來梁山曰與者凡爻中陽以應陰々以應陽方謂
之應與相比亦然二本陰爻有陽爻之應或有陽
爻之比則有與矣今比于二者初也初陰也應于
二者五也五亦陰也前後左右皆无應與之陽則
上九為孤陽矣豈不蔑貞故初知其蔑貞而二亦
知其必有此凶也
程敬承曰剝柔相應比曰與未有與陽止巻曰謂
為未有君子與之九以止柔之應亦新但接二與
五應所與乃順陽者三與三比所比乃失陰者是
當以未有小人黨與為是
程傳言剝無與本義言陰無與或言二陰三陽三
不附二所以未有與
何玄子曰愚按二之所應者五々君位也其關係
為至大得九五則有與其卦為觀故大觀在上下
觀而化得六五則未有與其卦為剝故小人道長
引類而升變剝之忠蔑貞之凶皆以无與得之蓋
深惜剝之不得為觀者柔道偏勝而无剝陽以制
之也
質義曰下卦皆陰々之與陽其勢為孤初爻為蔑
下二爻為无與无與以上下皆陰而言也三爻為
失上下則并四五言之矣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註群陰剝陽己獨偏為雖處于剝可以无咎三上
下各有二陰而三獨應于陽則失上下也
孫聞斯曰剝之不言何所從不知從來剝更深矣
无咎者无誰可咎也
張彥陵曰指出上下二字聖人恐他繫志同類而
不能勇于從正也上下而曰失勸之以斷也趙庸
齋曰三以失上下而无咎乾坤以喪朋而有慶也
爾康曰初之蔑下二爻未有與以上下初三兩陰
而言三之失上下并四五言之矣三爻當揔看其義
方得觀四之切近災可見以全卦觀則下五爻俱
為剝上者以一爻觀則每一爻俱為見剝者卦自
下而上則剝以漸而深六三不中不正受剝尤甚

直言剝之全受其剝不足與辨也无咎者與節之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同儒者以三獨應上志
從十正在剝之時獨為无咎者非是

六四剝床以膚凶象曰剝床以膚切近災也
吳臨川曰初為床足二為牀辨三為床上人所臨
處四人之身也非床也非床而曰剝床以膚言剝
床而上及于人之肌膚也君子已罹及身之禍矣
然小人能獨存乎莊懔曰膚者床之膚卽薦席也
更詳之
陸庸成曰初二必曰蔑貞凶視剝床剝辨貞猶無
恙可及止也至四而貞已蔑矣故直言凶以見剝
言之必有險也
孫淇澳曰未有與者夫陰陽豈長不與只一不輕
與之心便生未有與之勢既當未有與之勢恐啟
常有與之端故曰蔑貞若其貞也則未有與者偏
為正念故特係之二以為卦體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
也

子夏傳曰消中承陽反正群小
蘇子瞻曰聖人之馭人也容其武有而去其太甚
庶几從之如貫之以必無則彼有不從而已矣
吳臨川曰宮人衆妾也以之者后也后爲宮人之
主五統群陰如后統衆妾衆陰載陽如后以衆妾
道御于主而獲寵之愛象陰長陽消至五極矣不
可以再長也一陽在上非可剝者故馭群陰順承
一陽爲義六三應上九而事失群陰之心六五比
上而率群陰以求一陽之寵一陽之功大矣天道
不可一日無陽世道不可一日无君子者此也
丘行可曰遯剝皆陰長之卦遯陰長而備微可制
也在遯之九三言陽制陰之道故曰畜臣妾吉剝
陰長極已不可制矣故不復言陽之制陰而言陰
之從陽是以六五曰貫魚以宮人寵言陰之權在
陽則告陽以制陰之道制陽之權在陰則教陰以
從陽之道
易徵曰无不利嘗見非一剝之利而衆卦之利无
不利之象〻抄凡男子女媵多皆剝道何必天子

此贊易聖人之微意與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註處卦之終獨全不落故果至于食而不見食也君子居之則爲民覆蔭小人用之則剝下所庇也

傳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見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无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剝盡于上則復生于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于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在卦亦衆陰宗陽而共載之象小人剝廬若小人則當剝之極剝其廬矣无所容其身更不論爻之陰陽但言小人處剝極則及其廬矣廬取在上之象或曰陰陽之消必待盡而後復生于此下在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夬之上六何以言終有凶曰上九居剝之極止有一陽〻无可盡之理故明其有復生之義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夬者陽消陰〻小人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用更言却有復生之理乎

朱子曰自觀至剝三十日剝方盡自剝至坤三十日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第二陽方從此生陰剝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得成一陽陰剝時一日十二刻亦每刻中漸〻剝成一日方剝得三十分之一陽長之漸亦如此間十月何以爲陽月曰剝盡爲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趲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以此便見得天地無休息處

饒雙峯曰十月雖當純坤之月而其淨介乎剝復

二卦之間以言乎前半月則有剝而未盡之陽小畫以前以言乎後半月則有復而方生之陽小畫以後剝之陽方盡于上而復之陽已生于下矣是烏得爲无陽乎如十月之非无陽則四月之非无陰可知矣此陰陽消息之理至精至微自程傳始發之然所言者其理耳而未有以驗其氣數之必然也朱子又從而推明之曰是當以一爻分三十分陰陽日進退一分剝之陽剝于九月之霜降而盡于十月之小雪復之陽則生于小雪而成于十一月之冬至夬之陰決于三月之穀雨而盡于四月月之小滿姤之陰則生于四月之小滿而成于五月之夏至于是理與數合然後陰陽絕續之際果無一息之間斷而程子之言益信矣

爲理氏曰上九剝極斯復有碩果不食種而復生之象如其君子也則宜在高位爲人所載如其小人則猶思于衆剝其廬舍至於坤而後已何所容其身耶

張雨若曰剝至于五極矣聖人不忍言剝故又别取一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二之警未盛則救之去其黨以從正五爲衆陰之長則救之求其類以聽陽者爲君子謀亦深切矣曰无不利者以其禍亂既成不得不重言利害以動之且以見小人雖至貫魚之後一能委聽君子猶可以獲其福也嗚乎此何心哉

楊剝解異同順而止之觀象也疏云望君上形象量其顏色而止傳則云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官而休之上以厚下安宅註云厚下者床不見剝安宅者物不失處來子則云厚下以得民則人君之位亦安而不搖蒙引之發註云削也傳云无也又云沒也本義云滅也本有異也傳言陽未有與若君子有與備可以勝小人不至被殘而凶也本義則云陰未有與言二陰猶未至于五陰之盛也以宮人寵疏云六五若能處待衆陽與宮人之寵相似則不害正事大全諸解則云六五總率群陰順序以聽于陽有后妃以宮人備數進御于君之象

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疏陽氣反復而得亨通故云復亨出則剛長入則陽反理會其時故無疾病朋謂陽也反復衆陽朋聚而來則无咎若非衆陽來則有咎以其衆陽之來故无咎也欲速反之與復而得其道不可過遠惟七日則來復乃合于道也陽氣方長往小人則道消故利有攸往也

傳復亨既復則亨也陽氣復生于下漸亨盛而育萬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澤于天下故復則有亨盛之理也出入无疾出入謂生長復生于內入也長進于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生非自外也來于內故謂之入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難陽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為陰寒所折觀草木于朝暮則可見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所謂咎在氣則為差忒在君子則為抑塞不得盡其理陽之當復雖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為阻礙耳而卦之才有无咎之義乃復道之善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群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來而无咎也三陽子丑寅之氣生成萬物衆陽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便勝于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曰七日謂七更也臨云八月有凶謂陽長至陰長歷八月也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

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反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又曰凡物之散其氣遂盡无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紅爐雖生物消鑠亦盡況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

為同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
潮日出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亢也月出則潮
水生也非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此是氣之終始闔
闢便是易、闔一闢謂之変
呂伯恭曰觀其初九一陽潜伏于五陰之下雖五
陰積累在上而一陽既動伏發五陰已自有消散
披靡之氣象人有千過萬悪業萃一身而善心一
復則雖千過萬悪亦便有覺消散披靡氣象是總
復有亨通之理
又曰天地生發之初最是於萌孽始生之時要人
當護保養且如草木萌動根芽初露易被摧殘惟
能于將生之際遮覆蓋護則枝々葉々漸々條達
人之善端初發亦多為衆悪陵鑠惟是于出入將
發之時養而无害然後自然朋来朋謂助也如所
謂德不孤必有鄰凡善類皆朋也凡日用間遇事
互有發明吾之善者皆朋萬善衆會于吾身自然
无咎自漫亨下数句次序鄰目整然
李隆山曰易中陽長之卦凡在上陰柔之主則未

嘗不附而順之无所于逆故復為一陽之長而六
五則以敦復无悔臨為二陽之長而六五則以知
臨為宜泰為三陽之長而六五則帝乙帰妹為祉
大壯為四陽之長而六五則以喪羊于易无悔夬
卦六五爻大率皆以下順陽剛而消去上之陰作
易者當陽長之世以此垂訓要之皆所以為君子
地耳
節元錫氏曰天行三以為時六以為紀至周七已
而勝者復還于爻子母六日而変六月而更六期
而備易六爻象之
張如于曰姤陽之始消也七変而成復故云七日
謂七更也八月有凶謂陽長至于陰長歷八月也
陽消而數月者幸其消之遲陽長而數日者幸其
長之速也在卦経七爻于時經七月不言月而言
日猶詩所謂一之日二之日月所以紀也已出之
入而得无疾者一陽順而亨也朋類之来亦得无
咎者衆陽順而亨也无疾言无害事也氣夫其平
之謂疾能順行故无疾也无咎卽時雖祉意我若

不以順行用壯罔罔則衆陽亦同壯罔而有過矣一陽先事故曰疾先事由以壞衆陽後事故曰咎不免于過而已反復其道觀言陰陽往來其理如此七日來復尚言一陽方來其數如此以始遯否觀剝坤而復此所謂其道也利往言一陽之長可往而爲臨爲泰以至于乾也

孫洪演曰一因猶陽埋藏地内於旋真意何不停畜此震坤之合之責也伯陽以十一月爲一陽而復乃從此頃叙至無月不屬卦丹家作用而求儲無不宗爲擬象之過也參同者惟不閑故爲參同也欲得陽爲氣中之陽故取氣初生而爲復夫心中之陽則肫肫之仁所謂仁者人也宜之謂義則之爲道衆之謂中出之爲君道總之爲備目何嘗不渾含而必定之時刻又何嘗不保聚而必借之氣候彼所謂復非吾言命復義也吾象于雷有性來之還曰出入无疾有朋來之量曰朋來无咎心只一心非有今昔曰反復其道此以爲七日者五以心陽而純陰彼以爲十一月者死陽仍而謂週陽夫初則何以謂之在中也又何以爲天地之心看來八月當始壯擊乃其德聚于先而聲銷于復年月令二字至清晉晏靜一以恍陽一以歛陰若默欲從來言家之說不知月令特表氣于陰陽以定時吾則借象于陰陽以明心心定時故其事之鋪張未嘗不合于義明心故其德之反求不必細陳其事象初不違雷與地則性不離也四從中而觀無有威對故獨也三頻行之違上逆行之況皆象

來矣解曰疾者遽迫也言出而剝長之時自一陽至五陽以漸而長是出之時未嘗遽迫也入而剝反之時五月一陰生九月之剝猶有陽一至十月陽變十一月陽反以漸而反是入之時未嘗遽迫也

又曰七日來復者自姤而遯否觀剝坤復凡七也即七日得之意蓋陽極於六陰極于六極則反矣故七日來復也無疾咎者復之亨也七日來復復之期也利有攸往復之占也

爾康曰出入或作處字者如云一出一入是也蘇
子瞻則曰自坤爲復謂之入自復爲乾謂之出晁
公武則曰自剥至復入也自復至夬出也李象先
則曰外陰用事而出内陽爲主而入程傳則曰陽
生于内入也陽進于外出也陽生非自外也來于
内故謂之入先云出者語順也諸說俱可參然不
若虚齋爲妥出入即往來呼吸之謂也疾字或作
疾病之疾或作虫疾之疾或作疾害之疾傳云物
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難陽之始生其氣至微
故多摧折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鄭
猶如曰順動則无疾矣疾則不順々則不疾々非
疾病之疾乃疾害之疾也予謂動而以順行則一
元之生机必遂有根之神理時節雖有阻礙之者
故曰无疾朋來陽也或作五陰自外而來者非反
復其道是統言陰陽往來之理七日句以大分說
指一陽來復之机以隨時說七日來復小辨復之
期也利有攸往長然之占也
又曰復之天行六日而變六月而更六期而始周

爲以七而復此大運也若一物之復則果物過七
日復味如來之甘蔘之鮮凡物有然彖之期忌七
日而傳經凡之招魂七日而望返此則人身之復
也若夫養生家活子時者必以黍念行功爲始每
過七日七時更精一境可見淑道有二六日而變
六月而更一運一歲之行大復也々物一身以下
諸復則隨時隨念之復小復也俱以七爲數復無
剥義矣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
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
其見天地之心乎

註入則爲反出則剛長故无疾々猶病也朋謂陽
也陽氣始剥盡至來復時凡七日以天行之反復
不過七日復之不可遠也性則小人道消也復者
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爲心者也凡動息則靜々
非対動者也語息則黙々非対語者也然則天地
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无是
其本矣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也若其以有

爲心則異類未獲其存矣
程子曰聖人无復故未嘗見其心且充舜孔子之
心千古嘗在聖人之心周流運行何性而不可見
若言天地之心如春生發育猶見端著此獨曰聖
人无復未嘗見其心者只爲是說復卦係辭曰復
小而辨于物蓋復卦是一陽方生于群陰之下如
幽暗中一點白便是小而辨也聖人贊易而曰復
見天地之心今人多言惟是復卦可以見天地之
心非也六十四卦無非天地之心但于復卦忽見
一陽之復故即此而贊之爾論此者當知有動靜
之心有善惡之心各隨事而看今人乍見孺子將
入于井因發動而見其惻隱之心未有孺子將入
井之時此心未動只動而已衆人物欲昏蔽便是
惡底心及其復也然後本然之善心可見聖人之
心純于善而已所以謂未嘗見其心者只是言不
見其有昏蔽忽明之心所謂幽暗中一點白者而
已但此等語話只可就此一路看去纔轉入別處
使不分明也不可不知又曰天地之氣所以有陽
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
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然初無
間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若靜而復動則
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而爲言耳
朱子曰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爲至靜能見
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
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
而見天地之心問莫是於動處求靜否曰固是然
最難
又曰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不同濂溪就坤上說就
回來處說如云貞利者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
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伊川却止就動處說
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
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爲
正　三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
心却不可見惟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冷〻靜〻
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闖然而見唯在積陰之中
自掩藏不得此所以必于復見天地之心也

又曰要說得見字親切蓋此時天地之間无物可見天地之心只有一陽初生淨〻潔〻見得天地之心在此若是三陽發生萬物之後則天地之心各散在萬物不能見得如此端的

又曰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是欲動未動之間如怵惕惻隱于赤子入井之初方怵惕惻隱而未成怵惕惻隱之時故上云冬至子之半是康節常要就中間說子之半則是未成子方離于亥而為子方四五分是他嘗要如此說嘗要說陰陽之間動靜之間便與周程不同周程只是体用動靜互換元極康節只要說循環便須指消息動靜之間而言薛德温曰卦辞之造化之機爻辞之人心之機

鄭仲輿曰邵堯夫云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者歟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指此几而言也又云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陳白沙詩云半属虛空半属身緼絪一氣似初春尽見若聞天根處亦子中間得最真又云須于靜中養出端倪來詩云存心須要識端倪未識端倪難強持故大傳曰復以自知幾正在此也

吳壯美曰地中雷体人人所具但无則來不反則不來一反而陽遂流行者在此歸藏含斂者在此出入无疾也一反而百体從令萬念歸根者在此朋來无咎也只愁不反何愁不來

爾康曰到反處即是動然一陽初動正是元氣初回之時此時稍有起生之意則其氣一浅無餘矣欲速助長此便大病惟動而抑之以順則自能隨時順勢不激不縣乃所以善其出入而无疾而朋來亦將附我之順動而自長矣是以二字緊須順字轉出

又曰七日來復陰陽往來之氣大之十二月第七個月小之十二日第七個時陰陽消長俱以六而成变故曰七日者舉其中而言也七少陽數物〻時〻皆以少变其初其起隨刻可估隨物可見所謂活子時也

張子曰復見天地之心咸恒遯壯見天地之情心
隐於微情發于顯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
省方
本義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
陰陽之所定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本義一陽復生于下復之主也祗抵也又居事初
失之未遠能復于善不抵于悔大善而吉之道也
揚敬仲曰顏子清明微過即覺〻即泯然无迹如
初神明如初是謂不遠復微動于意而即復不発
于言行則不入于悔矣祗違也未嘗自覺意初起
如雲氣初生尚未知其為何意而已泯然凝矣其
何者猶滿而況于顏子乎若物交又起而杜則入
于悔矣元始也復于意未動之始也
大全或問无祗悔祗字何訓朱子曰書中祗字只
有適祗字使得別看來只得解做至字又有訓多
為祗者如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祗也祗共只同

趙汝楳氏曰祗諸家音義頗多惟韓氏家音祈義
訓大九家虞推字作𢼊義訓多吳曰祗適也低也
猶云至也字從衣從氏與祗𢼊之祗不同祗𢼊之
祗從氏程氏曰无祗悔不至于悔也
為理氏曰不遠之復者非外諸形已窒玄以為心
也蓋以為人有形已即天性之所存吾盡性則形
踐形踐則身脩矣為仁為聖者此也配天配地者
此也形色豈累人者哉
何玄子曰象言心言見象言身言脩不遠之復已
見天地之心故能以之脩身不然與天地精不相
似使咸一側雖覆之身何修之有羅近溪曰以脩
身也明不遠復是個反身而求難〻看在尚上方
復得來此語更痛快
又曰祗適也增韻云適所以之辞吝物而過〻而
忘反則適所以召悔而已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許慎云休息止也从人依木人于勞賜之時得依
木之蔭以息至長也故休亦有美意

張南軒曰克己復礼為仁易三百八十四爻未嘗言仁孔獨言之誠有深旨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也至四但言以從道也而不謂仁蓋道者舉其大凡不若仁為切至也

尔康曰初陽之復〻于仁也固不必引定下言仁字亦不必粘定初説下字要説得重能下浹此身日就簡約而不外馳此心日與依附而不自危不亦休矣其為復乎

尔康曰休復之二即不遠復之初摠言其復之景象初剛陽其自健故云不遠復何其強也二和美其体弱故云休何其安也且初是卦主復之全体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註頻復戚之貌也處下体之終雖愈于上六之迷已失復遠矣是以戚也戚而求復未至于迷故雖危而无咎復道宜速蹙而乃復義雖无咎它未難

條

程伊川曰過在失不在復横渠子曰所處非位非頻蹙自危不能无咎易簡録曰二休從〻容〻地做工夫三頻急〻忙〻做工夫

楊誠齋曰頻復非危頻過為危能復反故无咎聖人危其頻過故曰厲以警之開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勧之

至徳无復上善不遠三不中正勝復湖反時豈无復頻而去之操存舍亡或合或離危已知危而厲惟時執惕惟時柳長惟時覌過惟時懲艾那人一己百人十己十千周困勉者當自致而取无得譏也大何咎不属咎矣三乗不中正又動体之極資敏患以在復主初猶時有復而微然其不復矣豈謂頻哉故七十子之倫日月至焉者皆数之力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註四上下各有二陰而處厥中履得其位而應于初獨得所復順道而反物莫之犯故曰中行獨復也

義云四處群陰之中而獨与初應為與衆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

故不言言然理所當然言亦非所論也董子曰仁
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于剩之
六三及此文見之
渊言曰人〻必脱離嗜慾之外以求清净此是二氏
學則身在嗜慾場中而獨能不溺不染以從道此
方見吾學出塵也中行正所謂入于與類中行之
說
鄭孩如曰中行即中道也建至中道忽爲獨明獨
至有慓然獨覺不從外得一悟大悟永元迷失之
意
爾康曰中者隨時取義非一定之謂也就上下二
卦則二五爲中就五陰爻則四爲中此所謂時中
六四居五陰之中與上下四陰同作安排然陰得
中正性又加美故能獨復獨從衆而言非以應初
爲獨也蓋三四爲一卦相敵之爻故以㐬爲說
又曰象以從道也見道字與中行相關文似六四
之位已遠于初陽而同于四陰猶自拔其身獨從
當道之意曰仁則意理與曰道則途路渊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註居尊而得中居尊則无悔得中則可以自考雖
不足以及休復之吉其事以復悔可免也
爾康曰五以順中居尊大中而順所謂本性上不
加一毫琱琢造到至誠無息地位故爲敦復不遠
復的小大做到了渾然天理故不徒曰无祗悔而
直曰无悔胡雲峯云諸家於此文皆輕看殊不知
不遠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故初九元
祗悔敦復則其復也无轉移可元悔矣又曰不遠
復入德之事也敦復其成德之事歟
朱子曰考成也陸明德云以柔体尊以中同順足
以自成于夏傳云考者窮其理而盡于性也
楊敬仲曰六五敦復元悔敦不動也不動而復象
曰以自考者考成也中以自成元佚乎行而自成
也敦復雖自卦而有復名而實元復之可言蓋自
復敦復敦不動之復異乎諸爻之所以爲復矣進
乎天矣聖功爵級有此
蒙引曰敦復之敦與敦臨敦艮不同故敦臨本義

曰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艮本義曰以剛陽居正之極則皆是積累有終之義而復敦之本義曰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則是言其居尊而好善勉勉循循而下已敦篤之道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嘗東吳曰或問用行師終有大敗其始亦或有勝才曰然今人憑着血氣用事血氣盛時慷慨激烈奮勇直前亦自所向無敵到血氣衰時便索然餒而不振亦亦利害亦足動心既有不盡畏平生而一敗塗地者皆緣衰當不聲乎夜半真明不遠乎地底真陽不奮乎黃宮反乎君道之故

又曰復自剝上反下反下者必復上故曰復初九爲主原元失而後復之說諸儒悛得其失對乃言失而後得証知卦象元此義哉蓋此復與剝對故剝復之間爲天地之心天地有之聖人有之賢人亦有之衆人亦有之特衆人復而不知不能恒耳六爻之象所謂早晚遲速明迷之別高下之等非謂聖人賢人獨有復而衆人無之也

王龍溪曰迷復者非迷而不復以其求復而失其主本愈求復而愈遠於道故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反背馳也心爲天君天君得其道所以能役使群動馳騖而不能自操其主宰之權正與君道相悖矣安能有開悟之日乎

徐進齋曰上六位高而無下仁之美則遠而失遷善之机孚極而有難開之蔽棄終而无改過之勇是昏迷而不如復者也

按復解異則出入无疾註云疾猶病也傳則云无有害之者也七日來復註云陽氣始剝盡至來時凡七日張云七日者當用易緯六日七分之義同鄭康成之說蓋謂坤卦之盡復卦陽來是從剝盡至陽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擧其成數故言凡七日傳本義則云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動而以順行傳言卦才本義言卦德進齋徐氏曰震動之始以坤順而行即傳所云

下動上順陽剛反而順動是以浮出入无疾朋来无咎朋之来亦順動也復其見天地之心先儒以靜而見天地之心惟傳則云動之端乃天地之心朱子曰伊川与濂溪說復字不同者此也至日閉關疏云二至之日兼夏至冬至大全諸解止云冬至后不省方方註訓為事諸解則云不省視四方无祗悔疏云祗大也既能速復是无大悔傳則云祗宜音祗〻也王弼云適也義亦同无祗悔不至于悔也猶坎卦祗既平謂至既平也又陸德明音支朱子曰當中祗字惟此祗字使浮别又有訓多為祗者如多見其不如量也多祇也祗與只同若此則惟解作至字元吉一云大善而吉一云向善而言頻復註云頻謂頻蹙傳本義則云復而不固乗失要復有災眚傳云災天災自外来眚已過由内作朱子曰災是偶然生于彼者眚過過誤致然書曰眚災肆赦春秋曰肆大眚皆赦過誤也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无妄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有二義曰實理自然之謂曰無所期望而有得一是心實而不妄一是心虛而不妄合此二者方是盡无妄之意通本文及史記二義以下之震動合上之乾使動以天理皆合天心故亦具乾之四德若其匪正此是氣質之疾故謂之眚與目中空花同然氣質者性亦自不淺程子云雖无邪心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不利有攸往外入富妄无自性如人捏目見月為二惟一月真二因眚生妄也如人目翳見空中花實空无花〻因眚生妄也此皆從眚義出　不衆

顏鯨氏曰无妄與乾不遠故其四德所具者多一震動而念動于健便多主張有主張即生浮夫故有匪正不利之戒此象與上九爻詞同蓋上九處乾之極過于剛愎匪正不能无眚此爻當之矣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呂伯恭曰无妄云剛來非自上体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体而上也又曰先儒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賁之理下離変乾中爻変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変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体而上也

楊敬仲曰道心无外內外心即內心惟人心自昏不省乎內眩逐于外是故始疑外內之難覺則復而為主於內不覺則放而為客於外

石介氏曰剛自外來下卦本是三陰〻為柔邪初九一爻自外來消去邪陰乃為无妄只此美曰自外來者明初剛自乾剛中來也諭乾体何淂言外人當寂然不動時所為天者亦杳然不可見惟天理忽然爆動不知從何道出這不是先有一念藏伏在內至此而出直是從空落下有個使之動者此所謂降之自升之帝來為作主而我不自主者故曰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惟其乾剛來為主纔不曾落一毫思慮做一毫停待所以妄无所容人只從自心休歇當現无妄乃為真切

爾康曰動而健剛中而應〻者應震全体非止六二也震能動天乾能動善理氣合道義配故曰應又曰无妄之性既曰何之又曰不佑又曰行矣哉其詞較詆訶邪妄者更厲蓋此爻之人任氣肆執偏見毫不轉移豈惟必信必果有做閒道甚至如白公是生平願為小明山甫大明宮事若以為妄故京无私欲若以為无妄又不勝其拗劣而墻立壁一步不通聖人所以破千古之蔽而塞異端之門着明深切可不畏哉

黃氏曰古德云莫道无心云是道无心猶隔一重關可與无妄參對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註與猶也皆也天下雷行物皆不可以妄也茂

盛也物皆不敢妄然後萬物乃得各全其性對時
育物莫盛於斯也
何玄子曰物與偽上雷行為句无妄自是卦名與
衛言從也應也張清子註云天雷而物應胡旦演
聖道論云物〻相與以應雷行是也
王龍溪亦依此謂雷聲之震動凡物不及凡物之
蟄者无不從雷而驚起雷无私震物无私與故以
爲无妄之象
一陽震動萬物怒生人滿此一點真陽以生雖皇
在上物〻付受正是則自外來而主于內已付時
謂順合天時對時而曰茂對當多少當性至命之
理非極誠无妄者不能萬物當自茂育對時正所
以育之也應天時行時至事起其物以天者也茂
長發向上之意

初
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蘇濬曰九本乾體初者正始出地一聲則然皆動
動以天者也爲往而不得志哉言可知矣得志謂
誠能動物以之脩身而正以之治事而理以之臨
人而化是也
李隆山曰初陽无應而又時謂之往吉何也曰剛
相遇不牽于係應之私是之謂无妄此初之所以
吉四之所以无咎也若大六二九五應六三上九
應而三不免十災五不免十疾上不免十眚有應
者反不若无應之為愈矣震陽初動誠一未分則
實无私以此心性動與天合其又必矣有應而後
能性哉此初九之往所以得无心之吉也應義亦
可然更不以應言
何玄子曰此爻足嚴无妄全卦象言不利有攸往
雖正之性也此言往吉无妄之往也

六
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
也
傳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為者乃妄也故
以耕穫菑畬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
居動體而柔順為動能順乎中正乃无妄者也故
極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
菑三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

固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為乃妄也剛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穫與畬是也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其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為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為也

游賓平曰不耕穫不菑畬以明君子之於物應而不唱其于事述而不作非樂通物也樂循理也

項平菴曰鄭氏者作不耕而穫不菑而畬是十本文外添兩而字也只是併穫與畬皆不為爾此說為當予以四事考之耕者禾之始穫者禾之終菑者地之始畬者地之終六二當无咎之時居中守正上應純然有去妄存誠之志然必併其始終而盡純之无使一毫私欲遺種于其間則不妄而誠存矣苟有一毫未去便非純誠此本得為无妄

楊敬仲曰為之而成作之而得者皆私世俗日之所知也不為而自成不作而自得者无妄之妙也

六二至陰至靜而得中有得其道之全聖人于是發揮其妙蓋不思而知不為而為者无妄之妙也道心至靈至神至明變化云為如鑑之照物如四時之錯行孔子終年應酬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而思又曰吾无知也此非訓詁之所解之作告語之所盡也又曰兵無相生而有不見不斷寂然不動之妙如此乃不妄乃可仕

陳潛室曰伊川大意只謂不為穫而耕不為畬而菑凡有所為而為者皆計利之私心即妄也但經文中不如此下語故夢得中頗費言語始謂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則似以耕菑為私意中謂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畬非心造意作則以耕穫菑畬為非私意終謂既耕則必有穫既菑則必或畬非必以穫畬之當而為則又似以穫畬為私意三說不免自相牴牾所以本義但據經文直說謂无耕穫菑畬之私心蓋最大治曰都无計利之私心當无妄之時皆不可有此意想如畏大之耕穫則于經文甚直无纏繞之礙又曰不首造

者謂作事之始不可前計較謀功實以明道不計
功之説也
朱子曰當謂此爻以自始至終都不當為而偶然
有得之意耕穫菑畬本事之始終而言也當无妄
之世事蓋有如此者若以其占則聖人之無為而
治學者之不要人許而人許從之皆是也大抵此
大所謂无妄之福而六三則所謂无妄之禍也
卻因皆以有所為而无所冀非无妄之无所為而
有所冀亦非无妄也當耕而耕當穫而穫何耕穫
之有當菑而菑當畬而畬何菑畬之期此之謂无
妄
劉去非曰不用而獲不菑而畬此妄想之患者也
如是則利有攸往乎則守當其神衆曰未富則
語意顯然矣而以不耕不菑為无妄冀則未關以
力田為妄動惰農為守正者也
禮坊記曰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如一此字
卸文莊曰衆无古農皆一生民之大何古之有无妄
之最曰不耕穫不菑畬无事之而况于古乎

朱氏曰耕者春耕也穫者秋斂也菑者田之一歲
墾而田方成者畬者田之三歲墾而已熟者衆家
始而耕終而穫始而菑終而畬不耕穫者不方耕
而即望其穫也不菑畬者不方菑而即望其畬
也耕也菑也即明其道也穫也畬也即功也曰不
耕穫不菑畬即明其道不計其功也觀小象本富
可見矣若程傳不首造其事本義无所為于前无
所冀于後將道理通講空了乃禅李也吾儒聖人
之學進德脩業各其理之當然當適得表聽其天
之自然脩身俟命此正所謂无妄之道、、無道理
不進空空寂寂謂之无妄哉
何安子曰夫濟其事而不欲其有功猶田夫好汜
豈其不息至此哉然時空事起日與之不能違其
來日置之下能逆其去則有順而無逆矣故他民
多机可以需其饥故也惟農最為撲民而衆之宗
為本業以其无妄心也學者之除去妄心而必有事
焉當如此故曰則利有攸往言必如此而後利也
與胆正有眚者不偉也

黄氏曰六二柔順中正所謂不習无不利者故无脩發无功用而所性咸宜

爾康曰不耕穫不菑畬伊川意謂不首造其事理當然此十言亦合後儒鄭氏則又謂并其始終而盡泯之游氏則謂十物應而不唱十事述而不作則言已精玄矣至楊敬仲則曰不為而自成不作而自得以為不見不聞寂然不動之妙樓敬仲此義君在學人當在何等蓋名教中原有一等自待聰明看得道理精破一意无為寧川現成絕不知有親豪狀屹工夫禅家謂之无作告子謂之勿求如此應无似性之判矣然悍而不領之人自謂把柄在手卓然主張兀然固覺之心自謂豈歟臨于絕元於蒂就其学力所到盡可究竟然而煮究空鐺傳非其鉢所謂要請之其有精而有物者未之見也夫子不說壞他亦不取他徐徐曰不當也言其元日用積累集義功夫也楊言寧大聚是象多之象為有所聚集而恃稻者然与此思二解如以虛寂對言則當為性以循虛行言則當大善似諸爻可見未嘗依敬仲解當如孫汁之反所謂搜剔所得御屬化列頭的學則是作不當解也細繹太高乃境踏未到有於不見之間下對未非甚嶽狄仲養說以為未斷以力田為妄物情良為奇正此是儒者正論禮坊記先之矣坊記云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加一凶字則知其卽不非之說也說之以夫子為不全卦四爻止此二三兩爻為涂供未全美二本統和受无妄之理陰三非中正受无妄之书陳某子曰此爻乃自始至终卻不當為而偶然有得之意六二是无妄之福六三是无妄之禍頗為恆當君他說則篤偽道巧害理矣要人不作此解也

漢文帝旬代來張昌謂周勃以所言公公言之則私吾下受私晉王導曰則如君言兀兒君私合使前中還第例二則字則法則利有似此則字可知矣 爾康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惟人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動而得亦必有失雖使得其所利其動而妄失已大矣况凶悔吝之乎如者見妄之得則知其失必與情也故聖人因六三有妄之象而發明其理言如三之為妄乃无妄之災害也設如有得其失隨至如或係之牛或謂設或之或係得牛行人得之以為有得邑人失牛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得為則行人失焉乃是災也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為彼已也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係之固不足以為得也人能知此則不為妄動矣

邵子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斯有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

南康曰卦之六爻皆无妄者六三處不得正故遇此占者无故而有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此朱子義極是除說如有行人之得卽有邑人之失又邑人之災亦是偶然非己所致俱非而或有以為妄已以遊賴之以无心行人也捨地而蹈留之以私責邑人也然不可解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南康曰陽自上來无妄之四本乾之初而陰已過陰邪至此混然已盡陽純全可以貞固守此矣象曰固有之者卽孟子仁義禮智非由外鑠之意蓋此乾德實我物與本來同為陰邪所蝕以致放逸在外今既震以去其本無之陰卽是乾以完其本有之陽自家之物豈不能守是以可貞

又曰此卦乾上震下動以天是為无妄二三兩陰夫一福一禍俱不合德至九四則退初復故仍乾體矣以九居四剛而柔行之故曰可貞

南康又曰從群陰中忽然透出來故曰外來有奮速意從今也中疑然存得住故曰可貞有堅凋意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九五居中无妄之時不應有患于无妄大妄疾也有患于无妄則无妄亦疾也當以從其生亦從其職如通從水生亦從水滅勿藥而自愈矣豈可試于藥以去疾无妄勿藥是反以藥生疾故曰勿

藥有喜此十藥疾二義精矣然乾之中爻何以有疾其中妙旨尚未拈出夫乾體一也乾之德亦一也非文明則德普也此獨有疾者蓋亥非本然自如而凡以加諸之非生義如此上升爲乾而下遇衰非使有衰動之意心本非然一物使十木休不能元渝有渝使生得失即生疾類故曰无妄之疾予作此解揚敬仲章本清已先得之本清曰乾健在上未免震動于下非妄之疾而何疾之有害何能勿藥蓋真心勃發不無情盪天理一現本體自如

楊敬仲曰此爻惟已得道者知之未得道者不知此何等義理也有病而勿藥有遇而不欲疑不可解也昔者孔子過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喪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于舊館无乃已重乎孔子曰予向者過十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无從也小子行之夫孔子之過于哀此不可掩者也然此无妄之疾也孔子不加藥焉子貢不知也

貢康曰敬仲自謂知孔子不加藥于謂孔子所加之藥是從治不是正治此則敬仲亦不知也

黃氏曰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但能心不妄精進无有涯際到吾息畜無事生事欲以此戒之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處乾之極未免盈則又任衆上執理而壯愈執愈迷

上九非有妄者但處窮極之地若以為妄彼豈有物欲形骸之累若以為无妄又曾不睹使同吞之神自待无妄執一而不知亥不可行而行：即妄矣象所謂直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旨此爻利當之

項平菴曰初安米先生云无妄六爻皆无妄也其所遇之災皆不害其為无妄也无妄之災上九為窮之災皆不吉其為災妄也

像象曰乾上九災以窮言亢為災无妄之上九災以窮于行為災乾之四以或躍為下故上九為窮

无妄之四以可貞為固故上行為窮
據无妄異則无妄史記以為无望本長云長虞通
或問若言无望則是願望之望非誠妄之妄朱子
曰有所覬望即是妄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
行矣哉註云竟矣哉疏云天所不祐終竟行矣哉
徐進齋曰鄭州里行乎我之義不耕穫不菑畬疏
云不敢發首而耕唯在後穫則不敢菑發新田唯
治其熟地皆敢不為事始代者有終之意傳則云
耕必有穫菑必有畬事理固然非心意所造作大
意謂不擬而耕不為畬而菑總見無計利之心本
義云无所為于前无所冀于後蓋耕穫菑畬各有
時即不須作為也或係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疏行云人有有司之義六三借為耕事有司繫得
其牛是行人得功而邑人之災得俾則從象
此文有得必有失譬如行人得牛則邑人已天十
循之說有妄得則失亦係之非有役己之分也本
義乃云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言
无故而有災也習靜劉氏曰是所謂匪正者也故
有災以出於意料之外故曰无妄之災

大畜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滴康曰大謂艮陽與巽陰畜陽不同故名大畜利
貞以全卦之二德言此利字下利涉單言涉川者
不同大畜則有大德而宜為時用故不家食其才
能濟天下之大險故利涉大川
何玄子曰畜之力大曰大畜畜者畜之以成其德
也何畜乎乾也其過猶可或縣還則而或折過大
而或簡故畜為以裁之此聖人制猶之天下之妙
也非上九一爻當之
吳叔昊曰艮從上止安健得其止乾而得止此是
真涵養所謂大畜乾以異畜曰小畜精細工夫乾
以艮畜曰大畜全副力量大畜諸他之學也
胡炳文氏曰大壯大畜皆四陽卦故皆謂之大其
占皆曰利貞者大壯而不貞其壯也則肉无礼大
畜而不貞其畜也悖而寡要利涉大川又似有畜
極而通之意与大壯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同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註凡物既厭而退者弱也既榮而隕者薄也大能輝光日新其德者惟剛健篤實也

既乾體剛性故言剛健艮休靜止故稱篤實以其剛健篤實之故故能輝耀光榮日日增新其德也若无剛健則劣弱也必既厭而退若无篤實則虛薄也必既榮而隕何能久有輝光日新其德乎處上而大通者惟上九何天之衢亨是處上通也既處于上下應于天有大通之德也剛來而不距者以其有大通既是乾來而不距之通是尚賢之義也

蘇略子曰剛健者乾也篤實者艮也輝光者二物之相磨而神明見也乾不得艮則索健而已矣艮不得乾則徒止而已矣以止為健以健行止而德之変不可勝窮也

吳臨川曰步險非乾健之力不能六五下應乎乾故能涉大川也

張彥陵曰卦言不家食上就君子自上說彖德推本歸賢一義以明之然其實一張大畜來見渾圓有養賢之典士君子懷才抱德者自當享大烹而食天祿值此時而安于家食必无致用之才者也此畜之所以貴大也

吳閑之曰天者時而已矣蘊畜深積累乎義理觸熟融貫百凡施為注厝圓活通変隨時轉移動與天俱故曰利涉大川

郭雍氏曰他卦凡九與六為正應皆陰皆陽則為无應獨畜卦不然凡陽遇陰則為陰所畜九三與上九皆陽陽欲上進故但同類而相求而同合志云

胡炳文氏曰他卦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內卦受畜以自止為義外卦能畜以止之為義獨三與上居內外卦之極畜極而通不取止義

鄭東谷曰畜有三義以畜养言之畜賢也以畜止言之畜健也以蘊畜言之畜德也养賢以及萬民此畜养之大者乾天下之至健而以五能畜之此

畜止之大者則健爲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凡蘊畜之大者故象傳兼此三者言之

何玄子曰天下三陽之所以可尚者惟其健也然健而不知止未免過於健能止健是能揚有武才太極精進者武才太既健而下通乃得其正凡此皆剛上之力也大工之大即大畜之大主艮上一陽言者是義則止乾之健者艮之二柔爲之也柔轉乃謂一剛之大正主其事而非二柔之小者爲之蓋畜陽者陰也所以陽畜者非陰也不以止健之功歸之陰小乃聖人之微意

爾雅曰小畜以小畜大相抵之畜也大畜以大畜大則爲相成之畜矣三乾有何思而是止之柔文並无止思之意舊說乾艮兩不相得以健爲止思其說從何處來

又曰畜以聚義介義爲重卦主上九畜聚衆陽故曰剛上而尚賢賢指衆陽也然称乾來而不與逆乃尚賢之義是有源本若以六五尚上九之賢本然上九惟尚賢所以畜下衆陽與頤同不家食即此義也大畜之者非止之使不進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汪閣曰前言往行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也汎閱泛識不足以識道而居業於貴乎多君子考之于彼將之于德一其華必茹其實採其英必賓諸用始也由見聞而得終也並見聞而化如蜂之擬花而蜜如身之飲食而肥後之雕繪組織以爲工隱嗜其雜以爲博默者務之曰六經註腳諸書糟粕號伏讀聖言竊嘆聖言之大博矣

丘建安曰風以氣畜氣息則散故風行天上爲小畜山以形畜形聚則固故天在山中爲大畜大畜言畜德小畜言懿文德畜德雖同而文德則德之小者也

俞琰氏曰地之上虛空處皆天也今人惟一丈地則有一丈天是故井中有井中之天小中有小中之天何必以九霄之上乃爲天哉小而齋中甕中亦莫不有天又何以天在山中爲疑哉

章本清曰天在山中大畜天者氣而已此之上空虛皆氣也山皆天也山勢遠迤磅礴而天在畜中山之四周此大畜之象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傳大畜艮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係止為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為義初以剛陽之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于已豈能敵在上得位之勢哉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在他卦則四與初為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為相止畜上與三皆陽則為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

蔡子木曰大畜明勝遠剛之時畜已盛矣然有意于用戒昧其幾故惜畜止之意以明之

何玄子曰他卦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內卦受畜以自止為義外卦能畜以止之為義故他卦相應則相援大畜之應乃其敵也從体言下援乾之初行而未戒正用潛時也恃銳而往與應為敵偏必及矣故告之利已已止也欲其受上之畜養德于晦以俟時也蓋大畜之制乾非欲判之將抑而成就之也于夏傳云君而俟命則利仕而進上則厲然所謂厲者非獨以仕進言凡遇則好大務勝露才之屬皆是蘇子瞻云小畜之畜乾也順而畜之故始順而終反目大畜之畜乾也厲而畜之故始厲而終亨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見德而假見姑息而喜則過矣初九欲進之意無已也至于六四過厲而豈六四之厲我所謂德也使我知戒而終身不犯于災者六四也乾為與徒而能遷變有受畜之義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傳善莫善于剛中柔中者不至于過柔耳剛中之而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進止自无過差故但言輿說輹謂其不能行也不行則无尤矣初與二乾体剛而不足以進四進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王童溪曰小畜之九三見畜于六四而輿說輹四

說其輹也大畜之九二受畜於六五亦曰輿說輹
是自說其輹也夫說人之輹與自說其輹語其勢
之順逆蓋有間矣何者九三剛過而九二剛剛得
中也故剛得中則進止无失故象釋之曰中无尤
也
朱漢上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
剛剛知其不可遽進而安之時也夫氣雄心厚者
或狃于資質之俊才力蓋世者或折于柔巽之命
故曰大畜時也
余息齋曰小畜脅陰進之而後說輹故反目大畜
才及中而自說其輹此有知幾之吉故有未進之
嫌故无尤
輹車上縛木一曰伏兔所以承輻行則縛之止
則說之輿則說輹暫止而可以從起之義不畜之
說輹在人而大畜之說輹由己義亦不同
盧氏曰乾馬與按輹求之夠心夾軸之物蓋失其
正上應于五五爲畜盛止不我行故且脫輹停留
待時而進退得正故无尤也

蔡虛齋曰輹正韻一註車軸縛也一註車下縛又
曰伏兔蓋在軸其狀似之又云輹伏于軸上昇
此義則是音服者是伏兔音福者是車下縛
朱子作林貫之字序曰車之所以轉者輪也輪之
所以轉者于之圍也于之所以轉者推之丘而畱
於轂也轂之所以轉者內空以貫乎軸而外能使
輻以指于也然自轂之外雖能轉物而不免自轉
於物惟輻則承於轂物以貫大轂而未嘗有所動
焉是以不轉于物而物之可轉者皆惟我之所轉
而莫能遁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
攸往上合志也
本義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
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
然過剛銳進故其占必戒以艱貞閑習乃利有攸
往也曰當爲日月之日
項平菴曰衛古書之稱皆武衛也考工記同人上
與車有六等之數戈也人也殳也戟也矛也軫也

皆衛名

前康曰乾三爻性與上合弟初二而又在下處其躁進故有戒之：謂九三在上近艮則漸涉求故曰合志良馬皆乾象三近上以進而下二陽又近三以進比德協力並驅齊驅故利有攸往也而不憂其良憂其軼故又有艱貞之戒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傳四艮體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于初則易既盛而使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于初如童牛而加牿則元吉也牛之性觝觸以角故牿以制之若童犢始角而加之以牿使觝觸之性不發則易而无傷以况六四能畜止上下之惡于未發之前則大善之吉也

程子曰救人之所若童牛之牿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其次則豶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能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豶其勢則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為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宜其情禁則以道格其心則不須待其撲刑化矣

馮厚齋曰小畜之畜乾也六四也九居五為之助者也大畜之畜陽者六四六五也九居上為之助者也大抵无陽爻則坤順而不能畜以无陰爻則同類而不相為如則成大畜之義者在艮之上九而能畜乾之陽者在艮之六四六五也

蘇子瞻曰牿角械也童牛无所用牿然且不敢廢者愛牛之心也埤雅曰年謂之牿六四畜初以小制內有牿之象六五畜二以小畜大有牙之象接貴豬牿牛馬註云閑狀也此與豕牙同意蘇說誤也此作畜士之豫勿作禁民之惡童牛首方重之牛犢豕者既積之象作美之：潤首方不說樂乾德童牛初象犢豕二象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註豕牙橫猾剛躁難制之物謂二也五處尊位為畜之主二剛而進能豶其牙柔能制健禁暴抑

何玄子曰象與牛童之牿一句同取象調柔大勢曰猶與普說之爾雅以象小惜秩順、肯猜乎也當從之

徐進齋曰牡豕曰豶攻其特而去之曰牿所以去其勢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註處畜之極畜極則通大畜以至于大有之時何辭也猶云何畜乃天之衢亨也

今義何天之衢亨何其通達之甚也畜極而通豁達无礙故其象占如此

胡雲峯曰大學章句所謂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者亦是此意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之可也

唐凝菴曰小畜之三至十反曰大畜之三以為合志何相也反小畜之三不受畜而四孫之止大畜之三已受畜而上川之行故也

章本清曰艮体陽剛任上而六五尊尚其賢爲能止乎乾体之健是以剛首剛大而得正所以利于貞也如此則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矣何也剛上而尚賢則能養賢以及爲民而六五爲能虛中以大養矣一卦四陽獨上九一陽在上有不家食之象六五能尚之以止乾陽亦有尚賢養賢之象養即畜義大乾本天道也艮應乾所以應乎天也觀上九陽爻獨出二陰之外亦有涉大川之象且應天以濟險則險消安足以阨之哉觀彖傳文法獨與他卦異不云健止而云能止健可見大畜一卦當以上九爲主不曰應剛而曰應天德以上卦處下卦故不取五二剛柔之應如此則如大畜之貞狀

又曰大畜一卦以上卦爲主自上九視四爲牿童牛自上九視五爲豶豕牙以艮止本在上之一耶牿牙之象

來知德氏曰此畜極而通之義何胡可切音荷儋也負也儋即擔字擔乎擔何是也詩何蓑何笠皆音荷義孔賦荷天衢以元亨莊子背負青天皆此意鄭康成亦言肩荷是也上陽一畫象擔二陰重擔于兩邊有擔挑之象言一担挑起天衢也即陳

白沙所謂明月清風作兩頭一挑挑到畧无丘也
同卦象取此象之實卑全卦上卦之類是也上爲
大位天之象也四達謂之衢以人事論天衢乃朝
廷政事之大道也觀小象曰道大行可知矣
陳臬氏曰陽又被抑今而可通故曰何許之也寔
喜之也
黄瑞伯曰小畜以巽畜乾六四之陰爲主也大畜
以艮畜乾上九之陽爲主也艮則在上優從六五
之賢且能鄙制強陽俾不爲暴故以大正予之大
有之上曰天祐大畜之上曰天衢皆以尚賢應天
心也
黄氏曰天在山中是山内有天也何天之衢是天
上有路也非聖人徹底見透安能爲此言
王晦叔曰荷當作何此解不知何據尋之以上四
説均于易有詳而晦叔王氏似尤簡明也
嚴康曰此爻是止而更以行長之可見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
按大畜解與同利艱貞曰閑輿衛既云須當其位

進得其時在乎通路不憂險阨故利于涉難而貞
正雖有人欲閑閑輿乃其防衛見識據當於
難元患利有攸往也傳合義則云閑其事由貞
正之道日常則習其事與輿其防衛可以攸往
曰字註從事傳本義則作日月之日閑註訓閑衛
註訓複傳本義則云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
防日閑比言時習也披象之才說云猶涂也除其
才也又取尔推限防之義謂止其才大全諸解則
云猶者去其勢之害物在乎人不能去其才之
猛利惟去其勢以絶其剛躁之性則才雖存而不
能害物也何天之衢亨既云何語辭代云何畜也
處畜極之時更何所畜乃天之衢亨无所不通也
程子曰何字當何本義云何其通達之甚也作謂
之之解

頤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本義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為養義為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為頤之象養之義也貞吉也占者得正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則吉也

觀頤者觀其所養之得失正則吉失則凶而所養之得失一本于口食之自求故曰觀其自養也四句只一意輸分養人自養非是且卦中亦无養人象嗟嘆在自之一字

口實非必飲食仲虺之誥曰恐來世以台為口實蓋言語為階養身者有道焉象所謂慎言語節飲食仍備其義耳

趙汝楳氏曰出乎天理者為正動乎人欲者為邪故觀頤之畫當自反求口實之道中虛則為頤有物則為噬嗑自求云者不外假以為實也外假則以動為養不以止為養矣譬龜之虛舍之則口自實蓋氣充于內也無所實而實斯其為正為吉也

孫質菴曰自求口實只是觀朵頤而卑為人指易指于口體而一有不正連所養亦多累矣故又別出以示人

紐鍊氏曰總奈何得正乃吉動息節宣以養生也而夫蒙世事以偷惰熊經鳥伸以養身亦可謂養乎飲食衣服以養形也而飢渴多為心害不衆矣為身實威儀行義以養德也而習儀以要者不可為休暢情積圃者未信其賢推其務施以養人也而任俠自喜散財結客者未得為仁故頤必貞正乃吉而觀其所養之人所養之道又觀其自為養身之術其理一也上下二陽中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自程先生發之精矣

人之于身也無所發則無所養也頤也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貞吉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觀頤自求口實也

易堂曰頤之為卦初為靈龜靈龜為守氣而上乃為繇頤上與下合而中虛則生生之道始盡止上

則爭為機不為斷也蓋養生之道收其氣使不散
而已頤氣象如實而為謂頤中虛宗大有物虛心
之各始能虛氣虛而能收又非全虛此象世進物
之士能取滿之而很不常應常靜謀何容易哉故
一陽下一陽上而中四爻者虛頤也二陽下二陽
上而中二爻虛者中孚也一陽下二陽上而中三
爻虛者斷也此皆可以論養生之亦也
何玄子曰頤本作臣許慎云頷也象形篆文从頁
作頤指事鄭康成云頤口車輔之名也震動于下
艮止于上口車動而上因輔嚼物以養人故謂之
頤丘行可云輔上九之象車初九之象中四陰無
齒之象上震下艮蒸森然全頤之象見矣
爾康曰人生誰不謀食頤食貴得正不貴從我食
在求自不可求人易觀頤即孟子所以考其善不
善之意而下即係之自求口實正是觀已意亦大
謀食或分於而耕或傭織而丘或技藝工作而備
播自食其力也即仕而禀祿田而世業技定而萬
理亦自食其力也此之謂自求口實若一毫非分
之求即草一一亂亦是不正亦是哀矣世則萬物
自食而不求于世者惟靈龜為然進求作為毀十
年走求而不死何者堅案切交即以靈龜指之至
于四爻之虎雖不見龜而虎性專矣然一物不及
二物此然食可作夜食其專一之性居是可取所
以靈龜之後又取于虎也止上下實而陽虛象元
氣已分于頤係最為若中存一爻便可噬嗑矣二
卦之係甚不迴然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
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
之時大矣哉

疏此卦之意欲使所養得也不欲所養失也天地
養萬物者自此已下廣言頤卦所養事大故云天
地養萬物也聖人養賢及萬民者先頤養賢乃得
養民故云養賢以及萬民也
傳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於
人皆以正道則吉也觀所頤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頤
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

李隆山曰頤中有物曰噬嗑頤中有物則害其所以爲養故不取頤養之義而頤中之虛元本有物則以貞吉者之旨其未受外物之間虛當修其所養故正則吉不正則不吉

顛元宇曰五爻初九雖動于欲尚爲陽德之正故有實邑之吟六二雖中而處在初九之上純陰不外以顛頤拂經四字歸之六四則止顛頤吉六五則止拂經矣論其優劣則拂經勝顛頤顛頤勝拂頤故六三最凶謂之拂頤四五兩爻俱在艮卦之肆皆善而不免于顛頤拂經者以皆是陰爻之故食之晚猶一着心即爲顛拂耳

郝仲輿曰養道主靜天地萬物皆上動下止物之上動下止者惟頤爲然動而不知止則動者係於上止以觀靜而不能動則靜者死故下動以養然養非自動也係于艮以動之不止止雖欲動不動則其所以爲頤主者艮也動以止爲主養以靜爲正是故頤中有物曰噬嗑無物曰頤頤養也吞養者以不養養故曰口者禍之出災之入惟慎可以養生老氏謂谷人下元谷谷虛也頤欲大過實故死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蘇山止于上雷動于下頤之爲口下動上止故曰山下有雷頤人之閉頷言語吐吶飲食皆物頤之事故君子觀頤象以謹慎言語裁節飲食此儒云禍從口出患從口入故于頤養而慎節也

傳以二體言之山下有雷雷震于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萌發其萌芽爲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之艮止而震動上止下動頤頷之象以卦形言之上下二陽中含四陰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故君子觀其象以養其身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唯就口取養義事之至近而所係至大者莫過于言語飲食也在身爲言語于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于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无失在身爲飲食于天下則凡貨資財用養于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无傷推養之道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

四五靜黙故雖顚拂亦吉實三爻人民三爻吉可
見
齋康曰十五嗣正是拂經宜象々所以乘陽征凶
二字疑衍意了所謂下如類也之類
節氏曰程門論以至精然後纔反經合道之言亦
未可盡非拂經者直是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
大悖也
註以陰居陽拂頤之貞也行則大錯故至於凶也
亮應十下而化于上故可守貞從上得頤之吉雖
得居貞之吉要順道讓退不可涉也
齋康曰養正宜靜而三居動極所謂縱欲敗度者
情感性者終身沉溺于利欲之場而已聖人貞
凶二字以破其惑見得日用飲食之嘗不慎即爲
戕生伐命之斧可畏也貞凶所謂正于凶也
又曰道即所謂自求口實節飲食是也顚頤曰拂
頤大悖于頤道如以藥石養生眾内代而以嗜欲
殺身貨利殺子孫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之人心拂
頤也故自六十年勿用无攸利
又曰道者養正之道大悖道故以拂初九以陽居
陽未全悖道六二以陰居陰不征也元了六六三
以陰居陽下中不正要于從欲飲日道大悖
六四顚頤吉虎視眈々其欲逐々无咎象曰顚頤之
吉上施光也
正義曰釋顚頤吉之義上謂四也下養于初是上
施也能威而不猛如虎視眈々又寡欲少求其欲
逐々能爲此二者是上之所施有光明也下養于
初其義未然
張子曰躰頤位陰得順之正故言然以養養則
非貴重其德廣大其志則未免于咎貴重其德虎
也廣大其志逐々也
吳臨川曰自養于内者莫如龜求養于外者莫如虎
虎視常下其視下也專々而不他其欲食也繼續
而不歇如是則于人不貳于己不自足乃得居上
求下之道
蘇紫溪曰二顚頤而凶也何四顚頤而吉二徇人而求

已有也四舍己而用人者也以視〻至〻之心用
之術人則為欲心以眈〻逐〻之心用之求實則
為道心循所求之正其正何如耶
尓康曰虎元項行齊需首下視十九不能左右顧
如欲反顧並身旋轉其性則然仍謹甚尚逐一
物者不逐他物彼虎先得者此虎不之奪故曰其
視眈〻其欲逐〻立文者取虎之意一以明顧四
止動之善故王輔嗣注虎視眈〻其欲逐〻尚敦
實也鄭康成以作攸欲少求其欲逐〻王鄭二賢
以為虎非與義人所尚知故不詳說丹孫開斯曰
虎視眈〻下而決元流伏逐〻相循即非妄躁故
為順用從儒不知虎理而以眈〻逐〻字作貪欲
之義謂四為貪人即如虎之吞噬此巧欲仁為貪
之意然而實不尔也上施光以上九艮止主爻皆
其德之所施也揚廷考不説上六四曰四位上所
施者光大也其是
尓康曰顧顧有鼓舞發人之象故吉然視〻視
之專也為一心視下之專其欲逐〻求之　之有

蓋以九二之象張子厚所説此爻十義甚合過十
伊川先言就人當无咎就己言云四正位當上有
養民之賢如此也施為先拂可仰求源今引九拂
故曰上施光也斷文於位上九外惟六四故為得
正
義興周豐端曰予在長安見虎圖有三虎為圖者
曰虎不妄食一日滿腹而二斤腳下三虎逐之二
虎腳之一虎排尾而去不尚不信待有之雖臥腳
腳下一虎不得雖皆果不爭乃知顧曰吉取其言
其專一非貪逐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
從上也
爾康曰六五中位尊與六二不同蓋道一切當
而知其宜變而知其權此其經也今乃柔而不當
又在一陽之下承則見制知當而不知變未可居
貞不可利涉故曰拂經其德卻于下可居貞不
利涉見之順以從上德在艮有中順之休且在上
有施下之善故有居貞之吉。

爾康曰飲食口腹終非君子所求由頤者順其自
行乃所謂自然之謂也頤道在躁為當即拂經不必
大段食治凡失其經常之處如當二而五當在而
在昔是顛頤之類乃動搖之義未至拂經至拂頤
并十在我之頤亦大修矣所謂顛頤拂經拂頤
勝拂頤者是也五在四上在四有上能之光在五
有大川之我五在上九之下退處主文居中得正
為其所止故居貞不涉
程敬承曰程參俱謂居貞為守常涉川為濟變業
引不用其說而謂自用為涉險試詳味之倚頤則
賢而尚不可希爰即崇說為是
四同曰拂經說見六二爻下居貞者安靜之為之
意六五柔中故能以居為貞而吉居貞故不可涉
大川謂柔未濟者不可發用文義與六二同
張中溪曰五不特其亨能柔順以從上九之賢賴
之以養天下與聖人以及養賢萬民之事也然六
六二拂經而凶者以動而不止也六五拂經而吉
者以靜而從上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註以陽處上而履四陰陰不能獨為主必宗于陽
也故莫不由之以得其養故曰由頤尊大誰副是
以厲也貴陽不寧是以吉也為養之主物莫之違
故利
賴鯨氏曰上九由頤有日用飲食順其自然而无
所容心也然飲食起默飢渴害心不可不慎故以
利屬之道岐之乃得吉
四同曰頤之為道在于能止而艮體上爻止之所
以為止也上九為頤之主而曰由頤頤雖由止而
成然陽剛性動而為卦又在震體之上此人心之
惟危者也能以為備則心常知心也故吉如此則
德成而發用者大故曰利涉大川
尔康曰此卦總言養道之正上九艮卦主爻以止
為動以正為養順之所當行者在此由者行也由
仁義行之由自然之謂也豈以其上當有為之任
有主德養人之權者哉然貪欲易徇慎節甚難雖
此心能止而當供不足以堤易流之弘也故必屬

程傳似勝則朱子亦未盡人情之說也雲峯胡氏之解則明於初九一爻既云又兼皆神其明鑒之龜也以喻明德不循者嗜也傳亦云則亦龜能則悉不食豐龜喻其明智而不求於下明已求養也亦動其朵頤欲食之貌例以之而求顛是陽說下陰而動念欲從之六二一爻註以拂經于丘為句大全諸解以拂經為句于丘頤為句疏云下當奉上反倒下養初是違此經義于常之處為謂經者義也丘者所履之常處也傳本義則六二不能自養反下求于初則為顛倒其養故云顛頤顛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養于丘則往必有凶丘謂上九大約註疏言二不能上而養下為悖傳本義則言初上二陽皆非其應者不能自養者之失也六三一爻諸家以拂頤貞為句疏云違大不正以養上九是自納于上以諂媚者也違養正之義故曰拂頤貞傳云柔而不正而動拂逆于頤之正道惟本義則以拂頤為句貞字屬為句盖人皆求顛于上三獨拂之而隨下体之動是自悖于頤

雖正亦凶六四一爻疏云四應于初以上養下得養之宜顛頤吉也以上養下下于養而如虎視眈眈然威而不猛也既養于下不可有失其情之所欲逐逐然而尚敦實也傳云以反顛初之養以乎傾倒然求賢亦常故為得吉虎視眈眈者養其威猛使下不敢易其欲逐逐者所施不窮也本義解眈眈與傳同但解虎視二句不同乃云其視下也專一而不他其欲食也雖繼而不勝總狀下賢求益之誠其求養于初以養人者既下而當又不倦數耳六五拂經疏云以陰居陽不有謙退乖違于頤養之義傳本義則謂君者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故曰拂經居貞吉註云守貞從上得頤之吉傳云居貞守固篤于委信上九則吉朱子乃云守常則吉涉險阻則不可

易學卷之

武林車爾康去病父輯著

大過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顧過謂過越之過非經過之過此衰難之世唯陽爻乃大能過越常理以拯患難也四陽在中二陰在外以陽之過越之甚也棟橈者謂屋棟也本之與末俱橈弱以言衰亂之世始終皆弱也既遭衰難聖人利有所往以拯患難乃得亨通也

程子曰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惟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由此道也又曰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見故謂之大過於常也

胡雲峯曰既曰棟橈又曰利有攸往亨何也曰棟橈以卦象言利往而後亨是不可无大有爲之才而天下亦无不可爲之事以占言也

不康曰大過者四陽皆中過(?)程子云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四陽居中二陰不勝其重有棟橈象當大過之時社稷安危人心震動情事崎嶇一不慎便當傾覆顛躓所關不小如[illegible]之深谷必於橈故皆其象以警之此君子用力斡濟莫救狀危之時故利有攸往

梁上屋脊之木曰棟所以承椽凡首也木曲曰橈本末弱而棟不正有如木之曲也椽重[illegible]以漸而下同字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註大者乃能過也初爲本而上爲末也謂二也當陰過之爻二中也極弱與衰不失其中也巽而說行以此救難乃濟也危而未持則將安用彼相乃亨是君子有爲之時也

徐進齋曰卦以初爲本上爲末初上皆柔故曰本末弱剛過而中以二五言巽而說行以二德言彖大過之世四陽過盛必剛而得中內巽而外說則可以抑中強之弊而扶本末之弱雖過不過矣以

是而性宜其事也時字當玩自是時節當如此遠其時事雖曰大過而不悖于道所謂剛過而中巽而說行者如堯舜之禪受而謳歌獄訟之皆歸湯武之放伐而後后逆師之恐後許以成大功而濟於時爲前非其時則堯舜亦且傳子而不傳賢矣湯武亦只是守臣節而不敢革夏革殷矣時不可失此聖賢所以當大過立大事成大業也否則大亂之道而謂之利且亨可乎

潘雪松曰陽爲大爲君子當大過之時剛實於內朋暌皆合操持太嚴議論太高剛嚴太至不能調劑柔和平懷處己以至激勵不可收拾是大者過也

吳因之曰天下事皆嘗與吾精神意氣而相參吾自處于過外還事勢益至極重而不可反任是風波觸天吾只按定把住船舵亦漸平安若與風波互相震撼則風波起聳勢益吾有以助之故也大過人之才止在巽悅上見之正不必强其時事以爲大耳

程敬承曰棟以本末弱而撓乃巽兌二卦皆主陰剛中而以巽說行之不几于益其弱乎何以利往而亨蓋剛當過時易涉于偏倚惟中乃遠于時亦易涉于躁率惟巽乃入于凡又易流于激亢惟悅乃調于氣是過而不過之道也故利有攸往而得亨豈予鍾氏曰剛過而中則可立巽而說行則可

推

史詠氏曰大過卦体巽下兌上四陽画積于中二陰画處于初上猶之本爲上缺下短所以爲本末弱則過而中而巽而說行此則指卦德也四陽雖盛雖爲剛過而二五居中內巽外說巽而以悅行之大過之時有大過人之才其撚揭規模地膽氣魄不可擋迷而訛懼一念毫不敢放事机幾許順略舉動幾許從容堯舜之禪受湯武之征代豈非宇宙間一大奇特事而四聖人處此巽悅用中之道俱可想見王輔嗣曰大過是君子有爲之時也危而弗持則將安用故往乃亨乃之一字言必往乃亨與未濟六三利涉大川一例　不康

尔康曰剛過而中四陽雖已過時而而由衛爲大者所得非若小過之并中而失之也大過陽卦而究其爲二陰卦是大過雖陽而生卦則陰也故其而惟以柔道行之况四陽之肴陽者皆不利者不皆利則其貴十川亦可知矣蘇子瞻曰易之所貴者貴乎陽之能御陰不貴陽之陵陰而蔑之也人徒知陰之過陽爲禍也豈知陽之過陰不爲福哉立陰以養陽也立臣以衛君也陰衰則陽失其養臣弱則君棄其衛四陽棟也初上棟所寄也弱而見擯不任寄矣此棟之所以撓也

錢啓新曰本末弱以明中幹猶強世有自貴能爲而屋漏則缺自外可攝而自勝則棟者爲本弱之過滿局皆稚而了看則錯生乎砥礪而顛齡則灰有爲末弱之過從中殊絶勝人前已倶作不振者爲本末倶弱之過

黄氏曰象曰大過之時大過者時過也二五枯老之象皆以其時言之已過之時須得小陰爲助其於人生養之道徹矣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李潞祚曰按兑澤也巽木也凡木生近水者楊也過澤大過木則滅爲二五枯楊是其義

傳澤潤養于木者也乃至滅没其木則是過甚矣故爲大過之時天下非之而不顧故獨立不懼舉世不見知而不悔故遯世无悶

丘行可曰獨立不懼巽木象遯世无悶兑悦象

孫聞斯曰震艮是陽卦反爲小者過兑巽是陰卦反爲大者過蓋陰卦陽在中陽卦陰在中陽在中則力量有餘而其過處大陰在中則力量不足而其過處小此過處小則彌〻要循劍故有恭儉哀三者之過可名非過處大且須不懼无悶一付精神全提猛省而洪蒙成其大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註以柔處下過而可以无咎其惟慎乎

尔康曰凡事不可徑而行苟而合也必有藉〻則有安頓有承受舍掌間中功大故相見而煩擯相介紹之從建功而爲驅除收拾之地當心而有致

知遜恭之功皆藉也藉者借資而行正者也遠取諸物則何草是何草者以之求神則為易傳云元以來兩以之結道則為包詩云白茅包之物甚微而最潔其堪為藉以一陰伏四陽之下故取藉為義以藉是措地之用故取茅為物大過初時如此小心謹慎即是行過乎恭以大過而行小過之行咎安從生

又曰最本本不弱為初上以全卦言也爻又不同

薛齋氏曰卦取全體故言本末爻散所從故以初為卦在初爻為本弱以致撓之由爻在初陰為有藉又為持撓之道

胡雲峯曰成卦以棟撓為象三四爻取棟象使六爻不出乎棟撓之一說則付天下之事于不可為然後已故又因爻象而別發其義初以柔承上剛〻易欲折而柔以藉之則可免傷如物錯諸地可矣而必有藉〻〻〻用茅可矣而必以用白茅此戒慎恐懼之過者也故其占无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註稊者陽之秀也以陽居陰能過其本而救其弱者也上无其應心无係吝過以此九衰不濟也故能令枯楊更生稊老夫更得少妻拯弱興衰莫盛斯爻故无不利也老過則枯少過則脆以老分少則稚者長以稚分老則枯者榮過以相與之謂也大過至衰而已至壯以至壯似以壯為女妻輔至衰應斯義也

疏若老夫而有老妻是依分相對今老夫而得女妻是過相與也女妻以少而與老夫老夫得少而更壯是女妻過分而與夫也老夫減老而與少女妻既得其老則益長是老夫過分而與妻也象直云老夫女妻不云枯楊生稊若枯楊則變老夫也生稊則是女妻也其意相似故象略而不言

爾康曰子瞻曰凡人之情夫老妻少則妻悍而夫恭老夫以此待女妻一切與生作務皆以相安何有不利國家有事之時人君出其臣子以正大為志以君臣為兄弟以小事為大事思間鈇遂甚也

急忽則與採事業似有不成
爾庚曰過壯之陽此爻爲婚然居中得柔而相調
劑化老餘之木而多生意也故爲枯楊生稊之象
枯楊是木卦正象老夫得其女妻又即上意而著
之象中之象也此爲初爻剝出旨之下繼得妻以
其于一例義也大女妻可發出過以相與之情形
若過意爲醒
司馬君實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
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爲吉不以得
位爲美
楊龜山曰剛之過僭云四爻之剛雖同爲木然或
爲楊或爲棟〻負衆推則木之強者也楊爲澤潤
則木之弱者也此卦本末皆弱二近于本五近于
末故均爲木之弱也
參義曰九二在初六之上老于初六故二爲老夫
而初爲女妻九五在上六之下少于上六故上爲
老婦而五爲士夫此但以爻之上下爲老幼也斯
得之藍田呂氏云

穀翻曰稊稚也楊葉未舒稱稊
辨閒曰鄭玄以稊爲荑詩曰手如柔荑謂如草木
初生之柔也後漢趙炳能禁樹生荑唐長慶中三
冬葉木前荑是也據説文荑訓玄文徐鍇云初生
草也別有蕛同音稊義也徐鍇引爾雅蕛似稗布
地生穢草是爲稊稗之類而無稊字當爾則孟子
不如荑稗當作稊乃又作稊蓋無奈文爾雅多假
借字無文義擇從者唯當以本文求之〻自說
文之字與而字義始定王輔嗣以爲楊之秀鄭氏
以爲山榆之實要之當稊如柔荑九二在上爲老
夫初六在下爲女妻稊柔則初六陰之象
像抄曰大過取象于枯楊或曰楊性勁直堪爲屋
材寧折終不曲撓若榆性則懦軟久亦曲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凶不可以有輔也
爾康曰此與四爻在一卦之中有棟象以剛居剛
不勝其重故棟橈而凶強毅不叫之人如不能助
謀不必發何能輔之棟橈無輔太丈之義句足哉
以其息在上六爲言則此爻抗旨息上六之弱地

四亦應初六之弱何以得隆也鄭氏又謂杖過于
其末不若杖過于其本者蓋之矣九三則過之爻
故爻辭與象同
楊誠齋曰棟橈者上六初六也而于九三棟言橈
凶何也九三恃過剛之勇將欲輔上六之橈而
適以壞之者也扶傾者傾必速支覆者覆必覆非
扶持之罪也而于扶持之罪也九三以陽居陽故
不可以輔上六之橈陳蕃竇武以之
深聞斯曰九三最正者也當大過則愈正乃愈過
愈過乃愈凶此時設有輔我者使將群起譁之而
彼必不得堅而吾亦反不能安故曰不可君子所
謂直任吾凶也古君子有特立于朝招之不來麾
之不去者乃棟大部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東康曰大當大過之時以大過人之才為大過人
之事才大智雄寵蓋一世所少者巽順小心一毀
妾曲功夫耳今以陽居柔剛柔得濟過而不過當
巽之終變說之始巽而悅行正是此爻故為棟隆
之吉不橈乎下謂不為下所撓曲也以下為初救
其本者非
又曰有他吝諸家皆言應在初六以柔濟之故吝
然他字宜非應義子夏傳曰非應稱他是也九四
一爻大過之最善者也然此爻則在最上又居重
剛之中承乘皆剛雖才有柔和而處勢峻極事起
不虞變生不測凡事自吉而趨凶者正未可知故
以他吝為警治與他吉一例如此說他字甚闡指
三剛非指應亦泥
爾康又曰一卦二五兩爻為二体之中三四兩爻
為全体之中大過四陽三四為中其義更切九三
主卦棟橈凶象與彖辭同九四棟隆吉則過而中
德與傳象合九三事到其間不容逃避竭股肱之
力繼之以死孫聞斯所謂直任吾凶者極得是義
九四剛柔相濟巽而悅行國家之業隆隆可起平
終處重剛多凶多懼不无有他之吝耳九三是他
立不懼遯世无悶之事九四是巽而悅行之事九
三是任大過之責九四是治大過之道兩爻俱是

大過人之人為大過人之事則過而中者也與二
五為中者尤大不同熊過氏曰剛過而中陽盛稱
過皆在內四爻故於中非僅謂二五爲中也得其
旨矣
顏鯨氏曰九四棟隆雖吉然當大過之時終過于
剛故有他吝
來矢鮮曰九三在下卦棟橈者以初陰在下為本
弱本弱必傾故橈九四在上卦棟隆者以上陰在
六為末弱末弱九皆故除此不取應而義亦直截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
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爾康曰九五剛過之人幸得居中故生意不斬然
枯槁之枝榮華有幾苟顏之士所能非人文言无
咎无譽者老婦得其士夫過于偏好有何不諧故
曰无咎然畢竟不稱有何可譽故直以醜蓋之二
五皆陽之過皆不得中九二處下居陰位在乘退
猶可言也九五陽剛處極如老婦之得士夫全无
生意即其一一時根作雖見帳張亦多妝飾而无氣

已斷國脈大傷何可長久
又曰說者多以九五為士夫上六為老婦其說不
一愚謂易不過取象大意耳劉先生謂本爻會意
取義不必奈拙剛爻極是如以易分陰陽以五
六分男女强以上六為老婦配九五之士夫亦先
意味昔人謂先天卦圖乃為周易晚添祖父今又
為大過撮合大婁矣
傷試寄曰魯昭公欲去季氏而倚公衍公為鄆陵
厲公欲抑司馬氏而倚曹爽如九五之比上六豈
能有所為乎
孫闓斯曰九二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大至過
而與其道甚苦而其心甚安故曰无不利五老婦
士夫則甚矣當繁華幾謝而乃與時撐欲旋轉百
方而難為人道即不可久即醜亦所不恤也
劉去非曰大過以剛過也雖二五得中而過則不
能冬合中道惟以在二則以過剛處弱勢奮發有
為而生理優延周宣王秦孝公是也在五則以過
剛處強勢盡張雖盛而生意已漸衰始是隋文帝

是也枯楊稊華士夫女婦只從木之會意取象不
必強牽別文
枯楊生華老夫得其士夫按少字說作士字從兒
郭氏定本亦云少字蟲傳類十字士誤亦明矣士
字氏理元謂
元少女以為老婦蓋指上六一柔之居極位而言
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註處大過之極過之甚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
凶志在救時故不可咎也
疏无咎者所以涉難滅頂至於凶亡本欲濟時拯
難意善功惡无可咎責此猶龍逢比干憂時危亂
不懼誅殺直言深諫以忤无道之主遂至滅亡其
意則善而功不成復有何咎責故象云不可咎言
不害于義理也
符曰大乾健坤順並配永貞哉之偏者也故其詩
曰君子偕老長少則乖乎並以發情之悲者也故
其詩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是故位取相符義永

甚稱宜為衛石以程陰陽然而媿六心怨以為中
庸雖見也故其繇曰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老婦
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苟不從陰陽之序則使偏時
術為有利无咎也然而仲尼特以為時陽可怨時
陰不可怨故其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老婦
士夫亦可醜也此為勉從楊稊以求其星陽而穿
誅枯華以牆災中喜者乎以此觀之嫗王元胃莫
之自立所由不若孔文舉金性太多水性太少者
矣
吳𣏌美曰過涉滅頂凶以為殺身成仁固矣然更
有辯者道德名義卓然特立先是陽剛君子則是
臨事而死也必扶植綱常必關係世道此所謂剛
過而中不可言過涉不可言凶也惟己先是陰柔
之有或不能正身于先又不修慎于從至于時從
事及不得不死乃是過涉之凶華比偷生之恥則
遠矣故元咎
爾康曰上六過變極陰彈圖主濟而後效身元
評人國有過涉滅頂象其以此之為龍逢比干憂

時危亂不供詸殺者孔仲達也以為過常起理不
怮危亡小人任隙自禍者桯伊川也予謂卦象悅
極位太陰柔豈無幹濟之才亦有澄清之志而終
元所杖與剛供犧漢之陳蕃晉之張華非不盡心
王室冬力圖家而一則參動不當一一則隱忍不去
均至殺身孔言龍連比十國非其倫桯言過當起
理貴之大過其言之皆語意引下
為學齋曰易大低上下盡停者從中分反對為象
非他卦相應之例也頤中孚小過皆然而此卦亡
明三與四對皆為棟象上隆下橈也二與五對皆
為枯楊之象上華下梯也初與上對初為指用白
華之慎上為過涉滅頂之凶也
棟說文謂之極爾雅謂之桴其意皆訓梁也那埜
之脊櫟是棟謂之桴
史詠氏曰古文篆體本末字皆亢勺脚兩字當從
木以一陽畫藏于本之下則根株回曠故為本以
一陽畫散于木之上則枝葉向榮故為末
楊本義根也榮于下則生于上楊升菴曰陸明德

謂楊為秀柳綠是也戴德傳謂柳之發修柳初發
苞是也、說與本義異
其弱候曰本表云根非是柳之發榮在本不在根
唐詩解燠此木米上青其証也況切文為本可象
根二非根明矣
趙氏曰凡木為華而實唯楊華者不實:者不華
首春生如桑椹作五辮小華生髭皆具其華墮地
即稱不能復生李春生者亦如桑椹而桴中之首
頗銳暴于日則絮吐得風飛絮之下有實如斷髮
着土復生一楊前人以楊花柳絮擬雪若特木之
祭耳華生于木杪為上之象
趙氏曰革荼祀以縮酒封國以苞土神由底貢于
荊楚戢聞罪于楚今沅洲有三脊茅永州有香茅
皆楚產也
張伯起曰大過詩云過涉滅頂凶亡咎趙氏與李
催書謂一為過而為涉三而凶兇則滅其頂凶可
見兇咎云者盖言亢所歸咎如易所謂又誰咎也
本義與此義外

按大過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傳以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无悶也見則以二句分屬爻諸陽生稀就六陽者陽剛之積故曰陽之極陽太長則六根也九五一爻此六九爻得正位乃以陽居陽本能極也以其居尊故不如九三之純剛以其太能極也故不如九二之柔稊得妻言其良者雖彼極而其益則少僅得无咎要能有吉合之美衡本義則云九五至極之陽比上六過極之陰无復生道也

坎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註坎險陷之名也習謂便習之習剛正在內有孚者也陽不外發而在乎內心亨者也內亨外闇內剛外順以此行險行有尚也

疏按諸卦之名皆于卦上不加某字此坎卦之特加習者以坎為險難故特加習名習有二義一者重習也謂上下俱坎是重疊有險險之重疊乃成險之用也一者人行險先須便習其事乃可得通故云習也用心剛正則能有誠信故云有孚若外陽內陰則內心柔弱不得亨通今以陽在于內陽能開道故雖其在心之亨也內陽故內亨外陰故外闇以亨通之性而往詣陰闇之所能通于險故行可貴尚也

胡雲峯曰六子卦皆重此獨加一習字或以為序卦遂在六子之先故言重也可知矣或以為象曰龜蛇方曰北曰朔而太玄配罔與冥人之腎兩皆有重義他卦爻字本義例以為占辭此則曰中實

爲有孚心亨之象蓋他卦言占辭之亨也此言象
心之亨也陽實有孚之象陽明在內心亨之象心
有主則實此心見得事理實見如此心既透徹而
是祈然行之无敢不然此心微有不通即是險阻
即不可行矣故本義以亨爲象有尚爲占已
項平菴曰重卦坎字在六十四卦之先故加習字
以起後例示離震艮兌巽皆當以重習起義之亂
坤不加習字者六文只一文故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
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
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
矣哉
註坎以險爲用故特名曰重險言習坎者習重乎
險也
疏險阱之極故水流而不能盈也處至險而不失
剛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習坎之謂也便習於坎
而之坎地盡坎之宜故往必有功也不可得升故
得保其威尊有山川丘陵故物得以保全也國之
爲衛恃于險也言自天地以下莫不須險也非用
之常用有時也
傳習坎者謂重險也上下皆坎兩險相重也初六
言坎窞是坎中之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陽動于
險中而未出于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于坎既
盈則出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中實居險
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爲
信義有孚也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
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
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
虛中菴曰流而不盈常也據見在處說行險變也
不失其信要其終言之也信指流而不盈言流而
不盈特爲不失信張本蓋足此達後不[illegible]泛濫水
之常也雖越歲經閏汎沙亦只如此不失常也不
可如介天以險行即流不失信即不盈說定安丘
氏曰陽動故流唯流故不盈可以出險若盈而波
流則澤水矣
高忠憲曰濟險之道力竭愚獲在前貞之不爲處

之泰然非獨危而即安爲性有功即殺身成仁亦性有功也時用者有時而用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君子設險以守其身正衣冠尊瞻視望而畏焉何險如之

鄭元錫氏曰險逆德行險危事並元所用之而何可廢也有穹者天階不可登山川丘陵不可決瀆王公法天險以制礼因地險以中國器制受壁隸城林獄域鄉溝池封疆道路設之險而國有居國也則夫險天地人皆用之故易元不其也

何玄子曰坎爲水流水也兑爲澤止水也兑陰卦陰靜故止坎陽卦陽動故流惟流故不盈若得盈而後流則止水耳雖行于險陷之中而不失其有常之信惟林而行必由此而後達彼此其所以爲有孚也象謂維心亨者乃謂人惜此境以維係其剛實之德于中則自有孚通之道蘇子瞻曰物之室我者有其而是心无已則終必其之水至柔而能勝物者惟不以力爭而以心通也不以力爭故柔外以心通故剛中解最親切在之則二五是也

常卦比卦皆坎亦以陽剛在內故皆曰以剛中天水停而不行則渦渦則終陷于坎惟流故滔滔不渠易而有百折必東之勢然則人之在險中者得不以行爲貴乎行而剛性則能出險而有功矣

黄氏曰靜爲元氣動爲生氣流者氣之生而不積者也故不凝土聚則填木聚則鬱其体重而不能自流也水者天之初氣形而未形故淵淵之氣同流乾坤鑿度曰水爲天地信順氣而潮潮者水氣性來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

又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在隱與微但言設險以守國而不告人以端險之爲用不可使人知也

尔康曰水流而不盈坎水本體如此若流水則盈而流矣行險而不失其信亦坎水之水流必在坎中流行之心理爲行險水元日不行險何得以出爲功可見人日在險中飲食衣履皆有之事上下衣着无非時險可憂要之得位不得其所訓得乎通聖人聚人只是信以行險何嘗欲其出險九二

未出中言其丈尚在于中故小有得非未出險中之謂也儒者泥之因謂坎以出險為功不知既在險中何能求出一求便有躁悶忙亂之弊矣維心亨維字作虛字

尔康曰水流而不盈坎水與溪水不同既其常流水惟流行乃有生机既流而不盈滔衣谷然有效悠然可觀涓涓之恬適光真可川現行險過頽在山懷山襄陵為勢所激然其必下必平者信也雖為行險到底復常是不失其信處象説水流不盈一句不但水德更見水趣行險句即其所交而贊之處常處變則不必言若楊廷秀之言陷于中而未出故曰不盈是以盈為出險而求盈也許氏曰人行到憂患之處如水流得滿然後行過去少些子不滿過去不得如針事替腰到底期待是坑坎纔滿然後得出是以盈為美滿而而求盈也但瀾河

渓

象

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本義治己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

丘建安曰洊再也水再至則為重習之坎初六乃内水之方至者六四乃外水之洊至者君子體之重習不已常德行者以此進德也習教事者以此教民也

司馬君實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俞琰氏曰洊之義與洊雷震之洊同雷曰洊聲相續也水曰洊流相續也水之流也前者往而東去後者又從而西來往者過來者續往來繼續不絶是內坎之象也坎字上加習蓋承卦辭之誤

蘭東曰坎上加一習字程子曰儒坎皆習者見其重險之中復有險而義大也然雖震之義不大耶或曰凡物相襲則有迹以水襲水一而已於惟坎稱習然而火而雷而風何嘗有然非至曰八純惟坎有兩物曰龜蛇方曰北曰淵人有兩竅太玄取闵與巽亦取配坎之義尤為不経或以序卦居六子之先此言庶几影似然而未知其解蓋坎在序

卦之先紐于乾坤後首六坎也六坎者周建子取正建也豈于坎上加一習字以示其尚歉然不如俞琰氏說誤爲是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以陰居柔重險之下兵㴠益深字林曰坎中小坎曰窞

吳臨川曰坑坎中小穴旁入者曰窞坎之柔画象水旁兩岸其缺象岸側小穴故曰入于坎窞

胡雲峯曰初六、三皆以陰居坎下性水本下而又居下坎体本陷而又居陷中之陷故皆入于坎窞初又下卦之下也其占之凶固宜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本義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爲有險之象然則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

章本清曰九二陽剛雖出于初陰而猶在二陰之下故爲有險之象雖剛而得中而有本舍柔止可求小得也終不能越然險阱之外而大有得可知矣陽本大而云小得以九二所求在出險險是以象曰未出中也二雖中而位則陰特小得濟耳何能出于險之中乎可見中无方所人心局于形体之中者猶未出乎險也况九二之象玩九二之辭可以識心矣

潘洪溟曰求小得者最微最密者一洪濛求之何可得焉世所謂廣大心者均非用之分量耳故曰未出中惟小故未出幸之也五則為坎不盈此坎本无盈時人心无有盈滿乃爲得其特人自迷其源自絶其流故多涸焉而不平唯平則无咎曰中未大者其分量之難滿然也

姚安之曰中爻非二五不在下然亦有影用者此與家人中饋是也未濟之象曰未出中亦指坎中之言

此時自居重險不可有爲尚猶居中凡事只可小小成就未出中皆俯言尚猶其未出于中也中以中位言非險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註既後其非位而又處兩坎之閒出則之坎居則亦坎故曰來之坎坎也枕者枕倚而不安之謂也出則无之處則无安故曰險且枕也來之皆坎无所用之徒勞而已

傳六三在坎窞之時以陰柔而居不中正其處不善進退與居皆不可者也來下則入于險之中之上則重險也退來與進之皆險故云來之坎坎既進退皆險而居亦險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所處如此唯益入于深險耳故云入于坎窞如三所處之道不可用也故戒勿用

項安世曰之者往也坎坎者勞親之詩人坎坎伐檀是也先儒以其有兩坎字便謂來往皆險非也此止言上下往來之勞下文始言險之多耳欲進而上則險而不可非欲居其位則枕而不得安欲退于下則又入于坎中之窞才不剛位不正時不利皆无所私此所以戒之以勿用也象曰終无功者言雖勞其心力多方劇之終无出險之效也味終字可見坎坎之為勞矣

黄端伯曰六三爻辭視初六有甚焉然初六直言其凶而六三僅戒其勿用蓋三居下卦之上亦有濟險之心者第才力不副終難成功耳坎坎枕言蹇蹇以六三劇節之心言之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註處重險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于五五亦得位剛柔各得其所不相犯位皆无餘應以相承比明信顯著不存外飾處坎以斯雖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於牖乃可羞之于王公薦之于宗廟故終无咎也

註剛柔相比而相親焉際之謂也

疏以一樽之酒一簋之食得其所以六四之與九五之剛而相交際而相親故得以此儉約而為禮也

傳六四陰柔而下无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為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于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明君心

可保无咎矣大欲上之萬信唯當盡其有实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礼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其質实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于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毛公訓牖為通亦開通之謂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

四同曰程傳此爻說理甚正但其所論切于為臣之納誨而不切于處險之投扎不可不知也

爾康曰當處險時小心謹慎樽酒簋二從省也用缶質樸也納約不敢廣侈也自牖不敢徑行也六四純陰柔己其用意如此故得无咎剛柔濟以此爻之柔接五爻之剛剛柔不偏方得无咎義一卦之爻皆以全卦取義況坎上三爻俱[illegible]陰上居險極而陷于罪惟四五二爻當位相得故際故无咎不然他卦爻承剛者多矣何不皆言際耶

爾康曰卦當坎時身在險中凡事約畧謹慎不敢安為納是獻納約是儉約兩字各義不由户而由牖蛇行蒲伏之意一切日用當行建常立業興是如此不特在諫君之說而進信開通之義亦在其中

又曰剛柔際也每爻之設固以各爻切理成文而有取于全卦然在一爻亦以本爻會意立義耳不扱及他爻也故坎四之剛柔際或以六四之柔有承于九五之剛不可知或以惟四五二爻當位相得而取其剛柔之際也亦不可知耳以為專承五剛而作此謀約蒙象則不其然為此言者尚扭九五為君之戒說耳不知坎卦諸爻惟六四履柔居正体性純和獨能謹慎約畧不敢妄為而有子乎天下之志其于上下遠近莫不皆然則柔之際其表其德不剛不柔協和不偏耳豈執定乎為承五為剛作此纔合耳

姚小彭氏曰冠之醴子與聞名之醮賓舅姑之醴婦三者皆用特尊觚醴而子與賓皆不在牖醴婦

萬物同止其所氣象一道清冷萬古當寂元常滌
不得絲毫染紂臧不汙絲毫授祇平乾象所謂雲
行雨施天下平亦此
鄭葵回曰凡止水影涸亦影豈本能盡平坎爲天
一真九九五以陽實居中雖在上流曾元勞逸不
是其盈而恰適于平既平則上坎下坎通而爲一
雖來以兩漥陰陷其上皆可免矣莊生有言乎者
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蕩也
此即不盈之謂不盈即是既平莊子云水者萬物
之準〻者五量之宗故上善若水何咎之有或云
不盈尚未平將來必平珠瑯來曰祇作坻水中小
渚也詩云宛在水中坻是也
蘭康曰坎不盈與上水流而不盈同水流不盈水
在坎中泉自如此本爲險陷若坎不盈則泛濫已消
險難已盡得其常矣此于坎卦泉元未出險之意
篤以忠純似得其旨
又曰不盈既平水已元患矣玩其語氣似有未足
意義不盈者元張滿也既平者不泛濫也然安瀾
宅陝方是吉成徒曰不盈既平適得其當是以未
大然此非洪水泛濫之水亦元容大也五當位居
中陽剛在上儘可有爲總是坎險之時只可隨時
因事以用其補苴罅漏而已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
道凶三歲也

丘建安曰坎陷也以一陽而陷于二陰也上下皆
坎則二五皆陷然坎之性下〻坎則爲陷之太甚
故上坎爲安以五得位而二不得位故五之祇既
平異乎三之未小得也其四陰爻則處陽外而陷
陰者最出是以初言入于坎陷上言寘于叢棘以
在二五兩陽之外也若中而陰三則失位乘陽而
元功四自得位承陰而元咎也
楊供圍曰處險有道宜通不宜塞宜小不宜大宜
平不宜盈皆道也象之心亨傳之水流行險象之
洊至皆通也二之小得四之納約五之未大皆小
也象傳之不盈九五之坎不盈皆平也守此者謂
之得道若坎窞之人既異于求小而繫纆之係又

巽于納約故皆謂之大道君子可以慎所習矣
兵臨川曰用官司圜土收教罷民能改者上罪三
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三歲不得其罪
大而不能改者歟
李隆山曰乾坤三畫以初相易而成震巽以中相
易而成坎離以三相易而成艮兌故乾坤者陰陽
之祖而坎離則天地之中也坎居正北于時為子
為夜子中離居正南于時為午為日之中夜之中
而二陽生焉故坎之三畫一陽居中日之中而一
陰生焉故離之三畫一陰居中天地陰陽之中北
乃造化張本之地故易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貴
其得天地陰陽之中而為易之用也且天一下降
坎中在物為水而在人為精以畫觀之坎之一陽
居中而中實即精藏于中而水情于淵之象也地
二上兆離中在物為火而在人為神以畫觀之離
之一陰在中而中虛即神寓于心而火明于空之
象也坎之中實是為誠離之中虛是為明中實者
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
寓誠明之兩起于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
學也
傳抄曰坎有險惟危求小得惟微口納約惟不自
修而後能自觸五不盈亦不自大而後能祗平皆
求小之義若坎窞之入既異于求小而嚴耀之係
更係于納約來皆謂之大道以微非其微則危乃
益危耳李宏甫云身在險中可速出乎是以君子
不喜其能出險而後喜其能覺入于險何故以益
當先兀可奈何之時必有可以奈何之勢然後徐
定以圖出若西伯之羑里是已是故既入于險即
安于險勿用勿遽求出為也方且以險為枕而入
于坎窞之中斯為盡險之平一義耳是非不受出
也此時欲出終必无功故唯六三独得處坎之道
而文王複擧以示戒焉若初正則入于坎窞者也既
入于坎窞矣欲以誰尤耶陳果敵陽瞰策是已若
上辛已出于險者也而復係徽纆寘叢棘仍有三
歲之凶為是亦不可以已乎李固陳蕃輩是已此
皆世之大賢人者卒之身不保國受殃而猶自以

為名節傷哉

按坎解異同水流而不盈諸家讀如句例雲峯則云水字當讀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而句皆指水言象卦辭有孚之義疏云陷險既極坑穽特深水雖流注不能盈滿傳則云若坎既盈則出乎坎惟流而不盈是陷動險中而未出地也丘氏又云惟流故不盈惟不盈故可出險行險而不失其信疏云行此至險能守剛中不失其信傳亦然朱子則曰一坎滿後流一坎水流而不盈共定如此即是行險而不失其信也求小得疏云以陽處中初三來附然柔弱未足為大援故可求小得也傳本義則云剛中之才雖未能出險亦可自濟不至如初益陷入于深險元初三之說六四又註以樽酒簋二為句用缶為句云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又用瓦缶之器言至約也傳亦然本義則從元儒以樽酒簋為一句貳用缶為一句亦有副貳之義非二簋也故象曰樽酒簋貳本義亦依陸氏云元貳字也納約自牖疏云納此儉約之物從牖而薦之傳本義則云約者進結于君之道牖以況君所明處不由戶而自牖以言艱難之時不可直致也

九五一爻疏云坎不盈坎險難未盡也人險難必得盈滿而平乃无咎若坎未盈滿仍有咎也傳亦畧同惟本義則云時將出矣蓋謂坎不盈坎有險之祇既平則无險矣惟坎僅能平而不能盈故象曰中未大也疏註云辭也傳云祇也

離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註離之為卦以柔為正故必貞而後乃亨故曰利貞亨也柔處于內而履正中牝之善也外強而內順牛之善也離之為体以柔順為主者也故不可以畜剛猛之物而吉于畜牝牛也

疏柔不處內似婦人而預外事若柔而不獲正中則邪僻之行若內外俱強則失于猛害若外內俱順則失于劣弱故云畜牝牛吉

傳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為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既麗于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

蘇子瞻曰火之為物不能自見必麗于物而後有形故離之象取于火也火得其所附則一可以傳千萬明得其所寄則一片日可以盡天下天下之續音明者衰矣

李本氏曰古說皆訓麗為附蓋以離為陰陽相附而明遂起附麗之說殊不如在離則麗取明義不取附也黃東發謂麗為文明有華麗氣象也得之矣

錢一本氏曰坤為牛又為子母牛離之畜牝牛坤之子母牛也而駒于母上前生前母行前中生中半母行下而生後母行推牛駒直是從母而行一步不離猶離呼母是為子母牛離性炎上已離當柳以離重離明不相借使多自作聰明之蔽今以重離之明而畜養得重坤之順如詩所謂不識不志率由舊章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安得不吉

爾康曰離重陽蠲焰之所遮隱故利麗乎中正不偏于明故貞中正聰明何所不暢故亨三德介害然離為明養之識神氣終洩故亦元利在中正乃能通暢故亨在後

郝仲輿曰有火有薪者凡火也有火之所附者鬼火也元大元薪者衰火也又鬼火燐神火燭燐火在地能火在天竹根之火有光無燐金銀之火有燄光光孰非離之所化乎是知太陽元精與地之諸

火性同而体異也
却仲與曰地二生人人者而化也其象為偶奇離
奇偶偶而成離是故善繼莫如火生滅不常体无
自性空中有火虛以生明如人形骸外実靈函中
空老氏謂谷神不死當其无以為用者觀虛也故
火一星離為十炬逆物而皆焚人一心繼為萬應
隨感而皆通虛則能離也然又謂之麗何也離者
兩之分麗者兩之合火性虛附物斯顯其有柔麗
則而形故火息于空光麗于薪神潛于寂如寓于
物離薪為火者妖火也不可以焚離物為明者耶
慧也不可以知故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聖人
然不動感而遂通此為離而能麗明物察倫聖人
所以先覺也離而不能麗飛揚躁擾恒人所以俗
迷也故卦以中虛為象占以中正為尊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
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
吉也
尔康曰離麗也附麗光麗似可解黃氏曰牝亦

兼文明之意日月草木衣其象也重明以兩卦言
麗乎正而陰各在其中為麗乎正也重明以麗乎
正李爾張云智周萬物而行所無事故當如有重
華緝熙之明則必无煩苛小察之失是非麗正而
何
章本清曰離象曰重明以麗乎正又曰柔麗乎中
正諸儒紛紛或疑上卦重明下卦得正以上卦之
重離麗下卦之正也或疑陰居五位非陰陽之正
乃事理之正也或疑周上重明麗正而設加麗正
之語于中之下也是皆拘泥二柔五剛之定位為
耳試畧舉諸卦象傳會通而觀之如大畜曰能止
健大正也大壯曰大壯利貞大者正也循謂正不
專指九二言也然巽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
而志行果謂中正專指五言二雖中而不可以為
正乎要皆不論乾道變化乃利貞坤承乾利永貞
之義故于乾二中正之辭一一分疏不明且于諸
文利貞俱指為戒如艮六五象以中正乃謂正乎
美文如未濟九二象曰中以行正乃謂間中得正

易中正字義為愈晦矣故十當以中易識正准知
也噫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其如世之學易者諒
而不貞何而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洪覺山曰明兩作為離離不必兩作也以繼明之
意言之耳繼續其明續然无火以喜照于四方而
四方萬物无所遁情是照之之謂也非物物而察
之之謂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傳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
炎上志在上應凡十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之雖
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
其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于咎矣
初在下无位者也明其身之進退乃知處之道也
其志既動不能敬慎則妄動是不明所處乃有咎
也
私記曰離德為明于象為火初九有離體乃情明
睽察之人而以剛在下則又鋭意而前犯六火性
也所以施為繁劇而履紛錯故聖人狀之曰履錯
然非差錯之謂也　履錯猶敬礼以敬為主從
九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註居中得位以柔處柔履文明之盛而得其中故
曰黃離元吉也
劉牧氏曰離為火象恆附于物也若以剛附柔則
焰焰而步燼九四是也若以柔附剛則物堅而難
燃六五是也過盛則有衰竭之凶九三是也惟二
以柔附柔又得中也且離為礼而得中道礼繇中
道以和為用而有節應離之元吉之
蔡淵氏曰離之時用在中二五皆非之中也五當
位故五為勝離之時用在中二五皆非之中也二
當位而三不當位故二為勝
別傳曰凡黃字本坤五黃裳之黃來坤凡十五離
凡十二者依所謂柔麗于中正是也以黃名離得
坤之貞自可孫以化之源元故不徒曰吉而曰元
吉

如无所容也
註處于明道始変之際昏而始暁没而始出故曰突如其来如其明始進其炎始盛故曰焚如還近至尊逼非其位欲進其盛以炎其上命必不終故曰死如違倫之義无恩无承衆所不容故曰棄如
傳善継者必有昇隆之秋順天之道若容欲然今四突如其来失善継之道也
章本清曰明之才人犹火之于木火宿于木而能焚木明本于人而能害人顧用之何如耳九四不中不正剛氣暴暴其害若此人〃以聡明才智爲氣所使而其得禍反酷烈矣可不戒哉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傳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徳可謂善矣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于剛強之間危懼之勢也惟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于出涕憂慮之深至于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出涕戚嗟蓋非憂慮之深乃時當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畏懼如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徳与所麗中正泰然不懼則安保能其吉也
彦當植氏曰離六五純是少康周宣王在仍虞共和之間能沱嗟則可以中興故吉
四問曰来于謂処于上下之陽而憂懼然〃知上下二陽乃五之所麗以爲明者何処之娯耶出涕沱若戚嗟者亦几二爻離之意但五君尊位故以切于己情看言之耳二言元吉而五但言吉者五在尊位有憂己之意而二言其心徳也
蔡虚斎曰看来六二亦処于上下之陽而得爲黄離之吉何也一則得中而且正二則方中之時非日昃之離也若六五則没明将昏而且不正故其辭危
爾康曰離害上焚之勢六五甚爲可畏乎其柔中居位而能出涕戚嗟是為人君而有憂此懼禍之心者故得吉也蓋隠人散史維仁畏世之心非其責任者在王公宜有此戚矣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傳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宜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

李兩溪曰有嘉折首王者之兵只誅首惡醜類不獲不以爲咎也

易翼曰有嘉二字如詳風虞實正王師之大旨此三代征誅氣象

胡雲峯曰坎水內明而外暗上六暗于外者也故必陷于刑離火內暗而外明上九明于外者也故可用行兵本義云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嘉剛遠剛威震故曰折首明遠則刑不濫故曰獲匪其醜

李寄辨曰離體之君自當出征有苗之戰殺所以承商奄淮夷之征成王所以繼武王周公作立政終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召公畢公命康王亦他豈惟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而已若不如是不足以正邦也

來泉曰坎愈下則愈險離愈上則愈緩故坎三離四皆不善之之然則坎上則愈當出險往于所變更乎離上愈當上最宜乎所變更則然坎上陰承離上陽剛聖人又不取卦義而各以爻象言易作一意以見變化之妙

章本清曰離爲日坎爲月坎在北方亦爲月之本位也每月晦朔之間月則坎位而日來會之則日月交會而爲朔日魄月魄交制乎晝日神月精冬則以納北亡入心之交精也紐於根柢生氣物當新四時之滋長寒暑萬物之生長[illegible]翁闔之耳吾人神藏心離日象也精藏腎坎月象也試自象人現之每日念慮經營莫非精神爲之發洩及鬱晦入息而時方熟寐則神入于腎而交乎精魂亦隨人而攝于魄此則人人皆然非養生家取坎填離之說也惟在而寤也神之入于坎故精得神而愈充晝而夜之精現于離故神得精而愈旺此其故何也天一生水本陽也成于北六則爲陰而在人爲精故精雖成于北而位在坎然其元則生于天一其性本陽是謂元精則其上與神

交于離者乃天生之元氣也地二生火本陰也成于天七則爲陽而在人爲神故神離於天而位在離然其元則生于地二其性本陰是謂元神則其下無精交于坎者乃地生之元氣也可見水火不相射其体爲坎離火上而水下其用爲既濟猶藏神之藏精天人一也

知坤與曰坎即乾之資始離即坤之資生坎中一奇地合天中故陽生于寅離中一偶天包地外故陰生于暑乾坤坎離一体而分合者舛故有乾坤即有坎離火濟陽之中氣而風雷火化也水濟陰之中氣而山澤水化也是謂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有乾坤然坎離所以爲兩儀四象也

按離解異同明兩作離程傳明兩句謂今義則訓作爲起以明兩作爲句云化水滸至今明來日又明也履錯然註云錯然者警惧之貌大全諸初則云事物紛錯之意又謂所履乎錯也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咸

咸亨利貞取女吉

傳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孚則相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于正也不以正則入于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說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卦有柔上剛下二氣感應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之義以此義取女則得正而吉也

何玄子曰感則必通故有亨之理然必利于得正一卦六爻无非正應以男下女于禮又宜夫男女之交得于時未必得于情得于情未必得于禮

故通者未必正ゝ者未必通惟于咸而俱矣是以
其象爲取女吉也
丘建安曰咸二少相交有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
時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爲象男先下于女婚姻
之道成矣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
世夫婦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爲象女下于男居室
之倫正矣或曰卦以二少二長相重皆不有損益
予曰損雖二少而男不下女咸感之義微矣益雖
二長而女皆男上恒久之義悖矣此下經所以不
首損益而皆咸恒也
胡雲峯曰乾坤氣化之始故曰乾元亨利貞咸恒
形化之始故言亨而不言元也
人曰先天八卦之象說卦凡兩言之先言天地而
即繼之以山澤繼言水火雷風而終之以山澤相
薄者有貴于不相悖不相射者有貴于相逮惟通
氣則兩言之不改然則上經首于乾坤者天地定
位也下經首于咸皆山澤通氣也以然其分統氣
坤分而爲二卦氣從其合故山澤合而爲一卦人

易八純卦六爻皆不應否泰咸恒損益既未濟六
爻皆應否泰六爻相應故居上篇咸損少男少女
相應恒益長男長女相應既未濟中男中女相應
故居下篇咸以少男下少女入應之交物者故居下
篇之首故上經彖辭不言女下經咸取女吉家人
利女貞姤勿用取女漸女歸吉ゝ言婚姻之常不
有於咸見之
李彭山曰感有自物之所觸而言者有自然之動
先而言者而皆以不動爲體大傳曰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不動者不動于物而其感爲虛
也
來知德氏曰八卦正位艮在三兌在六此爲陽三
則以陽居陽兌居陰六則以陰居陰三是艮之主
六爲兌之主男女皆得其正所以亨貞吉
亨利貞三德分言山澤通氣之始成已有元不必
言元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
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矣
雖艮剛而兌柔若剛自在上柔自在下則不相交
感无緣得通今兌柔在上而艮剛在下是二氣感
應以相授與所以為咸專也艮止而兌說能自靜
止則不隨欲動以止行說則不為邪諂不失其正
所以利貞也艮為少男而居于下兌為少女而處于
上是男下于女也婚姻之義男先于女親迎之禮
御輪三周皆是男先下于女然後女應于男所以
取女得吉也
楊誠齋曰既以感應相與而說矣而曰止者何非
止與說離而為二止與說合而為一也水如鑑之
為象水常止而萬象自動也如天地之相感而未
嘗不寂然也大哉止說之道乎
吳叔美曰感至只是一感感只是止止者一定之
之理即至正之理也故咸止以說則自歸妹物于
說則非貞矣
或問遂公曰易以何為體遂公曰易以感為體故

心學之然隨緣起感則心無其心矣山澤之通以虛
受焉者也涂辭從明彰神知化之幾而歸本于何
思何慮之咸其旨深矣
黄氏曰雷風氣之動而化者也山澤形之靜而止
者也聖人作易不以雷風明感而以山澤明感者
何也山澤之形雖實而其氣則虛也莊子曰胞有
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
則六鑿相攘其深于虛受之宗乎程傳曰虛者無
我也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傳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漸潤通徹
橫渠又曰山上有澤非交感不能也感物之矣
若以虛受人有所係吝皆非正吉故六爻皆以凶
矣虛中者无我之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
容之擇合一作而受之非聖人有然心通之道也
張橫渠曰男女配合於為感也感之道不一或以
同而感聖人感人心以道此是以同也或以異而
應男女是也二女同居則無感也或以相說而感

咸以相畏而感，如虎先見犬，犬〻則不能去；犬若見虎則能避之。又如磁石引針相應而感也。若以受心而來者則相親，以容心而來者相見容色自別。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感動之也。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人欲老其老，此是以事相感也。感如影響，无從先後，有動必感，咸感而應，故曰咸速也。

張横渠曰：山上有澤，非交感不能也。感物之善莫若以虛受人，有所係慕皆非正吉，故六爻皆以有應不合卦義而有所說也。

丘行可曰：人之一心，其湛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虛故也。苟以私意實之，則先入者爲主，而感應之机窒。雖有至者，皆捍之而不受矣。故山以虛則能受澤，心以虛則能受人。

俞琰氏曰：書咸有一德之咸訓今，皆曰咸，感也。謂咸之爲卦，有上下相感之義，非以咸訓感，亦非以咸爲无心之感。或者泥于字說，遂以咸爲无心之感，非也。夫人之所以相感者，心也，所謂之感矣。以爲无心可乎？但不可容心而有所私耳。若其无心，又焉能感。

又曰：澤非山所有也，而有焉，蓋謂山之虛之使止。欲衆澤之通于山，則豈不可如塞之山上有水而必曰澤？非必其有水也，以其虛之彼實也，故爲蹇此處也，故爲咸。

陳白沙曰：雷霆之聲可以鼓鍾鳴，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伐木友朋之章可以召鬼神，故感其心者物微不應，盛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

嘗發之曰：凡一切音言，緣浮入少而成之最受王予於口，人心有所不受，而後能受我下体吉〻爲寬光明，其于種〻無味，則然一切不受，受乃虛咸之所以受人者此。

孫淇澳曰：山以虛爲澤，故水歸之而山爲受；君子以虛爲德，故人歸之而君子爲受。若山上澤則木上行而先溢，不得山之神而徒泄之山氣矣。於卦特名損而忿欲從此識爲終，亦以小爲主而不任

之大地汪洋迷漫衍无涯矣故曰君子以懲忿窒
慾凡人忿之易生者非氣之有餘乃不足而反成
躁急也欲之易縱者亦非氣之有餘乃不足而更
多搖蕩也不論澤在上在下皆云有山者山能為
主澤始通流否身之山有主亦澤始通流

初
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註處咸之初為感之始所感在末故有志而已如
其本實未至傷靜

既咸其拇者拇是足大指也体之最末初應在四
供處卦始為感淺未取譬一身在于足指而已志
雖小動未甚躁求凡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以其
本实未傷于靜故无吉凶悔吝之辭

呂伯恭曰初六雖有四相感然感之初者也感之
初信未孚志未變此一爻只如此看甚明當玩味
志在外也一句今人與朋友親戚交感但責人而
不責己只說我識意已孚而彼不應不知己之誠
未孚如足指之方動安能感人又曰六處咸之下
足感之淺者也故以拇言象曰志在外也者當人
之感人感之不入即止初六則不能謂感其拇是
在我者微未足感人也故志在于外无自己之心
求為感通而淺已

張慎甫曰拇非全足也拇又非全趾也足之動不
關拇然拇亦動之偶矣无念中忽生一念一念雖
微而志已向于外此正慕恩之几故君子必慎其
獨也

蔡虛齋曰咸之初六止如孤寒之士跳遠之臣勢
分之接于上者既無相親之便情意之投于上者
又無相得之素故感乎人而人未為之感雖求其
進而未得遂亦進也而凡交情之淺者皆是

鄭申甫曰人之行权在于足拇雖動而未能行但
有其意而已故不曰足而曰拇者心感而跡未應
也

蟬聞曰拇說文將指也人十四指惟此大指在
外象初為卦之外大體常感者乃是拇今不
可因腳腿遂謂拇為足大指若爾則何以象外故
曰現觀象玩辭不得拘乎象則失乎辭艮初六言艮

其趾可以立見
凡止足自趾始故艮其趾咸足自拇始故咸其拇
拇依子夏作踇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註咸道轉進離拇升腓〻体動躁者也感物以躁
凶之道也由躁故凶居則吉矣處不乘剛故可以
居而獲吉
疏雖者與奪之辭若既凶矣何由得居而獲吉良
由陰性本靜今既不躁而居順其本性則不有災
得免凶而獲吉也
本義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
者也二當其處又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然
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占動凶而靜吉也
胡雲峯曰咸艮皆取身為象咸六二即艮六二艮
其腓不言吉凶咸其腓則曰凶者躁動故凶也若
吉即艮其腓之謂也在咸下体則凶如艮本体則
吉
揚廷秀曰鍾不扣而鳴則妖石非言之物而言則
怪物有不感而自動者乎故以居為吉
章本清曰咸二雖凶居吉順不害也信乎人悔多
生乎動靜居則雖凶而吉矣君子趨吉避凶豈有
巧拙以殊趣之哉
兪康曰六二陰柔之咸本无吉也而居焉則吉九
三陽剛之咸本无吝也而隨焉則吝居吉者非以
不動而吉蓋以不動為吉則五之咸脢何以謂
志末二之居吉不妄動者五之无悔不能動者
又曰咸者感通之道也六二者陰爻之正也九五
者陽爻之正也二五者相應之正也咸之二五正
宜取應為義何以二則曰咸其腓五則曰咸其脢
而爻皆無吉辭以二者自私之感〻而无感皆也
故非以相咸為咸又以相感為累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
在隨人所執下也
註股之為物隨足者也進不能制動退不能靜處
所感在股志在隨人者也志在隨人所執亦以賤
矣用斯以往吝其宜也

傳云亦者蓋象辭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頭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比言亦君子上爻辭也上云咸其脢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所二陰爻皆有感而動三雖陽爻亦然故云亦不處也不處謂動也有剛陽之質而不能自主志反在于隨人是所操執者卑下之甚也
胡綜氏曰咸九三何以見其志在隨人豈非以少男之性感華無定乎觀看以九三之過剛也
黄氏曰九三既漫曰是一種學問道統嚮慕不肯思惟自謂處矣而不知亦不處也而亦無從
朱震曰執其隨本義主下二陰謂隨傳主上陰說
蔡氏則謂三動而二陰之隨曰九三亦當之位焉十上六陽好上而說陰上爲說主三往而從之故有咸股執隨之象然總不必相從而胶而一于隨人已亦不得主矣所謂從風而靡與世俯仰品之最卑者也執其隨者猶云守定一個隨人耳往吝漸鄙之辭以九亦三剛以行邪性行如此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註處上卦之初應下卦之始居体之中在股之上二体始相交感以通其志心神始感者也凡物始感而不以之於正則至于害故必貞然後乃吉吉然後乃得亡其悔也始在于感未盡感極不能至于无思以得其黨故有憧憧往來然後明從其思也
朱晦菴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絕只不合著憧憧了便是私意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蓋感應自有個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又云往來憧憧只是著一個忙迫的心不能順自然之理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個忙。
胡雲峯曰爻言貞吉悔亡凡四卦皆先占後象異九五咸大壯未濟皆九四
蘇子瞻曰九四之所居心之所在也方其爲卦也四隱而不見心與百体並用而不知是以亡悔无朋及其來之以四也而心始有所在心有所在而

物疑矣故憧憧往來以求之正則吉不正則不吉

既感則悔忘未感則害我者也其朋則從非其朋

則不從也王文成曰憧憧思慮強其絕不得只就

無思無慮討個分曉一覺悟來自然天理精明自

有個物各付物的意思

唐凝菴曰心之官本思惟心体未明則其覺性皆

發而為思一涉于思則散亂紛飛勢所必至矣習

靜之人每苦于此故有隨時起照之說終非端本

澄源之謂也

鄒參四曰四為悅始澤山感應之交也其位當心

但心寓象体中不與象体俱見故不言心誠如象

所利之貞則心止于得涉遠百慮同歸一致寧不

動而感自通止性山凝恍惟淵靜有何不吉何悔

不亡苟未能貞而思路紛馳意緒妄想憧憧然既

往而將後來而迎感非正感應非正應從不思者

如朋往與偕往未與偕來往往來來百端交集索繫

无体易勝夥擾安在其為貞且吉耶此便是悔矣

九四以陽居陰聖人慮其不貞故設為兩端以示

易言悔自此爻始或謂中爻三陽三陰不速為朋

援泰九三損六五益六二豫九四為臨蹇九五之

朋未解九四之朋至亦何嘗有三輩相從之朋從

特言其繁耳

余銘金曰思以何思為体豈必尔之以為思思以

何思為受人之用豈必從之以從尔思

彥陵氏曰兩本字大可味本感者之本正凡害即

在感之中有危之之意未見大之本正見心体本

來京自見大有醒醒之意深明鄒曰式止主感說

主應外有說而內元止便喚做感吾

何玄子曰何思何慮雖聖學之成功實學者用功

之節度也昔上蔡嘗舉此以問伊川伊川曰有此

理賢卻發得太早然好用功則已悔其說之有未

盡矣何思何慮非無思無慮也直心以動出于自

然從自思慮而未嘗有所思慮心之造化日月往

來相推而明生焉寒暑往來相推而歲成焉往屈

來伸相感而利生焉皆出于自然未嘗有所思慮

也故塗雖殊而歸同慮有百而致一然非勢藏淵

嘿狀視卻聽則必不能精義入神以致其用要其旨而案大其德大惟天德出寧性性物物則終日感而未感當此窮極義之精微以至于神妙而與天地自然之化功漫道為一者也故曰德之盛也而悔尚何不亡之有嗚呼旨之矣

黃氏曰九四當心之位不言心而言貞貞者無心之正体也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憧憧往來何與人偕來之類乎故曰朋從爾思

爾康曰咸九四心位也四在三陽之中當心之位感之主也象故不言心以心在內不可見故特言心之用思者心之用也豈言象体而不言心蓋所以尊心也故貞吉悔亡與憧憧朋從說而端以示戒四與艮樸從止定中發出新合意思此侍雖子人感召而最初一念是無私由從無然害之賊是以悔亡其言悔者亦以九四不中正也憧憧往來不思能何思何慮思而文之不思則朋類之私皆從爾思此日不得清楚无有疑一之日矣輔嗣所謂未能忘懷息照任夫自然莊子所謂何與人偕偕來之類者是已朋從爾思雖有勝擾之私終致從思之益比其淺也乎有德攝之功未涂靜慮之境此其失也故不曰无大而曰未光大者語有斟酌

楊止菴曰毛氏璞云憧憧念慮不定之貌字書憧從心从童謂童子之心不能自定也此以卦体象人心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註脢者心之上口之下進不能大感退亦不為无志其志淺末故无悔而已

疏四已居體之中而心神所感五進在于四上故所感在脢脢已過心故進不能大感由在心上退亦不能无志子夏易傳曰在脊曰脢馬融曰脢背也鄭玄云脢脊也王肅脢在背而夫脊說文云脢背肉也雖諸說不同大体皆在心上輔嗣以四為心神上為輔頰五在上四之間故直云心之上口之下也明其淺於心神齊於言語

傳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而所不見也言能背其私

心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滞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
本義脢背而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无私係九五適當其處故取其象戒占者以能如是則雖不能感物而亦可以无悔也
楊敬仲曰心之上口之下曰脢〻者无思无慮営為之所雖感而无應雖靜而无川繼无悔而非大道故曰志末也末之為言畢之也何謂大道夸悖忠敬交錯泛應喜怒哀楽云為思慮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朱子答門人劉伯量不可有厭煩好靜之心人在世上无〻事底時節随事未便應着他若事至面前而自家却自至靜循然不應便是心死矣近多以此為志末註脚
王弼云脢者心之上口之下其肖賜之間于此一身至虛無思之地也九五當之宜其為咸感之盛也止曰无悔何也蓋无思而神則明无思而不神則昏神者心也不神者賜也賜雖无思皆惜而已

故為思而在心五以剝居四之外故為脢而在背心有思則有滞夫故必貞而悔亡脢无所思故无悔志末者末即无也言无所志非洗末之末也
郝仲輿曰人情有感欲動莫如男女人身无情順應莫如腓脢〻心能如腓以為感如脢以為應則動而欲止〻不同于枯槁乃可以訖〻而无情悅不同于貪逐乃可以止釋氏云心如墻壁乃可以入道一根從入六根圓通即此義文所以象二五之中也
楊止菴曰脢在背後脊梁骨上有肉處觀身全躰五在後為背則此脢在背後実在五之上指上九脢為背後脊梁骨處人身百骸五臟戒德紐于此而心実係于此五為心位上為脢主感蓋以心雖從便乎肢腓拇而貫出入无時莫知其鄉不免有所私係者惟脢在背後純乎四体百骸无所不編是廓然太公无所私係者有感必通而又人所不見以此為感故心能其神明牽應物而滞其公正无係也此象最明説文以謂脢即脊陸司農謂喉

九五是也係二說上不忘其本而志其末二与上
皆陰柔不正之人也而九五係之說之雖无思也
非皆情乎 楊誠斋
胡雲峯曰子夏云在脊曰脢諸爻象拇象腓象心
皆戒其感於物而動五象拇不動矣而又不能感
物諸爻動而无静五静而无動皆非心之正也但
以其无私係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
紀聞曰脢言背肉昧與爻象不合艮言止可取諸
背咸言感所取皆動物拇而腓而股而心而喉之脢
口之頰舌自下而上自末而顚有次序皆運用也
凡入將行未行則拇自振搖將言未言則喉中究
韓拇者動腓股之漸脢者鼓頰舌之先
項平菴曰查許國氏學於陸佃謂脢在〻下心上
即喉中之梅核今請之三思臺是也按喉中之核
亦不能自思則亦与脊肉同為无思爾
又曰四與五皆在上脉其尊相近故分主心脊之
事五官之治皆本于心以九四當之五藏之絡皆
係于背以九五當之四居上下之交有往来之象

中脢核湯曰喉之出納皆非
何玄子曰陸農師云脢在口下心上即喉中之梅
核今謂之三思臺者是也物而迎飲食以嚥有他
思則喧脢与頰舌最為比近脢不能言必賴口以
宣之舊解為背肉非是以在心上故為五象感九
五之脢者上六也感之時欲速相應不能久俟故
諸爻合應取比二三以腓股相感五上以脢與輔
頰舌相感然正應自在故告以勿亥則得其意即
六二居吉之意
吳叔美曰其餘然不可動而能關係禁物也戒而
全五已是遍体皆感〻全背肉乃是遍体皆通故
總爲有查于背有愧于心者必汗洽于背〻之感
一毫不容思議又无一体不通達有也感其脢又
何悔之有感脢非是艮背之象
張二無曰六二陰爻然艮男也男動步躁故象取
腓九五陽爻然兌女也女貞自守故象取脢下卦
止而防其說故腓之性也必出上卦說而下其
止故脢之静也寡悔

又曰腓宜動而曰居吉如詩言卽居非无出入都是安安何言如之脢宜靜然曰咸脢宜有一當戾通變化人之涉感以面便帶識情此之涉感以背所云不識不知而順則者安得有悔咸之最善者也无悔與悔亡不同悔亡者悔而復亡无悔者本來无可悔志末也末卽見本正是妙處

胡光德曰六爻以九五爲主蓋咸者心也心之所係者脢也心動脢靜靜爲動主也靜則貞其本以制末而不忘于末矣故周公嘉以咸其脢而夫子推原繫爻之意惧其志末究以正靜非全昧之也大抵此卦爻爻有應爻爻有比惟有應故得名咸惟有比私昵累咸聖人所以一卽一咸受若其義元非欲其去私全絕耳九五則中正爲最六二乘中正次之四雖不中正而當互乾之心可勉而貞又次之初雖不正而感尚淺又次之惟三止性而躁上說性而係則咸之最下者也非九五雖主卦哉卦以艮爲主又以九五爲主互發咸道之貞也

光德又曰五之得爲主卦皆當脢之靜也舊說十其靜而不能感物盡誤于志末之語今從程傳辨按

又曰此爻程朱二先生異說程取其靜朱卻其過靜玩經旨還從程傳脢背內位心上心所係背也心動脢靜咸其脢脢主靜以攝動卽卦辭貞意大象虛意亦卽艮其背意若病其不能感物爲志末則并其背亦末矣此无悔與悔亡不同此位儼高正與復之无祗悔敦復无悔一般皆涉咸反之之學非四以下可及也

薛康曰咸之九五尊位顯有感人之極二其間與更有中正之應而係辭曰咸其脢所志在末便得无悔得毋爻大而卦小乎再三思之遂有一說此爻雖大而卦則小咸卦主悅又爲陰乘切比上六又以九居五陽獨自任无虛心下之意故不取於尊中正之象而以自拇而腓以至漸脢皆爲志末之象其能无悔者尚賴中正之位不淺耳

胡雲峯以爲諸爻動而无靜五靜而无動皆非心

之正也此說合爲若吳叔美曰咸全背而乃是遺餘皆通故德盛者安於背有私心者必汁洽于背背之氣一毫不容思議而倚者又有为之說曰人之涉然以而使滯情議此之滯感以背所示不識知而順則背此感之最善者也夫妙思苞玄善言指遠凡以一理執而措之何不可通第理在現前机有當下不若接其說而平鋪有地讀之爲得上所称咸腓之說即艮背之說也不知艮咸二卦名義各取止之爲感理分數昭背之共梅林有大小此而問之革不害理至上六輔頰舌已是口說之勝的非心悅而叔美深以悅意涌出乃舌勝輔頰爲善則誤甚矣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說滕口說也者舊說子作滕或作勝滕然也所說者口无般心故曾六滕口說也鄭玄又作滕々送也咸道極薄徒送口舌言語相感而已不復有志于其間王注義得而道未如離問其旨也

傳上陰柔而說体爲說之主又居感之極是其欲感物之極也故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于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於人乎不直云口而云輔頰舌亦猶今人謂口過曰唇吻曰頰舌也輔頰舌皆所用以言也

項平菴曰初上皆不言山澤各者當感之官亦在内者必處于外柔在外者必悅于内皆其常理又所感在正非妄感也故无山澤諸傳謂滕口說爲鄙之非也若鄙之則爲吝矣事自有當用口說之時凡訓誥誓命皆口說也滕字虞翻本作媵蓋傳布之義書所布告之條也但當作口說亦不爲美故不得言吉

易荃曰咸上艮五皆以輔爲象聖人恐其无別也咸曰頰舌見其動也艮曰言有序見其靜也

吳叔美曰上六曰輔頰舌旃離咸中猶隱而不形然至于上則發而形于可見曰輔曰頰則矣觀无不是也曰舌則志皆无不是也蓋通内外皆是悅意涌出故曰滕口說水出上爲滕知是中心相悅溢出如此方是咸之極致

楊止菴曰滕即騰字九家易曰乘是也或謂之播訛音說字作滕徒登反騰競與之所說者口九復心實故六騰口說也鄭玄又作媵媵送也咸道極薄徒送口舌言語相感而已不復有志於其間王注義得而虞未知誰同其旨也

朱子解曰輔口輔也近牙之皮膚與牙相依所以輔相頰舌之物故曰輔頰而旁也輔在內頰在外舌動則輔應而頰從之三者相須用事皆所用以言故因兌互象之兌為口舌輔頰舌之象也

趙汝楳曰爻之言六皆係于止其取人身為象則各因其位不當如他卦言位應蓋拇與心腓與脢脢與輔在人身皆不資應故也

蘇子瞻曰咸者以神交夫神者將遺其心而先于身乎身忘而後神存心不遺則身不忘身不忘則神忘故神與身非兩存也必有一忘足不忘屨則屨之為累也甚于桎梏要不忘帶則帶之為累也甚于縲紲人之所以終日躡屨束帶而不知厭者以其忘之也道之可名言者皆非其至而咸之可分別者皆其粗也是故在卦者咸之全也而在爻者咸之粗也爻能一体自拇而上至于口當其處者有其德德有優劣而吉凶生焉合而用之則拇履腓行心慮口言六體並舉而我不知此其為卦也離而觀之則拇能履而不能捉口能言而不能聽此其為爻也方其為卦也見其咸而不見其所以咸猶其為人也見其人而不見其體也六體各見非全人也見其所以咸非全德也是故六爻未有不相應者而皆病焉不凶則吝其善者免于悔而已

郝仲輿曰六爻皆未盡善矣何取為咸以是為所以為咸也爻者象耳神不可象拇腓股脢舌皆塊然之形也以塊然之形皆能不言而喻有感而通者何哉神之為也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所謂无思無為者即寓于塊然之形是以九四一爻居上下之中當心之位爻辭不言形人不言咸无思无為之象可默識矣其能貞吉悔亡則聖人之心也若其憧憧往來則恒人之心也是在九

四而已
失紫美曰人到止而說如此感應是渾身皆成感應自足至口隨舉一躰觸元不通其是元脛而行不言而喻故六爻就身取象如拇如腓如股如脢如輔如頰如舌件々皆靈然初不言心而言拇五不言背而言脢上不言口而言輔言頰輔而口輔頰乃兩頰卿有意逐幾件是雖欲強之動亦不動互到天机相感則自動却又一毫做拆不得惟三是止之至故象以股之動止得以自由者也然比艮体皆聽於心々得其貞則五者可以通天下之感志而已非以五官感也心不得其貞則五者之感皆非貞矣四・心位故貞吉獨係于四若心不止于理則又有意于心不得為貞故小象之志字皆不取

方孟旋曰一卦之中六爻配一体自拇而口衆体具矣而不言心何心何嘗亡但不可使有心之所以異衆体者以其能感能應能動能靜以為在乎身未始在乎身以為不在乎身又未始離于身可無也不可有也可有而無也不可無而無也故心有其心則形從乎心而心在于形在拇則拇心亦拇耳在腓則腓心亦腓耳在股則股心亦股耳在脢則脢心亦脢耳在輔頰舌則輔頰舌心亦輔頰舌耳此憧々往來之所以失也心无其心則不有其心安得有身拇何必不動々亦心也腓何必不行々亦心也股何必不隨々亦心也何脢必不止々亦心也口何必不言々亦心也此以虛受之所以得故聖人感人不於其形而于其心

像抄曰咸以止為内主以三爻皆當下說三爻說三爻皆當應止三爻雖止是主而說是主皆出恒以動為外主巽三爻皆當順動三爻動三爻皆當制巽三爻雖動是主而巽是主皆出聖人示人剛柔男女内外之辨嚴矣

按咸解異同咸其股執其隨傳六上六皆咸說之極三感而從之本艮則六三隨下二爻而動亦不處也疏云非但進不能制動退亦不能靜處也傳則曰前二陰爻皆有感而動三雖陽爻亦然故云

亦不変也本義従之貞吉悔亡傳云貞者虚中无
我之謂本義云正而固也蓋知正而固則虚中无
我在其中矣憧憧往来朋従爾思疏云懐欲思運
動以求相應未能忘懐息照任夫自然傳云用其
私心以感物是朋類則従其思既主于一隅一事
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本義同之九五咸其脢无
悔傳云若能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見而説者則得
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本義云雖不能感物而
亦可以无悔脢者背不同大体皆在心上

恒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注恒而亨以濟三事也恒之為道亨乃无咎也恒
通无咎乃利正也各得所恒修其常道終則有始
往而無違故利有攸往也
疏褚氏云三事謂无咎利貞利有攸往荘氏云三
事者无咎一也利二也貞三也周氏云二事者一
亨也二无咎也三利貞注不明數故先儒各以意
説竊謂注云恒而亨以濟三事皆明用此恒亨濟彼
三事无疑亨字在三事之中而此注云恒之為道
亨乃无咎亨通无咎乃利正也又注云可通得所
久則常通无咎而利正也此解亨以利正相將為
一事分以為三恐非注旨驗此注云恒之為道亨
乃无咎此以恒亨濟无咎也又云恒通无咎乃利
正也此以恒亨濟利貞也下注利有攸往云各得
其恒脩其常道終則有始往而无違故利有攸往
此以恒亨濟利有攸往也既文驗注諸氏為長
傳恒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大所謂恒謂

可恒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于有攸
惟其有攸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常矣又豈久之
道何往不利
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
以恒也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
感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
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少爲親切論尊卑之序
則長當謹正故兄長爲咸而震巽爲恒也男在女
上男動于外女順乎內人情之常故爲恒也又雷
風相與剛柔相應皆恒之義也
徐幾氏曰聞之師曰恒有二義有不易之恒有不
已之恒利貞者不易之恒也利有攸往者不已之
恒也合而言之乃常道也倚於一偏則非道矣
易抄曰天下至靜莫加山澤而以爲咸可也然
不動者正其體而速通也天下之至變者莫加風
雷而以爲恒可見變化無端者正其常久而不已
也
漏案之曰恒常久也巽爲陰之始震爲陽之始陰

終陰始陽終陰始始始終終終終始始天地之道
恒久不已故以恒係爲晉十復見天地之心十恒
見天地之運
來氏以利貞不易之恒也恒之利有也利有攸往
不已之恒也亦恒之利有也故恒之而利恒字實
綜巽爲皆有下一畫獨步經元下一畫今无字闕
不同各經無字
周克德氏曰利貞宜誠武以利貞爲功利有攸往
爲初則未是武以利貞爲守常利有攸往爲達變
亦文雜酒氣自由定有利攸意了以恒之得正對
恒之失正而後有貞之名所謂以守其貞者也以
通變之貞對守常之貞而後有利攸之義所謂終
則有始也者係辭立本趣時皆貞道耳
恒之道自是通元答自是攸宜而貞以三德言蓋
貞之一字最當發變氏止咸行无所不也其利有
攸往則又以其終始之道俗之古訓也
何玄子曰恒古作恆按說文亦常也从心从舟在
二之間上下心以舟施恒也茫然不能其義當以

以从心从亘解較爲明切按亘古文作亙說文云
竟也象舟竟兩岸所謂舟在二之閒也徐鍇云竟
者竟極之也横亘之也故詩造舟爲梁、横亘也
亘亦通作恒考工記弓人恒角而短鄭玄註亦謂
恒竟也然則恒之从亘蓋取綿亘至竟无閒析之
意所以恒有常義也或謂易經恒字无下一畫左
旁从立心右旁从一日言立心如一日乃久之義
然古无此字當從說文爲正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
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
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
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註剛尊柔卑得其序也長陰長陽能相成也巽而
動〻无違也剛柔相應不孤媲也皆可久之道故
名此卦爲恒

疏咸明感應故柔上而剛下取二氣相交也恒明
長久故剛上而柔下取尊卑得序也　震爲長男
故曰長陽巽爲長女故曰長陰彖以雷風相與當
之與風共相助成之義故褚氏云雷資風而益起
風假雷而增威是也又此卦明夫婦可久之道故
以二長相成如雷風之義也

張仲溪曰不能體常者不可与尽變不能尽變者
不可以體常天地所以能常久以其能尽變也程
曰易窮則變〻則通〻則久〻乃无弊者其變之
謂乎如柔上剛下者爲變則知剛上柔下者爲常
矣知震雷巽風爲變則知風雷相與爲常矣

蘇子瞻曰物未有窮而不變故恒非能執一而不
變能及其未窮而變爾窮而後變則有變之形及
其未窮而變則无變之名此其所以爲恒也故居
恒之世而利有攸往者欲及其未窮也夫能及其
未窮而往則終始相受如環之无端

郭雍氏曰彖言所以爲恒者四剛上而柔下雷風
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是也又言恒之所以爲道
者二久于其道也終則有始也久于其道則天地
亦如之終則有始雖日月四時亦如之此所以見

天地萬物之情也

解關曰釋象雖云剛柔皆應然諸爻皆无應之象但各隨爻位以明吉凶悉指應者特指爻之一端若全卦則以久為義者也應當有特而不當久故六爻无應之象

人閒曰俗衣之辭唯此卦最解聖人于彼以常對恒立言則恒常自為二義于當言未大常乃取則恒之義蓋未必能恒恒則也常變為當若常可訓恒聖人蓋云恒常也蓋恒之訓久乃久遠之義非常變之義今人解恒諱改曰常避義當曰久

代淵曰諸卦以有應為吉此六爻皆應而无七吉者夫吉未應者相求以濟之時也當者上下各得其所之時故雖剛柔相應而不復為吉也

周光德氏曰程子曰天下之理未而變亂常未乎非之曰常而後能變為四二先生之說皆是常而後能變者如天之道以覆載故能常覆載日月之私照臨故能常照臨如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意此主利貞言也變而後能常者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辭明白有意主於皆然从言也

孔經父曰仁必久安義必久孰法必久行令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久養兵必久練而神于累歲之外里化于必世之後又何患乎間之習哉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纂言曰雷之起每歲各有方然之起八部各有方周而復始當然不易項氏所謂巽入在內震出在外于二物各居之位謂不易方

丘建安曰巽入也而在內震出也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則謂之恒故君子体之而立不易方方者理之所不可易者若雷入而從風風出而從雷二二異位而相從則謂之益矣故君子体之求有遷改之義此恒益二象之所以不同也

王伯安曰君子体雷風為恒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無方而其所以立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之

註豪恒之初最處卦底始求深者也求深窮底令物无餘蘊漸以至此物猶不堪而況始求者乎深

程可久曰大壯九二解初六及此九二爻皆不著
其所以然蓋以爻明之也
宗羲曰柔當或九四恒九二皆以陽居陰非貞也
恒之二不曰貞而經言悔亡或九四不正不中恒
九二不正而中中重于正也
又曰二之悔則從居陰來然二之所以能悔亡本
于居中心不然何以知其不善而能悔乎悔之一
念即是二之好處
朱震曰陽居陰位陰居陽位儒者以為不正又以
為有悔予獨未然觀六五以柔中為從婦則五宜
剛中矣五宜剛中則二宜柔中矣況本卦以夫婦
為義則二婦位也益當柔中矣今九二剛中安得
悔亡則陽居陰位為悔之說不可執也非久中言
能久者以其中也六爻惟此爻為善若而居中入
理深處當進而能棲于其中而不越乎中其謂能
之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
容也

註廣三陽之中當下卦之上上卦之下上不全
尊下不全卑中不在体二在乎恒而分无所定无
恒者也德行无恒自相違錯不可致詰故或承之
羞也施促于斯物莫之納鄙賤甚矣故曰貞吝也
○
輯聞曰重剛則易于為善巽懦則操守不固其于
為德必不能久不能久則或承之以羞恥矣
易筌曰陰性則深故初取巽之入陽性則决故三
取巽之躁三以剛而當兩剛之間既不能安處于
巽又不能仰承于震進退皆无所容故吝
周光德曰象言无德而不曰不足貴也惟不恒
其德則人將以其所至議其所不至即其晚節誅
其生平君子恥之小人非之于世豈有容地故有
德不可无守
葉良佩曰九三處得其位謂宜固執不變然而巽
為進退其究為躁卦而當當風之衰不能自守故
為不恒其德之象承者猶言人送其所無之也貞
不為吝貞而不恒所以為吝也

立定安曰二以陽居陰五以陰居陽皆位不當而
得中者也在二則悔亡而五有丈夫凶之戒者蓋
二以剛中為當而五以柔中為當也以剛處常能
當者也其悔可亡以柔為當則是婦人之道非丈
夫所尚此六五所以漸從婦之凶恒九四之才與
二同而位異故四之爻不如二之爻六五之位與
二同而才異故五之柔中又不如二之剛中也是
以爻辭於四言无禽於五言夫子凶而于二獨稱
悔亡歟

胡雲峯曰咸其腓戒二之動也五咸其脢不動矣
而又不能感咸承之益戒三之不恒也五恒其德
貞矣而又執一不通故二爻皆无取焉非貴于如
時識變通如此哉

則言曰其德者六五之德也六五以陰居陽處位
不當君子于此自有變化之功則時之貴易以此
為貞守之不變則婦人如執一則恒以終身者非
豈丈夫之所宜哉故曰婦人吉夫子凶

李之輸曰恒以常為体變為用非以不變為恒也

又恒者得中皆偏于執常則為婦人之恒偏于變
通又是不恒其德

兩康曰婦人是說言此爻非以其婦人之吉而遂
專謂執一不變也君子于事亦有當執婦節之時
心思之比靜學剛之初亦當官之任老伐正之不
能或執雌持下皆婦德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註夫靜為躁君安為動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靜
者久可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為恒无
施而得也

傳振恒以振為恒也振如振衣如振書抖擻運動
之意在上而其動无節以此為恒其凶宜矣

本義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恒之上處震之終恒
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
所安故有振恒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胡雲峯曰本義謂恒極則不常以一非之極言震
終則過動以上非之極言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
其所安以上六一爻言也合此四者而後振恒之

象備矣從不宜動恆亦以動之過為凶故其六爻吉凶悔吝之辭皆悔反對為恆亦如之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其可不慎乎

五建安曰恆中道也中則能恆不中則不恆矣恆卦六爻元上下相應之義惟以二體而取中則恆之義見爻初在下體之下四在上體之下皆不及乎恆者故泥常而不知變是以初浚恆四田无禽也三在下體之上〻在上體之上皆已過乎恆者故好變而不知常是以三不恆而上振恆也惟二五得上下體之中似知恆之義者而五位剛爻柔以柔中為恆故不能制義而但為婦人之吉二位柔爻剛以剛中為恆而居位不當亦不能盡常之義故將言悔亡而已恆之道豈易言哉

蘇君禹曰大抵吾人學問不可有意亦不可有也著意則論十年鑿著力則臨于時之初六浚恆哉其鑿于始也上六振恆哉其助于終也

吳叔美曰咸就是剝夬合體恆就是復姤合體所以居中十有二卦之中

按恆解其則相字訓判字為通亂亦恆久之道也須變通方能長久程傳亦然本義則云久于其道有常之理田无禽亂云曰獵以喻有事无禽以喻勞而无功傳則云不得其道雖久何益蓋以田獵象恆久也

遯

遯亨小利貞

疏陰道初長正道亦未全滅君子尚有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可利小貞張慎甫曰大顯而小幽大張而小喻三曰不可大事正與小利貞相映

傳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神其道〻不屈則爲亨故遯所以有亨也在事有雖遯遯而亨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故善也然事有不齊與時消息无必同也陰柔方長而未至於甚盛君子尚有遲〻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

單氏曰三陰進而爲否然後不利君子貞二陰方進而未至于否猶可以小利貞也

李彭山曰遯總藏而不露於迹之謂凡儒皆以遯遯爲解則二陰方長之時四陽猶在非若否棄之甚而可以儉德避難也安得遠避去耶程子謂寧武子能沉晦以免患即此義也遯而處世其道能亨但二陰方長當順其勢而處之不可大有所爲以寡形跡識其貞以小爲利非貞之義生于止默而小之義則生于二陰也小利貞即彖傳所謂不惡而嚴處在貞中矣

何氏子曰遯說文云遯也从辵以豚声兼意豚善走故從豚爲卦艮下乾上二陰居下一陽居上陰爲小人勢則内來陽爲君子勢則外往故名爲遯主陽言也遯本陰長乃以陽遯名卦正聖人扶陽之意鄭康成云遯者逃去之名艮爲門闕乾有健德于体有異〻爲進退君子出門行有進退逃去之意

小利貞程子指君子朱子指小人程子說爲是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疏舉九五之爻釋所以能遯而致亨之由良由九五以剛而當其位有應于二非爲否亢遯不否亢即是相時而動所以遯而得亨故云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浸者漸進之名指陰德暴進即消正道艮因二陰漸長而正道亦未即全滅故云小利貞

也歟矣遯從相時度宜避世而遯日非大人其幾
不能如此故云大矣哉
併雖遯之時君子處之未有必遯之義五以陽剛
之德處中正之位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
長之時如卦之才尚當隨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
无不至誠自當以扶持其道未必於遯藏而不為
故曰與時行也當陰長之時必以浸漸未能遽盛
君子尚可小貞其道所謂小利貞扶持使未遽亡
也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
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于
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
區致力于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
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
晉是也若有可變之道可亨之理更不假言也此
處遯時之道也故聖人贊其時義
朱子曰小當為陰柔之小人如小往大來小過小
畜之小言君子能遯則身亨小人則利于守貞不可
以浸長之故而侵迫于陽也

張中溪曰陰柔之道利于守貞不可以浸長之勢
而侵迫于陽剛浸長者如水之浸物以漸而長也
況二陽為臨二陰為遯遯者臨之反對也臨之象
曰剛浸而長進之不曰柔浸而浸而止以浸而長
者蓋剛之長可言也柔之長不可言也
俞玉吾曰遯非身道也遯而亨也者蓋謂身遯而
道亨非謂遯而後亨也剛當位謂以九居五而得
其正應謂與六二之相應而不與為敵此君子隨
時消推以悟保身之道也是時君子小人情猶相
得未至於上下不交也故君子心雖欲遯而身猶
在位其義則未可遽遯也未可遽遯則惟有以正
自守以權應柔順時而行耳故剛當位而應與時
行也此言君子當遯則遯而所以致亨之由也大
矣哉或久或速其義皆大也
林次崖曰加一而字于亨字在遯上也此句只是論
理下正遯所以亨處全重在與時行上剛當位以
德言正是君子立身无可指摘而下有六二之應
小人方且承順此正可遯之時也及是時而行鴻

嚴其毅亦得恰好此所以得身咸以以當位君
子尚操有可爲之勢因應小人尚有包承之心若
可以无遯然及此時而遯則見幾明決與世之交
功名而進十不得已者大別故曰耳
贊卿曰遯者聖人先機應世之妙用可與達權者
道難爲拘方者論也如遯而避之可名曰退辭而
遯之可名曰去惟遯而先顧臨无差角斂然而起
出乎事機之外如一言語一舉動皆識機先有討
而相避而无痕迹者是其耳也若勢已至而剛所
以遠之治矣
易圖曰五當位而六二以浸長之陰不見此之祝
爲退氣復之爲浸長惟依舊相忌與時偕行而已
可不謂遯而耳乎不遯也乃所以爲善遯也
吳叔美曰遯之卦象在陰陽且退剛至十六爻間
爲處遯之人但内三爻艮止其所見邪而近外三
爻乾健其所見高而遠所以有失得不同不可混
剛柔之分使謂二柔乃逆君子之小人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註天下有山陰長之象
疏山勢上逼天性高遠不受於逼君子之于小人
雖不可示惡亦不可褻瀆
薛文清曰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
即絶口不言則小人无所聞以發其怨絶口不言
天下之山也此又嚴之一義　焉敝
楊誠齋曰卦之名有以象有以義地中有山謙象
也天下有山遯義也何謂義取二陰長于内四陽
將消于外一變則爲否也其義爲爲陽避陰君子
避小人故曰遯遯者退而避也退而避者豈必以
江海出休然後爲遯哉大遯遯于朝小遯遯于野
舜遯其跡不于深山旦遯處余不于内早孔子于
陽貨同亂君子與王孫同事故曰君子以遠小人
不惡而嚴孔子答陽貨曰諾吾將仕矣子與孫剔
養見何疾息之有見貨孫嘯七見堆人賞與言行
事何不疾之有惟不惡故不言惟嚴故不污
孫聞斯曰天下有山天无却山之情山无投大之
路寂寥澄廓中故自優游寬裕故曰小利貞浸而

長消者漸漸自人不見之間而極禍只避當氏當時人莫識陶潛早避義然後世人亦不足識蓋得小利貞浸長之意焉

尔康曰高山之巔即天也及登山之巔以見天又去遠而去之而遊乎其不可及是天上退而山下止遯之象也非天有心以遠山也天遠乎山實未嘗施于小而莫之覺惟君子觀象天山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註遯之為義避內而之外者也尾之為物最在體後者也處遯之時不往何災而為遯尾禍所及也尾至而後行亦不可免乎厲則勿用更有攸往也傳見幾先遯則為善也遯而為尾危之道也往既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于災矣然亦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

或問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者皆不可有所往但當晦處靜俟耳此意如何朱子曰程傳作不可往謂不可去已當遯已後矣不可往・謂已陷於危不若不往之為无災其初以為不然遯而在遯尾也既已危矣豈可更不往乎若作占辭看也分明又曰遯尾厲則遠時節去不遠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只得看他如何賢人君子有去艱底多

葉少蘊以遯以四陽上遯為義則初六者尾也匪尾而為厲斯災矣然則何以處之曰遯尾非也當尾而必遯以顯其迹亦非也地卑所微子義尚從古之人有行之者潛晦自存處亂世而隱下僚是也商山蘊之叟不懼祖龍之阱陳門排冠之夫不入禁錮之網往其不往亦何災乎

易登曰君子之于小人也豈欲近而與之鬪哉雖欲遠而與之遯尔辭令之交果而不親笑貌之接順而不同權勢之爭遜而不利言論之辯和而不黨所謂不惡而嚴也皆遯也

高中白曰六爻皆發遯之義作以初二為言正也初在下故為遯尾不往則雖厲而无災蓋居下位而以隱默自全者

孫聞斯曰君子初遯定有不了能違處故人從議惹人攻訐處直須能一性心使知天下東元有我我亦不必望後有于天下而天乃不生而避乃可免故曰不往何災矣決辭也且災亦不從一人有時當遯不遯則身汙身汙則如人亦當亦以遠志於我究且減極世事而遠志了我同類勢不容空人之國無主之脈不已故曰遯之時義大矣一遯而所全者實多楊億早避丁謂如不可共事乃大一聞天津杜鵑聲遂優游洛下不復仕進二遯于位一遯于名而皆近世賢達之可師者也

周聖瑞以疑初六遯不勇決全身欲隱而尾纔露於外如雉尾只皆藏斯露也終受其傷君子當未乎可無明哲自全之道毋苟自隱不隱之間

朱康曰初居卦下在遯為尾是衆皆共去而彼獨遲留明哲保身者似不如是故示之以危其去之不早也況可用之以往往與遯反勿用便是必遯意分已仕未仕者非

又曰往者實則前遯也或匿身或脩俗皆是往勿用有似往者、、以自遁保元路從可求形迹可見若儒者以為必于不去非也

又曰遯初勿用似往不褰裳以蹈亂不棄發以潛身皆勿用也皆身隱遯雖非入世然有所作止即是嫌遠避謂之往勿用有往并此一壁亦无之然後无災可免患害可避抗象與時行勿則似往之義益明矣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跳固志者堅固遁者之志使不去已也

本義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必遯之志也古者國子亦當如是

吳三山曰六二若大臣之位任國家之責不當遯者也故六二不言遯

游謙溪曰六二固守其志確乎其不可拔而潛隱不露堅乎內而顯乎外故曰執用黄牛之革則去非又曰初陽本為潛龍之操而一一陰始凝已為履霜之候故有遯尾之象二陰與長陽之遯志益固

武林車爾康去病父輯著

大壯

大壯利貞

疏壯者強盛之名以陽稱大陽長既多是大者盛壯故曰大壯利貞者卦德也群陽盛大小道將滅大者獲正故曰利貞也

傳大壯之道利于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強猛之爲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

朱漢上曰陽動于復長于臨交于泰壯于四而後壯泰不言壯者陰陽敵也

遯與壯正相反而君子處壯之心則猶之處遯心而已故係辭曰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illegible]蘇氏曰大壯卦與臨同四德都備可也何以獨元元亨大有元義壯有亨義元亨二德已在卦名矣繫之則贅

來曰陽壯則占者吉亨不必言矣然君子之所謂壯者非徒以其勢之盛乃其理之正也故利于正陰之進而不正則小人得以陵君子故用言小者利于貞陽之進不正則君子不能勝小人故大者言大者利于貞大壯經遯二卦本是一卦故卦下之辭如此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經解曰天德時動剛大以直道義此配天地此塞非以大壯也大謂君子大者正非大者卻要正大者本先不正也不正不可言大故利于貞

齊鄭和曰大者壯以氣言也大者正以理言也

丘建安曰心動物也情則心之動而見于外者也復震下坤上靜中有動故曰見天地之心大壯乾下震上動已發于外故曰見天地之情此以動有內外而爲心情之別也

胡五峯曰孟子養氣之論自此而出大者壯也剛以動即是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大者正也即是以直養而無害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溥雷震于天上大而壯也君子覌大壯之象以行
其壯君子之大壯者若莫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
之謂強中庸于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強哉
矯赳陽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于克己復
礼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亦君子以非礼
勿履
本義自勝者強
朱子曰雷在天上是甚生威嚴人之克己能如雷
在天上則威嚴果决以去其悪而必為善若非上
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為君子須是如雷在天上方
能克去非禮
張横渠曰酒清人滑而不狀决内亂人訊而不畏
然非強有力者不能入于其所难則溺于其淫俗
者雖勇而直總意思疑懼亡由作事此大壯乃能
克己克己要當以理義戰退私己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註大得大壯者必能自終成也未有陵犯于物而
得終其壯者在下而壯故曰壯于趾也居下而用
剛壯以斯而往窮凶可必也故曰征凶有孚
蘇紫溪曰苟言有孚中行又言有孚盈亦皆悟
然以誠信散天下也如以有孚解為必凶恐非令
言蓋初六居下任壯是輕舉妄動尚以窒失加小
人而其試之意武闘欲重人敏之以有孚然其損
誠以信于上也象曰其孚窮富其不能孚也此所
以戒之有矣也
朱康曰孚特作說四顯氏作二以二非正應故謂
之孚猶公羊所謂李氏之孚云尔猶歆仲云謂初
九愚拙之人自恃忠信而果决妄發是謂孚信之
窮蘇君為謂初九尚以意氣加人其誠武闘當在
誠以孚信小人予謂正以米義為當壯趾之人雖
心必凶然其人却是信義自任的人而悍然之人
終難成事文曰其有孚郤乘而採之義曰孚窮深
以戒之
蘭廷瑞曰壯之初九與夬之初九一也或為趾或
為前趾何也曰夬五陽已盛將去一陰初九往前
而不可過故謂之前趾而戒之以往不勝為咎大

則曰陽雖壯而二陰未全消未可以壯決謂之征
而自離之征凶有孚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註居得中位以陽居陰獲謙不亢是以貞吉
解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則
柔得中不過于壯得貞正而吉也
呂伯恭曰九二之爻聖人不加一辭而直謂之貞
吉者蓋直指大壯之体以示人也人見說大壯特
謂直是強猛都不知只在柔中處二柔也九剛也
以九居二是君子所謂吉也然恒九二之下卽曰
无悔卽以占言之而此之稱貞更其一德何也蓋
恒之名義已優下必表德大壯則曰壯也正也理
氣兩端不无稍殊故以貞德表之
易觸曰諸爻陽居陽陰居陰爲正斷多吉大壯不
然以陽居陽則剛而又剛必致禍初爻貞凶三爻
貞厲是也惟剛而用柔乃爲得正二與四是也故
曰貞吉蓋大壯之時以陽居陰而得中是謂戴畫
于怯寓剛以柔戡乃矣而尚文教用干戈而者舐

弱蓋中之內有正者存所以吉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
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本義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
用罔也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于勇者也如
此則雖正亦危矣羝羊剛壯喜觸之物藩籬也羸
困也貞厲之占其象如此
小人用壯君子用罔也其句法與君子好逑小人否
也同孔子恐後世疑之辭有兩用字以爲小人之
用與君子同故特去其一
用罔王註以爲羅罔後便有網罟之說或作不字
看者如許亦不在心上不在眼底也則又似過于
恣肆非君子矣
朱氏曰罔者無也言不可也君子以義理爲勇以
非礼弗履爲大壯故不可壯也
吳叔美曰九三重剛而不中剛而過者也剛宜過
任得如此用壯便是小人之壯君子此却有道非
不用壯也能以不用爲用以不壯爲壯也如中庸

南方之強以寬柔不報勝人稱爲君子是不強之
強也如此全无一毫壯氣故曰用罔〻〻无也只是
用壯用罔全在几微之辨此際之用最難所以鮮
貞而見若一涉用壯便進羝羊觸藩不免傷其羸
不已羸角之象君子小人只在這些故小象申明
之如何是君子之用只任理便都不是壯之何嘗
不到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
不羸尚往也

註下剛而進將有虞憂而以陽處陰行不違謙不
失其壯故得貞吉而悔亡也已得其壯而上陰不
固已路故藩決不羸也壯于大輿之輹无有能說
其輹者可以往也

尔康曰貞吉與九二同其德同也而此又加悔亡
不羸壯輹三詞爲悔亡皆爲君子用之又當震
動有悔也不羸者爲其陰自退撤不敢前陽藩自
自決開也壯輹爲其理直氣壯大車彭〻也四在
有任與九二陷下象中不同故加三詞

又曰大壯爻曰猶以尚壯夫已至九於以將有故
往蓋剛不盡長柔不盡消則其事不竟故曰剛長
乃終此門患務盡之法自治其治國皆當如此不
可以小患為九傷而弗去也
又曰九四震動而又不止豈能无悔但又剛位柔
不極其壯故承之曰貞吉悔亡
張清子曰四以上則震為大塗羣羊並驅而前无
羸困之患與之行正在轅〻壯則大輿驟大塗而
往四陽上進將為大之決乾之夬純矣
故雲峰曰乾九二既言見龍所以九四或躍在淵
不必言龍則此上又言羊故藩決不羸不復言羊
壯九四與九二同九四為壯之主以陽居陰不極
其壯而前无二陽之隔皆得自為故有藩決不羸
之象所以九二貞吉使為守貞之士而四得壯輹
故往可以悔亡
丹谿曰剛而柔能不用壯貞而吉其悔亦亡矣三
又觸藩而羸者上有九四之隔四不獨而決者上
陰之已阻也豈惟不羸亦有往進之喜大輿之輻

壯可進矣故曰為壯也

蔡伯靜曰用壯元礼之勇也用罔不慮之決也處位不中而好進前往乎剛固守乎此以為正則危矣羝羊喜用其角而觸者藩四已為四所困故以羝羊羸角為象

朱康曰九四貞吉悔亡二同而以下多悔亡藩決壯腹諸爻剛然而不若九二之吉也九二言貞之外无利義言吉之外無利占然兼言之而其從全也後言之而其旨微也象亦約畧指之而其義與且博也九四何能進之此言者為其辭所以為學人之道歟

鄭元錫氏曰人情壯進用黄牛以固志之壯遯斷善曰嘉曰肥皆為高蹈遯之潔遯尾而厲危之矣人情好進危羝羊以觸貞之壯壯斯危曰小曰羸陽為昭難進之義是羊而自喜之矣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伴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羊並進四陽方長而並進五以柔居上皆以力制則難勝而有悔唯和易以待之則亡不亡所用其剛也其羊于和易也如此則可以无悔所以必用柔和者以陰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陽剛中正得尊位則下之壯矣以六五位不當之故設喪羊于易之義然大率治壯不可用剛大得深之下之勢不相傷也苟君之德足以服天下則縱有強壯難馭之人不足謂之壯也必人君之勢有所不足然後謂之治壯故治壯之道不可以剛也本義此体似兌有羊象焉外柔而內剛者也獨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然亦无所悔矣故其象如此而占亦與九五同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覺其亡也或作疆場之場亦通漢食貨志場作易

楊萬里曰六五當衆陽益強上下之時乃能使衆陽帖然而自喪其剛以柔順和易之德而御之於也故无悔然則六五之才雖與位不相當乃所以為相當也德喻于位々喻于才故也

何氏子曰陽長之四進不可遏六五柔中自牧其

也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此釋其晝日三接也
易答曰卦以柔進得名故卦內示以多吉晉之道
不利于剛也初極下二陰在地皆欲進而未能六
三始出地上柔然柔無之能進晉之者爲六三當
之五爲倚承之上四以剛居下可取長伏如鼠五
上以剛居外下得不代以止之六爻之清和此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
是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傳晉明進而盛也明出于地益進而盛故爲晉明
出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乎離以順麗乎大明順
德之臣上附于大明之君也柔進而上行凡卦離
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也六五以柔
居君位明而順麗爲能待下寵遇親密之義是以
爲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決疑式曰三女之卦在上者與此六四皆謂之上
合又謂之上同合同皆謂五之兄在上則上六皆
謂之上其不得爲上行獨離爲卦位則謂之
上行耳蜀才云自觀卦來朱先生之從不然矣

章本清曰康侯在下何其順也坤之象也上則錫
馬蕃庶晝日三接何其明也離之象也離明中天
也無不照故云晝日三之在下皆所禮接故云三
接錫馬蕃庶沃其恩晝日三接隆其禮下順坤順
之康侯上有離明之大君錫馬諸侯承君寵之象
此晉之所以爲盛也
彖曰明出地上乃世道維新治教休明之時也順
以臣言大明以君言順者小心承順也麗者攀附
龍鱗附鳳翼也柔進而上行則或麗中或是虛中
下賢之君而居于五之位也上句以時言中句以
臣言之德言下句以君言
章本清曰晉離坤皆卦之柔者下坤上離爲晉柔
柔進爲上行君重曰柔進而上行下巽上坤爲升
彖曰柔以時升故晉六三衆允象曰志上行上不
尚指五也明矣升初六允升象曰合上志上尚
指四也柔進上行是說晉象到其象以推其義固
其義以爲其時以上行爲行于君者滞
何玄子曰晉說文作晉云日出萬物進从臸徐鍇

云經到也晉意隸作晉為卦坤下離上象日出地
上故為名晉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徐進命以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日之明本无增
損也蔽去不蔽之閒耳君子見明出地上之象悟
性分之本明故以之自昭其明德
何玄子曰人有明在人上其明能發晉明出地上
其明方新有進之義
袁了凡曰象該論發揮非自也蒙開見光拓非自
也蒙意見蔽溯非自也吾德本明吾自昭之而已
非有待于外也濟靈松曰自強不息我用我之強
自昭明德我用我之明易大象惟乾與晉以自言
之至健莫如天故君子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故
君子以之自昭
來曰離之在乾上下也則象之曰大離之在坤上
下也則象之曰明火者日之氣明者日之光也日
明于晝晦于夜可謂明有出入不可謂日出入于
地中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
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註蒙卦之始功業未著物未之信故曰罔孚方賤
卦始未至履位以此為足自喪其長者也故必裕
之然後无咎
傅元進元抑則獨行正也寬裕則无咎者始欲
進而未當位故也君子之于進退或遲或速唯義
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人不達寬裕之義居
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
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于上而
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非一緊久遲推持亦咎
有為之兆者
類京氏曰陳摧初不諳明道後知其賢作貞元文
以自警蓋以況諸諸不識中主自悔之自古賢士
固有不見信于初者究進退之際寧又清有言
人未知已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己合不可急求之
合此君言也
易徵曰裕者寬裕不迫之意周公告君公以告君

寧叙悟當時仍□不信用之説之也目以仍人之
見未廣大也故周公欲其謀所以目宜也
諸説但以初拙居四爲周公以二明良也字々而
已独應以爲未受命也然不如往濟也説爲長
王介甫曰初六以柔進居下也変卦以其進者也
當人乃見字小戒自干其以求有爲而晋于崇以
於上之不知兆于以戒待僭者也此周字而裕于
進也孟子久于齊此周字而裕于晋也
張雨石曰傳以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故
以未受命釋之若有官守不信于上而大其職一
日不可居也裕本是好字若説君官不可裕則化
裕字有做懶字様未安須云未受官守之命則
以貞自守而不汲々于求進正其所宜也否則亟
已甚矣咎其能免乎
尔康曰未受論不必實指未當除任説或循將未
失而許漢之身不定或進退方皹而久介之志不
堅皆是若程子所云不信于上而久其職一日不
可居持君太急正是程子急於註廷的性子作易
聖人未必其然

六二晋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許進而元悪其德不昭故曰晋如愁如否中守位
處順而正不以元悪而以其志長悔能致其誠者
也吟德以断閒于幽昧得正之吉也故曰貞吉毋
者處内而成德者也鳴鶴在陰則其子和之立誠
於閒閒亦慈之故其初愁如循貞不回則乃受茲
大福于其王母也
二在坤中故以王母象之
王父母称自秦漢至唐宋皆然直至元例方不許
士庶閒称王父王母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傅武曰不由中正而与衆同済為善乎以衆所允
者必至當也况順上之大明豈有不善也是以悔
亡蓋亡其不中之失矣古人云謀從衆則合天心
質卿曰大抵仕進不要太鋭不要太順有推有慈
皆是好事

高忠憲曰衆之允順之至也以上應大明也故以
六居三而悔亡
李卓吾曰三居順極可以進矣然位不當進退必
衆允之然後進亦以進為悔既從其衆乃無悔也
何玄子曰晉初猶云允與[illegible]通也三在坤衆之
允準衆可進故曰衆[illegible]按易中以允字為衆諧三
此文及升初六也說文引升初六爻辭為[illegible]升其
字从本从卑諧允聲本音進也趍亦亦進而上徹
之義古者鍾鼎銘則諧聲字多只用偏旁而從者
也此之允字亦當依說文所引升初六之辭作[illegible]
乃叶象義
朱康曰六三欲上進輔乎大明之君下二陰以類
而順從之此衆允所以悔亡也爻驗之以衆象析
之以理此一爻最難有以訓詁言不通者當晉之
時得衆之允者斯可亡悔殊不知所允者何人也
如陳仲子齊黎皆與之鄉原之德一鄉與之又如
王莽在漢闔下之人皆謂周公再出使從當時之
人則安得亡悔然不可如此看當于允字上看允
者志之至當者也則可以止悔然亦衆所允者也
至當也允之一字非徒見其唯然自見乃人心所
同然孟子所謂人之不言而同然者也否則虛聲相
鼓非所謂允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六五雖柔君也九四剛臣也人臣負臨乎上人
臣當翼翼小心畏天子之明威化鼫鼠雖大而畏
人可也聖人誨之必守臣道之心不然而有震主
之威可不畏根持以保臣節非漢宣非柔主也
大將軍驕奔常若背負芒刺使知以功高名震爲
懼優辭而退則必無霍氏之禍不幸元帝用如是
大
唐疑庵曰九四位在近君晉則晉矣季陰位而以
剛居之是上下皆以柔順相覆四獨以一陽臣居
柔君之左右故曰位不當也
鼫鼠之喻曲盡鄙夫情狀小人而據高位患得患
夫之心原是如此雖貞亦厲甚矣鄙夫之詞程叔承
曰四無貞以進而固為貞或曰以此人而當高位

其爲正人之害可勝道哉以貞厲

宋梁山曰鼫鼠唐韻以爲螻蛄則非鼠矣王肅以爲形大如鼠頭似兎尾有毛青黃色則又鼠之異者也蔡邕以爲五技鼠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則鼫鼠之非貪然以爲形大如鼠好在田中食粟豆此以鼠也廣韻鼫字與碩同碩鼫一字注石皆音石詩碩鼠刺貪碩大也陽大陰小此是陽故爲大鼠卽詩之碩鼠无疑矣

考鼜曰鼫鼠卽詩所稱鼫鼠也說文五技之說似于此无取四剛而在下以畏伏如鼠爲正言剛而行之以柔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傳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至于察〻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夫私意偏任不察則有蔽盡天下之公豈當復用私察也

朱子曰聖人說得甚低伊川解得大[illegible]聖人亦說

程伊川解得是

楊誠齋曰六五柔主也宜不足者也而聖人斷然許之以悔亡以勿恤以往吉无不利又勸之以往則有慶曰主德高則惟晉之一卦主德不高則蓋晉之主德如日之出地比朝日也天下已服其明矣初出之朝日而遠方中之烈日天下其不畏懼禍死矣予惟柔故明而不察燠而不察激而不然益日之爲明剝入井中則傾己之爲明乘則昏則明窮六五晉之盛明之主也宜其福之發也歟謂柔而不立哉大則如商高宗之不言小則如齊威王之不鳴書曰柔而立又曰高明柔克六五以之失得勿恤謂得與失皆勿憂恤六五離也爲日爲火離柔化[illegible]也

胡雲峯曰大明在上下皆順從非特悔亡其休也且吉无不利矣復戒之以失得勿恤何也象惟井言勿恤豐言勿憂之則泰九二家人九四革初六皆言勿恤事有不必憂者勿恤宜之辭也有不當

憂前句似戒之々辭也晉六五丨其文句似戒辭

明矣蓋當晉之時易有患得患失之心六五處大

明之中而才柔人易有失得之累其以一切

委其計功謀利之心自大明在上則其明於當為

而不當用其明于計功謀利之心也不可以明矣

何累哉

蔡虛齋曰失得勿恤有聖賢要做的事則其用于得

又以求快于正其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

其功不放只是不計功謀利速已分內當為的事

都批了故語錄云只得盡其所當為者而已

爾康曰凡爻中先言占辭并作善語者喜之也信

之已晉卦明出地上已如中天之日漸至光明而

復以剛君臨之則威明並極群下何以仰照故遇

六五而為君柔和不偏不察為明深喜之所以未

嘗言象九亦占而即下之語以探之曰悔亡

虞翻曰動之乾々為慶也矢古誓字誓信也勿无

卹憂也五变得正坎象不見故誓得勿卹往有慶

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之以剛明伐

邑道未光也

凡角者西南隅也其猶日過于中已在于角而猶

進之故曰進其角在角猶進過亢不已不能端拱

无為使物自服必用攻伐其邑然後服之大兵者

凶器伐而後之是危乃得吉然後无咎象云未光

以終貞吝之

備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內也言伐邑

謂內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

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于厲而吉

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于自治則有功也

復云貞吝以盡其義極于剛進雖自治有功然非

中和之德故于貞正之道為可吝也不失中正為

貞

蔡虛齋曰治小邑雖得其貞亦可吝也牛刀割鷄

且云為用治小邑又為用極其剛厲我非唯理所

不當抑亦勢所不宜誠可吝耳

潘雪松曰在角而進亢而不已其所得窮不能反

惡雖得用于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言明照天
下而雖伐邑之用以此爲正亦羞吝矣
趙汝楳氏曰下三爻皆柔順而伸休於初二吉三
悔亡四上以陽不當位故厲且吝惟五以柔明居
尊位故往吉无不利也
蘇紫溪曰上九大其柔順之道未能渾然不露圭
角故有晉其角之象伐邑二字以言自邑之意推
之猶言自治也既有圭角即着實切磋琢磨自伐
其氣質之偏而兢〻危厲庶可以吉而无咎如自
以爲貞而執之不變安免于吝乎道未光正與大
明相反天理明本體淨則氣質消融一有圭角之
累便非光明之體此所以必伐而去之也
姚承菴曰以極剛治其私終屬强制而非質任自
然者蓋力以遏抑于其外猶有隱伏于其中内外
未爲瑩徹于自昭明德大殊故曰未光
凡文辭它卦皆取義不同獨晉之進義无累同然
取進而有可進不可進必進不必進不同者何也
其主進者九四也其主不進者三柔也九四近五

而獨攬上下進不進之權則其以主卦自身也極
矣
按晉解異同君子以自昭明德疏云周氏等以昭
爲照非註旨註義取自顯之道本義與註同亦不
取照義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註云五滿十隨・求
焦之說去受此大福於其所備治以其母爲内懷
之意傳本義則云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
六五也然昧說云有五能而不成技之也大全
涵解作田鼠失得勿恤疏云以柔任下委物責成
失之與得不須憂恤傳亦同之朱子曰非也據此
爻只是占者大勢已好雖失得亦不必慮自无不
利也如言人君既聞得德之人而委任之不復恤
其失得則蕩然无復是非而天下亂矣雖以堯舜
之聖舉皋夔益稷之賢猶云委者巧成豈有上者一
切任下而不問之理焉謂聖人說得淺伊川解深
得太深聖人所說極伊川解得良故不用其說且
訓以爲去其計功謀利之心也晉其角疏云日過
乎中在西則照已偏本義則云上九以剛居卦極

故求角爲象雖可伐邑晦云在晉極進道亢不已
不能端拱无爲使物自服也間攻伐其邑也傳則
云內自治之本義則云伐其私邑則之于小也蓋
朱子意以程子解易多不肯說作事如取喻伐邑
以自治言與皆明卻之類皆于易說有方也貞吝
傳云于貞正之道爲可吝也本義則云雖正亦吝
與註說同朱子又以貞吝之義大抵言貞固守此
則吝不應於此獨云於正道爲吝也

明夷

明夷利艱貞

疏此卦明入地中明傷之象施之於人事闇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有明求之義也時雖至闇不可隨世傾邪故宜艱難堅固守其貞正之德故明夷之世利在艱貞

胡炳文曰以二體則離明也傷之自坤以六爻則初至五皆明也傷之者上上爲闇主而五近之故

朱子從象傳以利貞艱爲五象辭多言利貞惟坤利牝馬之貞同人利君子貞家人利女貞明夷則曰利艱貞在諸爻中惟噬嗑九四大畜九三言之未有一卦全体以利艱貞爲義者蓋明夷之時艱難之時也貞一也與處乎常之時異矣彼方欲晦我之明艱惟守貞而自晦可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張中溪曰以全卦言離明文王象坤晦紂象以坤

彖離是文王之明爲紂所蔽也以二爻言五箕子
彖五体本湯以六居之爲陰中蔵湯之箕子自晦其
明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註莅衆晰以蔽偽百姓者也故以家人上以明夷
莅衆蔽明于内史浮明也顯明于外乃所避也
易參通以晉需明夷誅也誅稱實作昧明出地上
爲晝明入地中爲昧浮反対之義關于明以明昧
害啟道乎求明〻夷亦昧也昧不明蓋傷之也探
氏奕本此
程敬承曰晦而明与晦其明不同謂君子炤物本
明而非以明而明也用晦而明乃明出爲晉君子
体之以自昭日入爲夷君子体之以用晦出地入
地爲時不同本明之体一也故昭明而明大晦明
而明全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
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註明夷之主在于上六上六爲至暗者也初去卦

之始最遠于難之遠難遯甚明夷遠遯幾跡辰形
不由軌路故曰明夷于飛懐懼而行〻不敢顯故
曰垂其翼也而其而行故曰君子于行之志急于
行飢不遑食故曰三日不食也禄所豈恤以斯遠
人〻必疑之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
澹初九明冬而君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九陽明
上升者也故取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
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垂朶君子于
行辭去其祿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
也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几之明不能也夫知几
者君子之独見非衆人所能識也故有所往適則
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恠而遲疑其
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舜
方所以明爲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君子見几
故亟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見也故異而非之如穆
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況世俗之人乎但訊
其責小礼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也當其
言曰不去楚人将鉗我于市雖二儒者亦以爲過

甚之言也又如表閑于黨事未定之前名德之士
方鋒起而独潜身土室故人以為狂生辛免黨錮
之禍所往而人有言胡足恤也
蘇子瞻曰将飛而垂其翼必得其廓也故垂其翼
所以示不飛之形也方其未去也重其翼緩之至
也及其去也三日不遑食忠之至也是何也則惧
不免也
韋本清曰初離体明去安愈遠見傷卻避有于飛
垂翼之象凡鳥于将暮伏不高翔于飛出翼不敢
上進所以戢翼帰巢言其知明夷之早也
何玄子曰詳玩六爻皆合商紂時事上六紂也五
為箕子之奴四為微子之去三為武王之牧野二
為文王之羑里初為伯夷太公之居海濱各文雖
未明言義則備矣卓吾以六爻皆為文王與濺以
二三六爻皆為箕子止吞以為一爻有二義者與
不必然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壮吉象曰六二之吉順
以則也

註夷于左股是行不能壮也以求中庸用夷其明
進不如珠頼退不近雖不見疑俾順以則也故可
用拯馬而壮吉也不当以翼然後乃免也
傳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脛足之上在左人非便用
者夷于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
自免有道拯用壮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言也本
本義傷而未切救之速則免矣故其象占如此
劉記曰舊說當紂之時君子于行如夷太公以之
似矣惟用拯馬壮竟無其人乃如聖有大力狂亦
有大力未可勝也必求拯馬其桐宮東山之事乎
北宮子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因紂于是
惧而帰之史乃謂閎夭之徒求有莘之美女以献
紂謬甚此必齊東野人因范蠡進西施事而附会
之耳不然聖人象易何云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釋文拯字作承古文作拼亦音承其訓曰上挙蓋
拯而出之也而後人遂以拯代之義雖是而字則
非矣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

言小則者不可踰之理夫則所以為六明小所以
為文王
文陵氏曰自古亡國敗家極明察才辨的人走初
何嘗不為他走覺所謂聰明之只是失為右之
則乞竟成個極情淨的人古長以此為唱不然夫
則卻是不出時
傳明夫爾輩同出其範疇不如焉蘇粗於不敢顧
故曰全其翼傳本義則云見傷之象六二一爻既
云六二以柔居中而夫其明不行則拙之甚者也

故不為暗主所疑得保全用為以自極脩而獲其
壯吉傳本義則云君子為明暗所傷自免有道極
用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蓋註既以用極為
壯吉為權乃濟傳本義以謂速則免也順以則之
既云順闇主之則傳則云則謂中正之道能慎而
得中正所以處明夷而保吉不可疾貞既云民迷
日久不可卒正宜化之以漸傳亦同之本義則云
有不可疾貞之戒謂伐君不可亟也六四一爻致
云六四体柔處坤与上六相近是能執柔順入于

左腹獲明夷之心意欲得其意劇近示之避難門
庭而不逆忤之傳則云邪臣以遜從之道結君心
九蠱其而心淺行之於外本義則言得意于遠去
蓋此卦上六是暗主六五非暗也六四于上六既
非正應又不相比不當以四作邪臣說本于辨之
詳矣

家人

家人利女貞

註家人之義各自修一家之道不能知其外之人之事之統而論之非元亨利君子之貞故利女貞其正在家内而已

傳卦外巽内離爲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内而出也自内而出由家而及于外之象二與五正男女之位于内外爲家人之道明于内而巽于外處家之道也夫人有諸身者則能施于家行於家者則能施于國至於天下治天下之道蓋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於外耳故取自内而出之象爲家人之義也文中子書以明内齊外爲義古今善之非取象之意也所謂齊乎巽言萬物潔齊於巽方非巽有齊義也如戰乎乾乾非有戰義也

馬融曰家人以女爲奥主陸德明以風自火出行自内始

張中溪曰家人之義以内爲主六二居内而位正故曰利女貞女正則家道成矣所謂男女之外非家人而獨曰利女貞者何邪蓋家人合巽離而成卦巽長女而位四離中女而位二以柔居柔各得其正此不利男貞之義皆斷利于二女正分家人道離之象

胡雲峰曰家人九五居外六二居内男女正位之象也長女居上中長居下尊卑有序之象也二象皆循明位耽恭而不敢抗之象也内明而外巽處家之象也自初至五皆貞尊卑各安其象也而卦獨曰利女貞先正乎内也天下以國爲内國以家爲内家以女爲内女正而其家無不正者也

龍淵曰家人家无二尊一人在二人之上一人爲主之意即彖傳家有嚴君之謂永象訓而從彖

陸庸成曰巽德爲入離德爲明通卦諱言明者以家人非用明之地也文中子以明内齊外爲義所謂齊乎巽言萬物絜齊于巽非巽有齊之義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

若專尚其剛而乏憫恤殘傷之患如風勝之自然
有濫小失之雖其患之致婦子之嘻嘻則思悔之
繫斯氏之患大有故終吝也
順氏曰家人嗃嗃家者婦子其所守者惟治家者嚴嗃
嗃乃生若婦子則如嬉乃本多偏失如一是蒙澤
亦曰嗃嗃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蘭康曰六四能富其家者以其陰而在上体之位
惟順能善其職畜之道惟在位又能操節縮之柄
所以操節有道而推力可致故能富其家而大吉
也
翁荃曰六四以柔得剛以虛受實有富家象義承
承應皆陽實也居其間而獲有之故曰富家凡子
恐人以財為富故釋之曰順在位也順在位即男
正[注]乎外女正位乎內也以此為富如礼運云父子
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即此義
方孟旋曰治產積居亦是治家之義六四能富其
家者以巽順而在上体之位惟順則能善其職畜
之宜惟在位則又能操節縮之柄所以樽節有道
而惟力可致能富其家而大吉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陸績曰假大也五得尊位據四應二以天下為家
故曰王大有家天下正之故无所憂則吉
蘇子傳曰凡有以天下為家[illegible]而相濟
天下之家遠而相忘如其患在于外者也故惟聚
則足以存相忘之意知其患在于相忘也故聞其
勿恤以通相愛之情九五有人臣之陰故執其德
論天下之家為君臣欲其如父子父子欲其如君
臣聖人之意也
蘭康曰假當依馬融作古雅反訓大有家之有與
書夙夜浚明有家來有邦之有同恤憂也王假
有家而勿恤尚大也其義與豐彖辭王假之勿憂
同何謂尚大存大体舉大綱不[illegible]小節之[illegible]
也王者以天下為家當以天下為公
又曰假至如紅孝後神契王者思至山陵之至蓋
薰蒸遠徹皆極其有家謂所有之家與小[illegible]若安

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
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彖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看此卦二體本各為睽之義同而異者也水火
二物其性炎上潤下各今火在上而澤上亦居
下而猶下相就二女所以寧守其少二女共居
一家理應同志各自出適志不同行所以為異也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
事吉看此就二體及六五有應係所以小事得吉
說而麗乎明不為邪僻柔進而上行所之在貴得
中而應乎剛非為全弱雖在乖違之時卦爻有此
三德故可以行小事而獲吉也天地睽而其事同
此以下歷就天地男女萬物廣明睽義體乖而用
合也既明睽理合同之大又歎能用睽之人其德
不小睽離之時能建其用使合其通理非大德之
人則不可也
倖五以明而應剛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陰柔雖
應二而睽之時相與之道未能深固故二必遇主
于巷柔主孔剛臣尤切倚伏五嗟膺則无咎也天
下睽散之時必君臣剛陽中正至誠協力而能合
也
胡雲峯曰火性上而愈上澤性下而愈下此
所以為睽家人謂非二女同居有所以判然睽
故以不同行此人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皆
主上離之中言之在睽則曰是以元亨在睽則曰
是以小事吉文位同而事異學者不可不知時也
○獨迷焉曰物聚則朋散則孤孤矣烏得而不然
睽孤而小事吉何也散不可聚睽不可合山不可
吉則无為貴易矣況之愧譊乎離之明合是睽也
六五進而上行是合睽也六五得中而應乎九二
是合睽也故曰易窮則通合睽之道又有大者天
地之判而合男女之別而偶萬物之分而聚非合
睽之大乎故仲尼贊之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故曰
窮則通
何玄子曰物睽于同非同无睽名睽之意欲反睽
為合也予見倚六古者聖人之治也則天下之物

險而能止惟見險而能止方往涉中而可以濟蹇

故曰往有功以正邦

鄭孩如曰主人上卦闕謂下上悖而坤乃退北遇坎逆成蹇則又非上体之坎擬議新主先天受天謂坎得坤位爲利却又遺了下體之艮蘇蒙以得朋喪朋立解與蹇反連來循爾頎合而萃以坤艮卦作而言以中虎之說則于坎險艮止之義亦失惟蘇子瞻之説能確

爾東曰西南東北不循關以西南爲地東北爲山

劉子新論曰蹇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本義以西南爲坤方卦上体本坤自小過來九四之陽上進居五而得坤體之中爲利西南東北艮方下体是艮自小過來九四之陽止于東北之艮而不浮進而下利東北胡雲峯曰後天之卦坤位西南是位東北坤言西南也兼東北艮言以對坤言蹇言東北也艮西南取坤以對艮言蘇東坡曰坎北也坎艮合体為蹇則難在東北矣則西南者其九五之地予判西南設不利東北對有北

不利則彼便利矣或又以以坎爲乾所索之坤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以坤爲西南九五中正故曰往得中洪覺山以利西南西南寬大中体之何六子曰利西南者指九五也乾畫往五而居上卦之中不以坎險爲可畏而以其往入蹇爲則將有出險之望彼西南何遠之有不利東北有戒九三九三止而不進則何時出險故以其道窮也周虎德氏曰坤卦之象有西南而无東北蹇卦之象有東北而无西南有之爲卦則從之爲卦主坤慮其東北之劉明者以爲主蹇慮其西南之平易以者爲主無過氏以解乃得中坎在下也北以性浮中坎性而在上矣解以往有功四之陽動于上也此曰其道窮三之陽止于下也味先生主坤蔔象正小過何予元主作皆非中義鄭訓作和疾說文同王肅又訓作連偎遠卦象劉績讀如解浮義曰中象之誤卦本元坤劉說誤矣楊氏仲以行春之始于東而中于西南窮于東北則西南有中象東北有窮之象是揚言亦久也貞吉謂五也傳所謂

當位貞吉以正邦若是也朱先生道指五爻則失之

又以西南東北浮中之艮說者紛紛惟胡謂地為山述起後人平易險阻之說卦闡之蹇卦之來亦非本旨艱南北以解對曰謂坎位在上為浮中于西南九漸既非卦辭謫松變以坎卦本坤而陽往居五浮中則別尋坤陪亦非卦象蘇子瞻以西南為卦中所無乃即東北以推言之同光德何玄子木之而以蹇卦有東而北無西南有之為卦為用虛之為主卦是虛其西南之乎易者以為主也北說意確而闡以為了義矣然彖辭有利西南往浮中也之旬夫以坎五為中則西南之艮不明從言西南為中則浮中之言不明洪範山以西南寬大有中休謨漢曰西南者綜中而達以象濟則謂西南陰方以位東北之陽陰陽相合是為浮中然孫二義并具中居亦皆坎反以寔言之下實指坎也予綜兼義以俟參酌

象

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蘇東坡曰當位而正五也五謂大人是以立乎險中而能正邦夫險中人之所避也而已獨安焉此必有以任乎天下之大難矣坎險在艮山之前進則跋涉勞苦不容不退而止也卦有艮坎而无坤乃曰利西南不利東北者何哉西南去坎險遠故利東北去坎險近故不利亦代綜坤卦元艮而曰西南浮朋東北喪朋蓋參波以明此也孔子釋之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西南乃指九五東北乃指九三九五則得中故利九三道則失中故不利文王以艮坎之方位言孔子則釋以艮坎之主爻也大人指九五蹇難之時非見大才大德之人莫濟又必居貞而不失其所守則吉故曰利見大人貞吉時雖蹇難然有二五上其位皆正所以吉也

鄭申甫曰蹇以遇險而止得名則九三為成卦之主解以居險能動得名則九四為成卦之主蹇之

九三當率諸爻以濟蹇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孰往之故九三往也九五之辭曰大蹇朋來朋者諸爻也而九三之所率也
當位卑指九五而本義通二至上諸爻言之此意正在正邦內見上下九不歸于正正明九五之為大人所為利見者在此
爾康曰以坎從坤西南來而覺以坎為西南坎之中爻為得中終亢是變此因蹇本卦九五得中而言其利蓋以全卦言非以上坎言利西南始東北言不照坤坎言之至于西南為中亦有可言蓋春與冬為始終而西南適在其中且火為生物之始然發木乘地為收物之終迨寒已結惟西南或起得其中此揚訣仲已言之矣
項平菴曰險而止為蒙止于外也見險而能止為知止于內也止于外者阻而不得進也止于內者有所見而不妄動也此蒙與蹇之所以分也此與蹇皆訓難屯者動乎險中經綸以濟難者也蹇者止乎險中崎嶇以涉難者也此屯與蹇之所以分也

薛寄氏曰否泰諸卦皆指內為來外為往則此往得中謂五也自內而外往得中位蓋蹇解同例蹇觀蹇卦則為離震觀解卦則為蹇艮自解來則以往者五而得中二往者三得艮其道窮解自蹇來則三往居四而得坎五來者二而得中往者得中中在外也來得中中在內也二者從中故離位求應皆為利也
紀繹曰蹇卦于蒙反而義與需合蒙貞坎內險外止則中晦昧而蒙蹇貞艮見險能止則中乞明而智需險在前乾恆易知險而不陷其知已大蹇險在前艮為篤實光明乃之有陷焉其亦知矣哉然蒙順而蹇逆需可需而蹇在難則二經異由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熊山首是岩險水是阻難水積山上彌益是難故曰山上有水蹇蹇之時未可以進惟宜反求之身自修其德道不行便是方能濟險故曰君子以反身修德也陸績曰水在山上失流通之性故蹇通

援則漸近于險而蹇燒性行不止而大蹈有見險能止之譽此爻中言各有皆就本爻言對卦而止于本爻也對往之時初六才弱能逸其止能先陽見前險止德之所謂知也所謂往蹇來譽朱子以來往二字惟程傳言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說亦頗好了但看字面不進故不進則為來爲宗之以在於險也故往則蹇見險而止知矣哉故來則譽初三之蹇事外之蹇也四上之蹇事中之蹇也二之蹇君父之蹇也五之蹇天下國家之蹇也事外者審時而去之事中者集黨以濟之君父之難奮不顧身宗射乾嘽將人乃眞蹇之義書之矣

爾康曰蹇之往來初謂作事者不識人性而蹈蹇而喜其歸來以為遠初避世之衆識知聖人救世深心大不然然其所謂往蹇各皆直患其往而喜其來也惜其往之往以蹈蹇而喜其來之可以正邪也觀初之來吝何以宜待所待何事上之來碩在內何志而中溯協當險阻之步連結同心之濟惓惓之心蹇蹇之語如白駒之詩爾公爾侯優游逸探徒險之招離淵洛蕃華朋採棠何辛行順錢多娛樂甚詞甚甘其心賢皆　始如賢人無時此地渉也爲心隨事隨人救難爲急何所云云時一豈身高遠者所爲耳予讀此往蹇來碩始悟此吉

爾康曰往蹇來譽譽安也樂也詩只無正譽是以有譽髦之歎皆訓爲安觀象且待也則譽訓安句游文而有爲藏器以待豈可全背將吝爲人物色耳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註曰雖之非雖當其位吾不失中以應于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故以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履中行義以存其上處蹇以此未見其尤也

本義亦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

註往則无應來則乘剛往來皆難故曰往蹇來連
得位履正當其本實雖遇于難非妄所招也曰連
皆難之意
項平甫曰六四當位實也上六以從貴也實字皆
皆指陽言之六四以九三為實以九居三非當位
實于六四則從之而已上九以九五為貴以九居
五非貴于上九則從之而已若但言當位則六四
亦當位也故加實字以明之趙汝楳曰剛以陽為
貴先儒謂六四以陰居陰為得其實者非
爾康曰四位在上已近于五以陰居陰體質純和
其才勝屬人才共圖於濟者尤當以之爲上則懋
承君以之勝下應心引類是連乃相連之連非遠
久之連也惟九三相連以為在內之主與他爻未
承皆陰者不同也惟六四之當位爲有實用故曰
當位實特言當位者以卦自二至上皆當位象有
當位貞吉以正邦也之句故特指以釋其義未矣
鮮以九二得八卦正位亦故指九二予謂雖指九
三而所為連者還在六四直指六四可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本義大蹇者非常之蹇也九五居尊而有剛健中
正之德必有朋來而助之者占者有是德則有是
助矣
蔡不懽曰中德位蹇時則為中節：若明斷可以
濟蹇天下忠義之忠決覺山曰不言中直而言中
節者道大枝緊非有謂貞之節未有不畏難而中
阻者故中節有朋來之由也
易卷曰一身一家之蹇其蹇小天下之蹇其蹇大
九五以剛陽中正之德主乎險中而眾各來反來
連來碩之朋眾然而趨之同心協力何難不濟朋
來之來與諸爻異諸爻之來自外反內朋來之來
自下趨五也中節者爲此當蹇之時尚當有待此
則善類協心可以有為若失此機會又難着力矣
以中節者不先不後恰當機宜之謂中讀作平聲
為是不言中直而言中節旨蹇則之時說節為合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
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本義以在卦極此九所之益以塞亦未就九五與之濟蹇則有碩大之功大人指九五曉占者宜如是也

項安世曰上六以來碩為吉以見大人為利碩指九三內卦之上爻故曰志在內也大人指九五九五六爻之最貴故曰以從貴也象恐學者以碩大為一故分而釋之也碩與大皆陽德但碩則有孚實之象故以為艮大人則有尊貴之象故以為五當蹇之終遇險而從艮則致吉之道也上與五相易亦為艮故亦有利焉

趙汝楳曰蹇之道阨塞窮蹙上當出險之時得陽剛之助阨塞者解窮蹙者紓有碩大之象故示來碩吉一卦惟上六為吉上應三比五居狀之上卦之外蓋蹇極而通矣

黃氏曰內以五之位言貴以五之德言以位則上不當位于外而當來于內以德則五有大人之德而大人之位此其可貴也

尔康曰內指九五志在內者見其歸之誠也大人處虛至從貴方說出有應有位故曰貴推從貴所以利也上九居蹇之極蹇雖可出治蹇成功其來也志意寬舒規模宏遠而不似前之險隘矣故曰來碩往則守心世外九甯于人今來至內則心濟世志在內以貴從指五而言非專五為主九以成功即象之利見大人也蹇之上九即與蠱同係一不事侯王之爻亦元不可而聖人教世心切輒則反之一字而令上九歸于九五志內從貴以成正邦之業易之奇而法也如此

蘇濬曰蹇卦爻詞多用往來二字舊說皆謂往對謂之往不往謂之來似矣余獨以為不然九五之臣未正諸爻之所謂來也當蹇之時獨往則不足成功而未就九五則可以共濟此正所謂利西南利見大人也然未及而曰內吾未進而曰當位實來碩而曰志在內則其心志之間結在實之綢繆有雖然于形跡之外者雲從龍風從虎豈偶然哉

江咸池曰當蹇之時見險而止者時也不容終止

若義也五爲君得人以濟二爲臣致身以濟三之
反賴柔以濟四之連賴剛以濟上之見而賴從君
以濟初非其時待時以濟非以見險而即止已也
按蹇解異同六四往蹇來連註云往來皆難蓋連
亦難也傳云來則與下之衆相連合謂四與三相
比相親二與初同類相與四能與衆合得處蹇之
道也本義則云六四近君陰柔不足以濟五之蹇
惟六連九三爲引以進乃允有濟往蹇來碩志在
內也疏云有應在三是志在內也大全諸解亦云
三內卦也上應之故曰志在內五大人也上利見
之故曰以從貴又一說內以五之信言貴以五之
德言

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疏險難解釋物情舒緩故爲解西南坤位坤是衆
也施解于衆則所濟者弘故曰解利西南諸氏云
世有無事求功故弘以無難求靜亦有待收乃救
故誡以有難須速也
傳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
既解其難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脩復
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
也謂反正理也天下之害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
其始未暇遽爲也既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
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
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
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
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爲則將漸大
故夙則吉也
丘行可曰大抵處時方平者易緩除惡不盡者易
滋聖人于患難方平之際即不欲人以多事自疲

又不欲人以无事自怠也

帶瓮之口寒止之雖如山之艮而有洊解動之風

如雷之迅而有功吉未淺恐其艮動在外之故是

為解後有亡之雨雲往風終以有險在山之故是

為解後不明之雷霆

何玄子曰解之利西南者何也西南陰方東北陽

方坎為北方之卦震為東方之卦由東北而往西

南則陰陽相齊雜所以解也蹇解彖皆言利西南

而取象各異蹇取艮東北與坤西南情對故十利

西南下足之曰不利東北利見大人大人指坎中

爻明乎東北下無坎言也若解下坎上震一北一

東則坎所情對者乃南方之離震所情對者乃西

方之兌矣書說從以西南偏坤兼未是且但言利

西南不言不利東北東北取陰陽相濟之意故下

文云无所往其來復吉乃主坎而言有攸往夙吉

乃主震而言亦未嘗以東北為不利也

又曰蹇難方解否結方捧先以安人心為務是故

時當無事則宜退守其靜來復本位不必他有所

往但坐鎮之而已若九二之汙黄矢是也時當有

事則唯速用其維及早圖之勿使滋蔓亦其奈

甚而已若上六之射隼于高墉是也

胡雲峯曰蹇解西南皆取後天卦位蹇下体艮東

北偶與西南對解二体坎震震東坎北亦與西南

對蹇未解且利西南既解可知矣蹇言不利東北

解不言者蹇方止于險中故言利平易不利險阻

解已出險外故但言平易之利不言險阻之不利

大抵解之時以平易為利畧有苛急即非利以安

靜為吉必為煩擾即非吉本義曰若无所往則宜

來復其所而安靜是以安靜為吉也若有所往

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為煩擾亦以安靜為吉也

本義兩若字未定之辭祈其時何如耳然其吉也

則皆在于來復而已

呂伯恭曰解不但解國家之亂為然治心者亦然

心之感初解不必汲汲然迫此心使歸于道但順

而治之此心都无所之則自然來復矣雖順而治

之亦非任之如枯木死灰其不息之誠元未嘗消

剛傳滯也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
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
雷作雨雷作而雨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註難解之時非治難時故不言用體盡於解之名
无有幽隱故不曰義
疏解之為義卦濟為美往之西南得施解于衆所
以為利也無難可解退守靜默得理之中故云乃
得中也解難能速則不失其幾故往有功也
傳解難之道利在廣大平易以寬易而往濟解則
得衆心之歸也救亂除難一時之事不能成治道
必待難解无所往然後來復先王之治乃得中
道謂合宜也有所為則夙吉也早則往而有功緩
則惡滋而害深矣
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以卦變釋卦辭坤為衆得
衆謂九四入坤體得中有功皆指九二極言而贊
其大也
俞氏曰九二於蹇則居五今來復于二則陽以陰

扣降而為雨九四上蹇則居三今往居于上則陽
以陰畜蓄而為雷一往一來為雷為雨此復來之
所以中吉而夙往之所以有功
決錄曰凡六不假十一爻之変以立義也其攸往
者虞謂初之四胡謂二之四朱謂三之四卦元坤
而強立坤衆以就其說自漢以來之失也凡爻就
論六爻之体不假于一爻之変以立義也爻占其
変則有之矣
蹇坎在前故蹇利西南体往得中解坎在內復于
下由北中行故解不復乃稱得中皆主坎中為言
蹇主有難解主解難也
馮宗之曰宋人之訓曰蹇自小過而來陽進居五
而得中蹇之利西南也解自升卦而來九四入于
坤體解之利西南也二爻之所往或坤或震而利
西南則一將以西南為指坤于則蹇之往不安得
坤体將以西南為非指坤于則解之往又曰入坤
體宋人之論既相矛盾同一往也往得中往得衆
之往則取卦変往有功之往則無所是何以說也

衆人既知往有功之往為活字而不知往得衆往
得中之往亦為活字又何以說已試取蹇解傳文
而細玩之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
也中也道也可謂元相關照于窮也中也又可謂
不相發明乎即謂之曰利西南其道中也不利東
北往得窮也亦奚不可乎抑謂之曰利西南往不
窮也不利東北乃得中也亦奚不可乎槩北而他
又可知矣知北而蹇解之義亦自了了矣解之時
義利西南一語盡之矣太史公有云陰之文常時
天下新去湯火文帝能與之休息淡薄元為數政
刑措利西南之謂也況利西南則亦何所往哉其
亦來復于安靜之所而已即有所往亦不過防微
杜漸之發計亦終歸於無往而已安靜而不生事
發計而無大業言何如之若彼曰尚有所往宜於
往發復則抗然蹇未解也何以救非蹇代此果無
所象像乎哉奇又以其象言之解蹇反也解二即
蹇五也出外入內其來復也內何以救復坎卽在
下水之嘗也解四即蹇三也自內出外有攸往夙
也外何以救夙常出乎震帝之發也象義備矣似
可以無惑矣經以俟後之君子
何玄子曰卦畫從下而上自坎之北而順行以入
于震之東生機漸動雷雨交作而南而西皆由此
往所為解若蹇則無北象但止于艮之東北而已
北二卦之異也
又康曰西南寬廣平易之地以時言之則為夏秋
夏則百果草木皆茂盛之時秋則百果草木皆成
熟之時也解後因當其之蟲蘇決舉以休其元又
當授之豐班積聚以與其生西南得衆乃其所利
故曰利西南來復之中述往之中功皆得衆事也
得中指坎中更合正是無難且靜之義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傳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為而解也故釋
之宥寬之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
也故寬之而已君子觀雷雨作解之象體其發育
則施恩仁體其解散則行寬釋也

初六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爾康曰初六有占無詞一片無字碑也當解之初纖悪滌蕩湯火消淪一切解散在在洗蘇故曰无咎傳云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文之辭寡所以示意是也象剛柔之際以全卦之意釋之蓋爻辭无咎象是舉解之全故象釋剛柔亦足全卦之吉與彖九二同無事來復有事夙往俱說不弛乃得其中剛柔之義也

又曰除象以剛柔之際其義總是了解之時不弛不擾未可害剛不可行柔二者之間中有寬裕在故曰際此剛柔際不在爻象上看剛柔因義以起

象非

又曰以初爲剛六爲柔其義甚精以初六爲柔九二爲剛則凡此類者亦多皆不然也蹇坎之卦皆是剛始交柔險者通者莫如天造草昧草木甲拆之時故在屯則曰剛柔始交在解曰剛柔之際始[illegible]未相和合動于險中際足以相際會動而出險交則初嫌便有猜然之隙際則險會已在消釋之時故也曰雖生解曰无咎

孫聞斯曰初无咎至于咎俱无而從來可解之常與吾能解之心蕩然一付之罔忘而天下悉安于於者之中天下儘有吉祥可致而叢雜紛消者凡蓋此解時吾雖以教省爲心而後前此者豈免反側之懷兆險貿通者更有重張之患自古大難之後輒爲多難有豈少哉

黃氏曰際者陰陽交會之間也參之天地際則以二四之爻言之坎之剛柔際則以四五之爻言之未有言其應者則解初之際亦當以初二之交會言之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註狐者隱伏之物也剛中而應爲五所任處于險中知險之情以斯解物能獲隱伏也故曰田獲三狐也黃理中之稱也矢直也田而獲三狐得乎理中之道不失枉直之實能全其正者也故曰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也

三狐自指小人然當解之時一切人政邪慝皆可

言狐王輔嗣亦止疑言
楊敬仲曰狐多疑阻疑阻則非解矣今田獲三狐
則一無所疑得理中之道
潘雪松曰九二陽剛之才必得其中則是制柔中
是正枉以此解險何險不除故曰田獲三狐象言
二十地跡田九家易坎爲狐黃中色矣在物
何玄子曰天下之難率自宵人始欲解天下之難
者必有以處宵人然後可然非柔者所能辨以其
慝也又非剛而過者所能辨以其激也九二以陽
居陰柔剛中之德果而不激用能盡化使邪
奸皆就我籠絡之中以靖亂源故有田獲三狐之
象焉
韋本清曰解二田獲三狐得黃矢坎中陽畫象矢
故云得旅五射雉一矢亡離中虛故云亡坎爲狐
故既濟亦因坎取狐象離爲雉陽三亦同上離象
雖尋可見各卦消會通觀之其象自如此自斷
鄧元錫氏曰難成自生職跡宵人亦難自解由解
宵人卦有三陰如狐闇慝爲妖爲蠱則惑我得有

黃者矢洵直且中一實三墟以其不從直故流俗
遠不除下私中有机宜外无猿迸者也貞而吉矣
解難必剛柔時中初柔應剛二剛應柔所剛柔中
爲理性深矣
爾康曰當其方解小人亦知致亂由己欲自引退
而吾復爲之含容則彼能忘其深痛根蟠結亂將
復生不得明明蔽於一二方得安心亢生事中九
二剛柔得中曰獲三狐去其邪媚以行中宜有得
黃矢之象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
我致戎又誰咎也
爾康曰負且乘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也此
雖不直指小人之惡然魯山鸞梁竊位在位九崇
其惡可知六三不中不正處在險極才德九惏力
量不足自我致寇伊誰之咎貞吝既言負乘之人
已其所鄙或言負固于此而不知反蓋柳甚矣供
未然六三欲去小人以禍亂未嘗不已然十往如
是所以致此咎是咎也

節九場入口三下之上乘負來上上之象上非在
高墉三負來以負否醜之使自解而負上交極勢
不能自退行射之已為大悖又以為當待時謂之
俾蓄而後發時而後動意曾深矣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爾康曰解初九象祇言天下甫去焉大一切解散
九象九二爻有中道得乎理中從容和紓解去小
人六三陰柔不中才非剝決尚與作緣自致寇
以上四爻皆去小人之事也小人雖去君子今未
象正象開發第元象亦未見得世界太平氣象九
四居震動之始值出險之初打開氣運之門廣引
羣才之路解而拇解動其肥使前來也一君子進
眾君子即來朋至斯孚群情畢臨豈非君子出乎
陰性之速哉特以本系五上之位材勢不大任用
不宜元以一洪宜治之心速見清明之化故象詞
又說不滿之詞也
又曰拇足大指也人行足先動而指又為之先要
是不能行故以解拇為初行之要拇足大指五言

之正何可言附人以附言者當謝旅中孤拇扶指
試解則附耳拇又何患哉苟有又同而指為依戚
社占術之小人何其更也
按拇王弼謂三李鼎祚以九四體震為足三在足
下為拇程子謂初為拇荀同日明是九二義同德
為則且中實有孚義則宜蘇氏謂九二王弼謂初
明同類四與二功皆陽則蘇說似是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
人退也
註君尊位中而應乎剛可以有解而獲吉矣以君
子之道解難釋險小人雖闇猶知服之而無怨矣
故曰有孚于小人也
爾康曰當中正之位有柔和之德心不求剛勢險
險難一切作為行政惟有解解有故小人有孚
自然心服若出真衷之心故作縱放之術小人方
且虞之何能孚也有解則是去小人而求不必將
以小人為解以期冀見一解之後元化術也哉以
維持同類或以綱維作解挑以

之可不勞而成
質卿曰人之益也有所自六五之元吉爲或益之
意者自上祐之思若獻之何若眞之其又有嘆獻
而難受者天地鬼神所不能違也
唐凝菴曰六五本柔順自上爲之文而之爲良是
徹骨受成則明之非細故辭之而不才得與石匱
十朋之異龜者豈非元吉
何玄子曰有孚元吉指五元咎可貞利有攸往指
上九觀本文詞可見
楊止菴曰古者五貝爲一朋王莽時改兩貝爲一
朋深人因之言十朋之龜即當之大寶龜若增上
九言之或以一龜直五十貝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蔣康曰九二上九兩位陰陽相濟與得中无有餘
之可損無不足之可益故曰弗損益之然九二弗
損益處卑居賤而僅能自守此之弗損益則小則
處正而事業更光故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卦辭之
善成階於斯無損無益乎患無少故曰得臣无家
朱子曰得臣有家其所得也小矣無家則可見其
大焉曰得臣得天下之臣服無私以天下爲一家
斯爲君子之大得志也
在上有不役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之服之
衆也有內小也故以得臣無家謂得人心歸
服无家謂无有遠近內外之限也 大全
崔子鍾曰上九乃受益之地衆損下益上其道上
行謂此也陽剛在上良休不動而比者應者咸受
其益故曰弗損益之凡損己益人者所益有限弗
損以益人則益無方矣益不自益故无咎可貞而
吉利有攸往卦辭之善咸備於斯方獻大曰損不
損于正而損于信故象曰有孚而後可貞不損不
損于孚而損于正故此曰貞而後得臣无家
鄭元錫氏曰上體非主時于損下受下益之深而
思益下也貴能損己之下之利與人下與之天下
之生與天下與之弗損之益益莫大焉
衆曰與大有天祐旅上遷同益皆五之益中也

胡雲峯曰咸男女之交也而損則不交順男女之
不交變而益則交聖人于否泰言消長于損益言
盈虛上下往來之間務致意焉易道盡在是矣
李彭山曰損益二卦皆主修德言非損民益民之
謂也因其義虧之勝而進退之皆損剛以益柔皆
也損益皆言損之之道但就學者入德言則其功
在損故謂之損就學者成德言則其功在益故謂
之益
按損解異同初九已事遄往睽云人臣損己奉上
固不可廢事而往又不可事已而不往惟竟事速
往求致其安乃獲元吉傳云所益于上者事已則
速去之不居其功乃元吉也本義則云輟所為之
事而速往以益之弗損益之睽云九二不損己而
務益彼今我則云不損其剛貞乃所以益上也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疏益者增足之名損上益下故謂之益下已有矣
而上又益之明聖人利物之無已也損卦則損下
益上益卦則損上益下諸名皆就下而下損上者
向秀云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益既上
行惠下之道利益萬物動而無違何往不利故曰
利有攸往以益涉難理絕險阻故曰利涉大川
疏曰孔子說卦曰益裕而不設此言中多有而外
允見如室盛谷箱而門盛雜者也天下之事業
非聖賢之所能期時不可設也不得設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
日進無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爾康曰損上益下上巽少一畫陽下震多一畫陽
自其卦象見之上少一陽為損上下多一陽為益

下也益下巽如悅民民說无疆即其為益而說亊
言之抵之損二篇用爻之象爻中正指二五相應
言義之為義雖在四切而主卦言然實以九五陽
中正劉為益民之主二則承五之益以益民者也
二五相應同事共功志斯大行故曰中正有慶蘇
子瞻云涉川者用木之道也震巽皆爲木震屬而
風行故利涉大川益動而巽合二体言下有動求
上能巽接則上之益下者未有窮也故曰日進无
疆上布施下發生合同而化初无不被凡人也益
下之道因天之時相地之利隨時隨地施發无窮
故曰其益无方震巽于時為春夏正當天地施生
當雨益物之時聖人体此凡所以為益之道有慶
貴而无利成故曰與時偕行
又曰損下益上損污下以益高明損人欲以益天
理皆可言而独于君民之事不可言止貢賦財用
尤陋其曰其道上行何義微而意遠也者損上益
下則于君民則切故即以民說无疆實之然自上
下下其道大光則義又推廣矣益之為道培植根

基潜心下學克去貢高增長道業皆是
又曰木道二字是影用取什法濟川必以木濟非
必以村非其人材則許大經綸皆從此出故以木
道乃行實峯以中正益二五言木道兼震巽言震
陽木巽陰木
人曰木道說皆以乾十界是矣而之其中尚書從
曰明作哲岐黄家木為肝肝之分肝主謀慮膽主
決暴所震之偽則巽之属也木道是才明果暴之
袜衛艱難之具也
胡雲峯曰凡卦以兩為主凡物以下為本損下為
之損益下謂之益而上之損益不與焉學其本也
他卦言利往者不言利涉益兼之義益以與則也
楊誠齋曰乾坤一索而震巽施生之端微此施不
窮而生不窮也造物之大益也
胡雙湖曰利有攸往以二五之中正有慶也利涉
大川以震巽之木道乃行也
孫聞斯曰損益所由名者何謂曰其道上行益曰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此損益之別也夫小澤行形

在下者也而木當不細縮而行下上上行則造化之精英上升而下化故曰損風雷無形在上者也而木當不能它而下寸下下下則造化之情實上損而下益故曰益是皆以全卦之德分聞益而非說損此之有涂益僕之不足以上下之体分間益也

益說文云饒也从水皿皿益之意也按三之爲水卽以卦形加三于四上爲益所謂會意也爲卦震下巽上震卦本坤巽卦本乾合兩而觀是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故名爲益損卦則損下益上益卦則損上益下爲名皆就下而不據上者而言所謂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鄭泰田曰凡物益之以有形者有限益之以无形者无窮大凡雷木起發然已卽止之後不過一鳴振長空而萬物生机然其故爲聞人莫窺其所朕兆莫測其所涯際故以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人知雨露爲施生而不知風雷爲施生也黄氏曰震巽陰陽之初氣也初氣長物莫大焉

本義乾下施坤上生滋其旨矣

或問木道乃行程傳以爲木字本益字之悞如何朱子曰看來只是木字渙卦說乘木有功中孚說乘木舟虛以此見得只是木字恐見一朋友說有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如乾爲金是卦之金也兌之金五行之金也巽爲木是卦中風象震爲木乃東方屬陰五行之木也五行取四維故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覲吾云必須雷動于前風散于後然後萬物皆益如二月啟蟄之後風以長物八月收聲之後風以殘物風之爲益其在雷後故曰風雷益也遷謂遷從聚尚改謂改更懲止故君子之求益也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六子之中兼有益物猶莫雷風者何要云取其義長可久之廣已

本義益之義言交相助益无大資於澤是兩則字取風雷迅決之義決覺山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无所疑二可謂大勇矣何以能即遷即改也勇莫

仲才茂物之不當分過而後又乃可其成行功矣
震巽一陽一陰之始生機之謂也見善見過見之
益矣又曰損体虛懲忿窒慾以致虛而象之山澤
實其虛也益体實遷善改過以体實而象之雷風
虛其實也
蓋開以六子皆有益于物者以風雷有水火山澤
雌雄結聚而物散之動之然後能增長故歸之風
雷也
蒙堂松曰損益二卦以下為本而上之損益皆
不與焉草木之根牆屋之基人之氣血皆然也様
損益說虛者以下言也山下有澤損上非不實也
上實而下虛故其卦為損風雷益風非不散也外
散而內益故其卦為益皆主下卦之言也山吸澤
之氣亦損下也風物雷之感亦益下也是損益之
卦而聖人之行事見矣
孫開斯曰雷在地將上而見風在天將下而施是
有增長故益山高在上澤形愈墜澤從在下山勢
愈孤故曰損非如也說損巽之一步益震之一陰

也巽震各自為卦何必相取況足依此
天下之有益者莫過遷善改過風雷改過字當改
已人心一新而日皆則故還改者是亦所生之坤
制起凡入要之捷法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
事也
註益在之初為物之始体大則為以救其事之而
事莫以斯大作必獲大功夫居下非厚事之地在
業非位重之處大作非小功所濟故元吉乃得无
咎也
本義下本不當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
下不厚事故利用為大作也
朱子曰利用大作一爻象只曰下不厚事也自此
推之則凡居下不當厚事如子之於父臣之於君
僚屬之於官長皆不可以喻分越職縱可為亦須是
盡善方能无過所以有元吉无咎之戒
蒙不暗曰下是始進之[illegible]不厚事謂其不後使
事故必元吉自慎者云分不當位任厚事何以為

之利用

馮奇之云益爻用事常用凶事用邑同皆大作之事故曰益以興利

黄端伯曰初爲成卦之主而際盛當交盼之時且震位東方其象爲木興事之候式罡之卦也故利用爲大作諸卦下爻當以不有事爲戒故象惜爲初九快之

又曰震巽陰陽之初氣也初氣長物益莫大焉本義乾下施坤上生得其育矣

劉江餘曰陽在初爻類多勿用之民傷當民說道光之時乃利用爲大作蓋得民心可以濟大事也然利大作者際益之時不爭事前下之正故曰元吉善之也又曰无咎者本不善也尚合有罪焉

在

爾衆曰初震爲剛動之主初居下勢偉力弱本非專事所宜剛居陽位爲上所任委重責非歡能大有所爲又且巽體與妻悦然有特才光權之士故聖人採其本分與志而標之舉事以行倚也元吉无咎供善詞有凡吉而有咎无咎而不吉者此則兼之非謂元吉乃无咎也

金汝白曰損卦不損二與初而必損三益卦不益三与二而必益初者損從其益益培其本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六二虛中得正益自上來有應无憾无心被受故曰或王用享于帝受此大益不敢自承用此以享于帝乃吉王用享于帝者言永貞處中之心必如人君之對越在天小心翼翼無此一句又永貞象乃占中之象也

胡雲峯曰損五上卦之中當下益上之時而受之益益二下卦之中當上益下之時而受上之益五元吉二必永貞而後吉位有尊卑之殊分有己臣之別也二雖可用享損之時用也王用享于帝益之時用也故曰損益實殊而時皆行

余招金曰益之二即損之五損五受下之益故龜屬下益二受上之益故龜屬上但損龜以二爲掖

張中溪曰益志為益民之志也天道國者不以利已惟欲益民此所以告公上而見從也既顯矣三爻可見古人益民之實矣

命王者以六事而後告事出而大君亦已四告而從進事大而去君遠也

常以四本柔弱必五之陽剛是依然後能自樹立以益乎民為主命令故象告公四五柔相比故象依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志在惠民心之所欲而進剛巧其事之不獲已者是以告之則順從則其志而益之丹古人遷國本以益下如大王遷岐因不以養人者害人盤庚遷亳曰視民利用遷國故此爻曰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合而觀之遷國益下之說愈有味

以言曰依以理言非以人言乃人依我非我依人只是志在益民即為民之所依非國之更遷皆顯為依之依本義只解字義非心解也更國表世之事乃依乎人若盤庚遷亳大王遷邠則為民所依矣

爾康曰六四陰柔得正有益下之志三四皆中故有中行象告公從所謂君從卿士從無人從上從爻乎隨其大臣之事何不可為依以遷國古者有益下之事莫大遷國為存亡為君有國象以實意然故以遷國古之國家上世屢遷至之而悟遷豈遷陽惟在安民不計較盤文周智見其事故以遷國為益民之大者凡此又若後世全人便不知此義象矣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以得位履尊為益之主者也為益之大莫大于信為惠之大莫于心大同民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費惠心者也信以惠心盡物之願固不待問以誠惠物物亦應之故曰有孚惠我德

蘇子溪曰天之施不問其施地之生不問其生堯舜之世問之在朝朝不知問之在野野不知故曰勿問之矣大德不德而民忠我德此所以大德志也

張中溪曰上之孚下以心爲惠下之孚上以德爲惠

龔汝脩曰損者不得已而爲之此貴孚也益而亦曰孚者何也益非孚則傚仁義也故有孚惠心無心之心也有孚惠德無德之德也

鄭孩如曰損之六五受下之益者也益之九五益下者也損六五受益而獲元吉益九五但知民之當益而已勿問元吉矣此惠心之出于有孚者也然上雖不問元吉勿望德于民而民陶然其惠矣其德其惠也亦出于有孚也故曰王道本乎誠意

蔡虛齋曰上有以孚而順下之心即洪範所謂皇建有極用敷錫厥庶民者也下亦以有孚而順上之德即洪範所謂錫汝保極者是也

尔康曰中實爲孚施于下爲惠根諸心以德上之益下只要一段真實心腸便有无窮惠澤惟于惠其心不問民之施惠何事不問民之受惠何許是正所謂不費之惠天地施生不害其利无疆之慶也益之分量至此暢滿無憾曰大得志

爾康曰損益二卦志字凡六見損之初曰尚合志二曰中以爲志上曰大得志益之六四曰以益志九五曰大得志益無損無益各得其平者自然之道也有損有益各隨其時者皆行之時也有餘處當裁如何而裁有不足處當補如何而補滿有凡許這抑工夫凡許鼓舞意氣非存乎虛心爲之不可古語有之曰爲道欲日損爲學欲日益論之一字益非優游涵泳德其自然者可與同日語也故皆曰志

韋曰益與損相反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是以爻辭亦同一則元吉謂以柔居剛一則永貞吉謂以柔居柔故不同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尔康曰益卦不比損卦損卦損剝益柔有時非恒常之道也益而不已則日進无疆其益无方所以立心當恒若莫益之則或擊之外之或益或擊皆其心之无恒爲之也不恒則不能益而不已則凶

矣
爾衆曰莫即丈莫猶人之莫不定之辭也益而以
其擊而曰或外送傷否之無當皆以我立心之無
主故勿恆凶偏辭彼言單辭當說莫益一一是尚大
足信還是傷害之宜爲確耳
益上文象以其極雷既擊空風亦然本故有無益
於擊之象
損之爲卦以陰陽相爲害故九二六三六五上九
利而初九六四否益卦以陰陽亦爲善故初九六
二六四九五利而六三上九否
節元瑞氏曰物極必反損上益爲本損之益自損
而之益也益上極爲莫益之擊自益而之損也人
已損益之介莫遠哉
象偏辭義益作偏是本從之後乃粲傳皆是言
無相益者耳人心皆有自厚之辭也本民曰莫益
之者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徒見不獨本耳
胡炎湖曰益之上九即恆之九三不安于恆之臟
乎故超于衆上以求益者也故恆終則三上皆莫

體說卦謂莫爲不果爲進退爲躁卦其立心勿恆
之驗歟
御仰亦曰卜子夏曰五以中正人皆歸之上九求
之過求其附雖有其應豈付之哉不能體立心
勿恆多求于人人所惡也益當反損故有外來而
擊之者
朱康曰天道人事物理義理有消長之道人有損
益之理三陽之氣是（三陽之卦）澤成也損乾之三爻以成艮
損坤之三爻以成兌是損益也如九備益是人事
無論緣天道無郁宜物理無增減義理無隆殺故
深成之道不可無而損益之理尤不可少損益二
法皆從此出也而所以致一也蓋一陰一陽而已
以兩而交之則一失不致一無以合道不亂而無
以致一此三聖損益之義精也
爾康又曰干端番來損益嘗然不能一日留御制
陽李子痛卧天界僧舍行觸吉千過而開曰損益
二卦或損下益上或損上益下不知以與洛何故
而損雷與山何故而益損澤益山何處見損損風

益當何敢見益諸詳數而備敘於易李子曰唯損
益雖言矣然數之不能終其物請陳其槩大損益
盛衰之始也損極則益交而成泰益極則損不交
成否損益乃泰否所自來也泰通塞川窮法損曰
懲之終所以防否：通衆川增法益曰懲之發所
以然春損益又泰否所由辨也予曰然矣此非變
之法非所患也曰寒春暑夏兌秋盡冬秋冬為陰
為消為損春夏屬陽為長為益風雷氣也山澤形
也有形必獻山岳有時而傾河海有時而竭故主
損風雷鼓動惟有生長何曾虧損故主益損下益
上為損澤滿山而山塞澤皆損也然露冷時多鑿
山時少故山冷皆主損而冷尤主損：上益下為
益當振風而風助雷皆益也然雷有時收而風無
時不散故風雷皆：益而風尤主益予曰此象也
非義也故再請曰損有餘補不足各從其所以盈
虛益上体自上而下則曰往上之下有萬物以
陽居陽為益損下体自下而上曰三在下之上者
為益上以陰居陰為虛損三益上：艮陽損四益

初：震陽：變陰為損陰變陽皆益損受皆於先
矣也益發皆陽艮震也陽銳而陰之也春生夏長
：任合散造化分寸不繼惟涼風蕭瑟於水涸寒
竹缺冰間乃可以為來春發生之川非損不以益
也震二月巽四月以生以其即氣伏銳冬藏全由
：然元氣迭運成熟結果是損乃為益損元時而
非為也益則損虛則益是損益之對也損極必益
益極必損是損益之行也益倡於下實損拔其上
乃是損益之化也損未嘗損故以有時益則不損
故曰元彊損無言益：不言損是損益之時也不
消不長即消是長損非真損益乃真益是損益之
一也損下益上者上亦損：上益下者上亦益是
損益之反也滿覆秋而草木之根歸發之甚人之
氣血皆然凡稱損在者處皆以下言也山下有澤
上非不實也上實而下虛故為損以雷在風非示
散也外散而內盈故為益又曰山吸澤之氣亦損
下也風動雷之威亦益下也予以爲天大矣憑以
備矣請書其說登之十牘

辭也然云此行示而猶不息是偏辭也傳云偏也
之辭不美云設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

夬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此陰消陽息之卦也陽長在五五陽共決一陰故名為夬也揚于王庭者明行夬斷之法夬以剛決柔施之于人則是君子決小人也王庭是百官所在之處以君子決小人故可以顯然發揚決斷之事于王者之庭示公正而無私隱也號號令也行決之法先須號令夬以剛決柔則世明信之法而宜其號令如此即柔邪者危以剛制斷行令於邑可也若用剛即戎尚力取勝爲物所疾以此用師必有不利故不利即戎然剛德不長則柔邪不消故陽爻宜有所往夬道乃成

傳利有攸往陽雖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忘況小人而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不尚剛武而其道益延乃夬之義也
徐進而以陽剛之長當終于六位不可有未盡之陰也除惡務本君子雖盛不可以小人之寡於謂無能為不介意之而存其孽也唐五王不去一武

能無陰中則不能無夬扶君子不能無小人故小人不可不去今觀剝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耶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

張中溪曰夬言利有攸往蓋欲其為純乾剝言不利有攸往蓋不欲其為純坤此亦聖人抑陰之微意也

李隆山曰孚號有厲之為言不必然之辭也五陽相信而不忘于號令知其危而戒之斯有萬全之勢無一跌之虞矣

項平菴曰剝長乃終與終有凶相應剝長未終陰猶在上剝長既終則陰有凶矣終者上爻也陽長為復故曰利有攸往剝長也陽長至終為夬故曰利有攸往剝長乃終也此又與復之剝長同意也

魯毅齋曰以攸往為利者以往則剝必不長而後有終也不得不大又不敢輕決也得剝之自長而為攸往之利則知決之道矣

高中憲曰揚于王庭明白正大而不事陰謀也孚號有厲戒其號眾而不忽細微也但告勅于同類不尚勝于異己此所謂健而說決而和利有攸往矣何也卦惟一柔而處于五剛之上勢尚可危乃之號之則彼計無可伏而危乃允自邑言戎不失即戎則彼陰必可投而陸決易矣

或曰人之精神從戰鬭中出則過當而不可退故曰其危乃光

何玄子曰揚于王庭者言一柔乘五剛之上夬之特一陰雖微而處說極為能說于五陽有惑溺之象小人之變君子不必戰鬭求快也堅竹辦言惕號澤順能以何是而作之速使人皆悅而斷之以戒易其心撤其憑陵之勢乃有惕于在位者又比近九五之剛此君側之惡人也彼其寵狎而心患長能無惕乎

況伯含曰揚于王庭先正供作明正其罪則是顯與之敵矣且所謂不利即戎正不欲與之爭力也臣之文告何為者耶

易簡錄曰剝長乃終以剝決柔之分量如是為盡如是為止故曰乃終非是定雖六爻皆剛然後為

長為終害彭山曰君子道長定于決去已為害之
矣
鄭孩如曰以決訓夬而含二義有決去之夬有
夬之決〻去之夬如決水然水流之決上通了矣
必潰而決于下亦卦所取義之一端也陽已盛矣
陰已微矣君子至此皆以為不足介意有優柔而
未肯決者如五王之于武三思曰大事已成彼
上兩卦不是決之禍也故須果決聖人于三爻
之皆曰夬〻上夬果決之夬下決夬去之夬
吳叔美曰夬決也夬字義要看得分明為流行為
斷為破為分別說夬者非無決而去之〻義卦以
五陽在下已是全盛只有一柔在上陽性上行陰
道下行這五陽都被一柔在前阻塞了上進之路
這一柔然是利害勿謂其在上是分途之候也以
其地則居高亢了上來之勢以其氣則純有全是
消陽之氣是要去也如何去得所以要決〻者以
陽剛之道去開通了陰氣使其不成阻塞之害故
謂之訓決柔上体本是浮開通了浮泛之使行使

自然流通去得這叫做剛勞利乎之法真是不知
不覺有潛移默奪妙用君子處小人只有此一法
全善味夬字真是徹底抉通不言去自能去而又
無激決潰之患者也健而決悅而和決是夬決小
人之道所尚乃爾言一一異尚其剛武去治他是爾
之道也純陽剛雖甚長然未終尚有一一陰更當去
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元吉之者矣乃為長之終
也
胡蜚氏曰君子之去小人而能勝小人者古惟王
沂公公之說言包恩而留身進說則非道也惜題
山陵以所逐丁謂則非法也然天下不惜崖州之
非罪而快大奸之黜脫信乎去小人之有其術矣
夫去小人而必以其罪〻之又必以君子之道治
之則小人終不可得治而君子嘗倒授之柄焉過
清流禍延宗稷非不幸也雖然夫沂公所以善藏
其用而莫闚其際者豈旦夕之故德性之誠哉當
大寇來逼戰之日居傳嘟嘁之際做也目擩此也
口噤謹避其鋒如示以弱而蓋世神奸發入其彀

中而不覺矣禦之精粹也小人代能之降殿也光啓
蓋兵机也亦易道也君子不幸而遺殊時其限力
以粗心應之豈氣臨之制焉凡予知所公能制丁
淵于免疑之介而不能平呂貴蘭于姦安之時乙
低相紙賢智不免窮于功成身去之道有未甚矣
術以侍小人進以全君子側不可悔一者我亡項
平仲所當工所公持下謂一御君子第以小人一一
奇法也以于英號相佐然所謂宅策遂窮之日君
傳哪感之除訃遊其緣妣求以消一跌作用何害
不学且屬哉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石守道氏曰以德惠自居不能及物君子所忌惡
也
胡雲曰居德則忌程傳則約也忌防也以為潤之
防集則与潰決之意相妨王弼作明忌非也諸家
以為居其德而不決則忌則大象則无反辭本義
缺之為是
張南軒曰居德則忌言不居其德也措而不流之

謂居恭卽爲以居德而不施則與象反矣故忌蓋
祖南軒之說注賤以則字作明字非
歐陽公易童子問小人留則決之意則介之施
祿則恭之意居德則卽決之意言君子在上小人
在下施祿及之皆小人之思未其而才保可用故
而諱之亦以開自新之路也居恩自詳而居人
於不肯暴己見既之為己甚之私而忌宿盈矣自
東歐陽之說妙補文象所未合之意
常見以害上于天貞侍然後成而為穴澤上于天
決注便即成而為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如滲之心
下于天居德則忌如天之不居乎澤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註不勝之理在往前也
胡雲峯曰夬五陽由四陽之壯而成故初與三代
存壯之名而初象又與壯同壯之初爲壯于趾
亦有學夬之初而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矣夬五陽
一陰君子豈不足以勝小人然居下而早用其壯
則自有不勝之理不可不戒勝在往前可必其往

五方成夬此聖人以夬夬其五他爻不能也上所比惟五所應惟三則所號之人非五則三五之道重三之情親下得其重輔而依托九小人之常態也五夬中行三夬獨行則夬比九號之小人愚誘五之力量三量是衆陽中人但不爲所號外加聖人于五獨以中本九揚之甚六夬小人之不易也然其道非中與和不可夬諸爻非中二居中而力微則中惟五有之和亦惟五能之也大九之戒設微之論耳

子夏傳云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也馬融鄭玄王肅皆云莧陸一名商陸皆以莧陸爲一董遇云莧人莧也陸商陸也以莧陸爲二宋注衷云莧草之柔脆者亦以爲一同于子夏等也

何玄子曰按說文草部實有莧字羔音丸註莧胡見切則漢人已作草解矣音從古

渦宋之文以陸爲商陸乃附見之物以喻九五爲上所惡藉所以獎之未見其意甚巧不知為之流弊卯梅花數火珠林抵是後法商陸附見刻畫匠人益是使世郡術文工之時豈便有此人乎按以爲斷耶

莧陸莧生于陰遊地皆見大川莫含故曰夬夬小生五月故于姤言本見生三月故于夬言見

上六無號然有山象曰九號之山被不可長也係陽長將絕陰而將盡矣一陰處窮絶之地是衆已于將時大夫危極之小人也其勢大開消盡故云九川號咷是惧終必有凶也

章本清曰夬卦辭于號有厲之辭九號有凶曾踏卦爻有二義乎若以元號自小人言殊元意味

何玄子曰或曰小人窮可去盡乎曰小人不能使不盡于下不可使不盡于朝廷之上道非有他也蓋則漸散于林野則必屆十刑斯義也解卦終之矢曰解悖曰射隼是也

正建安曰夬有決也以五陽而決上之一陰也故六爻以上陰爲主而下五陽則皆以上爪爲凡陽之夬明遠則不能相及唯比與應當之五比上者也故曰莧陸夬夬三應上者也故曰若于夬夬大

夬皆言當決而又不可決但累於陰也以介二五

而剛之間亦缺夬上以進則凝五否則凝三故有

羣九胥行以止之象至二於上則九同及之懼

大故但當慎以爲其佐有戒而已初人亦義皆已

故有壯趾往不勝之咎

張惟甫曰吉以其終而後見以不吉始而以吉終

亦爲君子中人矣何以之有上之有凶則以其終

終不善也

或曰此與姤不可與長同義謂君子不可以无號

而忽之也无不可二字微戒君子之意自明

蘇紫溪曰甘蠱之變以小人攻小人也不知揚走

之義者也九祐之朋以十人制于虎也不知乎號

之義者也以手推席使北壯植之山症械伏在園

防矣夜之戒非有偽也何進微桌紹之群而卒以

醸禍胥遲信朱滉之役而竟以敗災皆卽戎而非

自邑也故其決之而不勝也則禍集于君子決而

勝也則禍貽于國家

按大解異列子號有屬號云明明信之法而宜其

號令如是卽柔邪者危傳云至誠以命衆使如尚

有危道本義云孚誠以呼號其衆相合然亦尚

有危厲不可安肆居德則忌註云忌禁之說云在

己者德優而明其禁令傳云居德謂安處其德則

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有防禁則乞清嚴也王

弼作明忌亦通諸家以身居訓指言之但居易之

者業皆是決人就言者指君其德而不決則忌本

義則云未詳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號云雖優

有人惕惧號呼語之云莫夜必有戎卒來害己亦

可不惑不憂傳則云內懷兢惕而外見戒號雖莫

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本義亦然九三一爻傳則

云爻辭差錯當云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

夬若濡有慍无咎朱子曰九三舊文本義自順者

未不必易壯于頄註云頄面顴也謂上六也號云

九三處夬之時獨上應六助于小人是以凶也傳云

上有君而自任其剛決壯于頄者也本義則云剛

壯見于面目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號云若不

能決斷殊于衆陽應于小人則受濡溼其衣自

為怨恨无咎責于人傳則静君子夬夬句在独行遇雨之下云三与上六陰陽和合其非可知惟君子處斯時則能夬夬若見濡汙有愠恚之色如此則雖道若未長則亦若能果決其決則斷十上六如独行遇雨至于若濡而為君子所慍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所咎也牽羊悔亡註疏云羊羣五也居尊當位為夬之主下不敢侵若牽于五則可得悔亡傳云羊者群行之物牽者挽曳之義言若能自强而牽挽以從群行則可以亡其悔本義則云不與衆陽竝進而安出其後可以亡其悔蓋諸家以牽羊為牽連衆陽而張子則謂讓而先之非挽曳也本義從之朱子又自謂此說得于許慎之言也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既云五處尊位為夬之主親夬上六决之至易如决莧草然但以至尊而敵至于小人雖其克勝不足貴也特以中行之故纔得无咎傳云莧陸曝之難乾而脆易折五如莧陸雖感于陰而決斷之意則于中行无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正也本義則云若其而決之而又

不為過暴合于中行則无咎矣中未光也愚云以專執果决以為光大本義解則從傳又于山串剛正而意猶有所貴合皆貴不滅之卦之釋氏所謂心之網向于謂倫則自行使其比罡乳于慎哀然以譯文時之不足如此自致之疑惑[illegible]有味之類其說皆之徘所大有也

姤

姤女壯勿用取女

觀此卦一柔而遇五剛故名為姤施之於人則是一女而遇五男為壯至甚故戒之以此女壯甚勿用取女也

本義姤遇也決盡則為純乾四月之卦至姤然後一陰可見而為五月之卦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為遇〻已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其象占如此

楊誠齋曰剝極為復不旋踵而一陽生夬極為姤不旋踵而一陰生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為君子喜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人已為君子憂遠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既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申戒五陽以勿輕信一陰之微而親暱之也

熊過氏曰女壯謂與為長女朱先生註曰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其說本鄭玄一女當五男之意而實不然也卦彖本謂所遇而合乙所遠應安在其為當五陽我一陰方生而以為壯猶子所謂衍壯而殺陽者也

月建一陰月曰姤賓則陰為主而陽已為之賓矣如姤主陰遇陽而為言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疏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者女之為体婉娩貞順方可期之偕老漢壯若此不可與之長久故勿用取女天地相遇品物咸章者卦詳遇名本由一柔遇五剛相遇故觀辭非美孔子更就天地以美遇之為長不可爽也天地若各亢所忠不相交遇則萬品庶物無由彰顯必須二氣相遇乃得化生故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莊子云一女而遇五男既不可取天地三况則能成品物由是言之姤時遇中正之柔男得遇貞之女則天下人倫之化乃得大行也上既博美以又結歎姤時義非而取其佳

已則如是人之進之非他人之罪也由已致之故
無所歸咎
胡雲峯曰九三以剛居下卦之上于初陰無所過
故雖厲而无大咎上九以剛居上卦之上于初六
亦不得已以剛合而亦无咎過在非正下過不足
為過咎也
楊敬仲曰上九剛而上窮有角之象大其所以戒
人姤遇者如前然剛則之道枯楊而不知合本道
也然藏約則介異乎輕肆故遂者矣故无咎象曰
上窮者言其窮而不通也泄柳閉門而不納段干
木踰垣而避之是謂姤其角孔子見南子欲見佛
肸公山之召変通之道也
蘇紫溪曰九五含章渾然不露圭角上之姤角如
夫之壯頑九于淺露矣故窮而吝然儒皆有亦吝
人當學子路此上九无咎之義
按姤解異同則過中正天下大行也既云不剛過
中正之柔當得幽貞之女則天下人倫之化可得
大行傳云五與二皆以陽剛居中與正以中正相
遇君得剛中之臣〻遇正中之君其道可以大行
於天下本義則專指九五謂以陽剛居正中之位
故曰剛遇中正或以九二當者非也姤之時義大
上其諸侯可以為拒管之良傳云人心不相遇則
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
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
義皆甚大也本義則謂一陰之生剛咸可畏大
其于以主況人之相遇至天下大行正是姤時而
不姤之漸已生于微矣故當謹于此初六之大戒
云初六陰質當係于正應以從四則貞而吉若不
系于一而有所往則凶立見如羸豕之浮躁而蹢
躅然也傳云陽之制陰當于其微而未盛之時止
以金柅而又繫之則陰剝其正之道吉也使之進
往則漸盛害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為
之戒也陰微在下可謂羸弱然其中心注乎消陽
也本義則云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所以戒
小人羸豕孚蹢躅所以戒君子其更全也沈甄云
或謂爲織績之器非王註從馬氏云所以止輪者

故初浮以為孚于五萃有叫號之象初之應故初
于五孚而不終亂萃初于四雖正應而乃據臣五
雖非應然萃之主也不終于孚五而萃于四非利
見大人之正也若號一握爲笑旨婚與媾然之亂
也勿恤而往從大人則无咎矣
顧鯨氏曰觀詩初欲萃羣之亂阤而乃歸范宣子
乃伯盈已從王子之明僭亂而乃逃竄文公朱序
初守襄陽見執于苻秦終復歸晉淝水之戰序從
陣後大呼曰此秦兵豈非始執而終萃于晉成矣
其反覆無常不失為往于良為无咎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
也
凡萃之為体者相從就聚道乃成今六二以陰從
在坤体志于靜退則是守中未變不欲相就者也
乎衆逆時則致危害故須牽引乃得吉而无咎也
待引吉无咎者相牽之人之交相求則合相待
則離二與五為正應當牽者也而相遠又在群陰
之間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不然自依有中正之
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君臣和合之其
所共欲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也无咎者善補
過也二與五不相引則過矣孚乃利用禴亨信之
在中誠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也菲薄而祭不尚
備物且以誠意交于神明也孚乃者謂有其孚則
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于上也以禴言者謂薦
其誠而已上下相聚而尚飾為見未誠也蓋其中
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禴之義也孚信者萃之本也
不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
或曰二既有中正之德而象云未變辭若不足何
也曰群陰比處乃其類聚方萃之時居其間能自
守不變遠須正應剛立者能之二陰柔之才以其
中正之德可觀其未至于變耳故象含其意以存
戒也
程傳作自已引為是本義引二陰從道氏引初趙
汝楳氏五引二
橫渠子曰物思其聚之時能自持不變引而後難
吉乃无咎凡言利用禴皆誠素著乃于未明之際

也木乎而畧礼則神怒而民怨咸曰險合祭之
誠能萃神乃可萃衆欲六二精誠以引群陰也
潛谿為說者歟
朱漢上曰禴夏祭以声為主祭之薄也
馮氏曰衆聚而異操者也民之多僻獨正則危
卽則悖惟　之其為君子俟其相孚乃以合萃
五初之乃亂乃萃如婿之徒也三之萃如嗟如
進之徒也二能以中正而引之于言則皆君子
一握為笑者群陰相連接而笑不婿乎之時也
蘇紫溪曰凡人之心孚而不變不孚則易為物
遷孚則光不孚則易為物所蔽二孚故云未變
匪孚故云未光啓蒙曰中本發者付初三言
三不終皆始萃而忽變惟二之中本無變動其
五之志故引之即萃耳
張雨若曰二應五而隷于二陰之間是不免為
羣所間者故下一引字引只是多方未合務要
以牽引之然後已臣之交合而臣責可塞言且
皆矣然其引之也豈虛文哉孚乃利用禴正是
萃所在聖人恐人疑引者虛文故又本其孚言之
明引其真誠非虛文也
來曰凡人間多射物也當心于物當物之中不偏
于左不偏于右方得中爵盡中德不變之象也二
雖中正居群小之中少偏私則非中矣故言引而
吉无咎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
巽也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欲求萃于近
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唯往從于上可以无咎
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復得陰極无位之又亦可
小羞矣或占者當近捨不正之強援而遠結正應
之窮交則无咎也
丘建安曰萃初三兩陰皆萃四者聖人不欲其以
不正相萃故於初曰乃亂乃萃于三曰萃如嗟如
深戒夫四之不可萃也而又皆勉以往无咎之辭
使前進也欲其舍四而萃上也以正相求何咎之
有

鄭東谷曰上九説能巽而受之无咎一
藩雪松述曰三上不應皆處卦極三失萃而嗟所
謂無婦斷從庶室真家者也以順保而比陽剛故
決其任亦無咎亦小吝非咎矣上六无位失萃而
貴者永嘆涕洟其雖比隨從孳子撫心危慮悲深
者也以危体象悦極而悲不得其萃憂戚如此故
无咎當萃之時以萃爲時用也約説以古之人朋
來則樂不樂于君親則怨然則歎嗟其亦萃道也
於其中不是究之實惧有儆戒修德意所以无咎
玩初六之詞見衆莫不必恤而究上下可不緊玩
六三之詞説是小吝不必以而然上不可不易而
之病根抑以陰柔耳
爾更曰比其陰柔不中不正處在下之勢有欲進
之心故萃如然以陰處剛性行不純時勢又阻未
得從上故又嗟如然來不寧何得其剛明一意殺
上乃可无咎上萃楊五説巽者上爲无悦方以和
平之道感人心者也楊子説是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註雖非其位而下據三陰得其所從大其所受之
衆之時不正而據故必大吉立夫大功然後无咎
也
傳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衆也下
比下体群陰得下民之衆也得上下之衆可謂善
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衆必得大
吉然後爲无咎也大爲周遍之義无所不周然後
爲大无所不正則爲大吉大吉則无咎也夫上下
之衆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
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
陳恆魯之季氏是也然則爲大吉乎得爲无咎乎
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得爲无咎也
頫鯨氏曰九四德正位尊德足服人勢能分鼎建
功附業无不可爲故大吉而止无咎者何也文在
九四是以人臣之位而居天子之側所目所爲嫌
忌故婦大吉又得无咎方能保全於大吉之下以
无咎足之蓋所居之位不當也若在九五則有德
有位過自寡矣註家以詳大吉然後无咎

易鑑曰九四近臣居多懼之地非其位而聚萃之衆所歸也以其体元能卻卑三陰順而萃五故有大吉无咎之象初九在下而任卑率萃九四無位而得衆心皆曰元吉乃咎非元吉咎必隨之矣來氏曰大吉无咎與隨卦九四隨有獲則就時位上說不就理上說正所謂當不以其道得之富貴者也近悅依之君臨歸順之民豈不大吉人謂咎而六爻初亂萃二引萃之萃如五有悔亡涕洟惟四不中不正而自然相聚々之不勞心力故大吉時位自然非四勉強求之故无咎又曰位不當者不中不正也既不中正非大吉皆亦不吉无咎者亦有咎矣因以說時位能萃之矣上說孔子就理上說爾庚曰四與五同德君五之下任萃上之德以布之下衆衆々之心以悅一人此大吉无咎之象所以能此大吉无咎以位不當也蓋戒以位不當者以四得上下之聚而非君位也易惟善則能卻元五爻之兩象曰位正當也則此之位不當可知二說庶幾近之下謂豈但君位不可即如居也之二使有來剝之鎮許多貴妾九四亦危此非君以勝者於為不當時隨孫九四所以不當之此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未光也

傳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衆而君臨之當正其位脩其德以勝剛居尊位稱其位矣為有其位矣也一皆得中正之道無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脩其元永貞之德則無思不服而悔亡矣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与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在修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歸則當脩德也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爲君德有出無物君長群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爲而又恒永貞固則通十神明光于四

悔無悲不服矣乃能匪孚而其悔亡也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慊也

胡雲峯曰四也人占而凌九五位不當也五有位矣而用孚志但未光也然則欲當天下之萃者不可无其位有其位者又不可無其德

丘建安曰此以一陽從五陰一陽為之主斷此之占萃以二陽統四陰二陽為之主也二則分分時衆陰有萃而有有萃五者而五不得以專其萃故在五有匪孚永貞之戒比萃天下之道不如比天下之廣也

蘇紫溪曰五中正何以尼孚以說孚衆也五有說体或者粉飾徒工而誠意不足使見疑直未光處元永貞者反而求諸本心也乾元坤元只是一個生生之心而人得之以生互有孚之本体也求此真心而常永貞固以守之則表裏如一而匪孚之悔可亡矣

爾康曰六二之孚与九五之孚二字間應前語謂所觀信為孚春秋傳以夫伯者何孚氏之孚也

又曰九五萃有位矣安得匪孚見之中有典乾坤不同小門之卦德止于悅体雖貢篤而思似不足不能無匪孚之戒悔亡之求志未光也象已詳之矣

又曰九四位不當大吉而後无咎九五今以位論故萃有位而未光

又以陽剛中正為萃之主然有九四在下以分其應設為兩端以正之言此又居中得正崇高莫大是為有位以此萃人莫敢携貳何得有慢然此位也非德也徒以其位未能孚人必有元永貞之德以德配位以勢從心方能悔亡其志大光矣匪孚悔亡俱斷決之詞此九五也剛中正何以作此兩端之詞以卦為兌陰小之卦也

上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註處萃之時居于上極五非所比內无應援處上獨立近遠无助危莫甚焉齎咨嗟歎之辭也若能知危之至懼禍之深憂病之甚至于涕洟不敢自安亦衆所不害故得无咎也

傳六說之主陰柔小人說焉位而憂之天下孰肯
與之求革而人莫之與其究至于孽害為澤決亡
齊害之嗟已人之絕之由己自取又嘗謂咎為人
忠絕不知所為則嗁獲而至嗟澤其小人之情狀
也
李隆小口革六文或有應無應或當位或不當位
而辭皆以元咎乃天地萬物之其情其情相合吉
多而少故之甚革之所以乎號
笑卅美曰上六元澤主文所以流通天下全任運
默落意不有一限憂百姓皆心缸織如何得上下
流通所以貴占引文涉決方元咎當肯嘔下涂心
貴密以乎陽物貴多於行皆貴懷者如此當以憂
民之事播負于已事皆之至而澤而決有此皆心
民有不衡慮而眾皆乎此眾道之涂也象以未安
上言在上而嘗存不敢安之心非謂仁宗于居上
也
私吳又曰乃皆亂中而于元中文多有危辭以柔
文適近之故革五以革有位志未見也只九以中

行元咎中未見也臨二曰吉元不利合順命也或
九曰志未已文辭皆吉而小象雖晚有未皆悅為
乃十安中故防之却是一意如此之劇則亦之不
出門庭則文辭危巳至于愈之甚之比亦中不亂
睽之異卷於亦大失道與辭中亦深高可見之意
也
李泰一曰抵大革之卦聚以正一節尽之矣卦之
象曰利見大人身利貞諸文並不言貞至五曰元
永貞此明以大人與五也大天下之人心不過求
革之君民無主乃亂得所革而不至于亂則天下
安矣故革昔言孚言引而未革昔言號言嗟言澤
決要不過求革而止然諸文皆有革独四不可有
四不有其悔而以恭于五九四所以成九五之貞
且亦以成諸文之貞也故諸文但元咎而四得大
言要之大人衆以正則天下無不正之革矣乎哉
之義非革時所宜必講矣
項氏曰大抵革衆之道陽以濟為貴陰以斯為其
四之志亂乃澤元咎五中不変又為未見皆貴其

涉也初六求四離疑无咎六二從五以引為吉皆
美其光也
彼萃辭與同萃亨註云聚乃通也傳本義則云亨
字萃之須卜筮以卦名下无元亨字獨王肅本有
王弼逐用其說孔子彖辭初不及此字初六一爻
疏云初六有應在四而三承之疑四與三情意逐
亂故曰有孚不終乃亂乃萃一握者小之貌咲者
謙退之容若自疑比于小人其儔由不憂三阻往
之與四合也傳本義則云一握猶俗語一團也初
六上應九四而隔于二陰是以有孚不終志亂妄
聚若呼號正應則二陰咲之惟勿恤其咲從于
四則无咎也六三一爻註云三比于四二非不正
欲萃如嗟如傳則云三之不正既為四所棄又為
二所不與故欲萃如則為人棄絕而嗟如本義大
略與傳同往无咎小吝諸家皆以為三往從上無
其正應故雖无咎而終有小吝胡雲峰亦云本義
以上六為正應恐誤也九四大吉疏云立大大功
獲其大吉傳則云无所不正則為大吉

升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註巽順可以升陽爻不當尊位无嚴剛之正則未
免于憂故用見大人乃勿恤也以柔之南則麗乎
大明也
朱子曰升南征吉巽坤二卦拱得個南如看命人
處拱底說話
胡雲峰曰木生于地有進而上之象巽下坤上巽
坤之中有離故有南象自巽而坤其行自南故有
南征之象晉與升皆取進之義晉出明已出于地
上方進而未已故不暇言亨升則木方生于地中
也日可必其進而未已故言元亨欲進于位者用
見有位之大人則不憂其位之不進欲進于德者
用見有德之大人則不憂其德之不進然皆以陽
為大凡言大人者皆陽爻也萃見大人六二見九
五之大人也升見大人六五見九二之大人也六
五能下應九二之剛中則不必憂而有南征之吉
專以德之進而言也

代淵曰尊文無此人故不言利見
張清子曰升進之升而上之則有大通之理是以元亨大人二也用見五應之也南征吉者二能前進以應乎五則吉矣張子清獨以六五見九二之大人爲是
黃氏曰升主巽々陰得令其氣上行故之伸極爲坤卽陰之所達也既京亨易發日明且常齊于巽故從乎坤木氣發行而上氣貼了此矣其時進焉坤也有升義焉
升之見大人不言利而言用何也余氏曰利見宜見用見若將變動而有爲出也之
南征吉巽東南之卦也又升則爲南故謂之南征
劉大升曰巽見木之枝葉而向陽皆順之餘氏兆其一端也

彖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註純柔則不能自升剛亢則物不從既以時升又巽而順剛中而應以此而升故得大亨

臨升之爲義自下升高故就六五而發以釋名升之意六五以柔之質起升尊位而不得時則不能升矣故以柔以時升也
儒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于位則由王公升于道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勿恤不憂其不遂也遂其升則已之福慶而福慶及物也
胡雲峰曰剛而在上者常也柔升于上時也識時者方可與言易
張中溪曰萃升皆曰剛中而應萃剛中在上其象必聚升剛中在下其勢必進故萃以五爲大人升以二爲大人聚者下之所樂故利見大人進者上之所忌故必以用見大人勿恤者言上之三陰勿以陽升爲慮而陽升則有慶矣
石鄉曰升非但々在于知時々作準々在于用柔々心之人從容知幾遠慮之心常勝其上人之心故能量可而進不失其時
淵言曰萃之利見大人見五也升之用見大人見

二也蓋五之致治全以九二之大人身之所在耳故敬之以見同田之以勿恤動之以南征之吉蓋有明良遇合之慶自有貞吉升階之治故此曰志行而五象曰大得志也此所為元亨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解陸氏曰有德之升有位之升。位則君以行道升德則見以進道當升之世群賢升于位君德升于聖天下升于治之時也木依根于地中發芽于地土積以歲月則其高壽丈可以干霄其大合抱可以歲日何也順乙君子之德何以異于是順而逐其始進之机積則循其下學之漸升而不已以致高大若天養德遂行後知不逆未能升而用躁之矣順德坤也積小以高大巽也

宗義曰易傳曰積累者扶把之積也聖人皆小善之積也又有曰積小者下學也高大者上達也積之有漸進之不已亦為巽端之學者以一超直入斷哉是為未能升而降隨之也

況德培曰聖賢地位豈必遠求只日下一念一一事作苟處日：如是即：如是便做成矣

何玄子曰內卦巽：為木一陰在下象木之根二陽在上象木之幹從根達幹有自小而大自卑而高之象大象所謂積小以高大是也外卦坤三陰在上順以受二陽之升蘇子瞻云巽之為物非能破堅達強者卑而遇坤故能升是也用者貞於乾坤巽坤後天四維之卦也乾艮合体為壽巽坤合体為升乾艮皆陽　宜升進而反蓄止者陽居北氣方動而未舒也巽坤皆陰：宜蓄止而反升進者陰居南氣尚舒而未已也

又曰荀子云積微者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凡人好敖慢小事及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是何也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浸其為積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時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鄭元錫氏曰風行地上不入地中於水澤亦然故

大過升皆取木象不象風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蘇子瞻曰所以爲升者巽也所以爲巽者初也故曰允升

胡雲峯曰晉三衆允下爲二柔所信也升初允升上爲二陽所信也以陰信陰不過悔亡以陽信陽故大吉

項平菴曰晉至六三然後衆允而悔亡升之初六卽允而大吉者升坤在上一升而上允之則其升也可以大吉而無疑晉坤在下爲柔已進而衆允之則其進也免于躁疾之悔而已

澗言曰升之六爻皆有升義初六没其才而言似不能升然以其當升之時能巽以從陽故三陽舉之以升接手連如其升必矣故曰允升 吉

何玄子曰允作抭進也而居上卦之尊位者五也或主二或主四盡矣升以初爲升主六爻惟初最吉所謂合抱之木始于拱把者也

朱康曰初以柔順居下爲巽之主入足以研伏又以巽順足以達信能升進故爲大吉上不指九二亦不指二陽亦不指五亦不指四逈指上卦而言本文有柔入之德自與本卦之二陽上体之三陽相合巽順而上不知其升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倚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在上夫以剛而事柔以陽而從陰雖有時而然非順道也以暗而臨明以剛而事弱若黽勉于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不以誠其可以久乎其可以有爲乎五雖陰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當內存至誠不假文飾于外故曰利用禴謂尚誠敬也自有剛強之臣事柔弱之主未有不爲矯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云孚乃謂既孚乃謂既孚乃可不用文飾專以其誠感通于上也如是則得无咎

又二能以孚誠事上則不惟爲臣之道无咎而已可以行剛中之道澤及天下是有喜也凡象言有慶者如是則有福慶及于物也言有喜者事既善而又有可喜也如大畜童牛之牿元吉象云有喜

蓋牿于童則易又馳強制之難是有可喜也
胡雲峯曰萃與升相反萃之二曰孚乃利用禴則亘如損之六二十朋之龜言之于反卦六五可也今當在下卦中爻見之何哉萃六二求萃于上卦九二求升乎上故其義同萃六二以柔而應九五之剛升九二以剛而應六五之柔其以至誠感應則一也故爻辭同而象傳則中而應之辭亦同
張中溪曰萃六二以中虛為孚而與九五應升九二以中實為孚而與六五應二爻虛實雖殊其孚則一也孚則雖用禴而亦利故二爻皆曰孚乃利用禴象言則中而應指此爻也
陸續氏曰升與萃為反對萃之六二以含誠于五升之九二以推誠于五故皆利用禴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註履得其位以陽升陰以斯而來莫之違距故若升虛邑也
章本清曰九三以陽居陽當升之時而以巽道之極進臨坤陰則人我兩忘沛然達順如入無人之邑其孰禦之陽則巽體故也陽實陰虛坤象國邑象曰无所疑大凡實則窒塞不通木无有所疑既虛則通融無礙又何疑哉
吳秋崖曰九三巽體也視二爻進一步以陟高乃長初不過發心二是中心升而三則已入于境諸所是坤順升虛邑之象升虛邑則境地空明黃大日進不已矣象曰无所疑可見境緒虛自生疑二則亦不能升于虛也以本言之三是發生而陰達之際非入坤順則生者解矣
爾康曰坤象國邑坤體虛故曰虛邑象以无所疑也剛在上而不疑間于柔柔啟剛而无疑畏則此巽道之極也誠曰疑生已之疑歸非人之疑阻也十總无疑事于時无滯礙
又曰升之道程子云升十級則為王六升于道則為聖賢此義已備然升義无所不有各有不可盡言每以一爻有所當者隨之初六乞升之之始此初爻一例統論全卦之旨也六二之用禴似以格君言六四之岐山似以感神言上六之冥升似以

學問言一之言其一則餘可類矣初六五之升階

九三之升虛邑則貴分既然升階易而升虛邑難

如升虛邑者以之學問則助中庸然不留以之從

進則前途坦然無礙故易升虛邑有義于此上易

坤卦体象似否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聞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享萬國而眾民不知升何

耶真朱子曰人謂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

之義

徐進齋曰或曰升卦二四不言升何也曰五君位

也三應五大臣也四承五近臣也其位不可升也

升則疑于逼而有逆上之嫌矣故位二言孚在四

言順其義可類見矣

何玄子曰儀禮不祭山丘陵升祗云祭山曰庪縣

不言升此山丘陵云升者升而庪縣也然則享于

岐山自不得以升言耳

尔康曰以陰居陰純離不離巽極順始居卦之上

德衣於全紫琛順治故為王用亨于岐山之象王

是文王亨是祭亨用亨告成也順以事神告成之

道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朱子曰六五貞吉升階與萃有位並亨元永貞悔

亡皆謂有其位必當有其德若無其德則雖有

位而人不信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

尔康曰柔以時升到中而息此又當之位至此極

之尊正德至此造十諸極升階二字極其深融階

即位守也言階從人秋陛下殺下尔不可僭言也

先貞吉而後升階者非胡仲虎所謂不待之九五

中正居尊貞也吉也深相得美故先之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訂貞之極進而不息者也進而不息故雖冥猶升

也故施于不息之正則可用以為物之主則患矣

終于不息消之道也

胡雲峰曰豫上六冥豫戒以成有渝升上六冥升

戒以利不息之貞者豫上震震動也欲動其過

之心變其豫為不豫也升上坤坤順也欲順其不

已於進之心移于不息之貞也
蘭廷瑞曰巽者順也升隊皆以剛升居上位故隊
四巽升亦以巽
俞玉吾曰巽升在上以偶而為消陰虛不富之者
升在上而背而為息陽實為富則為明升而非巽
升也
巽叔長曰息之義養也生也息則升不息何以為
升象曰消不富也此有妙義蓋日猶月累得一分
進一分此以知進如得為升息而不消之息也猶
而能化有而能亡進一步化一步此以知進如表
而升消而不息之貞也升而至上正要消得去從
前所造所得脚跡渾化這乃是到前學問煞崖撇
于升于不可見不可名之境故謂之冥升九曰也
能顏曰未發朱子且全放下終難湊泊皆是如此
有
朱康曰巽升正指小為大之長木之在地不見其
長有時而大人何曾見此正是木長時于上六啓
之非昏冥于升之謂也利于不息之貞知是冥升

豈以求利于不已之心持于進德哉袁曰消不富
也消而無所指也蓋心無所主知識情然倚閣見
為治計從事則為主臨于貞之皆須先乎之精歟
皆富也其升之人滋懷息船任虛御物于日人我
心能所心一切放下空空寂寂此之謂不富無其
心又非元住着空中閒自有理理不終綿綿不已
許大是根在故又曰利于不息之貞
按升卦巽同用見大人勿恤賦云陽爻不當尊位
未免于憂故用見大德之人然後得无憂恤大吉
諸解則云六五用此九二之道見九二有德之大
人无所憂恤也言上之三陰切以陽升為憂也而
征解吉有二解一指六五言謂五欲下應九二則
其德日前進一指九二言謂二能前進以應于五
則吉柔以時升賦云六五以陰柔之資得時而起
升貴位大全諸解則云柔指六四也柔不居三進
而為四自下升上時為而已君子以順德諸家皆
云萬物之進皆以順道獨木長以順作慎黃勉俞
曰以小而能高大不可不慎義明慎長為長允升

言此人謂信之其尚口乃窮也

易傲曰困亨有志士于此處斯君子乎此論仁語

云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蓋困之小者

成就小困之人有成就大業傑然獨立能如是

則雪賢將嘗亦皆而德性定世不有生長旋之

鄉而危行仁聖者也是天之阨我乃所以定我也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説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

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坎下險而上説爲處險而能説紀在困窮侵明之

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説樂也時雖困也處不失義

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

其所亨也論如是者其惟君子乎

蘇子瞻曰困者坐而見制也能爲之辭也險之害

陽者多矣然皆有以侵之大惟侵之是以陽不能

堪而全于戰：者有危之道也而乞所謂困：之

世惟不見侵而見揜陰有以消陽而陽無所致其

怒其爲害也深矣

龍廬陵曰所字合屬句亨字爲句所如志止其所

之所雖在困中下泄不憂泰然不失其常處此之

謂亨能此者其惟君子乎

劉東平曰不曰柔掩剛而曰剛揜柔者何也乞問

歸咎故以剛自揜爲辭蓋扶爲君子説也

掾明斯曰文之繫彖周公之繫爻孔子之春秋蓋

子之好辯一心也大本心不可明而必見之詞說

庸衆人不可明而必招之賢哲當身終不可明而

時舍之著作俟之萬世此其言之不信也如何而

尚口之窮大人亦惡避之

吳叔美曰德慧術智生于疢疾困窮而通乃其通

也其所以得通之故只爲香心有個必不撓奪之

定宅在是乃心之所也書曰王敬作所人曰所其

無逸遠所以至危而安至變而嘗只怕人自失其

所則困而困矣若晩得險以説況有得此心有至

險可危者人見得險中有至安可説者從險得説

使困而不失其所不失其所困而亨矣遂不是陽

則君子如何能此故曰其惟君子乎指九二之九

處困非以忽略而不知險則爲困厄而不説非心

中得天理自然之安何能困而亨從險以說所為
不失所也
謝康曰貞大人吉衆是卦辭彖曰貞得大人吉
誠言既貞而又大人吉者以剛中也彖傳連大人
者孔子恐人認貞字為戒訓也若將此四字連作
一句不詞甚矣恐无此体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疏水在澤下不能潤物萬物皆困故以澤无水困
君子之人守道而死雖遭困厄之世期于致命喪
身必當遂其高志不屈撓而移改也故曰以致命
遂志

朱子曰困厄有重輕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
時然簡自己念慮動作須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
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身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
就一個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
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
惟其是而已

蔡虛齋曰致命遂志者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
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

何玄子曰屯曰蹇曰困皆以坎名之然而異者
困甚者坎在内也坎在内欲動如屯止如蹇不可
得也解與渙坎亦在内然得雷而動得風而散水
在澤下則涸之象也故名困君子不得其時於澤
之无水也致命非危授命之謂致猶委也人不
信其命則貪生禍福營為可避虧貞之志何以自
遂今一委命則志在我我自植之天亦不得而我
制也不以命戕志者天且能以志立命致命有坎
陷之象遂志有兌悅之象

初六臀困于株木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
谷幽不明也

羅奐正曰臀與株木皆凡象六以柔居剛傷而不
能安也幽谷坎下之象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
是以入于幽谷也三歲之久不能自拔以出于困
也

趙汝楳曰列女傳曰智伯之圃有株不使十馬蓋
剪伐所餘幽谷初在坎下之象覩背見也

何玄子曰徐鍇云木入土曰根在土上曰株从木
从朱梁書云一在木下為本在木上為末在木中
為朱木之為物含陽于内南方之火所自藏也今
借為朱末之朱以此推之則株如木自也株又元
枝元葉之称
正義曰杌木謂之株
又曰物底物以底香人以脊背循物底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傳大人君子懐其道而困于下必得有道之君求
而用之然後能施其所蘊二以剛中之徳困于下
上有九五剛中之君道同徳合必有相求故云朱
紱方来方且来也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
行来為義故以蔽膝言之利用享祀享祀以至誠
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享祀然其徳既
誠自能感通于上賢哲明于幽遠而徳不作聞道
卒為困者唯自守至誠而已征凶無咎方困之時
若不至誠安處以俟命往而求之則犯難得凶乃
自取也将誰咎乎

項安世曰以紱言者義主于行也蓋困咎不行以
得行為享故六爻多以行取義初言臀二五言紱
四言車皆行具也色之赤黄者為尊之君綫也
赤臣紱也二五無應而以中相應故以君臣言之
至三上無應則直謂之不見其妻云
鄭氏曰剛中固有不可動九二是也故征凶有不
可不動上六是也故征吉
游讓溪曰需於酒食者安常以待時困于酒食者
安常處時也憂時之志困匡時之業所由成肯故
曰中有慶也謂天下之福慶由于斯也以中德有
慶則雖困于酒食非所以為困矣
蒙引曰在他爻或用于株木或用于食或用于金
車或困于赤紱或困于葛藟而二獨困于酒食為
好事之困者何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也然有剛
中之德而猶不免于困者何時之當然不得而避
也故亦須有一件困處
顧麟氏曰此爻有中正之德朱紱則所底有然不

艮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注艮其背目无見也背者无見之物也无見則自然靜止：：則无見而不獲其身矣相背者雖近而不見故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夫施止不於无見令物自然而止若施止於面則對面而不相見強止其情則姦邪並興近而不相得則凶其得无咎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人故也

疏艮其背者此明施止之所也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傳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于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

本義艮止也一陽止于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也其象為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于極而不進之意也其占則必能止于背而不有其身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乃无咎也蓋身動物也唯背為止艮其背則止于所當止也止于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雖行于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焉所以得无咎也朱子曰不獲其身不得其身也猶言討自家身已不得又曰欲出于身人都要一件物事使用以身之去對副他若无所欲則只恁地平々過便似以無此身一般有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爲不見此身方能如此

又曰艮其背深是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有一些私意不得

或問伊川解艮其背云止於所不見又云不交于物則无所見无所交方得其所止而安若有所見

疏上下敵應不相與者也凡應者一陰一陽二体
不敵今上下之位雖復相當而文皆峙敵不相交
與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然八純之卦皆六爻
不應何獨於此言之者謂此卦既止而不交爻又
峙而不應與止義相協故兼取以明之也
傳艮其止謂止之而止也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
其所也止之而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夫子曰
於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
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忠萬物庶事

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
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于其
所而已上下敵應以卦才言也陰陽相應則情通
而相與今上下二体以敵相應故不相與也不相
與則相背爲艮其背止之義相背故不見其身不
見其人是以能止能止則无咎也
朱子曰程傳云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
則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此意却最解得分明
艮其背悉只當如此說

朱子曰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〻其所言隨
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
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
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
何玄子曰時止則止四語正聖人發明艮止之義
蓋恐人以頑空守寂爲止故爲說破時靜時動而
無容私焉思不智見定亂急無如谷響然有應物
之音而無可尋之跡是之謂止不然行固非止〻
亦非止陽明先生所謂思動之心非靜也主靜之

心亦動也一緣未盡太虛之精未光明之体盡矣
止其所正解其背乃見分所之所然不出位坤卦
正位居体之位豈有定体之可言哉不離其〻註
生所謂吾良知也不見其人各照何是其物之内
典云三心了不可得如此豈同子易貞收以終四
十章之旨而二程以來皆以喜怒哀樂未發爲相
傳指訣其真微矣嗚呼孔子所以惜顏子之未見
其止也豈易爲俗人言哉
問艮之象何以爲思明朱子曰定則明凡人胸次

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
謂泰宇定天而光發是也
胡雲湖曰艮一陽見于二陰之上陽明皆見於外
浮而條散之故艮獨稱光明
章本清曰天下名山巨嶽皆有光故以巨嶽爲
艮象曰其道光明大畜上艮下乾象曰剛健篤實
輝光謙上坤下艮象曰謙尊而光可見光明皆艮
山之實象
蒙引曰本義云背者止之所也夫人有四体各有
用地有四方北不用人有四体背不用一理也蓋
体立而後用有以行也北理所関甚大又于北理
若更尚參部提從以中正仁義而主静立人極
矣天下萬物各有一个本体若雖天地亦然且如
天象亦惟北辰不動故能斡運周天之星斗列宿
蓋北辰天之極而居上者又非南極之比也天時
則惟冬不用故能有春生夏長秋成之功所謂不
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五方則惟北不用者北方地
寒不生五穀所謂青海城頭惟有月黃沙磧裏本
無春者也人則一身手足耳目口鼻之相皆動而
惟背不及于用既不能如耳視而目聽又不能如
手持而足行惟其身之所在則惻然隨之而已
此非止也故能出一身之萬用而不窮矣人是
天地所生者其種出于天地故自然如此且背字
從北從肉有背戾又凡器物亦須有个把柄皆止
所以用之者也兼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學于是而
窮見夫三才主静之意
又曰本義曰人能於其至静而理存于心則中之
當止皆有定見故其止也自不有其身其行也自
不見其人其所見皆惟理而已矣而爲無然而理
故交爲十其中而以己之判言爲判言以人之見
非爲是非如是看静亦動矣而動又安能静矣動
静皆失則不能主大静矣又安能止其所當止乎
彖辭四句皆以其對而言之則有止有行而止所謂
動静各止其所而皆主大静也以輕重言之人能
止其所當止則不見有己不見有人皆其自然矣
故傳彖以艮其背一句爲綱領而下文三句又付

速成人才不可以急求積累不可以揠苗生[illegible]
致則有揠苗之患爭欲速成則有不達之憂人[illegible]
求則才俊近而巧偽生焉須重則人情樸而慎[illegible]
作所以景帝削七國而晁錯受戮衰漢裁信[illegible]而
党綱大壞宋襄公急于求霸以致喪師也文宗如
于除奸而訓註禍作人才以長育而成功樂以植
累而大亦深得居賢善俗之意義
王伯厚曰家声之隤隴以為愧城角之缺新十以
為恥清議所以維持風俗也清議廢風俗壞則有
野宗澤而荅張邦昌者有貶岳飛而復秦檜者況
民風鼓數居賢德善俗不可不謹也
經繹曰地中生木土沃矣陰陽和風雨交矣故木
生見其升不見其漸而石升山上有木土磽矣上
多勁風其寒也凝冰故木生見其漸不見其升故
名漸
毘陵氏曰居取其積聚之義惟賢德可易君子允
實躬之學惟居賢德可以善俗君子无假借之私
化黃氏曰賢字作衍正當子所謂賢身貴體也不

然自位未正何以正鄉邦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
无咎也
凡漸進之道自下升高故取譬鴻飛自下而上也
物之始進未得祿位上无應援依又寡下若鴻之
進于河之干不得安寧之地進未得漸位易致陵
奪則是危于小子而被于讒言故曰小子厲有[illegible]
人之言未傷君子之義故曰无咎也
傳漸諸爻皆取鴻象鴻之物至有時而群有序不
失其序乃為漸也干水涯水鳥止于水之涯水至
近也其進可謂漸矣行而以時乃所謂漸漸進不
失漸得其宜矣六居初至下也陰之才至弱也而
上無應援以此而進常情之所憂也君子則深識
遠照知義理之所安時事之所宜處之不疑小人
幼子惟能見已然之事從衆人之知非能燭理也
故危懼而有言蓋不知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
以能漸也于義自无咎也若漸之初而用剛急進
則失漸之義不能進而有咎必矣

爲宗之曰漸六爻皆以鴻爲象何也漸以婦歸爲義鴻蓋有夫婦之倫焉飲啄休閑賴君子之自修高飛遠絕同聖人之清操含仕進之道皆在此何至織通津于倘實序行義于行己其初在坎之下則干之艮初則小子也應坎爲心患明屬也鳴此多磐每集必以少者伺之故晝而鳴謝气歸群而凜凜若有所聞也初体艮者止因亦不躁故主宜以衆進爲心而以懼害爲急一舉一動常爲天下萬世之𢒰射隨焉有不勝其屬者如此則其義也

何咎之有哉故曰屬有言无咎奚如請白九顯初時亦不肯苟合特以不得用疏之危受毀多之言遂改道而委進似以此而之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瀕馮李長云山中有石磐紆故稱磐也鴻是水鳥非是集于山石陵陸之禽而文辭以此言鴻漸者蓋漸之爲義漸漸至于高故取山石陵陸以爲漸高之義不便係水鳥也

楊敬仲曰六二稍進于初故漸于磐其位既在下六二無長進之意飲食衎衎和樂安暇有所然等爲人情人低好進非有道者不暇食衎衎樂于不事事而故能飲果擇人之誠以仁素飽之

趙顏氏曰仲尼惡直人之安于飲食而無行道之志故象之曰不素飽也言當漸于上行其道以及天下非徒素餐而已

何玄子曰史漢武紀引作般是能駒註云水涯堆也楊用修云水涯堆之訓爲是鴻則不棲石上明磐字從石而誤其說乃經書所以貴古文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註三離其群類而從于四之明往不以禮鳴可醜也四不以正而從三之嬖非夫而孕孕非其道故不育也是山道也凡皆不利惟以其上下和順相保衆可用禦寇也或曰適宜之道在他事爲正禦寇爲頃任他事爲相戕禦寇爲相保

既離群醜者醜類也言三與初二雖有陰陽之然
同体艮卦故謂之群体也
傳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惟君子自守
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于非義是以順道
相保禦止其惡故曰禦寇
朱子曰漸九三爻雖不好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却
利禦寇今術家擇日利婚姻底日不宜用兵利相
戦底日不宜婚姻正是此意蓋用兵則要相殺相
●滕婚姻則要和合故用有不同也

陸震氏曰四與三相比而相得有同心不遂之義
故利用禦寇或曰鴻群不亂止則相保有禦寇象
印之案曰三四卦主男下女女從男對以用應而
比三為漸陸四乃漸木聖人戒昵之合也如是
郝泰回曰高平曰陸象下卦之上也九三為戌艮
上本宜止不宜進然艮在下卦多不能止自艮進
巽是自北翔南有征象容比主巽之四遂相與作
緣締為夫婦苟合而孕夫眺于邪配長往而忘歸
婦諱其私交妖胎而謎置不復不育其凶如此凶

在進不以正耳艮三以一剛蓋立于中有崇象而
飛則列陣宿則巡徼亦能禦寇三雖直剛然剛而
漸止故又有此利禦寇之上九亦曰利禦寇
程敬承曰進之道不可任剛三比四而適剛不宜
才進惟順而止可以相保四與三為遇剛亦宜容
才進惟順以巽可以免咎象曰止而巽動不窮觀
此二爻可見矣
介康曰九三過剛則性躁不中則心偏元應與則
元相與同心謀出處者剛愎自用侶之其行為漸

于陸其象也知進而不知返一往更無回頭有大
征不復之象百為殊元一成萬事終婦凡解有婚
孕不育之象俱是奇皇言分不多作與四溝和相
合說過剛性躁不便不肯受苦甚多以其躁激之
性固是悍行以其剛制之性亦能力過其能禦寇
者本艮体也而順相保者承巽德也承頑奸頑結
夥禦衆匪大任俠死党立名事固有之蓋亦有道
惟順可保
蔡虚齋曰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有異行大勢之

理故爲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卻須能道
則不中而无應上說來蓋在夫夫過則不中而無
應爲剛慢、得疾而不爲人所與則見以捉其躁而
已矣故曰征不復无生道也在婦人過剛不中而
無應爲陰道僞勝而陽力不足失其大和故雖孕
而不成育也是皆凶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
巽也
本義鴻不木棲桷平柯也或得平柯則可以安矣
六四柔剛而順巽故其象如此
易鏡曰漸水鳥小曰雁大曰鴻合乜北而南來非
但水宿雲飛亦能止于高木之上愚嘗觀見之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
之勝吉得所願也
傳陵高阜也鴻之所止是高處也象君之位雖位
尊位然漸之時其道之行則亦非遠與二爲正應
而中正之德同乃隔于三四三比二四比五皆隔
其交者也未能卽合故三歲不孕然中正之道有
必亨之理不正豈能隔害之故終莫之能勝但其
合有漸耳終得其吉也
張慎甫曰君臣之合甚无難于懷也願進亦頻患
讒合亦猶離婦三歲不孕者二不得進五不得任
相須之久相信之深然後推誠一日結契慈其已
无可勝夫孰能勝之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
儀吉不可亂也
註進處高潔不累于位無物可以亂其心而亂其
志哉請遂儀可貴也故曰其羽可用爲儀吉
孫聞斯曰鴻群居能善自防故有棲說象鴻之不
亂以孤飛知之故稱羽可倚
何玄子曰戒有擇儀爲執鴻羽以舞者非是此言
鴻飛之羽豈謂无鴻之用哉漸上之羽可儀與益
上之志可則同蓋百世之師也鳥獸之微且備于
二餓大但擊之功不加于四先人驕傲之點不容
于一客星
胡雙湖曰合卦文辭觀之卦辭女歸吉者以三四

二三四五皆不當位釋征凶之爻位以正為乃非
正嫡因說動而先求進妖冶之道也所以其往凶
也
傳婦妹女之嫁婦也男上女下女說男也而有也
少之義以說而動〻以說則不得其正矣故位皆
不當初與上雖當陰陽之位而陽在上亦不當位
也與漸正相對咸恒夫婦之良咸與婦妹男女之
情也咸止而說婦妹動而說皆以說也恒與漸夫
婦之義也恒巽而動漸止而巽皆以巽順也男女
之義備于是矣
都丹陽曰男子之相逢正則吉卦三四相交有夫
婦之義然婦居陽位夫居陰位非所謂正如是而
有行非礼法之所容也故征凶婦道以順為利三
為兌主下二爻皆剛畫三以柔畫居剛上乃不肯
以柔道自安者非所謂順如是而有為非室家之
所宜也故无攸利此二象皆主六三一爻言六十
四卦中其不吉未有若是之甚者故聖人特著之
以為世戒也

胡雲峯曰彖辭唯臨與升言凶否與同言不利言
凶者太甚言不利言不利者大害言凶歸妹既曰
征凶又无攸利何也以說而動非情之正恐情欲
欲何所不至故聖人著之以為世戒也然陰陽物
而說者而曰元亨利貞何也易以此卦為貞隨貞
震此動而彼說婦妹則反女說而男動故不同也
胡雙湖曰漸以長女歸少男主於四一爻言故曰
女歸女之婦男則女自內而外也歸妹以長男歸
少女主九四一爻言故曰歸妹男之歸女則女自
外而內也
何玄子曰婦妹者女之歸也婦人謂嫁曰歸說文
云妹女之少者从女未聲通凡大六女之少故从
未聲兼意也
馮琦之曰古來豪傑亦有婦妹者而從其名種
種慎毋以一時意氣輕觸征凶之機也女之有色
者多悅人士之有才者多惑與婦妹作為婚媾誅
征凶祇為豪傑說也可醒也可戒也
何点子曰豊隨漸婦妹四卦男女長少非其配偶

勝之象初在下亦娣之象
孫留菴曰以命言則初繫于二以陰言則二繫于
初然其不能大有所成一也初也為娣為孔子之
姜史東田子二也非記其孔子魯良晉賓于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
也
尔庚曰妹者少女也又稱曰娣少稱曰妹在女為
貞靜之事女上為嬪姪之而人其位一也良女也
擇禮而歸賢人必帝珍而眇賢人立非永于妹
國寫陰陽所合之大義亦明臣主相遇之大機也
然論所重還在臣主相遇上歸妹又其象再初言
歸妹以娣二言幽人之貞皆正意也跛能履以言
娣征言以身少之女而能有永終之謀行也眇能
視以言幽人備言以況命之士而能安節義之操
操也或者不知以九二同初九之辞故不言娣又
謂二不言歸妹乃妹之身既失歸妹或其在三而
得娣之正莫如初與二故初以以初二曰未變常
又曰也六二曰反當謂字乃女子之常不字則非

常至十年之後而乃字則亦以道正常也此曰未
變常謂嫁者女子之常今九二不急嫁故似于久
常然能以幽靜自守是亦女德之常故曰未變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趙汝楳曰三乃在塗須而未見者也曰乘剛所
不自安而反歸于父母之家其曰以娣者謂雞反
歸而仍舊為娣也卦言征凶者以此又令能反歸
則免于凶
鄭泰四曰六三以陰居陽為兌之主與九四之為
震主者位適相值男先竟于求女而女迎欲自售
妄悅以須有不能少待之意何其自賤也然三四
原非正應二方幽貞四方遲歸三豈能先二而往
四動而上行亦豈肯輕與之比為三計者惟有反
而歸下與初同為相承之娣可作古者媵非一人
初與三皆象勝娣故初云以娣三亦云娣
又曰六三不中不正歸妹之不可歸者也矣六禮
不備年穉未及位之不當其間係也故戒之以須
今其仍還為娣濡遲待年為得娣系非賤何以賤

楊奈及同冒之下分以時協於仲月則以八

旨

朱震氏曰魯奈姜之女三胜三老奈長召其分部之三年乃復嫁之始知為人婦之道奈之以天降以娣之長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宋康曰此爻與三同象以六居三大下陰娣以九居四得之體柔故象有不同六三之娣非位不及禮當需待故其時氣在于戒論九四之娣婚姻以時期偶錯違故其時氣在于安慰請者自得之

昏御初曰九四正歸妹者也而以歸妹愆期對雜柔而能過谷從時以全其妹之正者也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故象語云霜降多昏水泮殺乃[illegible]則水泮矣而猶行遲歸有時非愆期乎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楊六五爲尊位妹之貴尚一下應于二乃下嫁之象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分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異之道有者嫁人之志故以中德尊而謙降者明以帝乙歸妹表六五是也貴女之歸唯謙降以從禮乃尊高之德也不事容飾以說于人也娣媵者以容飾爲事者之衣袂所以爲容飾也六五尊貴之女尚禮而不尚飾故其袂不及其娣之袂良也良美好也月望陰之盈也盈則敵陽矣幾望未至于盈也五之貴高當不至于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爲吉也女之處尊貴之道也

王介甫曰六五在上歸妹之爲女君者也九二在下歸妹之爲娣者也二以陰處陰娣之盛也五以陰處陽女君之謙者也應乎九二能是下者也能遷下而謙故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

郝仲輿曰歸妹六爻俱以女德爲言則此爻之爲后德無疑矣六五柔中而德務矣故雖以君之袂

為六三之反歸時偶當泄而當待者則為九四之毖斯聖人見卦中有少女之象而為訴說娣歸如此不第妹非妻即娣亦非妾也止是娣妹之娣為妾然非卦義儒者必以妹娣為妻吾畏帝乙之以不肯妾處而初九象云歸妹以娣以恆也則人家所生少女豈必為妻婦巧為當道哉

按歸妹解異同歸妹人之終始也傳正男女交初使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也朱子以為其說之始本無故本義解云

婦者女之終生育者人之始說以動所歸妹也疏云少女而與長男交少女所不樂也而今說以動所歸必妹也係娣而行合体所以說也傳則云男女相感說而動者少女之事朱子曰歸妹本音下娣但說以動為累耳九二眇能視疏云九二歸妹雖非正配不失交合之道如眇目之人視雖不正不廢能視傳本義則云女賢而配不良不能成內助之功適可善其身而小施之如眇者之能視而也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註疏云室主猶存未

可適進宜反歸待時以娣乃行傳本義則云六三居下之上本非賤者以悅柔不中正為說之主不可為人配當反歸而求為娣媵也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為良註云為帝乙所崇飾故謂之其君之袂以長從少不若以少從長之為長故以不如其娣之袂良傳本義皆云貴德而不尚飾上六[illegible]之傳以為女歸之无終本義以為約婚而无終

凡曰豐者至足之詞也足則餘餘則溢聖人甚之以不足而安所求餘故聖人無豐豐者聖人之事也

俞琰氏曰王者當豐大之勢天下之富人民眾庶事物衆多保之治之之道務存寬大甚非小才小智所能故曰王假之尚大也日行中則大明當天而其照天下也无幽不燭无隱不彰王者當何以海所治既衆思慮安得周及必如日之正中而照徧照則可故曰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胡雲峯曰盈虛消息惟剥與豐言之剥則君子之道已消而虛故有息之几豐則天下之勢已息而盈故有消之几天地鬼神乾卦後惟謙與豐言之謙則有虛可以持盈豐則自盈必至于虛此固天地鬼神之常理也此本義所謂不可過乎中者也

蔡虛齋曰尚大非是王者要尚大王者至此時則志日廣其勢自是尚大耳又曰日惟其中方能徧照天下若過盈則如日之昃而天下之物有遺了所照之外者多矣曰宜照天下當以心常在天下不啻日有其盈戒也洪覺山曰宜照天下是以天下之心也

蔡虛齋曰或問當豐之時明動相資如何損得如當漢之盛也而言以寬治民繼以[illegible]之興也有房玄齡之善謀杜如晦之善斷之術又如漢之方興也有子房之運籌于內有韓信之戰勝于外唐之方興也有房杜之善謀于內有[illegible]之長武于外

彥陵氏曰勿憂二字正是則文然醒世人語蓋人王時值豐亨歡樂勢遂極豈知其可憂而文王反曰勿憂若曰可憂者且聽起說只是空憂無益守日中之戒可也正惜勿憂二字去打動他人主而能知憂自然兢兢業業不至道多欲而虛耗海內矣此是聖人妙用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本義取威照並行之象

張中溪曰君子體電之明可析斷獄情體雷之威可致用刑殺戮威至而明不至則片言何以折獄

明至而威不至則姑息何以致刑必威明皆至而
後可以成豐亨之功
郭泰四曰雷声有幾而長者不必與電偕電乜有
閃而久者不必與雷偕惟其偕至則長[illegible][illegible]門矣
說甚大哉林豐異乎歷噫之動也于明天乜子丁
電法其明于雷法其震用以折獄乃法明[illegible]以志
于動微暧畢照威自无妄施也或辟為獄用法為
刑折致取威照並行不必分矣
穀梁傳曰陰陽相薄感而為電[illegible]十傳曰電者雷
光也降名電殄也下見則殄藏也大戴礼陰陽之
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
旬災也

註處豐之初其配在四以陽適陽以明之動能相
光大者也旬均也雖均无咎往有尚也初四俱陽
文故曰均也

傳雷電皆至成豐之象明動相資致豐之道非明
无以照非動无以行相須猶形影相資猶表裏初
九明之初九四動之初宜相須以成其用故初謂
四為配主己所配也初于四云配四于初云夷
旬无咎旬均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
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故則安肯相從曹之
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亦
從而无過咎也蓋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
所用相資而成同舟則胡越一心共難則仇怨
協力事勢使然也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故云有
尚有可嘉于尚也在他卦則不相下而離隙矣

胡雲峰曰離納己震納庚〻至己十日為旬薛畏
齋曰初言旬上言歲始終之義也
蔡虛齋曰勢分十力既自相敵則相下不絛可也
于暴武一萌求勝之心而背不相事而賢武相陀
其災必矣此亦天下之通患故小象特發之
吳叔美曰十日為旬雖是盈數然在初九衹是一
月之上旬如月之上弦如日之辰巳可以進于中
故无咎若再過一旬是一月之下旬如月之下弦
如日之未申盈而衰矣所以曰過旬災也

性上而從五也二以陰居陰而五又陰故性得疑
疾然二有居陰從陰之象固足以致疾有高明中
虛之象亦足以致吉所以占詞而反之豈其蔀外
也有孚發若內也外有疑內有孚孚疑之反也發
蔀之反也
來曰蔀蔀草名中爻巽草之象故大過下巽曰白
茅泰卦下變巽曰拔茅也卦震錯巽曰草昧皆以
巽為陰柔之木也困王弼以蔀字為覆曖障人細
玉篇即改蔀覆也

鄭元錫氏曰離中日中象夏日至北近極而中天
見斗斗見者也夏小正五月斗柄正在上下田斗
見丈變亦全日中昏而見斗幽食既有之豈謂豐
哉
鄭獬如曰易雖假象亦須以意會之夫人設蔀以
自障蔽昏暗則有之何至見斗乎惟日食將既時
渾天昏黑斗乃現于日中斗見者日食既也日食
既者月揜之也是月乃日之蔀也妃臣蔽君則君
失明亦猶月揜日則日無光蔀之豐也乃大陰壅

閉其君之象四為之也時解殊憒憒
方曰離中虛為孚發而曰若以非發之發也反設
為孚反蔀為發
爾廣曰畫以九四一陽橫亘于上卦之下為障蔽
之物太拘說是上雷下電大地晦明之象亦狀之
時也然而本爻之蔽俱在本爻看見九四之爻可
見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
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三之爻敵與六二同爭其以陽居陽強悍太甚上
之應也愈于二故沛視蔀更大沫視斗更小不特
性得疑疾而禍遺折肱然禍雖橫至而心本无也
故无咎
沫漢書及字林子夏傳鄭玄馬融本俱作昧字林
云斗柄後星子夏傳云星之小者薛云輔星也服
虔云日中而昏也
來曰沛澤也沛然下雨是也乃雨貌沫者水沫也
故曰仰沫濡沫跳沫流沫乃霡霂細雨不成水之

意此爻未変中爻兌為澤沛之象也既変中爻成
坎水矣沫之象也二爻巽木故以草象之三爻澤
水故以沫象之周公爻辭精極至此王弼不知象
以蔀為覆暖後儒從之即以為障蔽王弼以沛為
旆後儒亦以為旆殊不知當在上中爻有乘有脈
方取此沛沫之象何得有旆之象哉相沿之說有
自來矣

小象又曰二三四爻豐其蔀豐其沛一句言者時
天下明盛草木茂長之象蔀者草也馬氏曰小也
即小草亦盛則九不盛可知矣沛者菲也即孟子
所謂沛澤多而禽獸至也公羊傳云草棘曰沛其
日中見斗日中見沫易言陰雲蔽日晦昧不明之
象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
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疏平也）（夷四應在初而同是陽爻能相斷發而同
其吉故曰遇夷主吉也言四之與初爻相為主者
若賓主之義也若據初適四則以四為主故曰遇
其配主自四之初則以為主故曰遇其夷主也二
陽体敵而主均平故初謂四為旬而四謂初為夷
也

傳不于六二釋之而于九四釋之者蓋二象由九
四而成四為蔀故二見斗二爻之象同而所重在
四也

俞琰氏曰二四皆豐其蔀而四言位不當者六二
中正九四蓋不中不正而自致之也二四皆日中
見斗而四言幽不明者二在離明之中九在離明
之外其居使之然也郭京曰遇其夷主吉志行也
今本脱志字蓋九四之志將以有為者也而受位
不當又遭不明之時非得剛明者為之助則不能
以有為也今也上有六五之相遇下有初九之相
資此九四之志所以得行也俞氏以夷主為六五
與予合

易鑒曰六二九四同為蔀斗而意實不同二指六
五為蔀斗故不可往往則入于暗而得疑四之蔀
與斗皆自謂也故利于行行則遇明而得吉象悉

人以二爻同看亦以四之節十歸責六五故九四
之象最詳
爾康曰四爲震主二爲離主故同有豐蔀有斗之
象夷主孔王程朱俱作初九獨何玄子以爲初無
主象當作六二以四爲震主二爲離主故卦乃名
守道俞玉吾與熊過氏俱以夷主爲六五卦以可
通石曰四承六五之柔遇其夷主之主雖與悔而
遇夷主是以志行而吉也熊曰非正應而相比以
遇凡遇皆從前爻而言同体曰夷如睽夷之夫四
與四同體六爻純和指五爲体吉行也言進而相
得九四則明之十當有所行又震動而行也不爲
一卦尊位之主孫主代互與掾初爲主者似勝郭
氏举正行上脫志字
尔康曰九四以離明之上值震雷之交鳴贊大所
位本不當浮雲蔽日雖而不明故有豐蔀見斗之
象此時如遇夷主則可以吉行夷主者乎易和學
之主如六五是其主也蓋九四雖不當位然非遇
則成元易于見揩故有吉行之象配王君喜臣起

國成相得之章夷主君令臣恭亦有相悅之美配
主義取對待夷主位取同卦配主之初也則此九
四夷主之九四自從六五也五爲本卦之主六有
柔和之德遇有從前之義俱于六五爲合豐蔀沛
沛當雲雷交至之會在日上自然掩蔽深晦之
時勢地位使然固非諸爻立德之過亦非六五昏
暗之咎偶得遭逢自然慶譽諸吉者不可得專與
要之
象傳遇其夷主吉讀行也讀
蘇子瞻曰蔀蔽也蔽之全者也見斗暗之甚也沛
旆也蔽之不全者也沬小明也明闇襍者也六五
之謂蔀上六之謂沛何也二者皆陰而六五處中
居闇以求明上六處高強(明)以自用六二之遠五也
遠于全蔽而其闇者也夫蔽全則患蔽也蔽闇甚
則求明也切六五之闇不發則已發之則明矣故
曰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若九三之遠上六則
遠于明暗襍者也用人則不能自用則不足故不
可以大事也君子不畏其蔽而畏其襍以爲患時

而可發也爲之用乎則不可下爲之用乎則不敢

故折其右肱以示必不可用而從亢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註以陰之質來達尊陽之位能自光大也況其應獲慶譽也

本義有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吉矣蓋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

晢卿曰以豐致暗之主豈是尋常但言能來人者頗太廣遂受其陰暗而不覺非故聖人設此開之

義以爲歎若曰若能來章遂致慶譽而吉意謂豐合體終能大有爲者豐時許大禮儀許大陣嚴許大陰翳只靠以下賢便易保大天功之主也易道所以爲妙處者事用賢之利也譽者所用賢之名也慶集于身譽流于天下即是吉

按五上兩爻舊俱主人主説鄭孩如則以九二日五爲君四上兩爻俱爲大臣若元鄭説則四爻如王安石上爻如李斯趙高恩意五上兩爻只是聖人設戒之詞汪化昭解得之化昭曰古來尚大之主非庸主必英主也以庸主之所不爲者而英主反爲之無他好自用而不任人也如任人則爲來有慶譽矣唯自用而不任人則爲豐其屋闚其無人矣孰吉孰凶正當宜何從焉

釆曰凡卦自下而上者謂之往自上而下者謂之來此來字非各卦之來乃召來之來也謂身之下賢以召來之也

蒲東曰來亦不止來二下三爻皆文明何當如雷電合而章此言章字尤有含程子曰常人之才主二而言然初與三四皆陽剛之才能用賢則衆征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閴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閴其无人自藏也

本義以陰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故爲豊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覿亦言障蔽之深其凶甚矣

上六日殼故其象如此闚其无人乃掩蔽而不見也

李塨作易解曰象曰豐其屋天降祥也孟喜曰天
降下惡祥也
兩象曰上卦爲震下卦爲離日在下而上有雷雲
之也晦冥皆暗是以蔽日德上二卦皆暗一始吉
之九四近且之暗六五君之暗上六大其之而有
無不可若據六五則本爻中正而其下離中且深
又以來章其吉致大慶譽句是純以六五爲卦而
言上卦皆暗而五爻不獨得其援一卦言五爻自
正而四正不濟比同易不可爲典要通例皆然矣
如謂何昧此義而誅五爲闇〻不平于九四亦
在上之暗也因遇其夷主所以吉行惡以此文描
亘于中卦指其爲豐時之際則不其然上六勢極
位隙之詞不善獨受暗塞之罪固不可辭然也爲
以上六爲部人舉豐部豐沛之惡皆歸爲則亦非
也
恭鄙齋曰豐大也又曰多故極天下事物之多雜
于盡見也惟以剛遇剛以柔遇柔則所見同而可
以無疑四以剛遇柔則剛者明而柔者暗然不能

相信也初與四皆剛也故有配主之九咎夷主之
吉然四位居柔又不免有豐蔀見斗之象二與五
皆柔也故有〻孚來章之喜然二位居柔又本也
性得疑疾之事惟三與上以剛遇柔故三折右肱
而上至于三歲不覿也
闃以門內臭〻大視貌或作其作目皆非從作大
作闃孟喜本作窒
朱子嘗云下經多有難看凡于後世學易卦配主
夷主終不能解而雖旬无咎旬尤爲難明今以爲
均爲滿爲初旬解者亦不過依前人之帖括後學
之常覽耳未知有合于易否也予每看此卦頗切
研窮亦每欲廣衆今姑本其可通處一繙之雷電
交作陽氣憤盈天地氤氳其勢充滿然雷在上日
在下風霆流行浮雲蔽日實爲晦昧不明之時故
象以明動指其德以互日中昃其後食則不欲雷
霆之縱橫而要大明之四照可如矣大象又取一
義在于明斷折獄致刑亦本象辭明動言之六爻
又取一義大柔六爻以君臣上下提明遇暗各遣

凶吉為言如初之與四俱明而同則有而過之事二與五俱陰而同柔亦應之臣之信若九三過則使有折肱之咎上六純陰便有不覩之凶矣可見豐初四兩爻最善觀初之无咎四之吉行可見二五同德善亦次于初四兩爻二亦觀中正而吉柔暗之主未免要積誠信志以為感孚以正任賢中木是暗主若如積折之以暗主豐之治人為是惟其暗主所以二往得疑也然在六五未之聖人、又作一義謂君德之甹章嘉柔中之元大以來章有慶歆之此又聖人惓惓之心理道合談如此也豐鄣豐沛見斗見沬亦艰象當宅紛綸晦昧不明言之若以九四惟宜于中尚指為豐時之障上六之辭不善盡歸為掩蔽之人不晓其由筆為此則讀易之未通非易旨之惟晓矣夫主作六二初九六五三説而六五為優初九次之以俟後賢再為定論

按豐解異同勿憂宜日中疏云王能至于豐亨乃得无復憂慮用大豐亨无憂之德然後可以偏照四方傳亦云宜如日中之盛明普照然後無憂本義則云徒憂無益但能守常則可矣諸解皆言其偏照本義則戒其過盛也有孚發若註疏云自發傳本義云發君信其發志也疏云有信以發其豐大之志傳則云以己之孚信感發上之心志也折其右肱无咎疏云自守而已乃得无咎傳云上無可賴之主不能有為无所歸咎也本義則謂三剄正居明之極可以有為上無精不足以有為故有折右肱之象然非三之咎也上六一爻註疏以為治道既濟而隱有失時致凶之象本義則取滿假躁動大失居之象

旅

旅小亨旅貞吉

註不足全夫貞吉之道唯足以爲旅之貞吉故特重曰旅貞吉也

疏旅者客寄之名羈旅苟求僅存雖得自通非甚光大故旅之爲義小亨而已故曰旅小亨羈旅而獲小亨是旅之正吉故曰旅貞吉

本義旅羈旅也山止於下火炎於上爲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爲旅以六五得中於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艮止而離麗於明故其占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貞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止不可須臾離也

揚誠齋曰山內而火外內爲主外爲客山止而不動猶舍館也火動而不止猶行人也故艮下離上爲旅旅非不亨而曰小亨何也旅者人之大其否而窮於外者也在下謂之衆人在上謂之蒙塵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傳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乎上下之剛順乎剛也下艮止上離麗止而麗乎明也柔順而得在外之中所止能麗於明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旅困之時非陽剛中正有助於下不能致大亨也所謂得在外之中中非一揆旅有旅之中也止麗於明則不失時宜然後得處旅之道

象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疏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爲旅象又上下二体艮止離明故君子象此以靜止明察審慎用刑而不稽留獄訟

趙汝楳氏曰艮爲山離爲火火炎則宅於林谷則宅於墟在山則野燒之焚猶旅寓靡所故爲旅之象

初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傳以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汚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瑣瑣猥細之狀當旅困之時才質如是上雖有援无能爲也四陽性而体離亦非就下者也又在旅

巽化卦為大臣之位若巽矣

楊誠齋曰慶封奔吳而致富君子知其反殃息大躬寄在亭而視益戚者告其視訓為小人之道者以養其志得志則驕溢失志則困窮旅瑣瑣以取災也然在旅而為卿事有志窮而為之者有志大而為之者故闕羽稱萊于親志不在于家詳於核卑於自奴志不在于卑心有能辨之者

馮宗之曰旅之時魁以謙下為用而旅之道利以正志為本初陰弱在下志鄙不立猥瑣自作習咎門而骨柔見猫鉥而汨泳自侮人侮自賤人賤災之來也自取之也故曰斯其所取災瑣瑣者也小也

尔康曰到正麗明為旅之道可見卻羈旅流寓之日一段高明峻潔之氣自不可掩凡紛是君子本色不以造次舍不以顛沛掩若旅瑣瑣或作卑情之狀或作瑣屑之事不惟勢在可悔其志亦無可取乃其所自取之災也于人何尤

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無尤也

註次者可以安行旅之地也懷來也得位居中休柔承上以比爲旅必獲次舍懷來資貨得童僕之所正也然不可以處盛故其美盡于童僕之正也過斯以往則見害矣童僕之正義足而已

本義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無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胡雲峯曰旅貴卑巽故位陰爻柔者多吉而六二兼之二以柔居中承剛來柔旅之甚安而且裕者貞字諸家自作一句諸本義以連上文爲即次懷資自見六二有柔順中正之德不必復以貞戒之惟旅中不能無賴童僕之用亦多不能免童僕之欺惟得其貞信者則無欺而有賴此旅之最吉者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傳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三剛而不中又自

下体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于物故上不與而焚其次失所安也上爲焚巢過剛則陵下故下喪其童僕之貞信謂失其心也如此者危厲之道也

濮氏曰旅貴柔而用剛乎時哉不可見旅于以此也下焚次喪僕則其貞也九三以剛居下体之上則焚次上九以剛居上体之上則焚巢位愈高則愈上則禍愈深矣

蘭康曰貞字連童僕讀以旅與下路上六以旅在上文同言以旅之道處下宜有喪夫之長呪害剛用剛乎王輔嗣不解而曰典萌侵权主之所疑逼矣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註斧所以斫除荊棘以安其舍者也雖處上体之下不先于物然而不得其位不獲平坦之地客于所處不得其次而得其資斧之地故其心不快也

○胡雲峯曰旅以行爲義處而不行非旅之亨也三以剛居剛而在下卦之上用剛而不能下人者上四以剛居柔而在上卦之下化爲能用柔而下于人者故得資足以自利得斧足以自防也

徐進齋曰才剛得其資斧也或曰資當作齊漢書王莽遺王尋之洛陽將發亡其黃鉞其士房揚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應劭云齊利也如齊魚之齊資齊同音誤作資

趙汝楳曰處對行而言旅而處於此則處於此也資斧爲得皆安矣然旅者于行則進可以達退可以歸今僑寄于此雖得資斧安能伸其有行其志乎故曰我心不快

蔡虛齋曰旅于處不如即次之安即次之次是次舍也旅于處只是旅其所可旅之處而不從其所耳

又曰按正韻齋持也裝也無訓利者徐引應劭說非也其心不快本義云非其正位者陽居陰位也又上无剛陽之與下從陰柔之應旅豈能遂得意

哉亦只旅于處得資斧而已矣
章本清曰吳上剛居柔也喪其資斧旅四亦剛居
柔也得其資斧何也旅處以柔得中乎外而旅於
貴柔故剛而柔者得之矣處以柔得乎中二而旅
尚乎剛故剛居柔者喪之故曰見其喪韓斷爲卜
矣
馮奇之曰次者經過之次二三在內行而未止也
處者據止之處四在外止而未歸也資所以備
斧所以戒嚴資斧之得幸矣離明巽伏依然于外
四蓋藏明德而孤矣四旅者其志固有在也果旅
處資斧遂足快其心乎使業飛倦方吾莫用之嘆
跎運客愛情更嘆英雄之落魄此而快爲江湖乎
子兵焉足以語四哉
姚常牧氏曰李孟之詩孔子之所行也國中之梗
室孟子之所以去也心之不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胡雲峯曰五居君位在上者也象曰上逮而甚譽
命聞于上者何哉不以君位言五皆人己九旅故

也
游讓溪曰人君无旅故以戲旅之陳言之遠出入
謝觀文明之光思應運以行其志射雉之象也与
元應于時在旅親賓不能遠合見射雉而一矢亡
謂元所獲也守其柔中之德而無躁競之以求也
乃合之失称見寸不終悔且不久旅終以其名譽
全闕也命受命也
千寶曰一陰升乾故曰一矢傾非其位下失之譽
雉候射雉終亦失之故曰一矢亡也一矢亡者喻
有損而小也
蔡虛齋曰譽命之命名也是在下之名非在上之
命也故說得上逮也大聲微時君德非闕是也六
五明說不取君象
亦康曰六五中正離火文明旅時當爲士人在旅
之象士見君卿贄必以雉賓之見國仕之出疆皆
旅也士執贄而見所投如合仕進斯榮皆十世始
声譽吝命終必逮之雉爲文明之鳥章氏曰解二
之詩狀中陽畫實象矣故曰得旅五之亡謝中陰

畫虛象亡故云亡然曰一矢曰亡又以見旅中簡
條景色雖无定所無鳥有巢不同易之取象精思
如此時以䲷五為君位乃曰天王出居于鄭天子
之旅也亦在執陝諸侯之旅也如此為說亦亡矢
通乎此爻之旅自當以士說人旅為得
尔襄曰一矢亡正當一矢得雖也猶言一矢亡上
亦可占以一矢亡去此得一矢亦必有亡為
說俱非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以以旅在上其長其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胡雲峯曰同人親也故先號咷後笑親寡旅亡故
先笑而後號咷此時不宜同剝故三陽皆不利六
二柔順中正六五柔順文明皆得其道上九剛亢
失其柔順而不自知故有喪牛于易之凶以內卦
論初六不及乎中故有瑣瑣之災三過乎中故有
焚次之危以外卦論四不及中故不快上過乎中
故號咷不及則弱不自恃過則剛必自折在內在
外皆然

林泉氏曰三喪其次則巢尚在也喪其童僕則牛
尚存也巢在則有可歸之理牛存則有可行之資
今也巢焚牛喪欲喪則無其所欲則無其資亦斯
甚矣

王道安曰離卦六親寡旅之人之旨也故喪旅
之道以得中為善卑則取辱高則召禍初六失於下
旅之卑者也故以瑣瑣而取災三在下之上上在
上之上旅之高者也故三焚次喪僕上焚巢喪牛
也四處上之下雖无太高太卑之失亦未得中故
雖得資斧而心未快也惟二五得二體之中故二
即次懷資而得僕五亦終有譽命之榮也然二當
位而五不當位故不免射雉亡矢之患然則居旅
道之善者其唯六二乎

項氏曰鳥者離之象巢者附麗之最高者也焚者
火之炎性者也笑者喜其高離之旋而勳也號
咷者悲其焚爲之大耋之嗟也旅之上則離之三
也旅離在上故后號同人離在下故先號離性焚
故多怒也同人之五得二而后戎先故后笑旅之

五先以成兌故先兌笑性悅故多喜也大壯九四
與六五相易而相失其壯服故曰喪羊于易兌爲
旅上九與六五易位而失其柔順故喪牛于易六
六五失其剛故所亡者一矢上九失其柔故所失
者牛六五亡矢而得離之中位故爲離上之喪
牛而得離窮故焚其巢
楊止菴曰離本大明之物乘內則容照以明下
能遠能高不過一丈衣不過三尺此離之陰喜柔
雉以其身備五彩足至夏則光鮮此雉之陽以

雉先定止與其配不同處有定合則遠自各地覓
而就之一合即去其雌生育必避雄者恐其見則
食之故嘗相避此四與上以其可暫處不可久止
爲象又以雉本鳥類但飛不能甚高且向下爲有
巢與雉無定所者亦不同
蘇紫溪曰三與上相應而體皆剛三曰旅次上曰
焚巢全是一點剛心烈氣不能消融先笑後號
之號揚也後號咷者失其安身之地也鳥以巢爲
安身人以知止爲安身不能止以虞明何怪其焚

巢而號咷其喪牛于易是推言所以號咷之故人
生惟客氣最害事知柔順之爲吉而剛猛之非宜
則知涉世之道矣
程子曰人心做主不定正如一翻車流轉動搖
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個主怎生奈何个
按旅卦大象之詞止以發明此意學者當求其指
之所在而勿以行旅之事視之可也
黃端伯曰仲尼革命得旅向瞿氏曰子有聖智而
無位孔子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天

命之也程止史制五十究易
按旅解與同得童僕貞諸家貞字自作一句讀本
義則連上文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既
云寄旅之人求其次舍不獲平坦之所而得用斧
之地所以其心不快傳云四以剛明之才爲五所
與爲初所應在旅之善也然四非正位故雖得其
處止不若二之就次舍也有剛明之才爲上下所
與乃旅而得貨利之資器用之利也然上無剛陽
之與下惟陰柔之應故不能伸其才行其志其心

之地而推不在焉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言必用初與四而後得志也权雖在初與四而非用事之地故曰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言必順二五而後亨也利有攸往爲二五用也利見大人見九五也有其权而无其位非九五之大人孰能容也李隆山曰若剛不順乎中正則將偏陰而爲邪若柔不順乎陽剛則將柔媚而爲諂故柔順乎剛々順乎中正者所以爲巽之體也若徒以一陰潛伏謂之爲巽而不究乎陰畫在二陽之下有順乎陽剛之象陽畫在二五之位有順乎中正之德則巽之所以致亨者不可得而見矣

丘建安曰巽二五剛也巽雖主乎柔而二五之剛得中故論成卦則以初四之柔爲主論六爻則以二五之剛爲重惟二五之剛能巽乎中正則剛不過而志得行矣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此以二五兩爻釋利有攸往之義柔謂初四也皆順謂初順二四順五柔也者多不能自振故必順乎剛則柔得剛助而後可行故曰柔皆順乎剛此以初四而又釋利見大人之象

陸績曰二得中五得正體兩巽故曰剛巽乎中正皆據陰故志行自王輔嗣而皆順下獨朱義從虞仲翔指九五非也或疑二五象得中正而欲從虞朱豈象據一爻彖指全体而重中皆論六畫卦或柔皆順剛卦言小亨者陰爲主卦陸績言是也所以爲巽者初與四也二五雖據用事之地而推不在焉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言必用初與四而後得志也推雖在初與四而非用事之地故曰柔皆順乎剛言必順二五而後亨也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見二五也有其權而無其位非二五之大人孰能容之大人如乾二五皆稱焉蘇亦獨指九五非也項氏玩辭曰重巽以中命也是小亨也必待中後命而後行豈大亨之規哉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是利有攸往也柔皆順乎剛是利見大人也

○郝仲輿曰巽者遜也與巽通筭故能權々者謀也巽稱而隱非唯諾諂奉之謂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爻詞曰武人曰田獲曰資斧其象焉

高為長其究為躁故巽非徒柔也陰陽則柔非截然二也氣陽而已陰者陽之靜机柔者則之順机以陽素陽則陽無所施以剛用剛則剛無所入陰承以承陽柔順以用剛故心精神為陽心有所謀則歛而入內此陽欲思慮假陰為狀歛非思非自陰出也心有所悅則出而外見此陽欲發舒假陰為和柔耳悅亦非自陰出也故兌上一陰為陽之悅巽下一陰為陽之悅巽下一陰為陽之謀非剛柔分也然陽上行悅出則易而陽氣則分順入則

雖故用剛莫如巽此彖所以謂之小亨也

象抄曰震是兌根動巽是遠底入本乎以巽是說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向他道理方能制事若心机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狀便錯了

吳非美曰巽以兩剛得一柔柔為巽非以剛內從柔也乃剛以柔用而成其為巽也

孫聞斯曰凡為天下者莫先乎命令令令之行忌于逼則盤。庚洛誥委曲詳悉惟恐一傷民人之心

漢以下詔令善者無如孝文德懷匈奴賜悅吳王純用柔道庶几近之故曰小亨如三章約而秦民喜輪臺悔而漢祚回泰天詔而強藩懾此皆諭天下極机而為之提案非大人經濟之遠不能為之故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趙汝楳氏曰時當伏冬之交冬春之際必有長風亘月彌夜然後能變涼為寒舒肅殺為融和隨風之力也

蘇紫溪曰必申命而後行事重在申命上詔之貴如周之洛誥詳詳丁言誥之間惟恐不明且冬也聖人之心何心哉欲斷民曉然知吾心之所在而後行耳苟先其心而論使張了命令之煩由之利之詔不能回麻和之風建中之詔不能戢強藩之叛雖申命何益耶

黃端伯曰風之行也无形非若天地山澤水火之有象也風之相續而來不見其先後之迹而人亦當無先後。也象曰隨風巽其形容化氣也神哉

通辭曰易巽主教命故卦之有巽皆多言文命風
俗之事如小畜蠱觀姤漸渙皆是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
貞志治也

証處令之初未能服令者也故進退也成命齊邦
巽為武人故利武人之貞以整之
本義初以陰居下為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為進退
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又以濟其所不
及而得其所宜矣

利用武人之貞所謂文人治身當如武人是也
楊誠齋曰陰柔一也弱者用之為邪強者用之為
正卑巽一也怯者用之為諂勇者用之為謙
章本清曰巽本以初四二陰爲卦初爻利于武人
四有功于田可見兩柔非巽之宜也九二上九皆
剛居柔位皆取巽在床下之象是巽本柔進斷求
剛內柔之人不免執禮過下之失也二于柔者乎
胡聖瑞曰臨境制事不可無疑進退志疑非疑許
武人曰貞非以徒剛以作在次丈人長子貴恭大

剛進者流此謂武人之貞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紛若吉象曰紛若之吉得中
也

瀕史謂祝史巫謂巫覡紛若者繁多之貌人有誠
敬易為行恭神道亢形多生怠慢若能用居中之
德行之卑之道用之于神祇不行之于威勢則能
致之于繁多之吉而无咎適也
姚永卷曰用史巫紛若句周公之義蓋二之適巽
未必中心之誠也故曰此個巽于床下須是求于
此心之誠如用史巫紛若以對神明皆對右父可
吉而无咎若此念猶有失雖不用王上北錢而論
媚之咎亦有所不免矣程傳謂誠意之自有大義
謂欲自通其誠意俱未得旨
周官史掌卜筮巫掌夜候卜筮所以占吉凶祛禁
所以除戲害戒曰史掌記事筮主祀男巫有兩祈
曰巫曰覡女巫不變在名巫无覡祭礼不富巫而
後史皆訓巽中正之義
俞琰氏曰古者祭祷則用史巫史以人之意達于

鬼神巫以鬼神之意達于人工祈誑云祝通孝子語于先祖嘏傳先祖語于孝子家語謂之祝嘏即易之所謂史巫也卻泰四曰以奇衆偶有狀象九二陽居陰位不敢即安而巽于其下莊子所謂匍匐其民也宣上德達下情行君令而致之民既論之以是非又敵之以禍福有用史復用巫紛然交作之象內史外史小史職皆不當于事神但大祭則卜日讀禮協事執書次位而已惟男巫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女巫祓除釁浴旱則舞雩大烖歌哭而請以此患則以巫總而祈禱者九二取象于用史巫說見謂事意誠意于五比以語則巫術以其于此史何居史掌卜筮以史兼有告于卜占之非已故以史巫非兩人也則凡女巫有所一人兼四人合以人離騷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以王兩右之神巫告于至吉亦有紛若續紛繁亂貌若所謂辭巫者擊鼓擊缶婆娑其舞手舞足蹈不安寧之事也說曰見者男曰覡女曰巫巽為少女故以巫言之初乃陰爻居于陽位三乃陽爻居于陰位均之過于卑巽者也初教之以武人之貞教之以五而易敗也二教之以巫之紛若教之以許撤畜發也初陰據陽位故教以男子之武二陽據陰位故教以女人之紛之辭之精至此揚其固以孔明前後出師皆用表文諄諄史亦紛若之意諸說謂初陰伏在床下比諸卻祟史巫為祓除祟者意不正大且于上九之巽株史說不去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本義過則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為屢失故吝之道也

巽而過以九三則非中矣謂之頻者其巽也屢失處內無從容和緩之象喬進也以此為巽二字蓋巽可隨而不可頻有若入之心而急入之促迫頻此皆從心中不和恭故曰志窮也禍祟之由九三居下巽之極又在上下巽之間以則居則用巽太道守巽太堅有數巽之象為人下固有一種出于狡為之人又有一種出于不欺為

之人決于敢為剛也決于不敢為柔也剛于柔為武人是也剛于不敢為婦人是也而昔皆託當有一毀不可移之性皆也三之所以頻巽也故三之剛也故曰頻巽吝何也以三之所為不能巽而吝耶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柔剛悔也然得位承五卑得所奉雖以柔御剛而依尊履正以斯行命必能獲強暴遠不仁蘇[illegible]予曰近比于五不為謙安而又二三并為所獲上故其累而樂為己用

王介甫曰田者興事之大者也三品有功之多者也柔而可以大有功者巽于上而得所附也

卜田之吉占特于巽之六四言之此會處有可詳者有不可解皆只得盡心玩本然[illegible]所[illegible]當揆宇鑒心

郝仲輿曰巽下一陰竄下一陽皆武卦之主重[illegible]初吉而四遂泥重四初已而四有功何也剛于初柔得四皆正也陽在下其出壯而重出明力良陂在下其入淺而再入則誅當故大巽者順而能下入而能隱其權制在初故曰巽在牀下然巽而上則指而吝丹上則喪而出不下不可以為順不隱不可以為剛不隱不可以為入

何玄子曰巽利倍故多獲三品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乾豆謂腊之以為祭祀之具也

孫聞斯曰世之命下而有功之後者莫如四

朱曰八卦正位巽在四所以獲三品而有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註以陽居陽損于巽然長于中正以宣其令物巽之過故曰貞吉悔亡无不利也化不以漸卒以剛直用加于物故初皆不悅也終于中正乃得以首故有終也中命令謂之庚夫以正齊物不可卒也民迷固久直不可肆也故先申三日令著之後復申三日乃然後誅而无咎怨矣甲庚皆申命之謂也

傳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出命更改之道當如是

胡雲峯曰牀下亦以陽居陰不安之象旅九四以剛居柔曰得其資斧巽上九以剛居柔而反喪其資斧何也旅貴乎用柔故以剛居柔者得之巽戒乎過柔故巽極以剛居柔者失之或曰離爲戈兵旅九四本離故得資斧巽上九在五離之外故喪資斧

黄氏曰巽以初與四爲主初進退四有獲何也初在下卦伏亦甚焉四在上卦巽其揚之矣凡巽不欲過二中吉五中正吉三過中故吝上窮巽故凶

章本清曰凡巽卦在上四多吉辭本卦四獲三品觀利用賓于王小畜有孚惕出漸鴻漸于桷益利用遷國渙渙其群家人富家大吉中孚有孚攣如皆以陰居陰位正故也

又曰震二億喪貝巽上喪資斧不當動而動不當遯而遯故皆有喪

丘建安曰巽順也以一陰而巽乎上下之二陽也在卦以二柔爲巽主初柔居剛未安于巽故有進退之疑四柔居柔巽其安矣故有功三與五皆以剛居剛而五得中故五吉而三吝二與上皆以剛居柔而二得中故二吉而上凶大抵巽之爲卦以居中得位爲善二得中而失位三四得位而失中初上則位與中俱失皆不能盡巽之道也唯以九居五位乎中正此所以貞吉而爲申命之主歟

按巽詳說同巽在床下註云既在下位復以陽居陰卑巽之甚傳云牀人所安巽在牀下是過于巽過所安矣蓋牀下初也古者尊上坐于牀卑者伏跪于床下二以陽居陰失位不安就卑者之所處也川史巫紛若吉无咎既云神道[illegible]若能效巫史之道於神祇則能致誠多之吉而[illegible]也答道傳云紛若多也至誠安於卑巽[illegible]使[illegible]誠意者多則吉而无咎[illegible]則云下[illegible]其所以自道達也斷無疑云斷者猶疑慮之不決於斷本則云斷決而斷與此各與後斷斷則也[illegible]日後庚三日註既云甲庚皆申令之謂也[illegible]曰久申不可不故先甲之三日令前之於變申之三日然後誅之民服其罪无怨而獲吉矣傳則云甲者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徐進齋曰天下之至悅莫無如朋友講習講而不習則言語徒詳細繹無得卽所得者亦將枯燥生澁而無可咏之味矣豈能有得于心乎故旣講且習用功實體驗的工夫則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得者益固意浹之益廣乎其有相資之實而其說在我矣

爲理氏曰兌正秋之卦天以太和之氣而說乎萬物萬物亦保合太和而說矣于物爲澤兩澤相麗則交相滋益不斷而往洊乃悅也亦有淺心相說之義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注居兌之初應不在一無所黨係和兌之謂也說不在諂瀆斷而行未見有疑之者吉其宜矣

傳初雖陽爻居說體而在最下無所係應是能卑下和順以爲說而無所偏私者也以和爲說而無所偏私說之正也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巽處說則能和無應則不偏處說如是所以吉也

其行未有可疑謂未見其有失也若得中正則無是言也說以中正爲本爻在咏其義象則推而盡之

吳紳羨曰初曰和兌說莫妙于和則物足以和義必以其和爲說纔得和人說意初動乎也天理所以初爲和兌更无第二念矣稷曰行未疑也

張彥陵曰九自有和義和独于初言者之位皆剛不比于柔得說之正和而不流于邪故吉余回明柔曰和非和悅之和乃發而中節之和卽所爲悅以利自有也猶執承曰人情一有于世故出不和和乃初体發于自然者所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何往不吉

尔康曰行未疑炤下信志言由中而發絕無私牝粉飾之意故未疑此以初出門言故曰行二以中爻言故曰志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爾康曰剛中之德孚信內充謂之孚兌誠信孚人自无不吉兌悅易于致悔今以信志行之故悔亡

无悔可以无悔〻亡其悔旨也當凡言悔者輒以
不當位爲言恐非
莊仲兑曰待匪人之道孚而正矣
哀了凡曰以善行相契者其信在事以其心相孚
者其信在志九二之誠在中固信志不信事者

六三來兑凶象曰來兑之凶位不當也
註以陰柔之質履非其位來求說者也非正而求
說邪佞者也
陸氏曰三爲一卦之主而不以正則說欲以邪諂
招來剛直誘挾衆陽使之說己皆色冶容誨淫而邪
行來兑凶其宜也
來曰自內至外爲往自外至內爲來六者非惟下
又以得人之與且有以凡人之忌所以凶也何也
蓋初剛正二剛中乃君子也說之不以其道能說
哉求說而反賤矣如弘霸嘗元忠之糞趙彥昭事
蓋之足丁謂拂萊公之鬚皆爲人賤而至今猶有
遺羞焉豈不凶
朱康曰來兑諸儒俱謂六三无應下悦二陽章本
清非之以爲八純卦之三皆內卦爲義蓋以來
上之兑爲說也柳仲與曰此文以兑之主上下四
陽而一陰處其中下卦二陽而一陰處其上有嘉
悦相呼召之象兑爲口來相呼召之辭亦若驚其
來而防禦之也聖人于陽爻以爲當陰來則驚陰
來陰上以爲當陰來陽上則惧蓋三本乾休也子
終日惕惕而忽變爲悦何玄子謂與春秋傳中口
佞人來間故曰來兑二氏此說自足可喜而割更
合

九四商兑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註商商量裁制之謂也介隔也三爲佞說將近至
尊九四以剛德制而隔之匡內制外是以未寧處
於几近閑邪介疾宜其有喜也
疏曰能匡內制外介疾除邪此之謂喜何乃至尊
所喜天下家賴故言有慶也
鄭康成曰商隱度也與周書商略九章商上商除
之商同四承九五中正爲德亦比六三柔和爲邪
說德說也惡德亦說也所說者商度未定以其之

無形之物也无所寓則无以見之今行乎水上而水動成文然後見其為風之至也神亦无形皆非誠禮于郊立廟于宮則其享上帝祭祖考也亦何所寓哉先王觀此象以享于帝立廟于是而神有所歸而天神格而廟焉而人鬼饗有所寓故也

象按曰存立廟之心九族只是一身矣存享帝之心宇宙民物只是一身矣將置身于險得乎

孫聞斯曰渙取風不取木木之行有跡不若風之行水上為神風行水上其行隱隱可見而衆至迅疾無窒態長散之乎宇內也因流寄遠故卦為渙渙者先王所以流行天下之大用也

又曰坎陽在下風以散之為渙不取木者巽必全巳上木于斯散也風行水不到底只上面為有陽氣在中不能射入風浮為中孚凡大川之水陽氣行久將散陰風便入矣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本義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為力既易又有壯馬其吉可知初六非有濟渙之才但能順乎九二故其象占如此

蘇子瞻曰渙之初人心泄泄然緩目前故以用壯馬速之象云涉川初六用拯皆言急也大川之風水則宜舟大陸之險阻則宜乘馬皆瞬息千里之意

郝敬曰水中用舟即陸則用馬矣初在坎初入險未深反而登岸用壯馬以拯之則吉矣去風濤之舟捨而誇康莊之良驥出險之象初在渙時即能拯救其勢為順非以四應之巽順為順也

來曰在渙之始正當速救之日然君子濟渙未有不資其人而能成功者九二剛中不窮乃渙所由拯也初六陰柔而能順之惟其剛陽之才以濟時事之渙如極速者而用壯馬大濟渙[illegible]力濟險之助又有所順渙可濟而吉矣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俞琰氏曰象為渙散之時奔就其中机三四象于上爻而一陽降于二在坎險中而奔就机几象

非也惟本義則云九奔而二机也六三渙其躬无
悔疏云六三內不比二而外應上九能散其悔傳
云三不能拯時之渙以及人止于其身可以无悔
而已本義云能散其私以得无悔六四〻〻之光六
能散群險則有大功故曰渙其群元吉然不可行
常化宜于散難之中有正處未下之處以渙有
正匪夷所思傳則正其之大也方渙散而能致其
大賢非平常之見所能思及本義設之與傳解渙
其群云天下渙散而使之群聚可謂大善之吉本
義則從老蘇云散其朋黨之不同也九五一支註
疏云汗喻命陀也散汗大號以盪險阨也為渙之
主名位不可假人惟王居之乃得无咎傳以大號
大政令也當使號令洽于民心如人身之汗浹于
四体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以濟天下之渙耳號
王位為稱而无咎本義則云散其號令与其居積
渙出疏云逖遠也上九最于外上處遠于險不近
侵害傳本義云逖作惕遠害也既不渙其血者以
居遠害之地故也傳云血去惕出謂能遠害則无咎

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

前康曰坎為水以流澤兌為澤以儲水在外則
流有所道澤在內則儲有所節〻如竹之有節所
以使之防水而不潰也非容受有限之量節有
亨義蓋數制得中自可通行無礙安而皆中節之
節天理人情之限制也然世有俗流之徒往〻過
于裁制而不顧情理所安故聖人以苦節為戒
無非準之以中正之則而欲人各其所節耳朱子
發曰凡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用皆曰苦〻
節則違性情之正物不能堪者狀之叢陳仲子
之廉非不正矣節太苦不可貞也
何宗子曰節說文云竹約也以竹節為點按節即
竹節之節竹之所以名節者以其節立均勻有分
限而不可踰越也應象云雖求曰節衆析止衆
亦曰節皆取有限而止之意為卦下兌上坎兌節
水也水之流也既窮而澤之通也有限以有限蓄
无窮故曰節

兩兌大中有節可以補過之法也則亨未得累
按節解與同議德行既云德行皆人自堪任之變
出議人之德行任用皆使至正傳所以存諸中爲
德發于外爲行議謂自是以中節也初九一爻既
云待主制度若慎初出則民患之以傷故節者不
出然後事漸而九卷傳不爲則皆收謂其不宜能
節而止之義九二一爻既云初已制法至二宜宣
若猶沿之則失時之極可施之事則是廢矣故曰
中也傳云失時之至極上六一爻既云爲節過苦
不可復正若以苦節施人則是正道之凶若以苦
節終身則險約无妄可得无悔傳意乃云苦節而
貞固故凶悔則不爲貞固之行而已是凶矣大貞
則云苦節雖正不免于凶然禮奢寧儉故悔亡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中孚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既信發于中謂之中孚魚者蟲之幽隱豚者獸之微賤人主內有誠信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矣莫不得所而獲吉故曰豚魚吉也微隱獲吉顯者可知既有誠信光被萬物得宜以斯涉難何往不通故曰利涉大川信而不正凶邪之道故利在貞也

傳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于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況涉川乎守信之道在乎堅正故利于貞也

陳潛室曰中實爲孚謂實理充于其中而外邪不得入之也中孚之体中孚爲虛謂外邪既不得入故中惟有虛明道理此中孚之用

尔康曰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中以一卦言之爲中虛以二体言之爲中實皆孚信之象也本義所說取其象耳或以三四不可稱中

風能萬竅怒號為實水中實不受風川谿有山之
謂風与澤皆實不可以是謂之中虛亦是一理實
生于虛〻以孚實虛實于象皆可通也豚魚吉豚
魚冗知而有信如豚魚則吉也利涉大川言惡水
之地惟中孚足以濟之舊說有于自利大用不專
險惟一邊利貞另義與大川无關信而不貞則非
夫之矜〻流夫之經〻矣利涉利貞二利字迭下
文與四德各出不同
郝仲輿曰初上兩奇外包如鳥卵四孚字从爪从
子鳥孚以爪抱卵悅以巽應期而化子從中出故
曰中孚初上象卵甲二五象中白三四象中黃卵
中有虛竅是為祖炁魂抱魄而成變化虛在中竅
靈所棲也實在外九變外而也中黃化五臟外白
化羽毛全期甲拆子殼破初象伏雌上象子成也
人曰竹中膜為孚故外有中皆孚之合于翁中之
郭〻實而含虛伏城外之卵曰卵五穀果實甲內
之膜亦曰孚郭以衛人孚以藏仁故卵內必虛仁
來所以通也孚內亦虛生氣所以運也中虛無物

孚信有靈中發為孚〻存為中實生于虛〻以孚
實〻不生于虛則其實皆偽也故虛无者為物萬
事之祖
古以孚字從爪從子如鳥之抱子以爪下覆而育
之乃成其子故以覆乳象傳每以信釋孚〻高以
柔又孚于剛為孚而以剛又信柔之孚乃謂之信
孚字竟作信字解不得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
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
貞乃應乎天也
註有上四德然後乃孚信立而後邦乃化也柔在
內而剛得中各當其所也剛得中則直而正柔在
內則靜而順說而以巽則乖爭不作如此則物无
巧競敦實之行著而篤信發乎其中矣虫者蟲之
幽隱者也豚者獸之微賤者也争競之道不興中
信之德淳著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之乘木于用
舟之虛則終已无溺也用中孚以涉难若乘木舟
虛也益之至也

訟天德剛正而乾孚不妄是正而信也合信下大止乃得應乎天是中孚之義然須濟以利貞也

胡雲峯曰豚魚至愚無如惟信足以感之大川至險不測惟信足以濟之然信而或失其正則如盜賊相許男女相私上大夫究小人出肺肝相示而違背之其為孚也人為之偽非天理之正也故又戒之以利貞

俞玉潤曰及者比並之意非絶交之及也謂人之不失信比及于豚魚之信與詩序德如羔羊類

為荃儒者率以實訓誠獨中庸以天道為誠以不思不勉為天道思勉不行浮華盡剝此處之全也虛則誠不虛則不誠觀中孚卦體尤為較著俟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義以得中之剛孚在內而柔為孚初不以在內相補為當體而虛為中孚者先得中之剛之德而能以思勉不行浮華盡剝為虛亦非失中庸之旨玩中庸得中二字此豈如浮雲之散空落花之流水電影之逐風塵湘之附會之類哉毫釐千里之辨關在此聖學不得大明亦在此是不可以不辨

張氏以按中虛中實只在一念理欲上辨晦翁言之詳矣然虛實象无而体柔在內剛只形容得一偏處而剛得中正乃得虛之中萬理皆實意實一中虛之一字是通章血脈

按欽水曰孚合虛實而虛為主故柔在內先為於利涉而曰舟虛々之為貴尚矣利貞應天々无形虛之象也天元心虛之理也應天者與其太虛合也與虛合則孚矣孚則貞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

韋本清曰豚魚吉夫子傳之謂吉不在豚魚也人之信能如豚魚則吉耳蔡言曰豚魚澤中之物將名江豚澤將有風則乎出水而有南風則口向南有北風則口向北舟人稱為風信審人諳以上非吹浪後還風々澤之卦故取以為象豈巽為而在兌澤中以應巽風是也世解遂以為人之孚信能感及豚魚故吉則遺其本矣物之无知惟豚魚即止于中孚無非豚魚又全意斷而未故為信物魚

取同情同德則孚而與同情則孚而昵諸卦以相
應為信孚卦以同德為信撫相應之孚則有不中
者矣此孚訢以獨名中也然就文言之中孚在二
五就卦言之中孚在三四非二五之孚如不得名
中孚人皆知之非三之得敵四之亡馬亦不得名
中孚人本之知也名卦之所取矣三非欲孚六之
但不中不正起倒不定得敵者本孚也或鼓或歌
亦非求為決絕者可見
按中孚解異同疏云魚者蟲之幽隱豚者獸之微

賤傳亦云豚躁魚冥又諸解謂江豚知風有自然
之性惟本義則云无知之物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註以孚為上為句乃化邦為句傳本義則以說而巽
為一句孚乃化邦為句云如是其孚乃能化于邦
固也初九虞吉有它不燕疏云虞也崗心于一故
更有他求不能與之共相燕安傳本義則云虞度
也度其可信而後從也既得所信則當誠一若有
他則不得其燕安矣我有好爵諸家多以為爵祿
之爵惟本義謂之德音與爾靡之疏云靡散也

吾願與爾縻者分散而共之傳則云我有而散亦
縻縻悅好爵之意同也本義亦然六三得敵疏云
三與四俱是陰爻然三居少陰之上四居長陰之
下各有應對而不相比敵之謂也傳本義則云六
三得上九之應為正敵馬匹亡疏云乘二之類上
承于五傳本義則云上從五而不係于初上九之
翰音登于天疏云信衰則詐起若鳥于翰音登于
天虛声遠聞何可以長傳亦云翰者羽翰之音
登于天虛声无實惟本義則云雞曰翰音

小過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

宜下大吉

此小過卦名也王於大過卦下注云音相過之過恐人作罪過之義故以音之則小過之義亦與彼同也過之小事謂之小過即行過乎恭喪過乎哀之例是也褚氏曰謂小人之行小有過差君子為過厚之行以矯之也如晏子狐裘之比也此因小人有過差故君子為過厚之行非即以過差釋

卦名

周宴曰時當過矣不過則不行故有亨道唐凝菴曰國其過而喜川之故亨傳以事則有待過而後能亨者故小過自有亨義

爾康曰小過小者過其常也程子曰高為小者過人為小事過又為過之小、過之事又之雖過其事所合宜在所當過事体適暢亨也人心通適利也不失其正貞也小事大事如不俱無則之事為大過泰過斂之事為小其實体有大小理無大小

徑行直前力量氣概謂之過于大謹慎恰當小心顧慮謂之過于小如下飛鳥之哀可見鳥擒飛而過之之象也飛鳥遺之音程子所謂過之不遠正小過也身過音留陶詩之來雁遺声古詩之曉晴又升此可一證声成文謂之音不曰声而曰音長音在下則清和婉麗曲折可聽若上則喧鳴不聞矣人如身在高處鳥鳴在下声且不聞況于其音則卦象乃指飛鳥則飛鳥乃是遺音以遺音宜下不宜上之理参似小過之道人處小過時以過恭過儉過哀推之此時不過是為正理如其或過亦得恒情不當過而過之而方為不過其脉絡參理中戒慎於為詳細必能如此使得愉快故謙大吉如過于上則高心傲気條理外錯收宮不可勝言與飛鳥音之宜下不宜上一理也

又曰不宜上宜下言為音也大吉者言小過也以喩語解正語以正語解喩語古人立言離合相関圓通不碍世以大吉言飛鳥遂謂上六災青亦言鳥災恐有言飛鳥之為鳥飛最高肌骨也羽一時

林說三陽失位爲男之窮而程子以謂闢之戒都
隱者窮謂三陽失位不可以言男三陽亦失位不
可以言女既曰男則亦可以言女皆失位則皆窮何
以獨曰男之窮也當以前說爲長
古詩曰狐欲度河无如尾何
史記春申君說秦昭王引易狐涉水濡其尾言之
易終之難也韓詩外傳云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小
愈禍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
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正此二句義疏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本義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
孫聞斯曰未濟一運乃人生不可逃罪見未濟方
求濟未濟則已未能而可濟之處明見前途經
是寬廓從其各自散謀不相湊合之中使有藏身
立命定志安心德業无窮之所故曰火在水上君
子愼辨物居方物居方物之未濟愼辨君子之所
以爲未濟

介康曰火性炎在上宜也水性潤在下宜也是上
下者水火之方今未濟火上水下各在其位各居
其分天下有名位之等事序之正所當禀而安者
則成了未濟矣然火本上而在上且不下交于水
水本在下而在下則不上交于上人之位調停而
功用不濟其中間有在上而有二者之人之正者
則有在下而有仰望宗於之道者其間化……論也
故象之有一愼字以看之
初
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子夏傳以柔濟險初始涉者也近淺猶濡尾況其
深遠必不濟矣不知力之極也
朱子曰極字猶言極則又曰猶言界至之謂或云
當作拯字
不知極言不知力量之所極也有竭力盡瘁意
徐進齋曰既濟之初才剛足以有濟又下体離明
也明則知緩急之宜而不急濟故雖濡尾亦終濟
矣而无咎未濟之初才剛不足以濟又下卦坎体
陷也胥陷以濟而急于求濟不知未濟之義則宜

于濡尾而不能濟矣故曰吝
以當卦言之初為始為本上為終為末以六爻言
之上為首為前初為尾為後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得在也卦九二居為居坎險中之有剛之義也然
未濟聖人設坎卦象以為險坎中有[illegible]一道木
濟者君道退則之時也五以柔居君位而一切為
陽之才乃當相應之地當則皆已到有陵上之義
水有較大之勢方很難之時所謂皆才須用九當

盡恭順之道故曳其輪則得正而吉也剛曳其
輪殺其勢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剛過則好犯上
而順不足唐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之時能極
其恭順所以為得正而能保其終吉也于六五則
言其貞吉光輝盡君道之善於九二則戒其恭順
盡臣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

初之濡尾欲進而不能已者也故各二之曳輪能
進而不欲遽者也故曰貞吉

順乎卷曰既濟之諸爻皆濟而初猶未濟故曳輪
濡尾之象初得無之未濟之諸爻皆未濟者也故
初為濡尾二為曳輪以內爻參之
不爽曰初六濡尾與既濟不同既濟之初曳輪則
車不前濡尾則狐不濟誠戒之象也是吾大[illegible]
尾則言未濟之初而[illegible]此故初六濡尾九二曳
險但言未濟之中而初當在下故自當之分[illegible]
得在中故有曳輪之吉
焉求之以既濟初爻曰曳其輪未濟二爻亦曰曳
其輪是何以別也既濟之初將進而為曳者也慎
重之謂也未濟之二自曳而不進者也觀變之謂
也天下惟觀變之士不冒險以輕進故自能相机
而善進此巧處未濟之道也貞也二之所以吉
也二之曳輪既曰吉矣初之曳輪何以得无咎
也蓋既濟之中未濟伏焉曰无咎者言其无不濟
之咎也未濟之中既濟伏焉曰吉者言其有必濟
之吉也二則得中蓋能堅忍以待時者也故曰九
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惟中故正也
何玄子曰四陰居陰陽居陽正可得當位不可[illegible]

虞才自而進至于濡尾本義則云然字未詳疑是
衍字九二曳其輪馮云言其勞也誠本義則云前
自心而不進以為下之正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
川呂云義二而行河憂未濟本義則云或于利字
上當有不字有孚失是馮云所以失濡首之理者
良由信往浮人不憂事變故失于中矣讀本義則
六者終而不及加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是于自
信而失其義

易學卷之　終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繫辭上傳一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
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宇宙之理無不備于天地卦爻之理無不具于乾
坤此五矣字皆已然之辭蓋就卦爻以論乾坤之
理就乾坤以論天地之理如此謂畫前有易可也
謂造化即易可也謂聖人以之作易可也
未矣辭曰當賤以分言剛柔以貴言吉凶以賤言
變化以消息言只是有有卦之論時如此下皆仿
易說此一條言天地萬物一對一待易之象已具
卜居易之前一部易經已列于兩間故天尊地卑
之有易卦之乾坤而乾坤已定矣卑高以陳未有
易卦之貴賤而貴賤已位矣動靜有常未有易卦
之剛柔而剛柔已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未有
易卦之吉凶而吉凶已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翕味於文則曰氣和潤生非也運行寒暑五經通義云日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牽牛水宿也遠人而寒東井火宿也近人而温吳幼清曰艮山在西北嚴凝之方為寒兑澤在東南温暖之地為暑左離次以兑者日之運行為暑右坎次以艮者月之運行為寒也

蘇子瞻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雷霆風雨日月寒暑更相迭作于其間雜然施之而未嘗有擇也忽然成之而未嘗有意也及其用息而功顯休分而

石文則浮乾其首自成男浮坤其首者自成女大男者是乾以其細一陰為之如有坤以其柔順之道造之前已有是道物各付之如是而已矣道人有非然有惻隱之心而未嘗以為仁也有分別之心而未嘗以為義也所遇而為之是亦有物也其惻隱之心成仁分別之心成義

來矣解曰八卦以天地水火山澤雷風八卦之象言非乾坎艮震巽離坤兑也若焦氏以兩相摩而為四四相摩而為八則將下文日月男女説不通矣八卦者剛柔之体剛柔者八卦之性隱則剛柔分則八卦摩盪者兩儀既判氣通乎間交感相摩盪也雖兩間之氣交感摩盪而後生育不窮陽氣之健者為男陰氣之順者為女

又曰摩如一物在一物上面摩旋的意思亦是相交意如今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住

朱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在動物如牝牡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麻有牡麻及竹有雌雄之類皆禀陰陽剛柔下得又以言男加便無陰女便節無陽須要諸有

程子曰震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軋如石相磨而火光出焉蘭操曰雷在地下震在地上陽下動為雷陽上出為震雷以聲則震以形則

張子曰陽在陰外而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陽在陰中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為蘭操曰陰氣本湿陽氣上升蒸則為澤或以坎為雨者非

何玄子曰不言艮兑者艮兑非鼓動運行之物故

不言之其實山澤通氣則雲行雨施是知言雷電風雨足該山澤卽予以元為月以艮為日乃就其運行為象其体仍歸坎離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註天地之道不為而善始不勞而善成故曰易簡順萬物之情故曰有親通天下之志故曰有功有易簡之德則能成可久可大之功天地易簡萬物各載其形聖人不為群方各遂其業德業既成則入于形器故以賢人目其德業

然易謂易畧無所造為簡謂簡省凝靜不煩勞若于物然則不可以知故以易而識知也至于事繁易則不可能必簡省而後可能也復統乾易坤簡各自別言而注合云天地者若以坤對乾乾為易也坤為簡也統之所云者是也若據乾坤相合皆無為自然養物之始也是自然養物之始也

是自然是乾亦有簡坤亦有易故注合而言之也用使聖人俱行簡易法無為之化〇行天地之道總天地之功唯聖人能然今云賢人者聖人則隱迹藏用事在無境今云可久可大則是離無入有賢人則事在有境故可久可大以賢人目之也聖人顯仁藏用唯見生養之功不見其何以生養猶若日月見其照臨之力不知何以照臨是聖人則無為以及天下是聖人不為也初行德業未成之時不見其所為是在于虛無若德業既成覆被於物在于有境是入于形器也聖人之分則見其所為見其成功始末皆有德之與業是所有形器故以賢人目其德業然則本其虛無玄象謂之聖據其成功事業謂之賢也〇若能行說易簡靜任物自生則物得其性矣故列子云不生而物自生不化而物自化若不行簡易法令煩帝則物失其性也老子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又莊云馬翦剔羈絆所傷多矣是天下之理未得也

本義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

爲以易而如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
而不自作故爲以簡而能成物〇人之所爲如乾
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
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
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於內故可久
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謂得於己者業謂成於
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
此則可以爲賢矣
柴中行曰一氣之動則有知覺而生意所始乾實
爲之一氣既感則妙合而凝其形乃皆有作成之
意坤實爲之
張南軒曰事莫非出于是始而乾以易知無當用了
事故而坤以簡能是故享乎力省力不費用然了
者才不斷力不費故動而不用才不斷故功成而
人不知焉
葉亦慥曰所知者卽是親謂天下本然之情以成
崇相通非以依此之迹論也所從者卽是功謂人
下當然之事與我嘗相合非以拮据之力論力故
曰有此本吾性自有之機括
別倚曰淶齋非一朝一夕之功故從心以而後成
鼓論亦非一手一足之力故業必大而後廣
表坤儀以天下二字更曰天下之理便是充滿世
界的道理亦是天下所公共的道理然皆吐分析
有的本是理成人不信其在我反從明白內自起
疑情直捷中自生間阻惟易則坦任平懷不勞擬
議惟簡則應緣併省順事無情無違妙義應現日
前千頭萬緒之理都在此一毫端上收拾盡矣尋
字最要理會在我之理卽是天下之理更無兩樣
何玄子曰賢人者勝人之謂宰氏所謂賢于堯舜
卽此賢字蘇子瞻曰夫賢于人者有意有假於聖人
與焉見其謂之聖人則隆之見其謂之賢人則除
之此近世之俗學者無是論也
爾康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此言乾坤之理從根
源上說而推言人性之本然與德業之自然與天
地合其德爲易知易從乾坤之理如是人所以體
乾坤之理亦如是聖人言語極是渾融乾坤與人

不必分也然乾始坤成以下從天地將次說到人
成位乎其中一語從人兜底歸到參天地總是易
簡之理也
又曰乾知大始疏云初始無形未有營作故但云
知此得始字意然知字之妙尚不探也泥知二字
彷似後儒知行二字然行字不但不可說重于知
且配不得知蓋知字是明透徹此處只有一團大
氣故只言始不言物醒然一覺洞了無遺事之全
事之竟總在一始中其于當行之事自然即行不

待功勉于不當行之事自然不行不待禁遏辟如
人不敢食飲砒霜毒者以其知毒能殺人也豈
其試驗過之然後人而後其敢只可說人有
一知便不待行知全行貫知在行曲知有行貫知
陽明拔此新是勘破知字特迴千古矣于知
知行之說引喻亦精作是作用之作不是將作始
者始其氣也成者成其有也
張天如曰乾知大始疏云初始無形未有營作故
但云知本義則曰知猶主也朱子曰管也可久則

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日其德業本義則曰
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為賢人矣大全
諸解云稱賢人者明乾坤之德之業人皆可見而
至者但言聖人則嫌于必生知安行而後可而進
修之路絕矣成位乎其中疏云成位況立象聖人
極易簡之善則能通天下之理故能成立卦象于
天地之間言並天地也本義則曰成位謂成人之
位
坤作成物虞氏姚氏皆作坤化成物

[illegible]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
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
者化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
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
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
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然以其位近占而顯其時大變化則其具象以此

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
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
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
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項安世曰自象者言乎象至无咎善補過皆解繫
詞之文自列貴賤者存乎位至各指其所之皆論
繫詞之法也

龔氏曰卦者象也其象不同則其名亦不同或以
上下或以內外或以一爻所在或以二体相共或
以物爲容或以事爲義或以柔或以剛或一剛或
一柔或以陰來或以出入或其之体謂上下內外
无不備其而象之辭或介其一或介其辭或不言
爲而皆足以相明此象之所以言乎其象也爻者
以動爲言所謂六爻之動道有變動是也爻者九
六之數也兩地則二四爲六參天則一三五爲九
九六之數其兩卦或則爻在其中矣故八卦則三
畫以象天地人之三才未有爻也至于兼三才而
兩之則重爻爲六畫然後有中爻有初上故道無
變動則爲三才道有變動則爲六爻此爻之所以
變也古者言乎德若元吉休吉大吉中吉終
吉之類雖爲吉不同要之皆爲得也悔吝者憂虞
是也橫而大之則爲得失也善補過者止于當則
其得全之則人以爲休而依之過于當則其行於
缺則人以爲咎而遠之惟從其缺而補之然後无
咎

朱梁山曰象言象爻言變則吉凶悔吝无咎之辭
皆備矣故吉凶者言乎卦爻中之得失也悔吝者
言乎卦爻中之小疵也无咎者善乎卦爻中之補
補過也凡經卦文之名義大抵吉凶悔吝无咎之
名義

侯果氏曰二五爲功譽位三四爲凶懼位凡之得
位則貴失位則賤

楊龜山曰陽大陰小如何曰齊如分辨之義泰卦
爲大否卦爲小又曰齊又不是整齊如協字旦分
辨字

廣翻曰介纖也介如石焉斷可識也存乎介謂識

小疵

楊誠齋曰讀謙復之辭者如行夷塗如遊陽春如對光霽同孔何其氣象之和樂也其辭夷易而指人以所之之得且吉也讀壯利之辭者如涉風濤如履霜雪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凜栗也其辭艱險而指人以所之之失且凶也朱氏曰辭有易者之于吉也所謂能說諸心也辭有險者之於凶也所謂能研諸慮也

吳園之曰此可見聖人繫辭无非示人之向往當由乎易而不可入于險也不險其辭則使天下狎意而無震懼之心不易其辭則使天下亡趨向無所企之策險易自當兩在而不廢故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鄭孩如曰各指其所之不可謂大者皆易小者皆險益大亦有險情小亦有易情也辭則各隨小大之卦所向之情險易而指之言皆是皆引之指隱然使人知所趨避意

尔康曰爻有貴賤陰不必賤陽不必貴下不必賤上不必貴視其所居之位以為貴賤爲位之貴者多在五爻五爻固无定在初二三四五上皆可爲主惟其時物耳侯果功否凶懼之位亦是若以陽得陽位陰得陰位爲貴賤者非也

又曰大小言一卦之体也李衡氏言易于小事不忽于大事不驚視履尊位與居家同視征代天下與折獄同視享上帝養聖賢養萬物与飲食同知此則知顏子與禹稷同曾子与子思同故存乎卦之小大則見之小人者失意甚雅妙然如此則无小无大五作平等觀是說本理而非解本旨也予意其理雖一而卦体不同如大有畜大之卦謂雖或小而所記者大小過噬嗑之卦雖有大而所記者小以小記大以大記小不同而卦大自是足大卦小自是選小齊于卦也齊字註訓辯不如本義訓定爲妥

又曰吉凶在卦上象上已能現昭然指之于辭更爲親切曰辯則不止于現法已也

又曰介之一字極難識分如虞翻則曰纖介是言其小翼易則曰洛口介則分明是言其别胡氏則

曰介在疑似之間是言其微介得分明是正說也言
小言微據是一說
人曰人有過時无可救援止是一一悔為去非入是
故見為人之將悔則須興心怯意然為警惕然不
能猛厲號呼則在己者易入于忘去而苟安在人
者付之不見則而難醒寤須震動一番鼓風雷而
見日月居恒痛自切責吝乃欲成當治人更民吏
不妨明白告悅與天下共為指摘方能感動於天
一摺父老揮淚反逆投戈則震之為无咎大也

張潘氏曰俠誤識以衣者宋知死生為一帶云此
章三章也上章明吉凶悔吝係辭之義而細意未
冬故此章更委曲說卦爻吉凶之事是以義理深
與能彌綸天下之道如說術蔡知死生之說本義
則以象者莖指其所之為一一章云釋卦爻辭之通
例齊小大者存乎卦識云齊辨也本義則云齊猶
定也憂悔吝者存乎介識云介謂纖介謂小〻疵
病能預憂虞悔吝者存乎細小之疵病也本義則
云介謂辨別之端

右第三章

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于天文俯
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
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永康曰易之道與天地相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此易字蜩雲峯以為指易書不必泥三聖說易有
自天地說者有自聖人說者天地為易聖人為用
易說自然即該鬼然說聖功即該天道分析不得
蘇君禹曰此易字不必兼定卦爻是也

熊南沙曰吳幼清曰彌如開弓愈開愈滿綸如合
絲漸合漸大充而廣之與天地一道其言似矣然
彌本弛弓以為張弓猶言也已弓不曰彌如弛弓
愈反愈合乎義彌以反本綸以致用言也
以包括得各解彌字即拄傳僖之義若依朱子
解作彌縫之彌取其無縫瑕空隙合來方盡
來梁山曰準者均平也言易之書與天地均平也
彌者彌縫包括周密合萬為一而渾然无欠即下
文範圍之意綸者絲綸條理分明析一為萬而燦

然有倫即下文曲成之意猶綸天地者如以乾卦言為天為圜以至為木果即一卦而八卦可知矣如以乾卦初爻潛龍言在君得之則當傳位在臣得之則當退休在士得之則當靜修在商賈得之則當待價在女子得之則當從則在將帥得之則當左次即一爻而三百八十四爻可知矣豈不彌綸天地

天高而易見故用觀字地遠而難窮故用察字觀察非有淺深或曰文有形可見故曰觀地無迹可尋故曰察矣因之曰幽明者陰陽之斷晦也人人視幽明為二途以幽自幽以明自明聖人却于天文地理中自幽至根立撰之妙故曰知其故

業爾體曰陰陽之變有始終有于體質則有生死始終猶起止原反是起頭一頁有到底尾予曰又如折轉來謂推原其始折轉來看其終如由頭之義程子曰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何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

易鏊曰衆人生而不知所從來死不知所從往哉然昧其然覺所謂流浪生死者也聖人原之而知生之所以始反之而知死之所以終即終始而知其有無始無終者在即生死而知其有不生不死者存

朱子曰精魄也耳目之精明為魄氣魂也口鼻之噓吸為魂二者合而成物精虛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不之矣魄為鬼魂為神禮記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註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韻書云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漸肖兩

朱子曰魄性靜魂性動易學曰魂依氣魄依体魂者陽神魄者陰神魂如火魄如水魂主經營魄主受納自之能發動為勇決故多有亂之所為也為魂有記性不忘事皆當專注不斷精之所為也為魄魂靈智魄靈愚

蘇子瞻曰衆人之志不出于飲食男女之間乎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強其資約者其氣弱故

氣勝志而為魄霊肹則不然以志一氣而明在躬
志氣如神故志勝氣而為魂衆人之魂為鬼而霊
肹為神非有二也志之在所者異也
林子曰自太虛中來者元神也知晝日夜而元神
造化為識神矣故其魯也即從識神而変移伏四
生六道亦從遊魂而変故孔子曰遊魂為変
陰君敘曰天地間有一等精氣凝結有形有声的
鬼神謂之物太史公所云類有物焉之皆是也有
一等有然後然隱々然々游移往來似有奇異此
是非魄非精氣所結可謂之変而鬼神情状尽于
此而皆皆如前說且此乃見死生即且情状二字
無有落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
遍旁行而不流楽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
変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
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蘇東坡曰天地與人一理也而人嘗與天地不相
似者物有以蔽之也変化乱之禍福劫之所不可

知者惑之変化莫大於幽明禍福莫烈于死生所
不可知者莫深于鬼神知此三者則其他莫能蔽
之矣苟无蔽則人固與天地相似也
方孟敘曰太極元象獨有虛圓之妙通隔於造物
但其結象之所在乃有陰陽之道可指上習元体
微有霊明之發吐露于化育但其合体之所在乃
有仁愛之道可名故無心之善於本以其為物之
自有者為周全我有智可用則特周之天下使為
不濟當体之主達本以其萬物之皆備者為濟全
代給智為而則所済之天下使有不同指求不過
二字正見知与道相準處
何以乎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
之数無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是知足周乎萬物
也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断天下之疑
是道足弘濟乎天下也
異同之曰旁行不流本是旁行却又不流了説
蓋于圓活変通之中不失萬世經常之道拯扶更
熟兩様本以義旁行為行撓只是于旁行處誤植

字只親切耳非謂處處可無权也权字只可出下
流不可貼參行酒番會
又曰天與命雖分屬理數然命非一身之數乃宇
宙間盈虛消息之數宇宙變態紛紜不齊總來無
出于理數之外者樂天知命則任其所值但以理
之當然者付之數之必然者處之又何憂之有樂
天知命是一套事
來坤儀曰晝夜本相反者以道言之則境有常明
理無間斷曰通而知者昏明異境而了：常顯通

參休遂而怡：常覺也
爾康以凡人又愛生係戀生執着流于偏入于邪
者有之聖人對人不同而聖人則無以對于人也
聖人能愛自敦仁中出其敦仁又從安土中見說
凡人以情徇情而聖人以理出情凡人喪心而聖
人安土：：有流行坎止無不樂也：人：然仁而
聖人敦仁：：：旨親疏大小靡不愛也大如是謂
之能愛安土則觸處生情敦仁則從見皆性故能
愛人知聖人能愛而不知其安土一時一地隨緣

可駐小想懶忘卻事生感卻感成　此室遺之
間從慈悲廣大心中使流出凡許安排處置出來
故擇家三日不留恭下惟恐為情所累使性有染
者聖人安土敦矣惟有恐情有不盡使事有缺陷
安之為言無適而無矯勉最得聖人性体之妙無
衆人不同而與佛氏異者惟此
天地之化渾：不窮何處其化部默似乎有過差
惟明其時經其地然後天有個春夏秋冬地有個
東西南北如一爐金汁鑄瀉成器使人模範匡郭

自各有其節而不過不過只化氣化流行處有個
限制隨時變曰處處形之所自出圍範之限
因謂括字曰範自形之使有体圍者制之使有方
葉小鶴曰曲字最柬物有萬不齊詎執一法拘定
去或就他不見有道而委曲成全則其性而各成
之自得有多少委婉纖妙在內此聖人曲成萬物之
命也惟曲成故不遺
爾康曰樊尚默曰晝夜之道微乎微乎昔為以八
卦上下周匝圍之而曰通知晝夜也嗚呼此豈在

陽不生造化全体真形相呑相入無一點不當對皆個一手成就的次序自有天然天然自有次序知一陽動時是在何處動卽物中五陰之宅也否無此五陰亦陽惡何主腳此時已有真主午之下一陰初入時也此是衣根精意密客知生一念不知死一道活入見明處不見的處住着不知天之者不知性近日有陰陽惡方位月令納甲等書咪都瞷目將陰陽改殺扯長以致陽則無陰陰則無陽夫陽生于陰陰生于陽兩㕛不可離者也故道

其十陰而行于陽生其全無首下能有此語要當補一句云其十陽而行于陰也只將本前六畫看此前六畫係陽先後數之例知其無端矣

蘇子瞻曰陰陽果何物哉雖有婁曠之聰明未有得其髣髴者也陰陽交然後生物物生然後有象象立而陰陽隱矣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然謂陰陽為無有可乎雖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謂之陰陽與不見陰陽之髣髴而謂之無有者皆惑也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

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喻道之似莫密于此者陰陽一交而生物其始為水水者有無之際也始離于無而入于有矣老子識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于道聖人之德雖可以明言而不囿于一物若水之無常形此善之上者幾于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陰陽之未交廓然無一物而不可謂之無有此真道之似也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

見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道而謂之仁智者見道而謂之智夫仁智聖人之所謂善也善者道之繼而指以為道則不可今不識其人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可以為其人則不可故曰繼之者善也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昔者孟子以善為性以為至矣讀易而後知其非也孟子之于性蓋見其繼者而已夫善性之效也孟子不及見性而見夫性之效因以所見者為性性之于善猶火之能熟物也吾未嘗見火而指天

下之熟物以為火可矣夫熟物則火之功也故聞
性與道之辨曰雖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声也
性之似則聞也有声而後有聞聞有聞而後有声
即是一者果一乎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
弘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皆其所以為人
者也非是無以成道矣
何玄子曰曰善曰性孟子之說實原于此但性中
有善而孟子即以善指性似不如聖語之渾成宜
乎來異說之紛紛也至其後始變其言曰乃若其
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夫子想像之曰乃
所為善而不實際之曰性善則孟亦乎有見于此
矣
陸庸成曰繼字與是兩間一字所謂天命仁之也
成性則所為物與元亨也元統天而為善善主心
而為性其陰陽五行初無所總曰純其陰陽稟受
各遂生理曰成故善者性之原也性出于善而性
則已落于質中矣
性而曰成原是完全的純粹通人物去便落氣有

純落氣質便有偏全純有偏全便分仁知百姓然
仁知雖偏偏即是道百姓雖不知不知即道乃知
斯道無所不在垂在道無不在不垂鮮能上矣因
之曰學者之病若大乎即未到之見以為真高大
到之善猶可言也即未到以為真明終蔽矣所以
聖人把這仁知兩樣人並與日用不知之百姓一
類同看
何玄子曰顯諸仁藏諸用二句乃首句之義疏也
蓋上文因道之難知而慨知道者鮮至一陰一陽
之所以為道尚未明言故此復詳繹之夫自動靜
無端陰陽元始者也以為顯也而藏者存以為藏
也而顯者露仁者化育之心則育造化之功仁本
在內者也達而在外見顯其所藏之仁萬物之出
機也用本在外者也欲而在中是藏其所顯之用
萬物之入機也本乎天顯諸仁以此而貫藏諸用
以貫而隱隱顯一藏循環無端一出一入是化矣
測所謂鼓也鼓鼓鑄化老子言橐籥取氣出入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以見其莫之鼓而鼓也

侯果云聖人成務不能無心故有憂神道鼓物寂
然無情故無憂程子云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
心而無為夫道既不與聖人同憂則為物之鼓于
道中者方且其極于自然不知所謝聖人尚不足
方而况仁智人乎
易傳曰仁知各知一見何性又如知一也
黄庭堅曰一顯一藏術深無端一出一入變化莫
測所謂鼓也别傳曰鼓兼二義鼓舞之鼓乃氣机
之橐籥憂鼓舞之鼓乃性体之流行舞蹈康節曰
聖人体道以為用則不能無經營之憂神道鼓物
寂然無情
真西山曰此雖言易然易也天地也聖人也一
而已天生物無方天也之大業也功及萬世人
之大業也運行不息人也之盛德也終始無方聖
人之盛德也學者有志于進德修業亦以此也
聖人為法盖非留有不可以言大業非日新不可
以言盛德也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
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疏生生不絶之辭陰陽變轉後生次于前生是萬
物恒生謂之易也前後之生變化改易生必有死
易主勸戒奬人為善故云生不云死也
註神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為言不可以形詰
者也故曰陰陽不測嘗試論之曰原夫兩儀之運
萬物之動豈有使之然哉莫不獨化于太虛欻爾
而自造矣造之非我理自玄應化之無主數自冥
運故不知所以然而况之神
集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天生也之生之謂易
程子曰天地有陰有陽有一以有二既有一二
便有三也已此更無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
生生而字從跋易字生生即是易無兩義
成者物之始既謂有物之形便不是乾成坤之已
物初出時皆混混以成象以其性情未形名之
乾及其漸長發而形体皆具以後言以具乎而有
通名之坤
程頤承曰生生之易論其理也有理斯有數數乃

陰陽消息易數也推極之可以知來占之事也作
实指占筮之占也通變通數之變亦易變也變有
不與時偕極者通之即成天下之事非以所占卦
變而通之也蓋此章全是論陰陽之道而即其名
義以探指意焉本及畫卦筮尸以後事也
丘建安曰上言易無体此言生生之謂易引其坐
生所以無体上言神無方此言陰陽不測之謂神
唯其不測所以無方言易而以乾坤所之乾坤毀
則無以見易也言神而以占事先之占事則神所
託而斷者也神易用而變化無窮其實則不起乎
陰陽兩端而已
龔煥曰數者造化流行之所可見之迹也蓋是
虛有數行乎其間極是理極是數之根源也惟極
其數之根源而造化天人之理皆成一片即入八
一此數而數以之成也已而已極矣
極數知來便是占故曰之謂之謂者言其知此是
也故曰一也今以極數外有知來將數知來外則
有占非也

李貲乾曰通變者通其變也其變時通不可蓋變
通乃自然之數通變有作為之方
趙虛齋曰兩在不測不可謂道在陰又在陽只是
陽中含陰不可測其為陽陰中含陽不可測其為
陰不測處便是神
張洪氏曰按註疏以顯諸仁至之門為一章云此
第五章也上章論神之所為此章專明易道之大
與神功不異也本義則以一陰一陽至不測之謂
神為一章云道之体用與其所以然一陰一陽之
謂道疏云一謂無也無陰無陽乃謂之道本義則
云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
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
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
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
之善配至德
朱康曰廣謂其內涵蓄無邊大謂其外包括無盡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脩著

繫辭上傳二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也

朱子曰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地者陰之
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
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
乎地所謂地數五也相得如兄弟有合如夫婦言
以相得則取其奇偶之相為次第謂其類而不容
紊也有合則取其奇偶之相為生成合其類而不
容間也相得有合四字從吾所聞之說又云相得
有合在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
水便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
壬合戊與癸合便是各有合也

郭鵬海曰相得是一六奇數同處其方不相妨害
有合是一六奇數一生一成兩相配合天數五二
句是分言此二句只合言耳

為理氏曰河圖陽數一居北三居東五居中七居
南九居西此天數之五也陰數二居南四居西六
居北八居東十居中此地數之五也一與五相得
合而為六又一與四相得合而為五一與九相得
合而為十二與五相得合而為七二與三相得合
而為五二與八相得合而為十三與五相得合而
為八三與二相得合而為五三與七相得合而為
十四與五相得合而為九四與六相得合而為十
又一與二相得合而為三一與三相得合而為四
一與四相得合而為五一與七相得合而為八一
與八相得合而為九一與九相會而為十得之
三四五相得相合皆然所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也天數積一三五七九為二十五地數積二四六
八十為三十總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自一
而兩儀而三才而四象而五行而為斯為斷為萬
物所以成變化之道而行鬼神之靈也

得八老陰得八三少陽三其八得二十四三少陰
三其八得二十四此体數也用數則不能無增損
于其間体數則陰陽各半用數則陰侵陽〻侵陰
是以少則陽少而陰多少陽所用二十四而少陰
陽之四蓋于少陰則少陽二十而少陰二十八也
老則陽進而陰退老陰之四歸于老陽則老陽一
十而老陰四也以此證之則再變三变皆當掛一
也
京君明曰凡五十其一不用天之生氣將欲虛來

實故用四十九焉
王輔嗣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
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通之非數而數
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夫
不可以無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極而必明
其所由之宗也
異皆曰四十有九一生主五十有五〻是主合而
未分象太極也分而為二象兩儀矣別脩以未分
以前是渾沌之天地既分以後是開闢之天地皆

解曰天地數用定位全在一分字上象兩之說下
專指兩儀對待言
則然曰掛一之一其數亦止于一耳何以謂之象
三非人居天地之中之謂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
以寧人得一以靈天地人總歸於一故曰象三或
曰天在上地在下而獨人能然當中能參之說故
謂三分則並在掛字上有獨主兩斷之意
歸熙甫曰四十有九將用變在掛一掛一將用變
不在一變而在二變三變必揲四者四十九之數

去初掛之一則為四者十二以四數之則變也故
蓍策以四為二也滑解曰四時迭運無須斜待時
揲四之法往返循相仍不容有違出之其也以
時象也分明重揲之不是以四象四之說
滑解曰猜四揲之策但是陽指歸餘之策但此于
故曰歸奇天地之數奇為主大衍之數亦奇為用
必以歸奇之策定數者非取餘不取止必其用奇
不用偶也或謂歸奇而不用象閏餘而不用不知
無閏不可成歲揲蓍之法都是寄以分揲扐歸是

六爻老陰之策其存者大抵一爻有八六變六爻
皆少則二十二策矣又通三爻掛一之策爲二十
五除二十五策故其揲餘者共二十四策猶六爻
得百四十四策本爻所云四九皆九同四策所云
四六皆六乃四策所云三奇則九每一奇皆三
策所云三偶則六每一奇偶皆六策
余是實意以徵星之數凡萬一千五百二十此數
無與于易亦可見天地自然之數矣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
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
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
知神之所爲乎

朱子曰四營者四次經營也分二者第一營也掛
一者第二營也揲四者第三營也歸奇者第四營
也易變易也謂揲之一變也四營成變三變成爻
一變而得兩儀之象再變而得四象之象三變而
得八卦之象一爻而得兩儀之畫二爻而得四象
之畫三爻而得八卦之畫四爻成而得其十六者
之一五爻成而得其三十二者之一至于其八十
二營而成十有八變則六爻見而得乎六十四卦
之一矣然方其三十六營而九變也已得三畫而
八卦之名可見則內卦之爲貞者立此所謂八
卦而小成者也自是而觸引而伸之又三十六營
九變以成三畫而再得小成之卦者一則外卦之
爲悔者亦備矣六爻成內外卦備六十四卦之別
可見然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而觸類以長焉則
天下之事其吉凶悔吝皆不越乎此矣

張氏曰或曰四營以求之者上文揲四之說加四
九成老陽四六成老陰四七成少陽四八成少陰
是爲四營營者度也乾坤之策以四計之而成
二篇之策以四計之而成一卦之策以四計之
之而成以四營之使成一部全易故曰成易
張氏曰成曰先成卦而後言小成何以啟此聖人
化工之筆也下先下成卦二字則下文八卦二字
無從起且又無以起下文之引伸觸類故知引伸
二句一貫說下言引此小成之法而伸之以觸此

乾兌爲老陽乾得其數而兌得其位故乾爲九而兌爲一坤艮爲老陰坤得其數而艮得其位故坤爲六而艮爲四坎巽爲少陽坎得數而巽得其位故坎爲七而巽爲三離震爲少陰離得其數而震得其位故離爲八而震爲二分於六七八九之四以爲乾坤離坎而在四正之位依一二三四之次以爲兌震艮巽而補四隅之空則所謂先天之八卦是也宋儒之詮釋如此而吳氏澄則以爲羲皇平日觀于天地人物无非陽奇陰偶兩相對待凡

河圖之數而有契焉于是作一奇畫以象陽作一偶畫以象陰加而倍之以成八卦又加而倍之以成六十四卦所謂因河圖而畫八卦者此也此論殊得之謂必拘拘以圖配卦則未[illegible]永樂直擬圖書爲不足信則以二圖之縱橫曲直妙合自然明是天不愛道何煩贅說哉蓋嘗反覆思之孔子所以引河圖之數于大衍中者正爲大衍之揲法本河圖而生耳其實于卦無與也然河圖之數五十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何也蓋河圖各

書皆以五居中爲數[illegible]宗圖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illegible]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惟餘五十則以五十之所乘者五故不用五也然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之占故又[illegible]天一而用四十有九爲一者數之始天下之數無窮而一無爲故虛而不用所以象太極也所謂參天兩地已是虛去天一之數但用天三地二耳大衍之說如此諸解紛紛今皆不取惟蘇子瞻

註云五行之數始于一而至于五足矣自六以往者相因之數也水火木金得土而後成故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五無定位乃成爲九皆取水火木金四者成而土成矣故得水之一得火之二得木之三得金之四而成十言十則一二三四在中而言六七八九則五在其中矣大衍之數五十者五不特數以爲六七八九之中也一二三四在十之中然而特數者何也水火木金特見于四時而土不特見言

以時之以乘出而言土寄王以乘四時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皆有以占之而土爰稼穡曰于之稼穡而已故曰土无定位無成名无為非是說也與大衍變河圖之旨殊合符取焉爾

張舉氏曰據註疏大一節在第十章子曰夫易何謂者也之有天數五節在大衍節之後本義皆從正文註疏以知變化之道節屬下章在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之前程子曰今與上文相連不合在下本義從之又註疏以大衍之數至祐神矣為一章云此第八章明占筮之法揲蓍之體顯天地之數定乾坤之策以為六十四卦而生三百八十四爻本義則以天一至神之所為乎為一章於此第九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無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註韓康伯曰夫非忘象者則无以制象非遺數者无以極數至精者無籌策而不可亂至變者體一而無不周至神者寂然而不應斯蓋功用之母象數所由立故曰非至精至變至神則不得與於斯也

易道以理揆占辭象變占四者皆易書之所具言辭即畫之理數精微者即易之理數自其象卦畫之理數形以占即畫之理數相推生出分之辭象變皆就已畫言占則就未畫者而推例于已畫乃辭象變之本原也若只言辭象變而不言占則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疏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者謂天生蓍龜聖人法則之以爲卜筮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者行四時生殺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者若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是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如鄭康成之義則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國以爲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輔嗣之義未知何從○莊氏云四象謂六十四卦之中有實象有假象有義象有用象爲四象也今於釋卦之處已破之矣何氏以四象謂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一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二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三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四也今謂此等四事乃是聖人易外別有非專易内之物

何得論易有四象且又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然則象之與辭相對之物辭既爻卦之下辭則象謂爻卦之象也則上兩儀生四象七八九六之謂也故諸儒有爲七八九六今則從以爲長

正曰蓍龜策士寸上蓍皆叢生百莖下之則應大衍之數五十龜背之文中間五段兩旁皆四段周圍二十四段腹之文十二段總而計之四十九段則應大衍虛一不用而用四十有九之數盡皆

神物也

俞玉吾曰變化謂四時也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是謂變化聖人效之如卦爻之動靜盈縮效天地陰陽之變化日月往來消盈朒蝕循其變則吉失其變則凶以天之垂象以見吉凶者也聖人作易而指人以吉凶所以同患者觀有象也

朱子答曰易于吉凶有以利言者有以情遷言者有義命當吉當凶當亨當否者一似負勝而不已非聖人不能定之也定之者所以斷之也

決錄曰神物者何者龜也或曰背載生百莖下之應大衍數五十龜背文股五兩旁各四周二十四復十二應大衍用數四十九之也者蓋也故天地之變化也象皆像也不言而以象告也其初法以故天也四時以畫乾坤變其氣象日月以畫卦說亦多端大于顯以端史彖象時畫成乎以八卦與方錄及卜法校義故成說河圖亦人所校非也閩訓曰五十五皆為河圖四十五皆為洛書劉牧兩易而朱震因之說皆就圖其列數是謂訓為龍

疾又異者曰四十五數者子華子大戴禮乾鑿度言之易不言與非易數也孔安國注洪範乃曰禹時神龜負文禹因第九數禹貢但言導路不言出書安國何據耶今觀易文圖書義時其有也劉歆皆術安國之說則義時未有洛書不亦誤乎大河圖洛書之有數安測之徒為從而知之而圖之數十書之數九又果何所據耶書顧命曰天球河圖在東序河圖亦玉也河圖玉之有文洛書石之有文聖人明其文以畫卦耳無五十五與四十五之

之數也通按三墳言伏羲三十二易亦本乎生月兩降日河汎時龍馬負圖始畫卦禮含文嘉云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人慕宇記伏羲于蔡水得龜因畫八卦有攢若是則是必待圖書然後見取以畫樵時大傳有明文已成曰易深測可測合四象之數可以定八方之位洛書有五行之數可以協八卦之象亦通

出圖洛出書

蔡虛齋曰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洛書而虛其中五則亦太極也非以洛書之中五河圖之十五與十為太極也是去其五與十者不用而使中空以為太極也蓋太極無象故虛之

又曰河圖洛書之奇偶各居二十者蓋河圖既虛其中五與十洛書亦虛其中五則陽數只有一三七九合之為二十陰數只有二四六八合之亦二十兩儀之象也

又曰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蓋六七八九實

因中宮之五而得故一者六之所因二者七之所
因三者八之所因四者九之所因一二三四即在
內之六七八九也故可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
切間有似涉于穿鑿細求其故乃知其一出于自
然之理也
又曰洛書以一二三四而合九八七六縱橫十五
而五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其數始于一終于
十本是一個混淪之物也故一必合九二必合
八三必合七四必合六今洛書亦一與九對二與

八對三與七對四與六對是其理也
又曰河圖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坎離補四隅之
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謂析二七之合則七
仍居南為乾而移二補東南隅之空以為兌析三
八之合則八仍居東為離而移三補東北隅之空
以為震析四九之合則九仍居西為坎而移四補
西南隅之空以為巽析一六之合則六仍居北為
坤而移一補西北隅之空以為艮也
又曰析四方之合補四隅之空語然氣勢相違蓋

析四方之合就以補四隅之空也蓋一與六合與
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今析去其所合者為此
六七八九不動以乾坤坎離卻以所合者補四隅
處以為兌震巽艮則離與震仍居少陰之三八艮
與坤仍居太陽之一六與乾兌巽以之陽卦亦各
宮六七八九之陽故但見少陽位則以陽主動故
耳
又曰以卦配數離震坤艮因而乾兌巽坎與
又曰以橫圖視之乾兌二卦太陽宮所生也而註

曰四九者九正為太陽之數四則九之所因所謂
六七八九十皆因五而後得者也故四并九俱為
太陽數離震二卦少陰宮所生也而註曰三八者
八正為少陰之數三則八之所因也故俱為少陰
數巽坎二卦少陽宮所生也而註曰二七者七正
為少陽之數二則七之所因也故俱為少陽坎艮
坤二卦太陰宮所生也而註曰一六者六正為太
陰之數一則六之所因也故俱為太陰數
又曰以二圖之說各配其卦則橫圖以太真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繫辭下傳一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鄭康成曰卦始于三畫未有爻也因而重之其体有上下其位有內外其時有初終其序有先後其數有六九而爻在其中矣

李舒山曰象有實理之体爻有時義之隨繇象約曰大八卦備天下之理而未極其變故因而重之以象具物則見其器通以爻看變將來功則未判上義所在各异

蘇君禹曰成列則象自見剛柔相推之變亦在成列因重之外聖人觀象係辭焉而所以鼓天下之動故曰動在其中凡動字與下文生乎動天下之動三動字俱同非指當動之爻彖之說蘇子瞻曰有辭可係未有非物者故纖悉畫介石皆爲有也

者也非必運行而後爲動也

式列重卦夏商各有首卦必有一定之序自不易之理第不可考若周易定以離南坎北爲式列其則重之法八卦相錯一語盡之爲乾錯坤屯錯蒙邵子六十四卦似已不差第儒者分加錯綜二字不以乾坤爲對以屯蒙爲綜而不謂錯者其實錯者則錯之義此卦陽爲乾對卦陰爲坤是陰陽相錯也此卦屯爲水在上雷在下彼卦蒙爲山在上水在下是上下相錯也若以乾一兑二依邵子之序終恐未安　商求、

何玄子曰八卦者三畫之卦式列皆謂乾一兑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同次之下列既成則所言兩儀也四象也四象生八卦八卦之列既成則無容之象且載于陰中矣如說卦所列乾爲天又爲有大爲爲之類則如八卦而推之每卦各以八卦加于其上則爲六畫之卦凡有六十四卦每卦六爻一爻各有一義則三百八十四爻之理又畢備于其中矣所謂因重之象以邵子次序闡

觀之似爲親切而排之者亦復不少邵子之言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夫一分爲二者依二分爲四者象四分爲八者卦此傳文所有也若十六與三十二何名乎乃邵子肇造丹其彈來射者以此雖然或即加一卦于一卦之上未必如邵子之逐爻漸生不可知循自然之象熟玩有之矣雖存之何害甚矣近儒之福也善乎朱子之言曰若旋生逐爻則更加三変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変便成六十四卦雖有自然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真衆之使然後先其可冬天下之變之以邵子之前[illegible]重卦者多只是說乾天八卦于內每卦上復置八卦於外而後得六十四卦是出于人爲與此之天然者不同矣此語殊有義理請以邵子所圖者熟讀于心知六畫卦有自然之位序而不必揉十六與三十二之痕可也

何玄子曰重卦之人王弼虞翻孔穎達陸震牘德

明以為伏羲鄭康成淳于俊以為神農孫盛以為
夏禹司馬遷揚雄皇甫謐以為文王今按首大而
説云龜筮協從則重卦其来已久周官三易其經
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亦重卦也斯而雖叙吟文
雖演易原非重卦之人至若孫引神農尤無稽杖
按淮南子曰伏羲為之六十四変周室増以六爻
所謂六爻蓋指爻辞也然則伏羲既畫八卦即自
重為六十四卦淮南北諸儒最為近古所傳當得
其實

剛柔者立本者也変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
也天地之道貞観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
動貞夫一者也

註歸泉伯曰貞者正也一也人有內則卜之卜與
筍言則卜雖卜亦必皆直之交而不累于吉凶者
其惟貞者乎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萬変
雖殊可以執一御也

按卦之根本皆由剛柔陰陽而来変通者趣時者
也其剛柔之氣所以改変會通趨向卜時也故凡
之初九趨向勿用之時乾之上九趨向亢悔之時
是諸爻之変皆縁趨于時也其剛柔立本者若
定體為乾若柔定体為坤陽卦兩陰而一陽陰卦
兩陽而一陰是立其卦本而不易也則上八卦
列象在其中矣是也卦既立文多不又見隱其
時故畧例云卦者時也変通皆趨時者也時其
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卦既揔立一時之則
一時之中各趨其所宜之時故畧例云爻者趣時
者也

沈貞之為訓：正訓一正者体元婚中一有法
妄一審然定處任運而行者也凡吉凶有由於動
未有守貞静假可吉可凶之有是貞未浸一山吉
凶也吉凶能[illegible]
吉凶之常者[illegible]
胡雲峯曰貞者正而固也本義曰正而當守然則
者人事之當然當者天理之必然天下之物非吉
勝凶則凶勝吉二者常相勝而不已然亦天下之
正理也人之所為正則吉不正則凶雖其物亡作

而非必取之比也
焦循氏曰茅正則曰十三卦京近世學者所皆指
而其說九為不過也頗始為綱皆中畏始為本知
爻易嘗帝九升好為久實其後乃有無惟十為口
杵孤矣當定懷字考于易乃也也口形以之相近
學者衷于異說欲大而反小之也學者衷于異說
試有之矣以為元亨至形相近斷其言亦大過矣
朱先生尚象之旨于須睽大壯大過共五卦直
以義訓之則既已非尚象矣然語錄紀其語曰直

予有良嘗疑之以為蓋取諸三言皆以意爲之
之時人知蓋而已不知其有所取者乎以易
直此以其時作合易卦者也十三卦而後聖者
言之策以亦大過取其後見聖人之意精用于此說
之俟學焉
相謂用也猶言猶相天地之正也亦上下為中卦
二十一中、支十九離益噬嗑乾坤渙隨豫大小
過壯夫十三者上古聖人王天下之業也復論復
恒損益困井巽九者中古聖人處憂患之德也然

爻中否九五中復初九言乎其否泰在其中矣言
乎其復利在其中矣聖人之有心也業足以亦德
之以守己者乎之易者傾之是則聖人輔相天地
之謀也
易相儀之一十三取九德
儀曰易之所欲大見者業也業大見而易可以王
下易之所不欲為否者德也德為否而易不過以
與其憂患而已以易王天下則易常求陽而尽利
以易與憂患則易當保險而退藏尽利之及于物者

但少也是藏之因其身者已過也雖中材而安蹤
世皆本有功於上智而險之時懼求己過己人所
求存乎有功中其孔當而取各存乎己過則其思
約而持小聖人之用易亦代是也是故易有功
制適應多應少之休也今大亂中有媾除之病也
離者自明也益者大作也噬嗑嗑物成德也而有
蠱也隨利行也豫音樂也大壯尽力也小過大過
人之雜否者也睽不恃徒也共者述志也凡此十
三者觀頁嘉娛決議故岸其音角徵春夏之儀什

易林曰出入正變之所適變易中之大本實變之所在也持法度告人者人而不天人或以悠忽之變易中之度大則也入心之天適于易之大自不得不凜：以供承之

李彭山曰師者教之道保者保其身也此以此法嫌于外有言臨父母以教愛本于天性皆言以明知懼之心乃道之自然不能已有其出于外之要峄之

沈德培曰此章要有不可為典要與既有典常二義融通便无碍了不可為典要者則此非文之變也既有典常者亦此非之之義一十又日來始有定變而變實本始无定理所謂會通典禮是也易中言而神步首如言方知言自暢加言有本如言趣時通理參是假不定的卻是定的隨其定的又卻是不定的易者隨時變易以從道者也故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

張氏曰典常即在惟變所適處看出易推千里而此不可為典要然皆惟變所適是其典常之時說每謂變无常而辭有常故聖人教人諮詢以求卦文之義似此則變與詞有二矣不知易之辭寓于變易之變斷於詞：之所指卻自之所還宗分曉

蘇子瞻以既有典常屬易書以道不虛行屬易爻

按其字指上易變言在易為道斷該此道以救世則為度為外與出入二字相連實有有易變推到人事上去如云出而作外入而作內是也知之一字亦要玩味在懼知之中然為從懼處

張洽氏曰按既以易之為書立思通平矣為一章云此章七章云明易皆体用也本章則以易之為書全道不虛行為一章云此章八章易之為書也不可遠既云不可遠離以明物象乃為易也不是則云遠於忘也三山林氏曰易之所言无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不可須臾離也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說云出入於行藏也言行都各有其度不可違失了時故解氏云豈以為隱發而明也以度味利貞是出入有度也外內於隱顯言欲隱顯之人使知畏懼于易也者不思隱而隱不思顯

而斷必有出各使知設卦出今而不為也太長則

云此句未詳疑有脫誤

右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註夫事始于微而后成于著初者數之始擬議其端故難知也上者卦之終事皆成著故易知也

註夫彖者舉立爻之統論中爻之義約以存博以彖總雜物撰德而一以貫之形之所宗者道德之所歸者一其事彌繁則愈滯乎形其理彌約則轉近乎道彖之為義存乎一也一之為用同乎道矣形而上者可以觀道過半之益不亦宜乎

錢氏藻曰六爻相雜唯其時之不同而其事物亦異如乾之取龍一也或潛或見或躍或飛之不同者時也如漸之取鴻一也而于干于磐于陸于木之不同者亦時也孔穎達曰物事也一卦之中六爻交相錯雜唯各會其時唯各主其事

竊此以下亦明易辭體用尋其辭則吉凶可以知也易之為書原窮其事之終始乾初九潛龍勿用是原始也又要會其事之終末若上九亢龍有悔是要終也言易以原始要終以為體質也此潛亢亢龍是一卦之始終也諸卦亦然若大畜初畜而後通皆是也亦有一爻之中原始要終也故坤卦之初六履霜堅冰至履霜是原始也堅冰至是要終也物事也一卦之中六爻交相錯雜唯各會其時唯各主其事若屯卦初九盤桓利居貞是居貞之時有居貞之事六二屯如邅如是乘剛也邅之時有屯邅之事也略舉一爻餘做此也

竊言雜聚天下之物撰數眾人之德辯定是之與非則非其中之一爻不能備具也謂一卦之內而有六爻各主其物各數其德欲辯定此六爻之是非則總歸于中爻言中爻統攝一卦之義多也若非中爻則各守一爻不能盡統卦義以中爻為一

易所謂器也器者形體之物也是人都是事而象之則一定之理皆有以洞見于胸中矣故以象事知器者事有祥其吉凶之理雖隱于无形無其跡所以宜而无可疑者也故曰來實人曰某事可占之則其時之理已盡知而不宜以知曰事知矣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既不變不動則于物有損有害今變而動之其間益于物今進而曰開物成務之謂則別得以利卽通利之利乘變而動則作內作外更无凹滯既此已下說人情不同其辭各異將欲遂反己者能離相親辭不以實故其辭慙也枝謂樹枝也中心于是事疑惑則其心不定其辭分散若樹枝也吉人以其言善辭直故辭寡也躁人以其煩躁故其辭多也游謂浮游誣罔善人其辭虛漫故其言辭游也柔者當不值時失其所守之志故其辭屈既不能由也凡此辭者皆論易辭之中有此六種之辭謂作易之人述此六人之意各準望其意而制其辭也

項平菴以上文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則彖之所以示人者明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此再言辭之論人者深也是故愛惡相攻以下皆言占凶以情遷之事而以六爻之情與辭明之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辭分出于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總爲于相近之一情凡四相者爻之情也分辭之法凡各象其爻之情故觀其辭可以知其情則言者亦略其事宜有利有不利也悔吝則有近矣吉凶則其成也故總而名之曰吉凶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之之遠近愛惡情僞始就淺深分之若錯而總之則相攻相取相感

蘇子瞻曰順其所愛則謂之吉犯其所[illegible]謂之凶夫我之所愛彼所惡則我之所[illegible]以為凶矣凡吉凶之紛紛皆生于愛惡[illegible]之

俞[illegible]曰斷三辭係將叛者之辭也[illegible]心疑者之辭也斷二辭係吉人之辭也[illegible]躁人之辭也中孚三所係[illegible]之人之辭一[illegible]所係失其守者之辭也

徐進齋曰易道變動開物成務以十言也勺其文之辭有吉有凶以其情之有所遷耳愛惡相攻如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以與初相愛也如六五利用侵伐上六利用行師以與九三相愛也同人九三伏戎于莽患九五也九五大師克相遇患三四也遠近相取如婚九五以犯已承上九婚其所遠取初六也解六三負且乘近取六四也致六三時頑近取九四也情偽相感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以情感乎五也屯六四求婚媾往以情感乎初也蒙六三見金夫不有躬以偽感乎二也斷九三大征不復婦孕不育以為感乎四也凡此以情遷者也

俞玉吾曰遠近無判善言而害彼愛之以近必其相感之初不以情大而以虛偽也別傳口代之者說之也

何玄子曰余詳之上必各象其文之情次之辭是情而愛亦由人之辭由情而遷故不六辭以譬之所謂參易而有得者可以知言也大抵歟于中者必見于外余武易也變而剝柯為之時謝是也故曰將叛者其辭慚將有言于人而速餧其不吉也心生在其說以詳之此不有旨為則彼心甚矣亂快之說者公是也故曰中心疑者其辭枝且情亢所類言至正元所搆摩申公之對武帝是也故曰吉人之辭寡惟元躁氣也人而躁氣則己言以快世而九所忌強聒以懟人而不能已然今之[illegible]能令人喜聽者參其實〻而喜背貞其說以快己事于說之見蔡澤王建語三日三夜是也故曰躁人之辭多小人之疾君子而欲毀之也必深匿其毀之〻述疾之愈甚則毀之愈緩或類言其人而然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
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
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于寶曰幽昧人所未見也贊求也言伏羲用明于
昧冥之中以求萬物之性爾乃得自然之物神能
通天地之精而管御百靈者始爲天下生用蓍之
法本義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龜策傳曰天下和
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
註參奇也兩耦也七九陽數六八陰數卦象也蓍
數也卦則雷風相薄山澤通氣擬象陰陽變化之
理蓍則錯綜天地參兩之數蓍極數以定象卦備
象以盡數故蓍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卦曰觀變于
陰陽也剛柔發散變動相和命者生之極窮理則
盡其極也
疏繫辭言伏羲作易之初不假用蓍成卦故直言
仰觀俯察此則論其既重之後端策布爻故先言
生蓍後言立卦非是聖人幽贊元在觀變之前既
觀象立卦發動揮散于剛柔兩畫而生變動之爻

故曰發揮于剛柔而生爻也蓍數既生爻卦又立
易道周備无理不盡聖人用之上以和協順成聖
人之道德下以治理斷人倫之正義又能窮極萬
物深妙之理究盡生靈所稟之性物理既窮生性
又盡至于一期所賦之命莫不窮其短長定其吉
凶故曰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
命也
本義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
而爲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耦故兩地而爲二
數皆倚此而起故揲蓍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
三而九三耦則三二而六兩二一三則爲七兩三
[illegible]兩之[illegible]少[illegible]兩之交
朱子[illegible]以爲五生數中天三地兩不知其說
此[illegible]地不見參兩之意參天者參之以
三而地[illegible]八也以方圓而言則七八九六
之數都自此而起參不是三之數是往參焉之
參
又曰倚數而是靠在那裏且如先得個三又得個

三只成六㸃得個三方成九若得個二却成八恁
地倚得數出來有人說參作三謂一二五兩謂二
四一三五兩是天數二四兩是地數然而這却是
積數不是倚數
潘瓜山曰蓍數卦爻易之粗也道德性命易之妙
也參天兩地謂五也數數者必以五雖窮乎十百
千萬必以五數之所以倚數也
或問觀變于陰陽而立卦是就蓍數上觀否朱子
曰恐只是就陰陽上觀未用說到蓍上觀變于陰

陽若只統說□有□陰變□陽也或倒其卦六
揮剛柔却是就七八九六上說初間做這卦時
曉得是變與不變及至發揮出剛柔了方知那是
老陰少陰那是老陽少陽
丘建安曰天陽也陽象奇奇一畫中實得三分參
天之數地陰也陰象偶偶一畫中虛故陽剛一分
而得二分兩地之數倚依也言卦畫之數依此而
起也故三奇爲乾則三其參天之數而爲九是謂
老陽三偶爲坤則三其兩地之數而爲六是謂老
陰二奇一偶爲巽離兌則二參一兩而爲八是謂
少陰二偶一奇爲震坎艮則二兩一參而爲七是
謂少陽因七八九六之數以定陰陽老少之畫此
立卦生爻之本也
盧中巷曰立卦生爻在聖人作易上看若作蓍數
之變說却是用易了朱子謂未可說到蓍數處是
也變字還據卦上陰陽而言所謂變動不居周流
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者也作易聖人本觀察
變化之道象于天地陰陽而立乾坤等卦故曰觀

變于陰陽而立卦既觀象立卦又就卦中剛柔兩
畫或上或下微細關發出來而生變動之爻故曰
發揮于剛柔而生爻
蔡節齋曰陰陽即所以爲爻爻復言剛柔以生爻
者未入用者謂之陰陽已入用則謂之剛柔未入
用故止曰觀已入用故曰發揮發揮者□明著之
爲物始隱而終明始聚而終散者也方其隱也發
之使明方其聚也揮之使散或以剛推柔或以柔
推剛其時則爲晝夜其道則爲變化其事則爲□

言隨事各得其宜之謂也和順道德如極高明而于義如道中庸

徐進齋曰如乾爲天道而象之元亨利貞則其德爻之潛見躍飛則其義以一卦而統言之所謂和順也就六爻而言之所謂理也合而易者推爻義以窮天下之理明卦德以盡一己之性窮理盡性則進退存亡得喪之天道可以知而天命在我矣

何玄子曰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從合而分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從分而合此二句極贊易書繫辭之妙一語贊不盡而再贊之也朱子云上一句是離合言之下一句以淺深言之道也德也義也理也性也命也同出而異名統言之謂道以其爲天地之始故其[illegible]首從辵得此道之[illegible]而德以其根乎心之自然[illegible]文從直從心[illegible]德者渾然不涉于名理者也自其秩而爲事物之宜則曰義義者道之析名理者一物各有一理不可移易性者人心所含故其文從生從心命性之所自出就天地間公共者言爲理就人言爲性就天言爲命通上文言之理義非二也程子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是也性命與道德非二也子思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也和順猶言說諸心以此配彼有混成脗合意理者析而治也猶言研諸慮與下理字皆是條理意但此理乃活字言易于道德彫影乎同而條析其所宜也窮盡至皆造極之意性者理之源理窮則逢其源故窮理所以盡性命者性之源性盡則逢其源故盡性所以至命只是一事程子云木可以爲柱理也其高直者性也其所以高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朱子云物物皆有理須一一推窮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則性之所自來處故云至聖人之作易也其于命也全人矣然非億而中之也蓋窮理盡性以至是也非命同物也非盡性而求至命必不見矣然非不可見其可見者理耳察乎其可見者以會乎其不可見者則窮理盡性之說也聖人實詔天下以道[illegible]至命之微而託著數卦爻以示之故下遂言[illegible]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云而關子明又謂聖人知命適

而生爻辭以占也俞氏直卦爲二蓍卦生爻爲六
十四卦不暢也未入用時謂之陰陽已入用則謂
之剛柔未入用故止曰觀已入用故曰發揮張文
饒曰陰陽用也卦言[illegible]也以陰陽立卦者用以成
體也剛柔者體也爻言[illegible]也以剛柔生爻者體以
起用也象必有數聖人不過參兩之其爲數自有
陰陽之[illegible] 變自成剛柔之爻聖人觀變而發
揮兩道 [illegible]就易言和[illegible]因其自然而无所拂
也和順道德立道通德之義統言一卦之體理治

也理 各指其所之時措之宜也析言六爻之用
窮理盡性至命以用占者言義即所理之[illegible]盡性
即[illegible]修命即[illegible]順[illegible]道
生生[illegible]立卦生爻俱承上文聖人作易來言聖
人[illegible]數事生蓍以倚[illegible]生數以參
兩天地故立卦以觀變陰陽故生爻以發揮剛柔
故和[illegible]道德理義是以窮盡至命是用易之事其
之所以倚易之所具也聖人作易有此倚數立[illegible]
生爻之理乃有此倚數立卦生爻之事[illegible]者以爲

倚數立卦生爻承生蓍而發則并聖人作易全爲
卜筮起一部易俱爲卜筮用也豈理也乎不第如
此即易亦非自生其倚數者爲天地原有參兩之
可數也立卦者爲在天原有陰陽之可觀也生爻
者爲在地原有剛柔之可觀也此理原在天地本
具聖心聖人取之以作易耳未子于立卦生爻謂
未可説到蓍數處旅是不然聖人作聖用易如和
順道德理義窮理盡性至命亦豈皆一聽之筮龜
而後行乎道也德也義也理也性也命也共條謂

道同得謂德稱名謂義燦然條理謂理稟受有定
謂性流行不已謂命道皆貫夫一而德有得諸心
者也人有道德皆或信道而稍偏或據德而過泥
者高自堅或節不遜者有之是以須和而發之不
乖須順而行之不驟然和順而不理于義則又亂
頭之或生而見成之徒手也必理于義而事之所
宜條分縷析拆肉拆骨而不使纖毫之混功夫直
此何等凖融何等精細窮理之事也窮理猶觔于
外盡性則備于我矣窮理盡性猶屬于人至命則

達諸天矣窮理而未盡性理烏可言窮盡性而未
至命性烏可言盡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其間煞有
功夫張子厚云程子説只窮理便是至于命失于
太快旨哉言乎　自著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
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注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陰陽者言其氣剛柔者言
其形變化始于氣象而後成形萬物資始乎天成
形乎地故天曰陰陽地曰剛柔也或有在形而言
陰陽者本其始也在氣而言柔剛者要其終也設
六爻以效三才之動故六畫[illegible]六位爻所
處之位也二四爲陰三五爲陽[illegible]曰分陰分陽六
爻升降或柔或剛故曰迭用柔剛也
[illegible]二四爲陰三五爲陽者主輔[illegible]
陽定位此注用王之説也

問楊子雲謂君子于仁也柔于義也剛朱子曰仁
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
問兼三才而兩之如何分朱子曰以一卦言之上
兩畫是天中兩畫是人下兩畫是地兩卦各自看
則上與三是天五與二爲人四與初爲地問以八
卦言之則九三者天之陽六三者天之陰九二者
人之仁六二者人之義初九者地之剛初六者地
之柔不知是否曰恁地看也得如上便是天之陰
三便是天之陽五便是人之仁二便是人之義四
便是地之柔初便是地之剛
朱子曰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
五陽而上陰兩之如言加一倍

在右可[illegible]分陰分陽以位言凡卦初三五位爲陽
二四上位爲陰自初至上陰陽各半故曰分[illegible]用
剛柔以爻言者謂六剛謂九位之陽者剛居之[illegible]
亦居之位之陰者柔居之剛亦居之或柔或剛[illegible]
相爲用故曰迭分以示其經迭用以爲之緯經緯
錯綜燦然有文故曰成章

熊南沙曰性人之理命天地之理也五陽而六陰
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與云者俞氏謂相與爲
用不可廢一是也分陰分陽以位言之一三五陽
二四六陰也朱子以卦之乾震坎艮爲陽坤巽離
兌爲陰俞玉吾又以卦之序一分爲二以迄乎六
十四則既非本旨若朱子發十月之説則去之益
遠矣吳氏曰位之陰陽相間則分有一定甚之剛
柔不同則迭爲用以居六位之中而不定也繫辭
物相雜曰文卽此成章之謂孔子曰易有六位之
才天地人道之分際也三才之道天地人也天有
陰陽地有剛柔人有仁義法此三者故生六位六
位之經陽爻者制于天也陰爻者繫于地也天動
而施曰仁地靜而理曰義仁成而上義成而下上
者尊制下者須從正形于人則道德立而尊卑定
矣此天地人道之分際也辭容有假設者姑存之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
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疏此一節就卦象明重卦之意易以乾坤象天地
艮兌象山澤震巽象雷風坎離象水火若使天地
不交水火異處則庶類无生成之用品物无變化
之理所以因而重之令八卦相錯則天地人事莫
不備矣

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
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于是八卦
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

朱子曰先天圖更不可易以象言之天居上地居
下艮爲山故居西北兌爲澤故居東南離爲日故
居于東坎爲月故居于西震爲雷居東北巽爲風
居西南

問山澤通氣只爲兩卦相對所以通氣朱子曰澤
氣之升于山爲雲爲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脉
流于澤爲泉爲水是澤通山之氣是兩氣相通

項平菴曰八卦既成按而數之天地以上下直對
水火以東西橫對雷風山澤以四角斜對八卦相
錯粲然有倫也

平菴曰乾坤六子初爲氣中爲精末爲形也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

註易八卦相錯變化理備于往則順而知之于來則逆而數之作易以逆覩來事以前民用

本義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于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故皆逆數也

陳潛室曰易本逆數也有一便有二有二便有四有四便有十六以至于六十四皆繇此可以知彼

繇今可以知來故自乾一以至于坤八皆係序而生一如橫圖之次今欲以圓圖象渾天之形若一依此序則乾坤相並寒暑不分故伏羲取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之義以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立左右之門艮兌震巽皆相對而立蓋乾兌震離皆屬陽巽坎艮坤皆屬陰以陰陽相配圖必從中起者蓋萬事從心出之義卦必從復起者蓋天開于子之義自一陽始生之復起冬至節歷離震之間爲春分以至于乾爲純陽

是進而得其已生之卦如今日覆數昨日故曰數往者順自一陰始生之姤起夏至節歷艮兌之間爲春分以至于坤爲純陰是進而能推其未生之卦如今日逆計其來日故曰知來者逆然本其易之所成只是自乾一而兌二離三而震四巽五而坎六艮七而坤八如橫圖之序與圓圖之右方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胡雲峰曰諸儒訓釋此皆謂已往而易見爲順未來而前知爲逆易主于前民用故曰易逆數也惟

本義係邵子以數往者順一段爲指圓圖而言卦氣之所以行易逆數一段爲指橫圖而言卦畫之所以生非本義發邵子之蘊則學者孰知此所謂先天之學哉此本義之功所以爲大也

按薄正訓迫又附盪也謂勢相迫而成震盪之功

吳氏曰雷從地而起風從天而行互相衝激或曰涼風至而雷始收聲春雷動而東風解凍有彼此追迫之勢故曰相薄雷迅風烈之說未確

按射字有二音音食犯也主並行不悖上見音斆

厭也主代明不息上見兼二義方今或曰水木尅火而生火之母是木又從水而生火尅水之母而土金相生是水又從火而生相尅之中實寓相生之理故曰不相射

知來者逆反于性命之初不逆不足以見原本異易曰不曰來往而曰往來往客而來主像抄曰兩儀未生以前自屬于來原不言往來往二字亦甚活如人端坐在家原不曾往何須說來聖人要人知來只爲他一向往外喚他歸家

熊南沙曰水火不相射息齋曰眞水藏于眞火眞火藏于眞水眞貞不壞以其能相容也虞仲翔曰坎戊離己月三十日一會于壬不相厭射兼二義通之既曰天地通位矣曷言乎其相錯也曰非天地定位則山澤雷風水火不相交也靳人黃東發以離坎繼圖較之曰康節移易卦離南坎北乾南坤北移乾西北位以居艮移巽東南位以居兌移艮東北位以居震移坤西南位以居巽移兌西震東位以居坎離爲先天卦位與易係所指方位不同矣復以朱先生答王子合書證之曰康節伏羲卦位近穿鑿附會王埜疑康節以希夷數學創爲先天圖云按邵伯溫經世辨惑希夷易學主意言象數四者不可缺一理具聖經不煩文字解說止有一圖寓陰陽消長數與卦生變圖亦非創作孔子賛述之明矣實指今先天方圓圖也又朱漢上言搏以先天圖傳种放然則圖豈康節創造哉稽焦京卦氣遠自西漢其十二辟卦之序與今圓圖雖疎密不同先後正合矣參同契本東漢魏氏

書時時言乾坤父母坎離匡廓遂及復卦建始萌十六轉受統又含[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康不然者則是圖亦不出希夷矣[illegible]楊用修因胡一桂語誤謂易圖始希夷朱子不明言也然朱子嘗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又曰伏羲四圖皆出邵氏出希夷自邵氏始傳耳吳人有疑方圓二圖始麻氏心法者朱子明其不然奈何謂其不言也殷撰又以希夷龍圖序爲先天夫龍圖者大衍文數耳寧可誤合耶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鶴山簡輔本

吳幼清爲說曰八卦順逆皆以乾坤爲主自震至乾巽至坤卦皆左旋數其已生者故順然乾生兌離震坤生艮坎巽卦皆右旋推其未生故易逆數據圓圖言之朱先生準横圖言以圖從中起然欲連易逆數并言則數往非逆先生答董銖曰方圖一向皆逆圓圖一半逆然試觀圓圖亦正皆逆陳潛室胡玉齋語近孟浪矣按今上文旨天地定位則圓圖也曷嘗如横圖所指哉胡仲虎衍暢朱說曰數往知來指圓圖言卦氣之行易逆數指横圖言卦畫所以生然于經文是故之語何以相承哉命玉吾又以圓圖[illegible]言之震自北而往歷離兌以至南乾順者也[illegible]自南而來歷坎艮以至北坤逆者也圖從中起[illegible]朱說生卦之序吳說耳是終以横圖言也[illegible]安公石易牖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爲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數往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非爲易有數往之順數[illegible]撰稱其超詣非唐宋諸儒所及然于所考見古文公石以前朱龔原曰往有體故順數之來无

方故逆知之順數者知之事逆知者神之事易其神智者也此所以于來不特知之而又數之元命玉吾引或人之說亦曰易之筮占專爲知來設故曰逆數知所謂占事知來遂知來物以前民用皆逆之謂詎得指前无古人哉公石謂易尤數往之順要有遺論若蘇氏則又通幽贊生蓍爲一章其言曰道德之變沿其末流至于生蓍倚數立卦生爻而萬物之情備泝而上之反從其初有性者有見者一是二者則至于命矣此之謂逆聖人既得性命之理則順而下之以極其變率一物而兩之以開生生之門所謂因貳以濟民行者也是故兼三才設六位以行于八卦之中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紛然相錯盡八物之變而邪正吉凶悔吝憂虞進退得失之情不可勝窮也此之謂順然自命言之以順爲往以逆爲來故數往順知來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據其末而反求其本故易逆數也則其說眞超詣矣古本說卦无章次蘇說倘是耶殷撰又謂易畫自下而上爲逆其說出宋濮

十圖自右而左爲逆則吳氏橫圖之説要朱吳説皆非易本旨矣

郝仲輿曰取橫圖圓之橫則始乾終坤圓則純奇純偶自相抵捂无何乃自震巽中斷顛倒湊合自知无稽引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强解云一陽起震歷離兌至乾六陽爲順往一陰起巽歷坎艮至坤六陰爲逆來謬也按子云雷風相薄未言卦自雷起是猶可曰帝出乎震也以震歷離兌乾爲順而以巽歷坎艮坤爲逆聖人有此明訓乎横卦既始

乾終坤圓圖又逆坤順乾其杜撰甚矣果若巽至坤四卦知來震至乾四卦數往則是八卦數往者不能知來知來者不能數往易不得爲逆數其必爲一順一逆之數然後可而朱子曲爲之解曰易之生卦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皆逆數也若是則夫子所云易逆數之逆以横圖生序言知來者逆之逆又以圓圖巽至坤言其杜撰愈甚矣總之羲聖成卦之法詳于乾坤三索八卦方位詳于帝出乎震一章而此章則明八八相錯六爻自下而上序卦自上而下往來順逆之象而已矣

何玄子曰愚于邵子諸圖中惟取横方兩圖其他若八卦方位圓圖又爲六十四卦方位附圖而包六十四卦方圖于内要之贅疣駢枝其所列東西南北方位皆无所祖述蓋讀定位通氣相薄不相射之文而想像爲之者又云自震四至乾一皆進而得其巳生之卦爲數往者順自巽五至坤八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爲知來者逆一圖之中順逆分行更不可曉據此章于數往知來之下專以易

逆數一語結之猶自難通即朱子亦以爲聞聞便是就這中間拗做兩截恁地轉來底是奇恁地轉去底是偶有安排造作之疑至若方圖又取六十四卦横圖斷爲八節自下而上叠爲八層其序其理不能有加于横圖之外終是架屋叠床雖廢之可也所謂天地定位者非乾南坤北之謂若果乾南坤北亦安所稱天尊地卑乎只以兩儀生四象觀之太陽太陰不動而少陽少陰則交又以四象生八卦觀之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更

合三畫而觀惟乾皆奇坤皆偶為純陽純陰不動故曰天地定位也山澤通氣者非艮西北兌東南之謂艮居七而坤居八山根著于地之象乾居一而兌居二澤連接于天之象是山澤通乎天地之氣也雷風相薄者非震東北巽西南之謂薄迫也震居四巽居五乃為迫近故曰相薄若遠而相對安得相薄水火不相射者非離東坎西之謂射犯也曰相射者若以弓弩矢對面而射茲離居三坎居六隔震巽于中故不相侵犯若如舊解一左一右相對而立乃相射也玩此四句則橫圖之次序不言可見八卦相錯諸連下文言每一卦各以八卦錯雜而加于其上則為六十四卦也其所加之卦亦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序推之加于乾上者成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八卦加于兌上者成履兌睽歸妹中孚節損臨八卦餘卦倣此八卦凡循舊跡而數其已往之事則為順如圖之已成觀乾夬大有大壯等八卦則知自乾而來後皆倣此是數往者順也凡推測之于未形而欲

求知其方來之事則逆如圖之初畫有兩儀而未有四像有四像而未有八卦以至有三畫之卦而未有四畫五畫六畫則未知究竟所加者之為何卦是知來者逆也易卦之畫自下而上皆是推測而迎之于未來者故曰易逆數也或泛以前知解者非是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疏此一節總明八卦養物之功烜乾也上四舉象下四舉卦者王肅云互相備也明雷風與震巽同用乾坤與天地道功也

蔡節齋曰動則物萌散則物具二者言生物之功也潤則物滋烜則物舒二者言長物之功也止則物成說則物遂二者言收物之功也君則物有所歸藏則物有所息二者言藏物之功也此章卦位相對與上章同而上章則言卦象自相為用此章則言八卦造物流行有生長收藏之事也

丘建安曰雷動風散乾坤初爻相易而爲震巽也雨潤日烜乾坤中爻相易而爲坎離也止之說之乾坤中爻相易而爲艮兌也此六子生物之序也然六子致用主于乾而動歸于坤而藏此又父母之功也故以乾坤終之

熊南沙曰程直方曰天地定位圓圖乾坤從南北之中起雷動風散方圖震巽自圖之中起張氏易東曰雷風初畫之奇偶雨日中畫之奇偶艮兌上畫之奇偶乾坤三畫之奇偶震巽坎離以其象言艮兌乾坤以其卦言動說以其性言散潤烜以其功言君以其德言藏以其量言乾君之君鄭京與王作君易爲分卦與彖自動至烜言乎其出機自止至藏言乎其入機出无于有入有之行也故言乎象入有于无資之具也故言乎卦

胡玉齋曰雷動風散一條合方圓觀之愈見造化自然之妙

胡仲虎曰天地定位一章謂本圓圖雷以動之一章謂本方圖若是則經當云乾以君之兌以說之日以烜之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艮以止之坤以藏之其序始合卽合又何所據而知其本爲圓也皆安排造作无補經義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

胡雙湖曰邵子以此章爲文王八卦方位也

文王卦辭坤卦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正此章之方位也蹇解卦辭亦然廬齋謂帝出乎震至成言乎

是八句疑是八卦圓圖之理曰萬物出乎震[illegible]
皆是解說式如朱子論天一地二章未可知也
莊慄曰帝者天之王氣也
胡雲峰曰離明以德言八卦之德可推坤地坎[illegible]
以象言八卦之象可推兌秋以時言八卦之時可
推以互見也坤于方獨不言西南坤土之用不比
于西南也蓋春屬木夏屬火夏而秋火克金者也
火金之交有坤土焉則火生土土生金克者又順
以相生秋屬金冬屬水冬而春水生木者也水土
之交有艮土焉木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
土金順以相生所以為次之克木土逆以相克而
以為春之生生生克克變化無窮孰主宰之曰帝
是也
楊誠齋曰帝出乎震在于[illegible]言乎其若帝[illegible]所
乘也萬物出乎震而至于成言乎艮者又萬物
之所主也帝與萬物所出者皆八卦之[illegible]
致役于坤而萬物皆致養何耶曾不知坤于帝言
致役者蓋坤臣也帝君也君之于臣役之而已于

萬物皆致養者蓋坤母也萬物子也母之于子皆
之而已至于他卦不言戰而乾言戰則乾西北之
卦九十月之交陰盛陽微之時故不能无戰何則
陰疑于陽必戰不然則坤之上六十月之卦也何
以言龍戰于野繇此而觀則言陰陽相薄之語不
為虛設也

陸庸成曰震巽離皆以生長為事而夏秋金火之
交有坤土則出之終為入之始兌乾坎皆以收斂
為事而冬春水木之交有艮土則入之終為出之
始蓋火氣太熱物无繇成水氣太寒物无繇生惟
土氣中和故為萬物之所繇出入也

朱子曰文王八卦有些似京房卦氣不取卦畫只
取卦氣京房卦氣以復中孚屯為冬至陽氣之始
也中孚陽實在內而未發也屯始發而艱難也只
取名義文王八卦配四方四時離南坎北固是定
西若卦畫則不可移換

李鳴祚曰巽陽藏室故潔齊圳傳曰乘生氣之新
斬然齊截

出許叉曰日出焰物以日相見別傳曰精神煥發之謂相見

楊廷秀曰人皆知地稱乎母莫知其疲于乳哺

張氏曰兌居西方時爲正秋乃金氣肅殺化機始藏之日故爲萬物之所[illegible]字有味看列秋成後萬物各飽化機何等欣欣自得

胡雙湖曰自巽至坤皆陰卦忽與乾遇陰疑于陽必戰私記曰戰乎乾者非與乾戰也陽與陰戰乎乾之方也

李舜臣曰歸藏也萬物歸藏于坎蓋陽氣伏于子中

蔡氏曰戰則必勞勞動之餘而休息之坎陰而陽藏于中故也此作勞解

陸象山曰陰陽未定之時萬物歸藏於坎其勞觧勞故曰勞乎坎此作勤勞解

熊南沙曰帝自震出周遊八極元始之妙故曰成帝元遊項氏玩辭曰木金土各二者以形王也水火各一者以氣王也坤陰土故在陽地艮陽土故

震東巽陰木故近南而接乎陰兌陰金故正西乾陽金故近北而接乎陽坤之季夏義在中央故言地而不言西南兌以物成爲說故言秋而不言西亦以例餘卦鄭玄云坤不言方地之養物不專一義蘇子曰坤艮皆土也坤位乎西南季夏之位也艮位于東北蓋從坎也艮則曷爲從坎季夏土十一月其律皆鍾傳曰水土衍而民用也龔氏曰自帝出乎震以至成言乎艮則就四時之始終而具八卦之用也故始于震而終于艮艮者動靜之界也神者陰陽中之氣妙合而不測者鄭康成云乾坤共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而謂之神是也人道内聖而外王天道内神而外帝帝之乘時任八卦其成功在萬物與物出而不辭歸而不忤其道則神而已矣故其序爲先萬物次之而終于神傳曰神鬼神帝則妙萬物可知矣

郝仲輿曰以一歲論夏秋之間火金遇克兌土則火烈而金不歛以再歲論冬春之間水木相生艮土則水淫而木不生西南坤土制火生金東北艮

五氣順布四季分王之時而无極之眞二五之精所以妙合而凝者未始有戾于先天之事也苟无此章則文王爲无體而伏羲爲无用矣故讀易者于此不可不淡玩也相逮與不相射相薄與不相悖此皆互言之也

熊南沙曰五章六章卦位朱義皆未詳與幼清以此承上章皆言文王卦位章末結語不應復用羲皇卦位本末舛逆首尾衝決然朱別云伏羲文王卦位不同生育萬物既如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既成萬物胡仲虎謂縱後天而推先天是已文王得天地之用者如此俞易別載朱說曰兌震以長男合少女艮巽以長女合少男皆非其偶故自動萬物至終始萬物皆出六子之用以四時之次言之而用文王八卦之序下則推其所以感用在于陰陽各得其偶故用伏羲水火相逮八卦蓋上用伏羲卦次則四時失其序下用文王八卦則兌震艮巽皆非偶矣先生斯言按實頗繆未定之見也人有言後天變化總先天來先天水火相逮以交陰陽之交合後天雷動風撓以交五行之變化惟交合故變化今本水火相見據鄭宋陸二王按漢志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云云有不字者非矣三章以山澤風雷水火相交未入用也此以水火雷風山澤相交者入用也未用者尚其體入用者尚其氣氣莫先于水火行者爲風雷凝者爲山澤皆水火之氣也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蔡節齋曰乾純陽剛故健坤純陰柔故順震坎艮陽卦陽生乎二陰之下則剛而進故動在二陰之中則剛爲陰所溺故陷出二陰之上雖剛而亦有所往矣故止巽離兌陰卦陰承乎二陽之下必有而伏故入在二陽之中以順而附故麗在二陽之上以順而見故說

胡雲峰曰夫子欲于下文言八卦之象故先言其性情如此象者其似性情者其眞彖傳于巽不言

入而直言巽坎不言陷而言險離罕言麗而言明
則又得其眞矣
項平菴曰動陷止皆屬健入麗説皆屬順凡物健
則能動順則能入健順者其體也動入其用也健
遇順則陷順遇健則麗陷麗者其勢也健者始于
動而終于止順者始于入而終于説陽之動志在
得所止陰之入志在得所説者其志也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鷄坎爲豕離爲雉艮爲

狗兌爲羊
疏此一節説八卦畜獸之象畧明遠取諸物也乾
象天天行健故爲馬也坤象地任重而順故爲牛
也震動象龍動物故爲龍也巽主號令鷄能知時
故爲鷄也坎主水瀆豕處汚濕故爲豕也離爲文
明雉有文章故爲雉也艮爲靜止狗能善守禁止
外人故爲狗也兌説也王廙云羊者順之畜故爲
羊也
吳臨川曰健而行不息者馬也順而任重載者牛

也以動奮之身而靜息于地勢重陰之下與地靜
同其寂者龍也龍之潛于淵底者重陰之處也以
入伏之身而出聲于天氣重陽之内與地風同其
感者鷄也鷄之鳴于丑半者重陽之時也或曰鷄
之行首動于前足動于中身不動而隨其後能動
之二陽在前在中不動之一陰在後也前後皆陰
之汚濁而中心剛躁者豕前後皆陽之文明而中
心柔怯者雉也外剛能止物而中内柔媚者狗也
外柔能説艸而中内剛狠者羊也此以動類之八

物擬八卦也
胡雲峰曰周公以乾爲龍而夫子以爲馬文王以
坤爲牝馬而夫子以爲牛以見象之不必泥也如
此學易者必以坤爲牛或以一體取或以一爻取
或以互變體取至不可取則又取離之牝牛其
鑿甚矣要之天地間萬物无非易也又豈拘此
物哉觸類而長之可也
埤雅云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此順健之分
馬蹄圓陽之奇牛蹄拆陰之偶馬之卧起自前足

先陽後陰牛之卧起自後足先陰後陽馬糞行游
止陽動陰止牛溺行糞止陰動陽止馬屬金深水
則沉金生水而受渡牛屬土涉水則浮土尅水而
身强
爾雅云牛畜之有力而順者有堅瞳无横瞳童子
得而制之
宋漢上曰巽為風風主號令故鷄啼知時將號則
鼓聲振羽翰而後有聲
按豕水畜也詩曰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

俾滂沱矣月者坎也畢者西方七宿之名後漢書
云畢宿纒于太陰之分必有大霖雨蒼坎為水為
豕而亥爲水又屬猪畢爲金方之宿金生水也
按離火爲雉火鳥故雉文明同于火何謂文曰煥
然五色者文也何謂明虛中外者明也火不欲
太盛文不欲太著明不欲太炫故十步一啄百步
一飲
九家易曰艮止狗主守禦也或曰艮有時行時止
之理故狗有獵狗時行也有狩狗時止也或問狩

獵有分乎曰長喙善噑者獵也短喙善吠者狩也
狩以巡警守禦獵以出逐追逃故詩曰不狩不獵
胡取乎爾庭有縣貆兮
按羊性喜羣不設藩籬不分彼我不置私屬故禮
稱其羣而不黨古者卿贄羔取其和于朝也易曰
羝羊觸藩兌爲說和之象羊性羣亦和之象故兌
左傍言爲說羊字左傍君爲群何玄子曰羊又音
咩開口故楚姓芈爲羊鳴象
熊南沙曰漢上朱氏謂豕美脊剛鬣爲坎中之陽

垂耳俯首尾不足爲本末之陰止得其外乎巷項
氏謂雉化蜃内肉外殼爲離象義取是太糾是徇
兌羊龔氏曰外剛而善禦內柔而附人者狗也內
狠而善觸外說而不能害人者羊也玩辭曰狗直
戌而主寅火墓戌而生寅也羊直未而土充金生
土也羊屬土土生金故有角而善觸項氏于此章
悉以十二象所屬言非易本旨
胡雙湖曰夫子于八卦取象有括文王周公彖文
之例者有自括大象之例者又有于說卦別取者

如上章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是括大象之例如此章乾馬兌羊巽鷄離雉是括周公爻例周公于大畜乾爻稱馬大壯似兌稱羊中孚巽爻稱鷄睽互坎卦稱豕至若坤牛震龍艮狗實夫子于說卦又

發而前聖未有其例者也下章皆然數聖人取象本各不同如必欲執象爻之象盡求合于說卦則多不通矣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案此一節說八卦人身之象畧明近取諸身也乾尊而在上故爲首也坤能包藏含容故爲腹也震能動用故震爲足也股隨于足則巽順之謂故巽爲股也坎北方之卦主聽故爲耳也離南方之卦主視故爲目也艮既爲止手亦能止持其物故爲手也兌西方之卦主言語故爲口也

丘建安曰首會諸陽尊而在上腹藏諸陰大而容物足在下而動股兩垂而下耳輪内陷陽在内而聰耳睛附外陽在外而明口開于上又曰震陽動于下爲足艮陽止于上爲手手上而足下也巽陰兩開于下爲股兌陰兩拆于上爲口口上而股下也

朱漢上曰人之經脉十有二其六動于足其六動于手動于足者震之陽自下而升動于手者艮之陽自上而止震艮相反疾走者掉臂束手者緩行坎爲耳陽陷乎陰也輪偶者陰也竅奇者坎中之陽也精脫腎木竭則稿離爲目陰麗乎陽也陽中

有陰故肉白陰中有陽故精黑精竭者目盲離火无所麗也離爲目窺者神棲于心其目以乎窺者神見于目其目出乎故窺者形閉坤之闔也窺者形闢乾之闢也 闔一闢目瞑耳聽唯善用者能達耳目于外惟善養者能反耳目于内也

項平庵曰巽爲股隨雷風相與也耳目通竅水火相逮也口與身通山澤通氣也

按足在身之下人之體足所最先故震爲長男象之股在腹之下人之股立所最先故巽爲長女象

之凡人之行左足先動先陽後陰也凡人之將右
股先舉先陰後陽也或問股足行異乎象先氏曰
一上一下機實相通行者足動飛者股動所以爲
斯兩股相切旣鳥上下且飛股足兩用也蚑能能
飛无翼蚯蚓能行趾股足兩不用也然後知震
巽合一之理長男長女配合之妙
孔氏曰坎北方主聽離南方主視俞玉吾曰水內
景陽在內爲耳之聰水外景陽在外爲目之明或
曰腎屬水而外通于耳坎之象心屬火而外通于

目離之象項平菴曰人覺則神在目寐則神在耳
故覺則目開而視離目主晝也寐則耳在聽坎
耳主夜也坎陽陷于內故耳居陰而能聽離陰麗
于陽故目資陽而後視
按八卦分配人身其說本之陳希夷然以巽易手
其說謂巽起而止山也兼欲以手爲股與本文不
合
熊南沙曰乾首坤腹龔氏曰外圓諸陽之所命首
也中虛象陰之所藏腹也震足巽股吳氏曰陽動

陰靜動而在下者足也陽速陰坼坼而在下者股
也坎耳水內景陽在內離目火外景陽在外吳氏
曰耳外內皆凹者陰中凸而實者陽自上下皆白
者陽中黑而虛者陰艮手兌口吳氏曰動而在上
者手也坼而在上者口也于艮不取止義
王太古曰伏羲八卦乾在上三卦之中故爲首坤
在下三卦之中故爲腹震在下三卦而向左故爲
足而足之力在左巽在上三卦而向右故爲手而
手之力在右今說卦巽手與艮股互置求之下經

觀卦上體從巽故曰盥盥者滌手也豐卦九三則
曰折其右股豈非二三四互巽乎姚氏嫌豐之九
艮乃欲改股爲肱末之思耳艮在下三卦之後而
爲股今說卦之文與巽手互置然在易艮之初六
曰艮其趾六二曰艮其腓咸九三曰咸其股而下
以爲手此明證也王義精矣但姚信正作右股但
肱者乃康成耳荀九家又以艮爲鼻麻衣易以艮
爲鼻兌爲口山澤通氣也巽爲手震爲足雷風相
薄也惟晋管輅亦以鼻爲面山

胡雙湖曰夫子于此章取象坤爲腹與明夷六四同巽爲股與咸九三互體同兑爲口與咸上六輔頰舌同外餘皆自取

右第九章

易學卷之

易學卷之